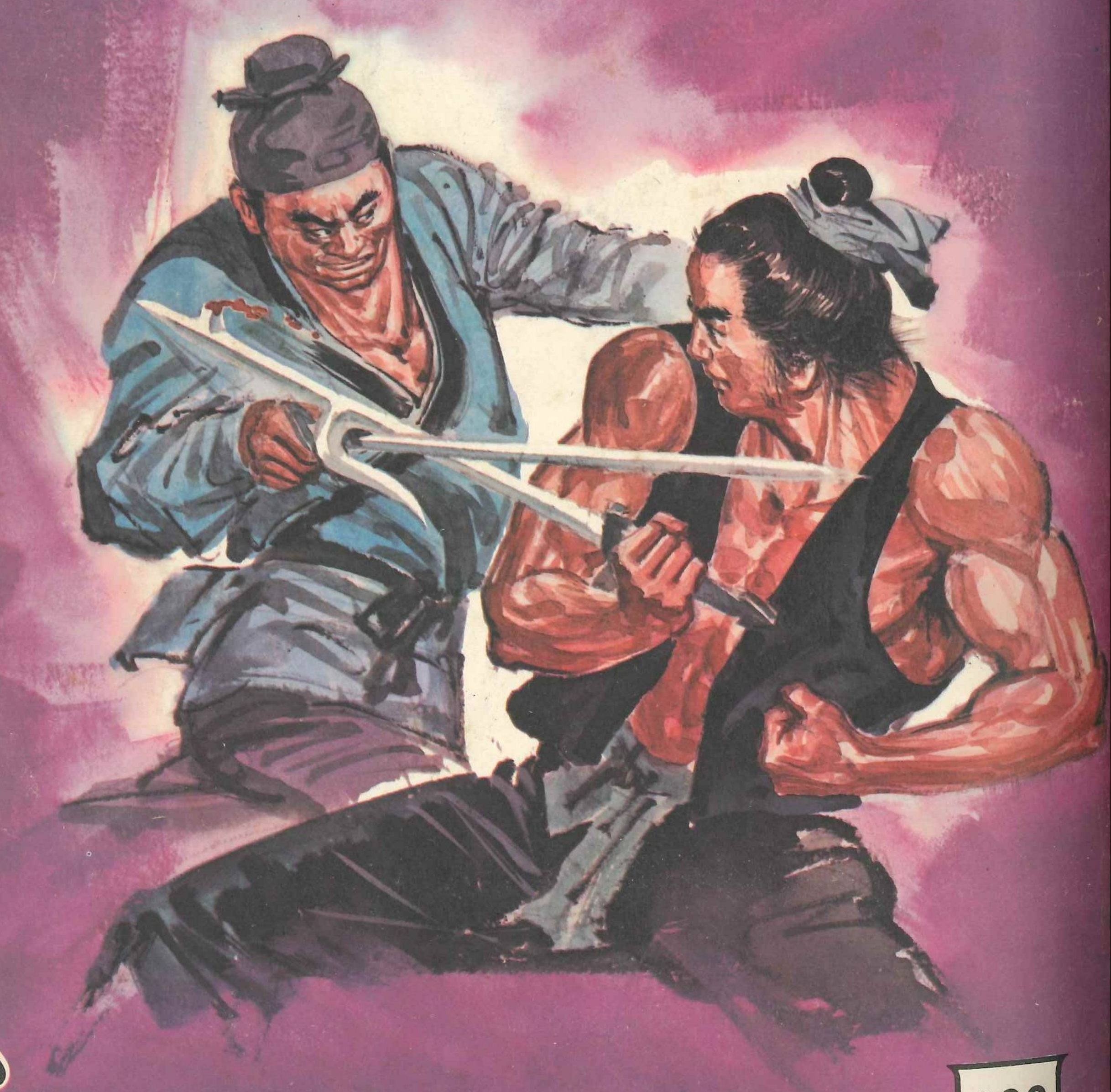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賊贓公司（國際特警鬥智故事）馬雲·新著

賊人得手後必然是藏匿起來，但竟然有賊贓門市部，這裡的貨色齊全，價廉物美不在話下，閣下如有興趣，切勿錯過本期的國際特警故事。



$2.50

982

編後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又是全港獨家專有的馬雲作品——國際特警故事：「賊贓公司」。是篇故事內容情節由頭到尾充滿爆炸性氣氛，過程驚險刺激，曲折緊張，無與倫比。故事描述由於一宗龐大的爆竊案引起連串軒然巨波，鑑於竊匪組織勢力驚人，賊巢遍佈，狡兔三窟，當地警方亦爲之束手無策，最後終於求助國際特警幫忙，協助破案，阿生等人奉命出動，且看他們怎樣與匪徒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駭人聽聞搏鬥吧！

** ** **

「**粉紅色的色狼**」今期經已刋出，本故事是集偵探、技擊、鬥智、警世……於一爐的現代化社會小說，文中深具推理懸疑性，閱讀之下，能令您增添思考情趣，更可使您對一般奇情案件有深入的研究，是篇由東南亞名作家司馬紫烟撰著，幸勿錯過

** ** **

下期除了巨型俠義故事「**鬼谷恩仇**」刋出外，還有醉仙樓主的一期完小說「**雙華一絕**」。本文作者之作品，素爲讀者們所喜愛，暌別經年，今番特別爲讀者們撰著佳作，誠屬難能可貴，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3.00
一年港幣$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特警傳奇故事

賊贓公司

文·雲馬 圖·成子



新產品 帶來間諜戰

日本產品近年雄霸世界市場，尤其是電器產品，更加令到先進國家爲之震驚，若非各國力加限制入口，相信日本人的成就更爲驚人。

儘管有關稅協定，貿易限制等等，日本電器產品仍然有如排山倒海似的，湧入美國，令到美國本土的廠家們難以安寢。

如所周知，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它一直受到美國扶植，想不到現在竟然「教曉徒弟，沒有了師傅，」——在若干方面嚴重地威脅着美國。

美國偏偏又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只要他們承認你是盟國，只要依足關稅協定，如果認爲仍舊化算的話，貨品仍然可以源源不斷運入去。

俗語說得好：「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

說出來有時亦頗令人難以置信，許多方面的日本貨，比起美國本土產品不但「價廉」，兼且「物美」。

於是，在美國各大城市，美日商界的一場無形戰爭不但早已展開，而且還一直在加强，那是「美日商業間諜戰」。

× × ×

兩名職業小偷正鬼鬼祟祟地，朝一間貨倉進發！

他們是占士與湯美。

這對活寶貝年紀不大，只有二十餘歲左右，由於不學無術，好食懶飛，除了做小偷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不過這一次，他們並非爲自己而偷，而是別開生面地「受僱性質」。

原來他們是受到一名商業間諜的「重金禮聘」，只爲偷一架電視機而來。

那是一架最新產品——日本的產品：彩色電視機。

這種產品還未正式在市面上推出，但是，美國一家電視機廠商，已得到一項絕對可靠的消息，知道這種產品不久即將推出上市。

同時他們又知道這種彩色電視機是全新設計，內部結構精密不在話下，最重要還是收視效果非常之良好，絕非目前一般電視機所能比擬。

因此，那家美國電視機廠商，便趁住該新欵電視機未上市之前，先了解其內部結構，派出商業間諜，偷出一架樣本，拆開研究。

然而，奧廸公司不想萬一失手破壞公司聲譽，所以便間接由鄧地出面。

如此一來，萬一有事發生，也跟「奧廸公司」無關。

湯美和占士這對活寶貝自然不知內裏，只知道鄧地付了相當於一架電視機的三倍價錢給他們。因此他們也樂於試一試。

通常他們偷來一架電視機或者任何一件物件，只可能以「老鼠貨」——賊贓，以幾成價值出售。現在竟然有人出三倍價錢，而且只須偷一架就够了，正是何樂而不爲？

湯美和占士本來可以「順手牽羊」，偷多一些，因爲他們知道貨倉內決不只得一架電視機那麼少，他們大可以偷十架八架。

但是，無奈僱用他們的鄧地，却特別聲明，叮囑他們不可以貪心，否則可能出事。

湯美和占士終於答允下來，爲鄧地去偷一架日產「四H牌」電視機。

「四H牌」電器廠商，在日本固然非當之有名氣，該廠出品的家庭電器在美國也越來越受歡迎。因此，他們座落紐約的一間貨倉也非常大。

湯美和占士乃老拍檔，二人合作過不知多少次了。所以對一切行動步驟非常之有默契。

占士開着汽車在門外等候兼把風，湯美已摸了入貨倉去。

湯美看見貨倉之內，最少也有數以萬計的電視機。全部是簇新的「四H牌」。

湯美看得眼花繚亂，差些他就忘記了鄧地的再三吩咐。

他非常輕易地搬走了其中一架。

那架簇新的「四H牌」電視機，比一般其他牌子的電視機機身更輕，即使外面用紙皮盒包裝，還是要輕。

湯美偷到手的一架，是二十吋的。

單是那個紙盒的設計已够先聲奪人，難怪日本產品在美國越來越受歡迎了，尤其是電視機，每個家庭最少也有一架。

美國人十分講究享受，加上美國電視台不但多，而且播映時間又長，所以美國家庭都將電視機列爲必備之物。

荷里活影城之末落，正是電視日益受到美國人歡迎的最佳明證。

美國電視台固多，廣告客戶更多，因此他們極之重視「收視率」。

負責調查收視率的尼爾遜公司，分別用幾種不同的方法，調查出節目的收視率，絕非像某些地方隨便撥幾個電話去「靠估」。

調查方法包括電子儀器，書面登記以及調查表格的填寫等等。

電子儀器是全自動化的，分別安裝於全美國一千一百七十個具有代表性的家庭之電視機內，每日凌晨三時至六時這一段時間之內，均能自動將收集得的資料送返電腦中心統計。

單單就是這項設備就不知花費了幾許金錢，因爲統計公司必須支付每年二十五元美金，給每一位被安置了電子儀器的家庭。

此外，一開始時便首先可獲得二十五元代價，以後萬一電視機損壞，統計公司又得代支修理費百份之五十。

儘管一切已如此機械化、電腦化以及自動化，他們仍不滿足，或者可以說，各方面仍抱住「某種程度的可疑性」。

因此，另外又有二千三百個用戶，每日以日記方式填寫他們所收看的節目。

此外每一個星期他們又寄出二十萬份表格，懇請電視觀衆填寫之後寄回給統計公司，雖然往往只得一半人肯自動合作，但一半的數目亦已經不俗，因爲二十萬的一半，也就是十萬份。

美國的收視率報告，就是如此這般的，經過愼密統計出來的。

毫無疑問，這方式比較那些什麼「抽樣調查」可靠得多。

回頭再說湯美和占士，偷得一架二十吋的「四H牌」日製彩色電視機之後，便匆匆離開現場。

假如在平時，他們這時候會趕緊到一個地方去，將偷得的贓物脫手，然而這一次却例外，他們只急於要去見一個人。

這個人自然就是商業間諜鄧地。

鄧地依照諾言，付了一筆可觀的金錢，給這二名小偷，滿以爲他們也一定能守秘。

另一方面，奧廸彩色電視機製造公司得到這架「四H牌」彩色電視機之後，如獲至寶，立即召集有關技師，閉門研究其中秘密。

假如他們能找出其中奧秘，將來在市場競爭方面，自然棋高一着！

× × ×

湯美與占士二人離開了鄧地之後，並非重新回到貨倉去，也不是悄悄去報警，而是到一個秘密地方。

他們的行家們都熟悉那是什麼地方——一個收購賊贓的地方。

他們這個時候手上並無賊贓，爲什麼還要跑到這兒來？

原來他們是要找「大公司」的總裁哈爾，談判一宗大買賣。

小偷和類似行業的人都習慣了稱呼那間收購賊贓的公司爲「大公司」，那個主持人則被稱爲「總裁」。這大槪又是爲了避人耳目。

透過一大塊堆積舊車和廢鐵的空地，

左穿右插，湯美和占士二人找到了一間平房中去。這正是「大公司」的辦事處。

「大公司總裁」哈爾看見二人空手而來，出奇地瞪住他們：「是不是又有什麼貴重的物件到了手？拿來看看吧。」

湯美首先道：「今次到來，可以說並無交易，也可以說是最大宗的交易。」

哈爾是個胖子，年紀在四至五十歲之間，一向是個討價還價的高手。

他怔了一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別轉彎抹角了。」

湯美向占士打了一個眼色。

占士自口袋中取出了一本七彩印刷，十分奪目的「說明書」。

占士將說明書交到哈爾手中。

哈爾只瞥了一眼，又掃了二人一眼，道：「這是什麼意思？」

湯美笑道：「總裁先生？先看清楚說明書中的詳情，再談其他。」

哈爾道：「我沒有你們這般心情，現在也不是猜謎，有話快說，否則就不要阻碍我做生意！」

湯美和占士也知道哈爾一向瞧他們不起，只因爲他們平時所偷的，只是一些不大值錢的東西，哈爾出價自然不高。

現在湯美和占士二人却是故意要顯露一下顏色。

湯美燃着了一支香烟，洋洋自得地說：「我們手上有一萬架這種最新的電視機，哈爾先生，請問貴公司可有興趣？」

「什麼？一萬架？」哈爾又是一怔，「你再說一次！」

占士補充說：「一萬架全新的日本電視機，市面上還沒有得賣。彩色的，全新設計，甚至目前也沒有那一類電視機可以比得上。」

湯美噴了一口烟霧：「如果你沒有興趣，我們可以另找買主。」

哈爾仍然半信半疑：「這批貨現在那裏？」

「就在……」占士想說：「但被湯美喝住：「對不起，事屬機密，先講好了價錢，再談其他？」

哈爾把那份說明書揚了一下：「就憑這東西，跟我講價錢？」

湯美道：「是的，每架二百五十美元，但必須一萬架起碼。」

「二百五十萬元的交易。噢，的確是名符其實的交易啊！」哈爾做了一個古怪的表情。

湯美覺得哈爾太瞧不起他們，很不高興地站了起來：「你不相信嗎？好吧！算我們來錯了？」

占士也想走。

但是哈爾迅速把他們留住：「何必生氣？你們無非爲了求財，我又何嘗不是爲了求錢？先說清楚，那是什麼牌子的彩色電視機？」

「四H牌。」湯美指指哈爾手上的說明書：「上面印得清楚，是四H——七八型。」

「市價售多少錢一架？」哈爾問道。

「還未上市，誰曉得它售多少錢一架？」湯美又說：「不過，目前市面二十吋的彩色電視機，最少也值四五百元，一千八百的也多得很，說明書上這一架，估計售價也在六七百元左右。而且肯定十分暢銷。」

湯美所說的，自然是指美元價目。

哈爾笑道：「你似乎忘記了，我們這間是廉價貨公司。二百元一架還是太貴，二百元以下總也差不多了。朋友。」

湯美屈指一算，即使二百元一架，這宗買賣也數目不小。

一架二百，十架二千，一百架二萬，一萬架便是二百萬。

何況那貨倉之內，根本不只一萬架呢。也就是說，湯美和占士二人，平均可以獲得一百萬元的數目。

一百萬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肯定是免稅的。這對湯美和占士二人來說，的確太多了，以後他們大概不必再做小偷。

不過，要搬運一萬架電視機，眞是談何容易？

湯美和占士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便對哈爾道：「然則，你以爲多少才最合適呢？」

「一百五十元差不多了。」哈爾道：「但聲明先要看看貨辦？」

「有說明書，何必再看貨辦？」湯美道。

哈爾笑笑說：「你眞是孩子氣，說明書只是爲宣傳而設，豈可盡信？況且，數目太大，萬一貨辦不對辦，我們損失就太大。」

「嗯——」湯美想想也是道理。他終於說：「那麼，先讓我跟占士商量一下，回頭再來找你？」

「好的！」哈爾笑道：「我們大公司的大門，隨時打開，歡迎你進來交易？」

湯美和占士只好雙雙離去！

他們心裏都明白，除了「大公司」之外，眼前還沒有誰可以收購這麼大批的贓物。

一架兩架他們還有點把握可以脫手，多至萬架以上，的確不易脫手。

不過，難題並非在乎價錢方面，而是人手，運輸工具等等。

湯美和占士二人在廢鐵堆上談了一會兒，又再度折返哈爾的辦公室。

哈爾道：「我早知你們一定會回來的，事實上，眼前除了我們大公司之外，沒有人吞得下這麼大批的現貨。」

「是的，我承認你大手筆。」湯美又說：「我們商量過了，二百元太多，一百五十元差不多了。也許應該在一百八十元之間。不過，我們同意你的還價，只是附帶了一個條件。」

「還有什麼條件？」哈爾怔了一怔。

「你自己派人出貨。」湯美道：「我們不負責搬運。」

「貨在何處？」

「一間貨倉之內。」

「你們的私人貨倉？」

「別人的。」

「他媽的！」哈爾忍不住白了二人一眼，「那豈不是等於叫我們去偷？」

湯美道：「這樣吧，我們人手實在不足够。你先替我們解決運輸問題。」

哈爾也知道，這二個小子不是做慣什麼大買賣的人，他却不能違背了自己的宗旨。

哈爾這間「大公司」的一向宗旨就是：不偷，不搶！只以賤價收購，有錢賺即推出。

因此，他想了想之後，便對湯美和占士二人道：「一萬架電視機，單是搬運已經有如一隊軍隊行軍那樣。所以，你們不可能獨食，爲保證這單買賣成功，不但要找個可靠的合作者，還要道具人手等等齊全，缺一不可。」

湯美問道：「你的意思是，介紹一些人給我們？」

「是的。」

湯美和占士二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也了解到這難題，所以不必多談，他們也答允哈爾的提議。

哈爾又補充道：「相信你們也明白我們一向的作風，我只是負責介紹你們認識而已，其他一切細節以及後果，我絕對不理。」

「那當然！」湯美事實上是須要人帮手。一個占士是帮不了什麼的。

哈爾回頭又說：「我重新說一次，我要看貨辦，否則我不敢保證全數買下。」

「好吧！」湯美無可奈何地說：「我先與合作人談妥我們的計劃再談其他。」

哈爾於是叫二人到外面去等他片刻，因爲他要致電先找一個人。

湯美也明白幹他這一行業，一切都極具神秘感，在未獲得對方默許之前，不想自暴身份。

湯美與占士到了外面等候。

哈爾關上了辦公室的門，撥電話去找人。

湯美趁這時候與占士商量：「看情形這宗買賣我你都不可能佔得太多了。」

占士也明白湯美的意思，他說：「是的，我們兩個人只得四隻手，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哈爾說得對，要搬走一萬架電視機，可眞不是一件太過簡單的事，讓我們約略計算一下，一部貨車載它一百架，也得動用一百部貨車，太大陣仗了。」

「這麼大陣仗，很是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不如我們退而思其次。」

「嗯，」也許你說得對，我們不該太過大貪，偷它一百幾十架也不錯，何必如此大陣仗？」

二人想說下去，但哈爾的辦公室那度門重新打開了。

哈爾把二人叫了入去。

哈爾對他們說：「人已經找好了，你們自己商量一下吧！」

哈爾說着，將一張字條交到湯美的手中。

湯美和占士本來想改變主意，但爲時已晚，只好順其自然。

那張字條寫了一個人的姓名和電話。哈爾叫湯美先去找這個人談談。據說，這個人有辦法做大買賣。

× × ×

湯美撥通了那個電話，對方是哈爾介紹的一名男子波達。

波達可能事先已得到哈爾的通知，十分爽快，約好湯美和占士在一處街口等候，他親自開車來接載他們。

由於他們事先未曾見過面，所以湯美在電話中說出自己的衣飾外型等等，而波達則說出自己那一輛汽車的車牌號碼。

初次的會面總算非常之順利。

他們在一處路口見面，然後轉進了車中談判。

波達只有一個人，看來他十分隨便，後來湯美他們才發覺，後面另外還有一輛汽車跟隨着，那是波達的人。

波達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你們那批貨，在什麼地方？」

「一間貨倉。」湯美道。

「有守衞嗎？」

「有，只有一個。只要識得選擇時間，很易避過他的注意。」

「你肯定數目很龐大？」

湯美道：「是的，因爲我們曾經去過了一次。」

「這種買賣非同小可，大致情形，哈爾在電話中也有提及。」波達又說：「我想，你還是先帶我到附近觀察一下形勢。老實說，我你都希望安全。一切還是小心點好？」

湯美與占士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顯然正在担心一些什麼？」

波達笑道：「開一隊軍隊似的人馬入一間大貨倉，沒有計劃，肯定要失敗。做這種事不可以大意。你如果對我有懷疑，我可以在前面路口放下你兩位，這種事情，雙方不信賴，根本難以合作。」

湯美無可奈何，只好說道：「好吧，我帶你先去巡視一番再說。」

於是波達在湯美的指示下，開車到一處相當僻靜的地區。

那兒有一列貨倉。他們的車子在貨倉四周環繞了一周。

車子開得很慢，波達一邊開車，一邊聽湯美的講解。

似乎沒有人理會他們。尤其是這一帶的行人罕見，車子絕少。

波達道：「那度門似乎很堅固。」

「我有辦法將它弄開。」湯美說。

「守衞在屋外還是屋內？」

「屋外。」

「有幾多個？」

「只有一個。」湯美說，「每小時只巡視一次，門鎖若無異樣，他不會入內視察。」

「那就好辦了。」波達說，「要制服一個守衞絕不困難，看來我們要派人假扮他，這樣才够時間出貨。」

湯美相信波達是個做慣大買賣的人，所以在心理上他已有了一種安全感。

湯美問道：「你以爲在那一晚動手比較好？」

「那一晚？」波達笑了笑，「你以爲晚上會比日間安全麼？」

湯美怔了一怔：「難道日間動手？」

「是的，當然是日間。」波達很有把握地說：「我們就像出貨一樣，決不能鬼鬼祟祟地去偷。所以先要解決守衞。」

湯美正感猶豫，波達已將車子開離貨倉附近。

波達又說：「我們現在要談談合作條件了。這工作十分繁重，須要人手和器材也多，所以我要六，你要四。如何？」

湯美和占士互相瞪住：「是否太少了

一點？」

波達笑了笑：「其實你們佔四成，一點也不少，以全部可得一百萬元計，你二人即可分得四十萬，每人亦有二十萬大元，而我們一大堆人才平均六十萬元，要冒險之外，還要勞動最少十輛大貨車，若非哈爾介紹，我們最少要佔足七成，你不妨考慮清楚，反而我們有的是時間。」

湯美和占士二人想想也是道理，沒有這班人帮手，這件事勢難辦到。

門路雖然由他們而來，但人家的確出力不少，況且事成後坐享數十萬元也不錯了。於是二人立即答允照波達提出的條件去做。

波達於是表明態度：「那麼，由現在起，兩位必須一直與我們在一起，以示誠懇。」

湯美和占士又是一怔！

波達解釋道：「相信二位一定明白，我們這種行業，有點邪門，警方常常派人誘捕我們，行家之中亦有死對頭。為表清白，二位必須留在我們身邊，讓我們仔細調查妥當，再策劃行事步驟，一切務求安全至上。」

湯美和占士回頭看看，那載有五六名大漢的車子自始至終的，如影隨形，尾隨而來。

毫無疑問，那是波達的同黨，假如湯美和占士二人有什麼蠢動，相信他們必然會採取行動，與波達互相呼應！

同時聽了波達一番解釋之後，湯美更加相信他是個有計劃、有辦法的人，這也間接足以保證是次行動的成功。

波達果然打開一具無綫電對講機，吩咐他的同黨先去貨倉附近監視，詳細紀錄每一分鐘的動態，如果有守衞出現，並偷拍紀錄片。

波達解釋：他們這樣做，並非不相信湯美他們的說話，而是為安全計。

波達又誇言他們出道以來，從來就沒有失過手，這正是由於事前的準備功夫做得好，估計得準確無比所致！

波達與另一輛車子的人通過了電話之後，車子迅速開進了一間車房裏去！

這是波達等人的巢穴，數名大漢立刻包圍上來。

波達吩咐各人先好好招呼湯美和占士二人。他似乎又要去忙另外一些事情！

× × ×

奧廸彩色電視機製造廠一批專家，奉命神秘研究一架日產彩色電視機的內部結構。

這是一架尚未上市的二十吋「四H牌」彩色電視機。機身外型固然美觀，收視效果更加艷麗奪目，而且具有立體感。

一般彩色電視機最頭痛的，是天綫問題；天綫稍差亦會影响畫面的效果。

但是這架「四H牌」既敏感，亦穩定；換句話說，幾乎任何天綫，包括黑白機所用的簡單天綫，亦可接收，而且畫面穩定，不受任何干擾。

更加難得的是「立體效果」，這又是一般彩色電視機所無。

專家們經過連番試驗之後，也為之讚不絕口。

然則，這種彩色電視機的內部結構，又有些什麼秘密？

這批專家都是對彩色電視機結構素有研究的，所以一經仔細分析，立刻就可以找出答案來。

那關鍵之所在，包括了一個黑色的小鐵盒，以及畫面穩定器和最新設計的立體顯像管等等。

顯像管是一架電視機的命脈，也就是我們所見到，而稱之為「螢光幕」的東西；不過我們僅能見到的，只是在電視機前面凸了出來的厚厚玻璃屏而已。事實上一切奧秘却隱藏於背後。

一切設計的確極具革命性。日本工程師們實在值得驕傲。

但是，像這麼先進的一類電視機，為什麼遲遲未見上市？

奧廸公司的技師們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照日本人以往的習慣，這麼先進的新產品，既然已運到，這時候最少也開始宣傳攻勢才對；不應該如此靜悄悄的，毫無動靜。

尤其是這是紐約。紐約的地方十分矜貴，貨倉倉租也高，日本人為什麼甘心白付倉租，而將新貨囤積起來？

答案終於有了。

當奧廸公司的技師和專家們找出其中答案的時候，所有知道這件事的人無不感到震驚。

他們甚至担心到自己的安全。每個曾接觸過這架「四H牌」新欵電視機的人，都不禁在問：自己的健康是否已有問題？

問題出自那麼小小的黑色鐵盒之內。

專家們用儀器測量過之後，發覺那小盒子電壓太高，有過量輻射洩漏出來。此等輻射，對人類健康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至此，奧廸公司的領導層人物，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他們感到暗喜的，是這種日產新電視機可能被有關當局禁止推出上市。

他們感到担心的，就是有關人等，包括負責檢查的專家和技師們，有份參觀過該電視機的各高級領導人等，都有可能被輻射沾染。

至此，他們不得不採取步驟，悄悄為有關人等，作健康檢查。

另一方面，奧廸公司的巨頭們，也想到這次事件的後果問題。

假如有關當局發覺這種「四H牌」彩色電視機出了毛病，自然禁止上市；進一步便是「封存」。前者可能已在實施中；後者則極有可能派人到貨倉「點存」，然後加上「封條」，以防為患電視觀衆。

假如有關當局派員封存時，必然發覺少了一架，那時又會怎樣？

有關當局如果獲悉有人偷去一架，必然加以追究之外，亦會公佈那是極具危險性的東西，呼籲市民小心。

那時，小偷湯美和占士二人，一定也會為自己的安全設想，求助於有關方面，將他們送院檢查，看看是否沾染上危險的輻射。屆時他們便可能供出一切。

只要有關方面找到了商業間諜鄧地，奧廸公司就有可能捲入漩渦。那是奧廸公司的巨頭們極不希望發生的事。

因此，趁住事情發展未到無可挽救階段之前，巨頭們立刻悄悄召見鄧地。

鄧地一向獲得巨頭們的信任，這次想不到事態會這般嚴重。

當鄧地明白到「四H牌」電視機的危險性之後，立即去找湯美與占士。

但是，湯美與占士這雙活寶貝並未出現在他們經常出現的地方；他們常到的酒吧、餐室和桌球室等處的人都說，已經有兩天未見過他們的面。

鄧地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上面去，那就是：他們會不會「貪而無厭」？

極有可能的，因為他們的職業本來就是小偷。

於是，鄧地立刻驅車趕往貨倉。

鄧地的目的，本來只想看看貨倉中的「四H牌」彩色電視機是否已被湯美他們搬個清光。然則，問題就變得更為嚴重。

但是，當他驅車去到該處附近的路口時，便直覺上感到有些不妙。

有人將一個「前面修路」的路牌放在該處路口，但鄧地張望入內，那處並未見有人修路，只停了不少大貨車。

他試行開車入去，立刻被人阻止；那是一名身穿警衞制服，佩戴黑眼鏡的人。

那人對鄧地說：前面正在出貨，車子太多，形成交通阻塞，所以請他改道。

鄧地看見這情景，已是心中有數。加上守衞腰間有槍，他也不便多問，只好匆匆退出，將車子佯作開走。

鄧地心裏既然有所懷疑，自然不會就此罷手。

他繞到另一條街道去，停車於道旁，登上一幢樓宇的天台去。

由那兒天台，他可以居高臨下，看見後面街貨倉門外的情形。

那邊的確很忙。

最少有十輛大貨車，數十名搬運工人，正在「出貨」——搬運着一批電視機上大貨車。

鄧地見過那些紙皮盒子的外型，也彷彿見到湯美和占士的影子。但因為人太多，距離又那麼遠，所以他不敢太過肯定。

不過，那情形已明顯地擺出：有人正在大規模偷窃。

憑他的眼光和體驗，他肯定那些人並非什麼搬運苦力。

鄧地知道事情發展下去，後果難以想像；甚至他還覺得自己「來遲了一步」。也許在他未來到之前，人家已出了一批，這可能已是第二批或者第三批了。

因為，就鄧地的情報所知，倉內最少有一萬二千架最新的「四H牌」彩色電視機。

他左思右想，很快的就作出了一項決定。

他覺得這件事鬧下去，當局一定追究。只要殺了湯美和占士二人，那麼，無論事情發展至何種程度，也沒有人懷疑到他的身上去。甚至不會查到奧廸公司這方面來。

於是他迅速回到他的座駕車去。

他的身份，令到他不得不時常準備好一些攻擊性和自衞性的武器。

他從汽車座位下面的暗格中，取出一個長方形的盒子。

這盒子之內，有一支附有望遠鏡瞄準器的長程來福槍。

槍是可以拆開放置的那一種，槍腔還附有滅聲器。

盒子外型則有如樂器盒，外人不會引起懷疑。

鄧地再次匆匆登樓。俯視之下，有些大貨車正滿載而去。

鄧地立即將來福槍取出，裝上了子彈和滅聲器，然後搜索目標。

在望遠鏡的搜索下，果然發現了人羣之中，有湯美和占士的影子。

他們神色緊張，其他人也顯得忙亂。

鄧地知道其中原因，他不願失去機會。立刻瞄準湯美，槍腔裏也只是輕輕一响，那邊已見湯美撫胸倒地。

他身邊的人無不為之緊張起來。尤其是占士，更吃驚地東張西望。

鄧地趁住人們還未發覺他之所在時，迅速發射第二枚子彈。這一次，自然是針對占士。

占士也中彈倒地。

人們亂作一團，因為沒有人眞正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匆匆回到貨車上，準備逃走。

有人拔槍在手，四處張望。

前者固然胆小如鼠，以為遭到突襲；不管對方是誰？

後者却比較頭腦冷靜，他們知道警方不可能如此這麼殺人的，一定是有對手在作怪，所以要查出開槍的人何在。

鄧地看見了這情形，自然不敢久留。立即收拾一切，急忙離去。

他上了自己的汽車之後，隨即絕塵而去；他明白到對方十分強大，給他們找到，勢必難逃一死。

× × ×

阿生奉召回到國際特警紐約辦事處。

在夏力的辦公室之內，有些人客是阿生早已認識的；他們正是紐約警局總部探長韋倫和他的助手們。

阿生自然明白到這班全是忙人，沒有特別事情，他們是不會湊在一起的。

「發生了什麼事？」阿生進來之後，未打招呼就忍不住問。

「大件事！」夏力苦笑一下：「一批問題電視機突然失了踪！」

「什麼？電視機被窃？」阿生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探長先生，這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案件？地方性還是國際性？」

韋倫探長自然明白阿生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國際特警只理國際性的嚴重案件，地方性的就不應該麻煩他們。

因此韋倫探長道：「這案件目前似乎限於地方性，但我們正担心它發展為國際性，所以才會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們。」

當然，阿生也不是怕麻煩的人，他和夏力等一班國際特警，先後已不知有過多少次協助韋倫探長，屢破奇案。

韋倫探長由公事上的合作開始，而發展到私下裏與他們結為知交。而內心却非常佩服阿生，所以無論阿生說什麼，他也只當阿生開玩笑而已。

韋倫探長開始向阿生解釋，不久之前發生的一件事：——

一間貨倉外面，有一名武裝守衞被人

制服，佩槍失踪。

守衛是被人擊昏之後，再用繩索綑綁的，但貨倉門外，却發現有兩灘可疑血漬，沒有人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唯一知道的，就是該值勤守衛，甦醒過來之後，看見所有的匪徒均已逃走，於是掙扎起來，按響警鐘。

事後警方派人趕到現場調查，發覺貨倉大門曾被人弄開，裏面一批日本製造的未開箱彩色電視機，全部失了踪。

那批電視機是被有關當局檢驗過之後，認爲有問題，所以未批准發售。

現在問題就出在那批電視機的身上，因爲根據紐約警方估計，如此大批的彩色電視機，在本地，甚至美國國內都不易脫手。

於是警方担心匪徒將該批被認爲不合規格的問題電視機，偷運到國外去。這正是他們急於跑來通知國際特警的最主要原因。

阿生聽了韋倫探長的一番解釋之後，忍不住問道：「那批彩色電視機爲什麼不合規格？」

「變壓器通電後，發出過量的輻射。對人體會造成傷害。」韋倫探長解釋道：「因爲這是最新設計，所以機身所須的電力也十分强。日本人似乎不服氣，一再要求有關當局反覆檢驗。」

「嗯——」阿生沉吟道：「日本廠商既然不服氣，他們會不會演出一幕監守自盜？」

「這倒也難說，一萬多架彩色電視機，單是運費也相當可觀。」韋倫探長道：「假如當局下令他們全數毀滅，那損失自然更大了。」

「假定這是日本人監守自盜，目的又何在？」阿生自言自語地問。

「以偷運方式，運往一些落後國家，悄悄以低價出售，總好過白白損失！」韋倫道。

阿生回頭又向夏力問道：「你有什麼意見？」

「最好先往現場觀察一下。」夏力又提醒各人：「那兩灘血漬，似乎還沒有合理的答案。」

「那是意外吧！」韋倫探長說，「我們初步認爲是匪徒在搬運過程中的意外。雖然我們化驗室人員正在小心檢查中。」

阿生道：「這件事的確很有趣。還是讓我們先到現場去看看吧！」

於是各人一齊離開了國際特警辦事處。驅車到案發現場去。

× × ×

貨倉內外，大批警方人員仍留在現場展開調查。

那名曾被擊昏的武裝警衞員，已被送往醫院去驗傷。

幾個日本人正被警方召到現場來；他們是日本四H牌電器產品廠商派駐美國的代理商。

爲首一個叫鈴木，是個中年小鬍子，態度看來相當穩重。

阿生問鈴木：「那批電視機，聽說不合規格，你有何意見？」

鈴木道：「今日的日本，已非一個落後的國家。我們的專家們，都很有水準，他們設計出來的東西，自然也經得起考驗。所謂不合規格，只是我們日本標準與美國標準的分別而已。」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若按照貴國的規格，這種彩色電視機是合乎標準的，對嗎？」

鈴木點點頭：「對啊，絕對合乎標準！因此，這件事我們正在爭持中。想不到還未有結果之前，竟會發生這件事。」

韋倫探長在旁插咀道：「據我們所知，這種新產品，可能散發超量的輻射，對人體健康會造成傷害。」

鈴木苦笑一下，悻悻然道：「這是日本新產品，一經上市，勢必轟動一時，有關方面也許很會爲美國廠商打算。」

阿生道：「閣下的意思是：負責檢驗的官員，可能存有偏見麼？」

「絕對有偏見！」鈴木道，「老實說，我們是做生意的，假如明知它不合乎安全標準的話，我們決不會浪費時間和金錢的。」

韋倫探長道：「但輻射過量，對人體有害，這却是事實。」

「現在再辯論標準問題，似乎爲時已晚。」鈴木道：「目前要解決的事應該是我們那批電視機的下落。美國的治安這麼差勁，連我們做生意的，也越來越沒有了信心。」

韋倫探長笑道：「據我所知，日本各地的治安也不見得太好吧！」

阿生過來做好做歹的說：「現在不是治安辯論會，我們還是不要把話題扯得太遠了。」

夏力由那邊走過來，身邊還有韋倫探長的一位助手。他們是剛從探長的座駕車出來的。

探長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助手剛與總部化驗室連絡過。

助手過來對探長說：「化驗室已有了初步結果，這兒發現的二灘血漬，證明分別屬於兩個人的，因爲那是二種不同的血型。最令人意外的就是：血漬中化驗出火藥的成份。」

韋倫既然是探長，自然明白到爲什麼血漬中會含有火藥的成份。那必然是由於那傷口爲子彈所傷，所以由該處傷口流出的血液，便含有火藥成份。

也就是說：有人中槍受了傷，因而遺下了血漬。

至此，阿生等人又是一陣驚呆！因爲他們都不難想像得到：當時可能發生了一場「槍戰」。

但是，現場附近，並無找到任何彈頭。這又不似曾發生過槍戰。

阿生對這件事開始發生興趣。

阿生把韋倫探長拉過一旁，道：「我看，你應該去找找那些綫人了。」

韋倫道：「當然，我遲早總會去找他們。但是，能够做到這麼大宗買賣的，相信也不是泛泛之輩。」

阿生又說：「其次，我以爲你要知會海關，小心一切出口貨品。」

「是的，這些事，相信聯邦密探已經做了，因爲我們已通知聯邦密探。在通知你們之前，已經知會了他們。」韋論說。

「在情理上，萬多架彩色電視機，不是一個小數目，要脫手可不容易。」

「我已派人明查暗訪去了，即使專收購賊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吞下這麼多東西。」

「是的。所以我提議你去找綫人，也就是爲了他們不可能掩飾得十全十美；只要他們稍露痕跡，我們就有辦法查個水落石出。」

「我們會從這方面努力的，一有消息，我會立刻通知你。」

阿生又問韋倫：「探長，那些日本人可以隨時離去了吧？」

韋倫道：「口供早已問過了，只是他們自己要留下來嚕嚕囌囌，沒有人要他們留在這裏啊！」

阿生於是過去對鈴木道：「你想找回那批電視機麼？」

「當然想，這次我們公司損失重大，東京方面一定十分震怒。」鈴木道。

阿生忍不住問：「損失的怎麼會是你們？應該是保險公司才對。」

「告訴你，這批電視機因爲還未獲准上市公開發售，我們連保險也未買。我們預算萬一眞的無法上市的話，就只買運輸保險，將它整批運回日本去。想不到這麼快就出了事。」

「這種電視機可以在日本上市？」

「絕對可以。」鈴木說，「我早已說過了，這種電視機根本就沒有危險性存在，只是美國人一向對輻射過份敏感而已。據我們所知，只有長時期使用該電視機，機內才會洩出大量傷害人體的輻射。但這種可能性絕少，因爲通常美國人家中的電視機，最多只用兩三年就換上新的。」

「但是無可否認，危險性仍然存在。」阿生又說，「不過，現在我不想與你爭論這些問題，我只想送你返回你的辦事處去；在可能範圍之內，讓我見識見識一下這種新產品。」

鈴木打量一下阿生：「你是警探？」

「不！」阿生出示他的證件：「國際特警。」

「那好極了，希望你看在黃種人的份上，努力一下；美國人到底靠不住！」

鈴木於是帶着阿生，離開了現場。臨走時，阿生將自己的行踪告知了韋倫探長和國際特警人員。

鈴木除了阿生之外，對其他人似乎沒有好感。

× × ×

回到鈴木的辦事處之內，阿生受到這日本人的熱誠欵待。

鈴木是日本四H司公派駐紐約的代表，從牆上掛着的營業表格看，這家公司的業務在美國正在穩步上升之中。

這次突如其來遭受到這種打擊，的確令到鈴木十分難堪。

鈴木的辦公室之內，也擺了一架「四H牌」彩色電視機。

從外型看，的確格調高貴大方。阿生覺得這個價錢也不貴。

阿生想扭開機掣，但鈴木說：「這架機暫時不能用了。」

「爲什麼？」阿生出奇地問。

鈴木說：「美國人將一些主要零件拆走，他們對輻射怕得要死！」

「這是新發明麼？」

「絕對是全新的設計。」鈴木交給阿生一本印刷精美的說明書，「你可以研究、研究，許多東西都是別的電視機所欠缺的。」

「有沒有世界性的專利權？」

「沒有。」

「既是新發明，爲什麼不申請世界專利？」

「算不上什麼新發明，只是利用一些太空電子儀器加進去，稍加改良，增强了收視效果，構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產品而已！」

「那麼，其他公司自然也可以照樣仿製？」

「是的。但我們不計較，到底我們行先一步，技術肯定也優勝過人！」

阿生覺得日本人的確是信心十足，怪不得戰後的日本越來越表現得强大了。

但是，這種「四H牌」最新彩色電視機，是否眞的有問題？

美國人雖然有點自私，但阿生覺得這種事情，他們的檢驗部門也沒有理由故作留難。必然是出了毛病，他們才會發出禁令。

但從另一角度看，有關部門正預算將該批問題電視機沒收，轉眼竟告失踪，這裏面是否又會另有文章？阿生也列入考慮之列。

阿生正想致電韋倫探長，他要到檢驗電視機的部門去看看。

就在這時候，鈴木辦公室的電話鈴響了。

電話是夏力撥來找阿生的。

夏力告訴阿生，警方在不久之前獲得一項報告，據稱郊區發現兩具男屍。

由於最先奉召到現場調查的探員認出了死者的身份，所以立刻電召韋倫探長前往。

探長認得那二名男子是小偸。二名小偸都有案底，多次被捕，他們分別是湯美和占士。

夏力對阿生說：「如果你有興趣的，我可以開車來，接你到郊區去看看。」

「算了，兩個小偸怎麼可能做出這麼大宗的買賣？」阿生說，「兩件事未必就有關連，我不想再浪費時間了。」

夏力又問：「你那邊有什麼發現？」

阿生道：「我還想不出對方如何能將這麼龐大數量的彩色電視機脫手。」

夏力道：「我們且不要去管他們如何脫手，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催促紐約警方立即正式宣佈這批失竊的電視機爲危險物品。你以爲是嗎？」

「嗯——」阿生想了想，道：「這樣也好，最低限度對竊匪是一種打擊！」

「我現在就到紐約警方總部去找警察局長談談，你如有事要找我，可撥電話到局長辦公室去。否則，我一定在我的汽車裏。」

「我明白了！」阿生將電話掛斷。

他回頭又對鈴木道：「如果你也希望找回那批失去的電視機，你必須合作！」

「你要我怎樣合作？」鈴木似乎只對黃種人有好感。

阿生道：「雖然你强調四H牌電視機

安全，但事到如今，萬一有人訪問你，你必須强調它的輻射過量，以及危險性。」

鈴木很不高興地說：「我們正要跟美國檢查人員爭辯，怎麼可以這樣自打嘴巴呢？」

阿生道：「當然你有你說話的自由，但是，訪問你的人可能是電視台的記者們，假如你不强調該種產品具有高度的危險性，我怕他們更易脫手。而警方就更加破案無期了。」

阿生說完了後，便與鈴木告辭。

他只取去了一份說明書——「四H牌」立體彩色電視機的說明書。

阿生只出到門口，就遇上了一大羣記者，他們都是爲了訪問鈴木而來的。

× × ×

在警局的探長辦公室裏，阿生和夏力，以及韋倫探長和他的助手們，正在聽取一位化驗室人員的報告。

根據化驗室的化驗結果，證明貨倉門前發現的二灘血漬，竟然與事後發現的二具小偷屍體上的血型互相脗合。

二名小偷就是湯美和占士。

這兩個人都有案底，他們的屍體之上有致命性的彈孔。

唯一不同的就是：湯美的屍體之上，只有一個彈孔，而占士則有二個。

化驗人員又驗出二具屍體之上所發現的彈頭——三枚彈頭之中，有兩枚同一類型，屬於來福槍所用的一種。

另一枚在占士身上發現的，却是手槍子彈的彈頭。

來福槍子彈擊中了湯美的要害，却不能擊中占士的要害。但後來加上一枚手槍的子彈之後，占士才是致命傷。

就憑化驗人員以上的報告，探長辦公室內各人已經相當明白，當時的情形大概有如下列：——

湯美和占士二人可能連同其他不知名的匪徒，携手來到貨倉做世界。

但中途可能發生了口角，於是有人開槍。混亂中擊傷了湯美和占士二人。

但是，他們被拖上車之後，有人發覺占士尚未死，便給他再加上一槍。然後才將二具屍體運去郊區棄置。

以上只是想當然的事。

湯美和占士究竟如何被殺，當時的情形又是怎樣的，根本也只能憑忖測而已。

無論如何，湯美和占士二人的屍體，肯定是由貨倉門口被人拖走的。

因爲警方除了憑二人的血型查出答案之外，還加上現場的科學鑑證，發現二名死者身上的衣物纖維，也遺下在貨倉門口的地上。

阿生本來以爲兩件事互不相干，想不到竟然原是一件。

他覺得二名有案底的小偷，可能被人出賣。

然則，與二名小偷一齊到貨倉來偷去大批電視機的人又是誰？

韋倫探長在聽過了化驗人員的報告之後，也忍不住說道：「毫無疑問，與湯美和占士二人合作爆竊的人，就是兇手！」

阿生不禁問道：「他們爲什麼要殺死這兩個人？」

韋倫道：「多個香爐多個鬼，這是你們中國人的名言；少個人，可以分少一份。現在少兩個，其他人自然可以分肥多一些。」

「但是，我不明白——」阿生抓抓後腦，「爲什麼他們要用來福槍殺人？」既然有一枚子彈屬於手槍的子彈，應該全用手槍，豈不簡單快捷得多麼？」

韋倫探長也給阿生提醒了。他也說道：「是的，一般用來福槍的人，只在遠距離下使用。」

「對啊！」阿生道，「這麼近的距離，用來福槍殺人，子彈的威力足以穿過背脊。但是，來福槍的子彈，爲什麼仍留在體內？」

韋倫探長想問化驗人員，但他已返回化驗室去了。

剛才化驗人員也只是應探長之急召而來，提供初步所得的報告。

現在韋倫爲了阿生所提出的問題，不得不用內綫電話，再與化驗室的主管連絡一下。

韋倫探長在電話中道：「請立即正確估計，來福槍大約在若干距離之下，將湯美和占士二人射殺的？子彈頭留在死者體內，相信一定相當遠吧？」

化驗室人員在電話中回答：「是的，探長，這是最新型的强力來福槍。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這一類型的來福槍，最爲職業殺手所喜愛，槍腔還可以附加滅音器。若照射程估計，他——指兇手，最少在二百碼以外開槍。」

「二百碼以外！嗯——」韋倫探長向阿生和夏力他們示意：「這點似乎非常之重要。」

化驗人員的工作仍在進行中，他們答應探長，如果有什麼新發現，必以第一時間通知他。

韋倫掛綫後，回頭對阿生道：「兇手可能在很遠距離下，以來福槍行兇。看來這可能是一宗黑吃黑案件。」

韋倫探長想像中的情形，可能是這樣的：——

湯美和占士二人悄悄溜至貨倉外，企圖爆竊，突然被行家跟踪，用來福槍把他們殺死之後，繼續完成他們未完的爆竊工作。

又由於發覺占士未斷氣，於是兇手又以手槍再加一槍。

當然，韋倫探長當時根本不在現場，自然不會知道其中過程；一切只憑推測而已。

阿生提議再到現場去看看。

韋倫探長和夏力他們都同意。

× × ×

貨倉一帶現場，仍有警員看守。

地上有粉筆劃下的白綫，表示何處發現血漬，何處找到匪徒遺下的物件等等。

阿生走到發現血漬的地方，放眼四望；他不斷假設着兇手可能開槍的方向，那應該是對兇手絕對有利的地方。

因爲兇手必須避過對方的注意，尤其是那是日間，假如兇手沒有一處完善的藏身之所，很易就會功敗垂成。

兇手用的是來福槍，而不是手槍，要好好收藏自然也不容易。

那種來福槍雖然可以拆爲幾件，但要

重新裝配，就更加須要一處藏身的地方。

阿生默默地，站在那兒想了很久。也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作了假定。

他抬頭張望，發覺那邊街道有一列樓宇，上面的天台最有可能被利用；只有從那兒居高臨下，才可以看得見這兒的情形，才可以從中找出射擊的目標。

於是阿生繞道到後面一條街道去！由一處梯間登上天台。

那只有四層高的天台，俯視之下，足以監視着整間貨倉前面的情形。

阿生四下裏張望，但見不到彈殼之類的東西；連烟蒂也沒有。

但是阿生並未因此而感到失望。他將他的觀感轉告了韋倫探長。然後由韋倫召來科學鑑證組人員，希望從這天台之上，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大劫案 演成殺人潮

在那廢鐵堆後面的小屋之內。哈爾正跟波達吵得面紅耳熱。

哈爾是專門收購賊贓的。他的銷塲聽說十分龐大，所以紐約許多大賊與小偷們，對哈爾這個人都不會感到陌生。

波達在他的介紹之下，認識了湯美和占士二人，做了一宗空前龐大的買賣。

那是萬多架彩色電視機。

但是，最令哈爾不高興的，是有二個人死亡。

雖然波達已解釋得很清楚，這不是他們的錯；波達根本也不知道誰是兇手。但爲了安全計，他已將二人的屍體棄諸於郊外。

不過，波達並未說出當時占士未死，最後由他在車上加了一槍之後，才令占士也一併死去。這情形如果讓哈爾知道了，一定更加不高興。

波達知道哈爾是個穩健派人物，他這些年以來，所做的收贓生意明明是違法的；但他却可以安然無事。

由此可見，哈爾是個相當穩健的人；他担心出了命案之後，會被警方查到這裏來。

但是，現在一切已成定局，埋怨也沒有用了。

這買賣是哈爾提供的，哈爾當然要將贓物都承受下來。

哈爾忽然又有新提議：「老實告訴你，我手上沒有這麼多的現金。」

波達道：「我也知道這數目太大，你不必一次給我，先給一半吧！」

哈爾忽然又反問：「我跟你說過多少錢一架？」

「一百二十元。」

「總數有多少架？」

「一萬二千架。」

哈爾順手檢起一架電子計數機：「一百二十乘以一萬二千，那就是……一百四十四萬元。對嗎？」

「對了。你可以先付我七十二萬元，讓我先打發一班兄弟離去。」

「不！我身邊沒有那麼多的現金，只有二十萬元。你先拿去吧！」

「什麼？二十萬？」波達很不高興：「你不是開玩笑吧？

「這種事怎麼可以開玩笑？明天你再來，我可能再給你五十萬。」

「可能？嘿！這算什麼？」波達氣得面也紅了起來。

「波達，你何必這麼生氣。老實告訴你，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我是做生意的人，我必須向客戶收回一部份貨欵，然後才能够現金周轉。相信任何人也不會安放一百幾十萬現金在這裏等你回來，對嗎？」

波達道：「但是，你可知道目前情勢不佳？出了命案之後，警探一定查得很緊，我們一班兄弟必須四散，漏夜離開紐約。沒有錢，他們幾乎是寸步難行。你明白麼？」

哈爾平心靜氣地說：「好吧！明天我會盡快給你那五十二萬，你先取二十萬元去打發他們。只要你們做得好，相信警方還不致這麼快就查到這兒來。」

經過一番爭辯之後，波達仍感氣憤！因爲他們在電話中說得清楚，貨到之後先收一半現金的。

那時他還不知道有命案發生；現在既然有了意外，各人在心理上就更加焦急，恨不得立即遠走高飛，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沒有足够的現金，那班三山五嶽人馬又如何肯走？

不過，哈爾一向是個頗守信用的人，這次交不出足够的現金，相信必有他的苦衷；而且，七十萬元的確不是個小數目。

波達只好收了那二十萬元之後，匆匆離去。

二十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無奈這次「行動」的人數太多，開支自然也大。

要運走一萬二千架電視機，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要及時運走，絕不能拖得太久。否則就可能被警方發覺。

假如不是發生了命案，波達也不必急於將部份手下打發離開紐約。

但是現在，波達只能選擇一些最易爲警方找到的人，打發他們先走，避過了一陣之後，才再返回紐約來。

至於其他人，就只有等待明天了。

波達是個有辦法的人；所謂「有辦法」，揭開了，也不過是由於出手豪爽。所以，他能够在刹那之間，招來這麼多人帮手。

這些人之中，有些是苦力，有些則是出租貨車的司機。

波達是黑社會中人，苦力、司機等，在街上討飯吃的人，自然都要買怕他。現在波達還有酬勞給他們，他們當然更加樂於從命了。

波達爲了令到各人守口如瓶，準備向各人大撒金錢。

所以那二十萬元到了手之後，波達一方面打發一些手下離開紐約；另一方面就去找帮過他的人。

對於金錢，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貪而無厭，有些人够就算了。

波達這次爲了求得各方面代守秘密，不惜大大花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金錢，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幸的是有些人身上有了太多的錢之後，就無法安份下來。

× × ×

在一間下等酒吧裏，一羣喝得醉昏昏的酒鬼正在高談闊論。

有兩個人不知道爲了一些什麼事，竟然藉着酒意，吵吵鬧鬧的，還掏出了大疊鈔票來，互相比拚、鬥闊。

這情形立刻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那邊角落坐着一名黑人青年和一名白人青年，他們耳語着，一邊又若無其事地，繼續喝酒。

「鬥闊」的兩人之中，其中一個醉倒了，伏在桌上不動。

另一個帶醉離開了酒吧。

黑白兩個青年人立刻也佯作離去。

醉漢一步一拐的，哼着不知什麼歌曲，走向街頭那邊。

那兒的路燈比較昏暗，黑白兩個青年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便加速脚步，包抄過去。

醉漢看見有人匆匆趕上，還揮手示意，打了一個招呼。

但是，那身裁比較高大的黑人青年却突然從後面伸出手臂，將醉漢箍頸。

那白人青年乘機刼奪他口袋裏面的鈔票。

也許正如俗語說得好「酒醉三分醒」，那醉漢趕着自己還未被勒暈之前，迅速揚聲大叫「救命」！

路口那邊忽然射來二道强光，一輛汽車正轉彎闖了入來。

車內人顯然已發現到這是一宗刼案，立即一邊停車，一邊吆喝過來。

黑白兩青年見已經得手，立即分頭逃亡。

只見車子裏也走出兩個人來，分頭去追逐二名年青人。

由車內走出來的 個人之中，一個是美國人，一個是中國人。原來他們並非別人，那美國人正是夏力；那中國人就是阿生。

此外車子裏面還有另外一名美國人，他正是警方的韋倫探長。

他們爲什麼如此湊巧，也跑到這兒來呢？

其實，也絕非湊巧。像他們這三個，毫無疑問，都是大忙人。

不久之前，他們接到了一個綫人的密告，要他們到一間酒吧去。

綫人無意中在那間酒吧發現了兩個可疑人物。根據綫人說，就他們所知，這兩個人不可能刹那之間會有這麼多的錢。

連日以來，警方正在廣佈綫眼，打聽一些可疑的人物。

因此，當韋倫探長知道了這消息之後，立刻通知阿生和夏力二人，與他一齊趕來看看。

想不到就當三人的車子轉入了這條街道之後，便看見有人攔途截刼，他們自然不會視而不見。於是阿生去追那個白人青年，夏力去追那個黑人青年。

只有韋倫探長還留在車子裏。他看見夏力比較落後，担心黑人青年就此逃脫，急忙就開車過去，搶在黑人青年之前。

這邊，阿生苦苦追逐那個白人青年，追得他氣喘如牛。

突然之間，他站停下來，阿生已意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對付這種事，這種人，在阿生來說，絕對不是第一次。所以他有的是經驗。

果然，那人回頭揮手時，阿生已看見了刀光一閃；那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彈簧刀子。

阿生既然早有準備，當然也知道如何閃避。

阿生倒退兩步，白人青年氣喘喘地，持刀進迫。

阿生一口氣被他迫住，接連地後退。但是，那刀子始終無法刺中阿生。

白人青年本來已經走得上氣不接下氣，再給阿生左閃右避，弄得他眼也花了。

突然之間，一條腿的影子飛踢過來，白人青年手腕一痲，被踢中了一下，刀子迅速墮地。

阿生只在十份之一秒的時間之內，已衝到了白人青年的跟前，朝他下頜擊了一拳。

白人青年本來就已經氣力不繼，這時候更是力不從心，想避也避不及，結結實實地被擊中了一拳，往後仰倒幾步。

阿生得勢不饒人，衝前一手抓住對方的衣襟，白人青年眼看拳頭在近，連聲求饒。

阿生迅速將他的右手反扭向後，推向了牆邊，然後令他將雙腿分開站立。直至檢查過他身上沒有武器時，才將他帶了過來。

這一邊，夏力正担心自己追不上那名黑人青年，韋倫探長的汽車已搶在前頭。

韋倫探長一邊推開車門落車，一邊拔出手槍來，揚聲警告對方。

黑人青年聽到韋倫自稱爲警方的探長，登時呆住了。

那被刼的醉漢，這時候也清醒過來，由那邊一步一拐地，走過來。

韋倫探長本來就志不在此，但既然出了事，也只好通知總部，希望就近的巡邏警車趕來協助，讓他們三人能及時去會見那個綫人。

透過警方無綫電台的廣播，最接近現場的一輛巡邏警車，首先匆匆開來。

韋倫探長這邊正向那巡邏警員交代，那邊一間酒吧裏面，却有一個男子匆匆走了出來。

這男子身裁高大，面紅如棗。他是聽到了剛才那陣警車聲之後，才從醉鄉中清醒起來，然後急急忙忙離開了酒吧。

尾隨而出的，是一名黑人。

那黑人年約三十許，身材又矮又瘦，樣子鬼鬼祟祟的。

他，正是致電給韋倫探長的警方綫人尼路。

尼路是担心他要監視的可疑人物一走後，無法向韋倫探長交代，所以不得不步步追踪。

但尼路想不到，他剛離開了酒吧，就見到探長的座駕車停在不遠處。

於是他立刻悄悄走了過去。

這時候，更多的巡邏車開到了現場來，本來就相當沉寂的街道，却變得熱鬧非常。

警員們分別盤問二名刼匪，一邊又要向當事人問口供。

正當各人忙得團團轉之際，綫人尼路過來向韋倫探長示意，他所懷疑的人，正匆匆離去。

韋倫探長由於要向到塲的警員交代一下，所以只能向阿生和夏力二人示意；二人於是立刻在綫人尼路的陪同下，向那高大漢子釘梢。

綫人尼路以爲阿生和夏力二人都是警探，所以不斷向他們解釋爲什麼他要懷疑這傢伙。

尼路對阿生他們說：「前面那個人叫積臣，是個貨車司機。探長一直吩咐我們小心一些司機和苦力們，所以我才會跑到那酒吧去等機會。今晚我發覺積臣與人鬥闊氣，他們不是用口鬥，而是拿出了眞鈔票。雖然在黑暗中我不敢確定那是眞鈔或是假鈔，但肯定數目不在少。所以我感到可疑，於是通知你們。」

阿生道：「他平時爲人怎樣？」

尼路道：「一個貨車司機，入息不多，平時喝啤酒而已。但是今晚不同，喝的却是一杯一杯的拔蘭地，而且還喝個爛醉呢。」

「嗯！」阿生問道：「你難道就只憑這點去懷疑他麼？」

「不！還有。」尼路又說：「剛才酒吧外面响起了一陣警車聲之後，他竟然從醉鄉中驚醒，匆匆離開了酒吧！」

「是的，他的確可能心裏有事。」阿生說着，又放眼望向那人的背影。

這時候，積臣已走到了一處梯間的前面；他忽然停住了脚，回頭張望。

阿生他們三人立即往黑暗處一閃。

他們不知道積臣有沒有發覺他們，只見到他迅速閃進了那處梯間去。

夏力道：「他可能就住在那裏。」

尼路道：「我只知道他叫積臣，是個貨車司機，常常到紅屋酒吧去喝酒，我不知道他是否就住在那兒。」

「嗯！瞧吧！」阿生忽然發現二樓一個窗口亮了燈光。

窗前有個人影出現；從那身形忖測，那人極有可能就是積臣。

阿生四下張望，發覺一輛大貨車就停在隣近一處路旁。

阿生問尼路：「那可是積臣所駕駛的車？」

尼路道：「是的，那就是他所駕駛的大貨車。據我所知，他的收入並不多，但今晚却出奇地有錢。既然探長要我留意兩種人，我覺得積臣大有可疑。」

探長要尼路留意那兩種人？

一種是貨車司機，另一種是苦力。

其實這也是阿生他們經過一番細心分析之後，覺得匪徒要搬走一萬多架電視機，非大量僱用出租貨車和苦力不可。

所以，探長便令警方的綫人們，密切留心一些貨車司機和苦力們的活動；另一方面則派出探員明查暗訪。

阿生不知道積臣是否就是他們要找的人，但眼前有件事他必須要做。

路邊那輛大貨車既然是積臣所駕駛的，阿生決定要進入車廂去看看。

阿生有一種感覺，就是在所有曾經到過貨倉運走電視機的貨車之中。必有一架曾被匪徒利用，作爲「運屍」之用。

因爲二名小偷——湯美和占士，既然已被證實先在貨倉前面被殺，又再被人移屍於郊區，那麼，在貨倉警衞昏倒的一段時間內，匪徒們曾經做過了多少事情，也不難想像得到。

匪徒們肯定是在警衞昏倒的那段時間之內殺人，也一定是在該段時間之內，將電視機全數搬走。既然有「移屍」這件事發生，那麼，極有可能有人順手將那二具屍體拖上其中一輛貨車之內，與電視機一併運離現塲。

二具屍體當時可能仍在流血，會不會被搬上了貨車車廂之後，仍在流血？

然則，車廂之內可能仍有多少痕跡亦未可料。所以阿生很想上去看看。

就在這時候，韋倫探長也過來了。

他剛將一干人等交給到塲調查的警方人員處理。現在他想知道阿生他們有些什麼收穫。

阿生他們約略將情形告訴了韋倫探長之後，便讓尼路再仔細向探長交代。

阿生則從探長手上，取過了一支手電筒，走向路邊一輛大貨車旁邊。

那輛大貨車前後車門均已鎖上了。但這些門鎖根本難不倒阿生。

阿生將車廂的門打開，然後上去，細心地進行檢查。

他幾乎連所有可能隱蔽的地方，包括了一切罅縫，逐一用手電筒照射過。每一分一吋的地方，阿生也不會放過。

阿生有阿生的想法。他覺得：假如有血的屍體被搬上車來，必然繼續流血；何況占士當時未死，後來才再被加上了一槍，然後才致命的。

那麼，車廂之內，必流滿血漬。

即使事後有人用水去冲洗，恐怕也無法一一冲洗乾淨。

即使事後冲洗的乾淨，但貨車車廂的空罅之內，相信也必然留下多少痕跡。

但是，阿生在車廂之內，看了許久，仍找不到什麼蛛絲馬跡。

阿生離開貨車車廂時，韋倫探長等人，已來到了附近。

韋倫問：「有沒有什麼發現？」

「沒有。」不過阿生又說：「即使這一輛沒有，亦必然可以在另一輛上面找出綫索來。」

韋倫道：「但是，我們如何能知道那一輛貨車涉嫌與此事有關？」

「由跟踪開始吧！」阿生說：「我們先派人跟踪積臣。」

夏力在旁插嘴道：「我以爲那樣太過浪費時間，不如讓我們做得乾脆一些吧！抓了積臣回去，慢慢審問。」

「這樣容易遭人非議。」韋倫道：「人家會誤會是我們警察濫用暴力和權力，這可能引來輿論的抨擊！」

「而且，還可能打草驚蛇！」阿生又說：「跟踪可能帶給我們許多好處，我以爲不妨試試。」

韋倫探長終於接受了阿生的意見，派人在現場留下，負責監視和跟踪積臣。

當三人交談時，韋倫探長一直吩咐尼路留在較遠處的道旁等候。

韋倫探長目的是不想那位綫人知道太多，以免影響警方的行動。

當一切安排妥當之後，三人又回到較遠處的路邊；但是，他們發覺尼路已經不在該處。

尼路到底躲到何處去了？三個人都難免感到有些驚奇。

尤其是韋倫探長，他的心目中一直認爲尼路是個頗爲可靠的黑社會綫人。對警方也曾作過不少的貢獻。

韋倫探長、夏力和阿生等三個人，分頭去找，因爲該處路邊停了幾輛大小汽車，可能影响了視綫，所以他們担心尼路可能躲到其中一輛車上睡覺去了。

當時已是午夜時分，街上連行人也絕了跡，附近一帶靜悄悄的。

韋倫探長突然由那邊叫過來：「你們快些過來看看吧！」

阿生和夏力同時一怔。

他們可以從探長的聲調中，聽得出事不尋常。

阿生和夏力二人匆匆奔跑過去，那是一輛汽車的後面，那兒連路燈的燈光也投射不到。

韋倫探長正以手電筒的光圈投射到一個人的身體之上。

那是尼路。

他蜷縮着身體，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韋倫探長經驗老到地，伸手到他的呼吸氣管上輕輕一按：「他死了！」

電筒的光圈移向身體其他部份，只見頸項之上有被物體勒過的痕跡。

頸項上的皮膚，也勒得有少許破損。

阿生首先迅速離開了現場，四下裏張望，然後朝路口那邊奔跑了一程。

夏力亦尾隨而去。

他們行動的目的，是希望能及時發現兇手的行踪；因爲他們三個人離開死者尼路的時間不多。兇手可能不會逃得太遠。

但是，四周還是一片沉寂，沒有其他人影，只有偶然經過的汽車。

「又是一宗殺人滅口！」阿生洩氣地呆站下來，「我們處處都似乎有來遲一步的感覺。」

「這是明剌警方眼眉！」夏力道：「難過的應該是韋倫。」

「但是我們又豈能袖手旁觀。」

阿生說着，步回探長的身邊。

這時候，韋倫已利用路邊的警察專用電話，通知了總部。

× × ×

在警局的臨時羈留所之內，二名黑白靑年刧匪，已向探長承認行刧罪。他們正在錄取口供。

另一方面，那被刧的醉漢，酒意亦逐漸消失。他向探員作供時說，較早時他在紅屋酒吧跟一名行家喝酒。他並不認識那二名黑白靑年刧匪。

那醉漢自稱叫森信，是個貨車司機。

口供錄好之後，留下住址，森信也就離開了警局。

等到韋倫探長和阿生等人返回警局時，已經見不到森信！

探長一名助手將一份口供紙交到韋倫的手上。韋倫探長差些兒就給尼路之死分了心。但當他的視綫接觸到口供紙上的時候，他像受到了什麼刺激似的，登時呆住一陣。

原來他發現了口供紙上一些刺目的字眼：「貨車司機」。

自從韋倫探長和阿生在他們仔細分析過「電視機大刧案」之後，肯定了「貨車」與「苦力」是必然被刧匪利用的主要工具。所以，在未破案之前，他們對「貨車司機」以及「苦力」這些字眼，都表現得份外敏感。

韋倫回頭問助手：「他在何處？」

助手一時會錯意：「二名刧匪已被我們關進了羈留所。」

「不！不是刧匪。」韋倫指指口供紙，示意着說：「我指森信啊！」

助手道：「森信留下口供紙，已經走了，他答應過我們，將來此案開審時，爲我們作證！」

阿生和夏力鑑貌辨色，也意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異口同聲地，急不及待的問助手：「森信走了多久？」

助手看看腕錶，說：「大約十分鐘左右。」

韋倫探長一邊將手上的一份口供紙交給阿生和夏力二人看，一邊喃喃自語地說：「尼路爲什麼被殺？因爲有人知道他向我們提供了一條十分有用的綫索；森信和積臣份屬行家，那麼……」

韋倫探長話還沒有說完，阿生和夏力二人已經沖口而出道：「森信可能有危險了！」

阿生只注意口供紙上的地址——森信的地址！他沒有細看紙上的字句。

阿生回頭又問夏力：「你知道這街道之所在麼？」

夏力當然知道，他對紐約每一條大街小巷，都非常之熟悉。

夏力也明白阿生的意思。因此他立刻說道：「我們快些去看看。」

二人記下口供紙上的森信住址。

韋倫探長在旁說道：「我担心積臣可能也有危險！」

「是的，探長，你到積臣那邊去看看，我和夏力趕到森信家中看看。」阿生又說：「看來尼路向我們提供這兩個人都非常之重要，否則，尼路也不會這麼快就被人殺之滅口。」

韋倫探長也同意阿生的說法。他一邊派了一名探員陪同阿生他們前往；一邊則帶同助手，匆匆趕往積臣家中去。

× × ×

積臣是個貨車司機，他每晚習慣到酒吧喝酒，但很少有像今晚這樣喝得那麼痛快。

當然，要喝得痛快一定要有錢，有錢才可以喝更多、更好的酒。

他在酒吧時，曾一度醉到想睡，但是他只伏在桌上，還沒有眞正睡入夢鄉之際，便給一陣十分刺耳的警車聲吵醒。

他下意識地感到吃驚，匆匆離開了酒吧返家休息。

在進入他住所之前，他已回頭張望過，儘管仍然有點醉眼昏花，他也肯定沒有人向他釘梢。所以他才放心回家睡覺。

但是，他返家之後不久，電話就响了起來。

他抓起聽筒，很快就認得出那是波達打來的。

他當然知道波達是誰，因爲他口袋裏的錢，都是波達給他的。

「積臣，你睡了麼？」波達很關心地，在電話中問。

「還沒有。」積臣問：「這麼深夜，有什麼事嗎？」

「的確是有些事要你帮個忙。」波達在電話中又說：「你有興趣再賺一筆外快麼？」

「不！上次已經非常例外，若非你的面子，我才不會冒險！」積臣又說：「老實告訴你，我很害怕。不久之前，我在酒吧聽到了警車聲，還以爲出了事呢。」

「假如眞的出了事，你還可以安坐家中嗎？」波達在電話中笑了。「別太敏感，紐約太大了，每分鐘都有事發生。警方不一定爲我們而忙！這一次是難得的機會，你可以一次得十萬元之多，一次就够了。以後你大可以拿了這筆錢去改營別業，不必再開貨車了。」

十萬元的確是個吸引人的數目字，即使在紐約，也有許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積臣在電話中支吾着，連見不到他表情的波達，也聽得出他開始有些兒心動了！

「男人大丈夫，要懂得把握機會！」波達乘機又說：「別拖延時間了，我不能再等。你不來，我惟有去找森信。」

積臣根本不知森信被刧的事，他只知道那是他的行家。

他覺得波達可能眞的是有心關照自己。再回心想想，也覺得波達言之有理，十萬元，只做一次就够了，以後大可以收手不幹。

於是積臣答允立刻開車趕來。

波達在電話中告訴他一個地址；他們約好在那兒會合之後，一齊出發。

積臣掛綫之後，立即更衣外出。

他無比興奮，身體裏面的酒精，刹那間都不知所踪。

× × ×

警局裏，探長辦公室裏的電話响了起來。

探長不在，由他的助手接聽。

電話是一名探員撥回來的，那名探員奉命監視貨車司機積臣。剛才他看見積臣由家中外出，隨即開着他的大貨車離去。

所以，那名奉命監視的探員，一邊開車跟踪，一邊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總部連絡。

但是，助手告訴那名探員，探長正親自開車，趕來積臣門外，準備與該探員會合。

探長的座駕車之內也有無綫電話，所以只須經總部爲他們接綫，他們即可在兩輛汽車之內，互相取得了連絡。

探長相信積臣和森信二名貨車司機都有問題，而尼路這位綫人之死，更絕非偶然的事。所以他也担心積臣和森信二人的安危。

現在韋倫探長正在趕往積臣家門的途中，突然接到負責監視積臣的探員的電話報告，覺得事態可能又有了急劇的變化。

韋倫從電話中知道了那探員的位置，決定改變行車路綫，準備與那探員會合。

探員很盡責，一邊開車，一邊將跟踪積臣的沿途情形，告知韋倫探長。

韋倫探長想像到積臣漏夜外出，極有可能又有不軌企圖。

所以，他只命令那探員離遠釘梢，不必出面截停積臣的貨車。

韋倫的座駕車很快就與探員跟踪的汽車在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上會合。

但是，二輛配備有無綫電話的警方車輛，並沒有就此停下來。因爲前面那輛大貨車，仍在不停的前進；韋倫探長不想失去大貨車的下落。

探長透過無綫電話問探員：「在大貨車未開出之前，有沒有人進入過積臣的家中？」

「沒有。」探員在電話中回答。

「那麼，爲什麼積臣忽然之間要外出？」韋倫探長喃喃自語地說。

「似乎是預約的吧？」

「你說什麼？」

探員道：「我看見積臣出來時，不斷在路燈之下看時間。」

「嗯——」探長正在不斷思索，「我看，他們可能又相約去做什麼非法勾當。你要隨時準備通知總部派大隊人馬前來包圍……」

豈料韋倫探長話猶未完，前面驀地升起了一團火光，隨即傳來「轟隆」一聲巨响。

探長和探員相繼將二輛汽車煞停道旁；他們都可以清楚見到，在前面突如其來發生爆炸的，正是積臣那一輛大貨車。

火花仍在熊熊地燃燒。

韋倫探長重新返回汽車上，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

隣近多是一些貨倉和工廠，沒有民居；但那些廠房的玻璃窗，已有不少被震毀了。

× × ×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消防人員以及救護人員紛紛開到現場來。

他們只能圍繞着那堆火，似乎束手無策。

消防員用化學藥液噴射，但火堆之中，早已經車毀人亡。

圍着火堆的人，甚至連司機的影子都見不到。

沒有人知道爲什麼會發生爆炸，雖然，探長親眼在第一時間見到了這悲劇的發生。

× × ×

阿生正與夏力匆匆趕往森信的家中去。陪同着他們的，有一名探員。

車子由夏力開動。探長派出一名探員陪同他們前往，是爲了警方人員較易獲得信任，也容易進入民居調查。

阿生他們越來越覺得森信這班貨車司機的重要性。

尤其是當綫人尼路被殺之後，顯然有人担心警方獲得更多可靠的綫索。

不過，阿生覺得，這幕後人太蠢；他越急於殺人滅口，越暴露出他已是方寸大亂。

就當車子行進之中，夏力車中的無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那是韋倫探長的電話。

阿生和夏力他們於是迅速知道積臣又死得不明不白；那分明又是另一宗蓄意謀殺，目的可能又是爲了殺人滅口。

阿生覺得事情越來越明顯，尼路向韋倫探長所提供的綫索，非常準確。

那麼，森信的危險性也越來越大。

阿生爲了不想森信這麼快死去，示意夏力將車子全速前進。

這是市區。市區的速度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但夏力的車子有活動的警號設備，他可以像警探一樣，亮燈响笛前進。

那種活動警號的設備，與一般警車上的裝配，稍有分別。最大的分 ，就是車頂那盞旋轉燈，警車上的燈號是固定的，但警探車子上的燈號却隨時可以移開或裝上。

由於燈座之下有一塊强力磁鐵，所以車子即使在行進中，也可以順手由車窗探手出去，輕易地往車頂一放，燈座底下的磁鐵即可吸穩車頂，無比的方便。

美國警探的車子之內，大都有這種裝備，以便隨時由普普通通一輛私家車，搖身一變變爲明顯的警方車輛。這當然是爲了方便警探辦案的一種特殊設計。

夏力的汽車之內，也有這種設備。所以他可以像紐約警探一樣。

阿生希望來得及，否則可能又要再犧牲一條性命。

全憑夏力汽車裏面有這種活動式的車號設備，所以沿途無阻。

在一些十字路口，許多汽車聞警號聲都讓他們先行。

他們的車子很快就到達森信的家門外面。

這就是口供紙上登記下來的森信的住址。

阿生幾乎不等車子完全在路邊停好，就搶先推開車門落車。

隨來的探員也由另一邊車門跳了下來，用手電筒找門牌。

其實夏力不等車子停好，沿途已注視兩旁的門牌號碼。

他沒有找錯地方，畢竟夏力也是國際特警派駐紐約的負責人。

夏力停好車之時，阿生已竄進了一處梯間，直衝上二樓。

那名同來的探員麥克，也如影隨形地，非常機智，尾隨而來。

阿生還沒有正式找到那個住宅單位之所在，已聽到一陣不尋常的聲浪——似乎有人在打架，掙扎、呼叫之聲，隱約的傳出。

阿生發覺傳出聲音的地方，正是他要找的一個住宅單位。

他立刻走過去，用力叩門。

裏面的混亂似乎終止了，但相繼傳來的，却是一陣敲破玻璃聲。

阿生立刻意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不再敲門，用脚去踢。

以阿生的武功底子，一脚就足以將一度十分堅固的門踢開，何況那度門並不太堅固呢。

門開後，突然一團黑影迎面飛擲而來，阿生迅速將身子一矮，僅可避過；背後隨即傳來「嘩啦」連聲，一個巨大的花瓶，被擲出門外，摔得粉碎。

阿生還未伸得直他的身子，已見到一條人影正攀登窗緣，企圖越窗而出。

緊隨阿生進來的探員麥克，叱喝了一聲：「停止！」

話猶未完，已聽到了「砰」然一聲槍响，剛攀登窗緣的一個人影，慘叫一聲，飛墮街上。

阿生如噩夢似的，回頭張望，只見麥克呆立在他背後近門處。

麥克握住手槍，表情木然！阿生仍然隱隱嗅到一陣陣火藥的氣味。

阿生事前萬萬想不到麥克竟然會開槍，自然也無從制止。

但事情既然發生了，自然也無法可以補救。

阿生惟有匆匆衝向窗前，俯視之下，但見街上俯伏着一個人——剛才仍在窗口準備跳下去的人。在路燈的投射下，阿生看見他動也不動一下。

毫無疑問，那人若非死去，亦已重傷昏迷。

夏力由行人道那邊，急步飛奔過來，在窗下仰首問阿生：「發生了什麼事？」

事實上阿生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阿生也沒有回答他。

阿生只揚聲叫了下去：「快通知警方派人來，你守在下面，不要上來！」

阿生和夏力合作，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他知道夏力一向很有默契；阿生上來了，他當然會守在下面。以便與阿生互相呼應。

因此，剛才即使探員麥克不開槍，他也知道那個企圖跳窗逃走的人一定逃不了的。

阿生回轉身來，麥克垂手而立。

但阿生沒有去理會他，因爲這屋子裏面還有另外一個人要他去理。

那是阿生曾經見過的森信。

森信這時正躺在地板之上，渾身鮮血！他顯然受了重傷。

阿生發覺他仍有呼吸，急忙跑過去，將他扶起來。

森信呼吸急促，嘴唇不停地張合，但阿生無法可以聽得清楚他究竟說些什麼。

阿生只見到森信曾經很吃力地，勉强把雙眼睜開，但很快又再閉上了。

阿生看見麥克仍然呆在一旁，有點生氣地，叫道：「別獃在那裏，快召十字車來！」

麥克這才如夢初醒地，到隣居去拍門借電話。

隣居們都早已睡入夢鄉，但剛才的一响槍聲，却把他們吵醒。

現場是發生了兇殺的地方，所以阿生極力保持一切維持原狀。

麥克在隣居的電話還未撥出去，下面已有警車開到了現場。

那是夏力利用他汽車上的無綫電話召來的；事實上當他的車子「嗚嗚」地沿住各街道駛過時，已引起好一些正在巡邏中的警車上的警員注意。所以才會這麼快就有巡邏車開到現場。

夏力向最先趕到現場的警員表示了身份，隨即吩咐他們看守住街上那具屍體——那的確是一具屍體，因爲夏力致電警方總部之後，曾回到窗下去看過他，那不知名的神秘客已經死去了。

夏力登上樓，見到阿生就問：「森信呢？」

「我們總算找到了他！」阿生無可奈何地說，「可惜來遲一步。」

夏力望向地上，森信仰臥着，動也不動。

麥克的手槍已被阿生繳去；阿生認爲他不應該開槍。

麥克不敢反抗，雖然明知阿生不是警方的人，但却是大有來頭的人，而且還是他上司所尊重的一名國際特警。

麥克就像待罪羔羊似的，獃在一旁。

夏力過去安慰他，但阿生却沒有。

阿生不但沒有安慰他，還責罵過他，因爲他那致命的一槍，却把一條十分有用的綫索，也一併擊斷了。

× × ×

韋倫探長不久之後也聞訊趕來。

這一次，他們無疑是做對了，最少他們也悟出積臣和森信既然是行家，他們可能對偵查工作非常之有用。

因此，警方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去保護他們；可惜，他們又遲了一步。

這是令到身爲探長的韋倫感到十分丟臉的事；雖然國際特警也有份插手這件事，但可惜外間人未必個個知道有國際特警的存在。紐約警方與韋倫探長，人家就知道。

因此，韋倫非常生氣。尤其是當他知道這兒先後發生二件命案之中，其中有一件還是由他一名手下造成的。他更加暴跳如雷。

韋倫曾質問麥克探員，問他爲什麼要開槍？

麥克探員的回答，自然是首先對方曾企圖襲擊他們，然後就是：假如他不採取行動的話，對方可能逃脫。

然而，麥克探員的解釋，不但未能令他上司滿意，連阿生也不會滿意。

阿生認爲：他的警告發出的同時，他幾乎就已經開槍。

麥克是個頗有經驗的警探，他不應該表現得如此幼稚；這情形阿生認爲只可能發生在一些新人的身上。

另一方面，阿生覺得麥克也應該明白：他們是三個人同來，當時，還有一個人在下面——那是夏力。夏力一定不會讓他逃脫的。再退一步說吧，即使麥克發覺那人企圖越窗跳下去，即使那人身手不凡，不會受傷，他大可以一個轉身，沿梯急奔而下，仍然可望來得及將這人截停。到那時再開槍未遲。

總之，以當時的情況而言，阿生就覺得他絕無理由開槍。

那死去了的神秘客，身上也搜不到武器；他的武器可能只有一柄刀。

那柄刀已插在森信的身體之上。

那神秘客是誰？

沒有人知道。

尤其是森信已經死去了，更加沒有人知道此人的身份。

也許，他和森信之間是互相認識的朋友，否則他如何能入來？

也許他一直躲在這裏，靜待森信由外面回來，然後才向他施毒手。

究竟當時的實情是怎麼樣的？相信除了森信和那個神秘客之外，再也沒有第三者知道。

警方曾逐一向隣居查問。

但是大部份的隣居早已入睡，直至到槍聲把他們吵醒爲止。

只有一名較爲接近森信住所的隣居，在矇矇朧朧中聽到隔壁似乎有人打架。

根據隣居們說，森信只有一個人住在那裏。他沒有家人。

他的妻子數年前已離他而去。

隣居又說：他是個貨車司機，每晚都喝得醉醺醺回來。

這一切提供，對警方似乎毫無帮助。

最重要的，似乎還是那個神秘客。

那神秘客爲什麼要殺森信？是否受人收買和主使？

隣居們都異口同聲說：從來就沒有見過這個人。自然也不知他是誰。

大批警方人員在現場作了一連串的進行偵查工作；也有不少記者聞風而來，但正在生氣中的韋倫探長，並沒有讓他們更接近現場。

美國人講究自由，所以記者們不能爲所欲爲時，又大事抨擊警方！令到韋倫更是火上加油。

阿生屈指一算，貨倉大刼案已先後死了五個人；雖然未必個個都是因此而死，但他相信直接或者間接，多多少少也總有些關係。

假如再不迅速找出幕後人的話，說不定還會有人要因此而死去。

阿生從未試過這麼焦急；他幾乎目睹兩宗命案同時發生。

森信一宗只是來遲了半步。

另一宗似乎不該發生，但麥克探員已鑄成大錯。

現在神秘客的身份還未揭破，但紐約警方已通知了聯邦密探。

美國聯邦調查局有一套電腦，裏面滙集了全國各地匪徒、罪犯等等，一切有過案底的人詳細資料。

因此，只須將姓名，特徵或者指紋送交他們，他們灌入　腦中核對，很快就以找出答案來，除非這個人根本就沒有案底。

韋倫探長一方面叫人將死者神秘客的資料，送交聯邦調查局；而另一方面，則叫助手把探員麥克帶回總部，進行內部偵訊。

阿生看見韋倫那麼生氣，不知是別有用心，還是眞的同情麥克。

總之，當他們返回紐約警局之後不久，阿生就力勸韋倫探長把麥克放走，別太過令他難堪；也許那是無心之失。

但是，韋倫探長在盛怒之下，又如何肯就範？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小心翼翼地，非常愼重的將探長辦公室的門關上。

現在，探長辦公室之內，就只有他們三個人——韋倫探長、阿生和夏力。

阿生先問韋倫：「探長，爲什麼你不肯放走麥克探員？」

「你問得很特別。」韋倫道，「其實你也應該是對這件事最明白的人；麥克在不應開槍的時候而開槍，這是警例所不容的。」

「也就是說，你也在懷疑他，對嗎？」阿生問。

「懷疑他？懷疑什麼？」

「老實告訴你，我正懷疑他可能是犯罪組織派入來臥底的人馬。」

「嗯——我反而未有想到這點。」韋倫又反問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你還反爲叫我放人？」

「就是爲了查得更澈底，找出更有力的證據。」阿生又說：「假如你對他表現得過份，可能嚇怕了幕後人不敢出來。這就是所謂『欲擒先縱』，有時會十分收效的。」

「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會懷疑麥克探員是臥底人馬。」

「十分簡單！第一，凡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都會花費大筆金錢，引誘警探做他們的臥底人馬。第二，他經驗未够老到，所以做得破綻百出，令人啓疑。」

韋倫也知道這件事應該沒有人比阿生更淸楚，因爲他們自始至終都在一起。

於是，阿生又解釋可疑之處，有以下各點：——

首先在警局出發時，探長和許多探員在場，當探長表示要派一個人跟隨阿生到森信家中去的時候，表現得最熱心的，就是麥克。

但當時阿生仍不以爲意。

後來上了夏力的汽車之後，夏力將汽車開得很快，他竟叫夏力小心交通警員「抄牌」。

但是當時阿生依舊未有懷疑到他的「臥底身份」。

等到到了目的地之後，阿生和他二人先後跳出夏力的汽車，二人又分別用電筒照射門牌號碼之際，麥克竟然故意作出錯誤的提示；幸好阿生沒有上當！

原來他指示的門牌隔了一間，假如阿生不是小心再看清楚，由另一梯間上去，一定又再浪費了不少時間。

儘管如此，阿生仍未生疑；直至到最後他向那神秘客背後開槍爲止，阿生才覺得這傢伙的確可疑。

韋倫聽了阿生的分析之後，覺得這名探員的確有些問題。

韋倫探長於是問阿生：「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做？」

「首先放了他，一切交由我們處理吧！」阿生說道。

探長怔了一怔：「爲什麼要交由你們處理？你不相信我？」

阿生笑道：「假如我不相信你，就不會將我個人的想法一一告訴你。我之所以要你把這件事交給國際特警處理，是因爲有些事情，連聯邦密探也未必敢做。」

「到底是什麼事？」

「例如偷聽麥克家中的電話。」

「噢！是的。你說得倒有點道理。」韋倫道，「好吧！這件事就交你去辦。」

自從美國國內發生了「水門事件」之後，警方即使有足够的理由去偷聽一個人的電話，也必須向法庭申請。

既然痲煩多多，費事失時，所以警方許多時也懶得去惹是非。

但是，國際特警既然是個世界性的秘密保安組織，他們要做的事情，自有其充份理由。其他一切也暫時懶得去管。

韋倫探長與國際特警之間的合作，也不是第一次，過去每一次都有美滿的成績，而功勞都是撥歸紐約警方的，所以他就不得不答允阿生的要求。

因此，當阿生和夏力等人離開了警局之後不久，韋倫便將麥克探員召入。

韋倫以上司的口吻，先教訓了麥克一頓；然後又告訴他，這次事件可能引致報界大事抨擊警方人員隨便開槍殺人，所以才不得不表示大公無私；現在事情已發生，也無從補救了。探長只囑麥克先行返家休息，明日再回來聽候局長的發落云。

麥克如釋重負，匆匆離去。

雖然明天他還要回來，也總好過留在覊留所中過夜吧。

最少現在他的上司的態度有了改變；所以麥克在心理上，也覺得自己的「可疑」，已經在他上司的腦中洗去。

當然，他不知道他之獲釋，竟然會是阿生的「功勞」！

自然他更不可能知道阿生的計劃。

查賊贓　巧施計中計

阿生的努力似乎沒有用。

他本來以爲：麥克探員一手將一條有用的綫索弄斷了；阿生則利用他續回這條綫索，而且要他在不知不覺中續回。

但是，麥克探員似無可疑之處！他的一切十分正常。

國際特警曾偷聽他家中的電話，但聽不出任何綫索來。

國際特警曾經跟踪他，但他的生活十分有規律，下班之後就返家。

儘管如此，阿生仍沒有放過他。阿生要負責監視他的國際特警們，不要放過一個小節，而且還要寫詳細報告。

× × ×

另一方面，韋倫探長又派人向其他出租貨車司機進行明查暗訪。

紐約有許多這一類大貨車，假如包括中小型的在內，數目更爲龐大！但韋倫和阿生他們，早已否定了小型貨車會參與其事。

沒有人願意浪費太多的時間，尤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刦。

但用上了小型貨車，就必然浪費太多的時間。所以他們肯定匪帮用的一定是大貨車「出貨」！

要查遍全紐約的大貨車，也不是一件太簡單的事。何況有些人未必肯合作呢。

雖然警方的偵查人員曾到貨倉內外，以及對面天台之上，作最精密的調查，包括了科學鑑證在內，但是，收效也不大。

至於向黑社會綫人方面廣泛調查，自從綫人尼路被人暗算之後，警方已被迫小心從事。否則可能又有人被害。

一切可能發生作用的方法，紐約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都會嘗試。

但，至今爲止，此案仍然有如石沉大海。

× × ×

以前紐約曾試過使用以下一種方法破案。

紐約警方人員曾用無比的耐性與冒險精神，派人設立地下收購賊贓的「檔口」。結果引來不少大盜小偷，紛紛的送上門

來。

但是，當大批鼠輩落網之後，警方決不能第二次使用同樣的方法令對方上當；他們只能向一些舊貨市場查探一下。

通常被種作「老鼠貨」的賊贓，多在舊貨市場推出。但是這一次可能例外了，因爲警探無法在此等市場中找到該種「四H牌」立體電視機。

這也是想像中的事，因爲他們可能根本不準備將偷去的彩色電視機在本地推出；也許早已將整批的電視機運出了紐約。

既然有可能離開紐約，自然就輪到聯邦密探去忙了。

此外國際特警方面亦早已通知了巴黎總部，再由總部知會全世界的國際特警，密切注意該批日本電視機的下落。

國際特警方面如此重視這件事，並非因爲它是全新的彩色電視機以及數目龐大，而是它本身所含的危險性。

根據化驗結果，「四H牌」彩色電視機的確有超乎標準的輻射產生，這對人體健康將會造成無可挽救的危害。

但是日本人却持反調，認爲一切設計已非常合乎標準。

同時更加由於該批彩色電視機未購下保險，難以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所以日本公司的負責人鈴木，已急不及待，派人四出打聽。

鈴木甚至聘請私家偵探明查暗訪，可惜收效不大。反而引來韋倫探長的不滿。

韋倫探長討厭鈴木的做法，他覺得日本人未免太過瞧不起他；私家偵探的插手，只有增加警方的困難。

匪徒們亦可能因此而提高了警覺，反而令警方更難破案。

不過，美國是個自由世界，私家偵探也是合法的行業。警方也是無可奈何。

× × ×

千方百計的努力，仍無收穫。

正當警方感到心灰意冷之際，一條綫報傳來，令到韋倫探長有如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但是他不敢輕舉妄動，首先將這消息通知了國際特警方面。

阿生等人獲得通知，有一間專售賣舊貨的夜冷店，竟然向警方密告，懷疑跟他們爭生意的隔壁一間同類的商店，收賣賊贓。

本來「同行如敵國」，在商業競爭上，老闆們爲了維護個人利益，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所以許多時警方對於這一類投訴，都懶得去理。

但是這一次却例外了。

主要原因還是問題牽涉到電視機上面去。

原來投訴告密的商人說：隔壁一間夜冷店，不斷有一批彩色電視機推出，機身新淨，售價也不貴，搶去了他不少生意。

這商人叫米曹。

米曹公司所在地，是「成行成市」的舊貨市場。在那裏，可以買到許多二手貨。有些足有八九成新的，看上去像新貨一樣。

當然，其中有些是經過做手脚的。

在米曹公司隔壁的，是以四折爲號召的「四折公司」。

根據米曹向警方秘密投訴，四折公司最近推出了大批彩色電視機，正是「又平又靚」的，令到他手上的同類貨品無法脫手。

一般舊貨買賣都是習慣了現金交易的，貨品難以脫手，便往往會造成現金周轉失靈。萬一要割價傾銷，就會虧本。

因此米曹才會把心一横，向警方反罪惡組告了一狀。

反罪惡組接獲報告後，便以第一時間通知韋倫探長。

韋倫覺得這是一條有用的綫索，立即知會了阿生他們。

阿生和夏力等人，匆匆與韋倫和他的助手們開了一次聯席會議；聯邦密探也應邀出席。

會議結果，爲審愼計，第一個步驟先交由國際特警進行初步調查。

紐約警方和聯邦密探方面都非常明白，紐約的犯罪份子十分敏感，也非常之機靈，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會逃之夭夭。那時只有增加各方面的痲煩而已。

所以，這件事決定先由國際特警方面着手去調查。因爲他們是一個秘密組織，工作從不公開；組織中人，也很少接觸犯罪者，在三教九流人物的印象中，自感陌生。

阿生和夏力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接到了任務之後，首先扮成顧客，與米曹取得了連絡。

夏力到米曹的商店去，而阿生則與他分工合作，到隔隣的「四折公司」去。

四折公司的生意的確非常好，而最吸引的還是彩色電視機。

那一排排的彩色電視機，排到得非常整齊，各式牌子都有！但却沒有一架是日產「四H牌」的，而且看來全是舊機。

因此，表面上看不出四折公司有什麼可疑之處。

不過，阿生決不會如此粗心大意地，輕輕將它放過。

他要求看看其中一些彩色電視機的畫面效果，但售貨員却顯得有些不耐煩。

這裏的夜冷店出售的舊電視機，並不像香港的電器市場一樣，將所有陳列出來的電視機一一扭開機掣，讓顧客們可以一目了然！這裏的「二手機」都是只見機身外型，不見「畫面」的。

因此，當顧客們揀中了那一架，售貨員才將那一架搬下來，試給你看。證明效果良好，再論價錢。滿意的可以還價，交易。不滿意的，當然可以再看看另一架。

但是，這裏的生意可能太好了，售貨員根本就沒有耐性讓你多看一架。

他們甚至誇言：「這裏每一架都是性能良好的新機。」

當然，一般顧客都可能以爲這是「生意佬的口吻」；新機又怎麼會「淪落」到擺放在這裏賣夜冷？

不過阿生却抱着另一種目的而來，自然「寧可信其有」。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發覺售貨員讓他「試看」的一架電視機，竟然彩色艷麗，而且還有立體的感覺——這正是「四H牌」的特色。

阿生一問價錢，只是二百元；阿生還

價一百八十元，立即成交。

及後阿生也有些後悔，看情形，即使還價一百五十元，也可以買到手了。

不過只要是「四H牌」的化身，再貴又何妨？

阿生爲了以後的行動找藉口，首先向售貨員「投石問路」。

他對售貨員說：「如果我想多買幾架，可以再便宜一些麼？」

「對不起，這點却要問我老闆。」售貨員道。

「誰是你老闆？」

「他剛出去了。」

售貨員說完，又旋風似的跑到另一個顧客的身邊去了。

阿生看見他這麼忙，也實在有些不好意思再追住他說話。

× × ×

米曹可能基於「同行如敵國」的心理，對夏力表現出十分衷誠的合作態度。甚至暗示只要夏力提出，他還可以進一步合作，例如借出地方，供警方使用等等。

夏力覺得米曹這傢伙雖然似乎欠缺「商業道德」，但他所投訴的亦未嘗不是道理。

例如米曹說，隔隣的四折公司生意這麼好，全是由於貨源充足，又新又便宜。但當米曹向四折公司的老闆打聽時，他又不允說出正確的來源。

根據米曹說，四折公司的老闆叫范登，以前生意一直不好，他們之間由於行家兼隣居，所以，有什麼好路數也會說個坦白。

但這一年以來，范登不但疏遠了米曹，還處處顯得避忌！

另一方面，由於四折公司的生意越來越好，范登的經濟能力也似乎越來越豐裕了。

米曹咽不下這一口烏氣，所以就把心一横，希望警方查個明白。

不過米曹也很中肯，他只聲言四折公司「只是值得懷疑而已」，並非「證據確鑿」的購入了「賊贓」。否則就很易犯上了「誹謗」的罪名。

警方通常對這一類投訴很少認眞處理，尤其是美國法例樣樣講究現場證據；沒有把握的事，警方不會浪費時間和人力。

現在米曹看見警方表現得如此熱心，自然也不好意思不澈底合作。

夏力在店前店後，四周觀察過附近的環境，以便安排日後的偵查工作。

這一帶租金不太貴，而且每間售賣舊貨的夜冷店都有同一特色。就是店前擺賣的地方固然闊大，後面可供堆積貨品的地方亦多。

有些比較大規模的夜冷店，不但囊括兩間舖面，而且還有二樓，甚至還附設有精品部，以及寫字樓等等，儼如一間包羅萬有的大百貨商場。

香港也有這一類夜冷店，他們專門收買舊傢俬雜物，然後在店前店後就地加以潤飾修理，再以低價出售。

但是這裏的夜冷店却很少有這種生意頭腦，收回來怎樣就怎樣，不會細心爲你潤飾。那可能是由於地方矜貴，人手少，人工貴的緣故。

夏力發覺四折公司那邊，後面堆積着的一箱箱貨品之中，大部份是電視機；但全是一些舊紙盒盛載着的。絕對不似是新貨。

儘管如此，由於數目太多，令到夏力感到十分可疑。

事後夏力返回國際特警辦事處時，將情形告知阿生，阿生也覺得確是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但是，阿生先要證明一件事，然後才可以決定如何去採取行動！

這件事就是：他剛買回來的一架彩色電視機，裏面是否有問題。

電視機外殼頗新，雖然有擦花了的痕跡，但外表顯然也經過了一番修飾。

機身外面的商標顯示，這是一架西德產品。

不過，阿生幾乎由一開始就已經覺得，機身外殼與螢光顯像管之間，好像不大脗合，來自西德的高級產品，决不可能有此現象。

假如換上了別的顧客，看見這種情形，一定會選擇另外一架。

但是阿生不是別的顧客，他不但目光銳利，看得出上邊那些破綻，而且還故意選中了這一架。

阿生由少年時代開始，就是一個好奇心十分重的人；他對任何事物，都會發生興趣。所以，往往在查根問底的情況下，令到他了解到許多常人不易理解的事物。

在許多事情上，阿生甚至還稱得上半個專家。

對於電器方面，阿生也知得不少，尤其是關於電視機方面。

現在阿生就開始動手將這架「二手貨」逐一拆開研究。

阿生也只不過剛剛將電視機的外壳拆除，便感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興趣。

的確令人難以置信，外壳是舊的，但裏面却是全新的。

假如換上了別人，一定大受驚奇；但阿生決不會！

阿生有的只是興奮。因爲這只有證明他的目光銳利之外，這件事也總算有些眉目了。

他不知道機內的儀器零件等等是否就是「四H牌」的原庄產品，但有不少眞空胆與原子粒之上，都印上了日文。

阿生至此，已是心中有數。他和夏力研究了一番之後，派人去把鈴木和他們的日本技師等人，一併接到國際特警辦事處來。

另一方面，阿生又親自通知韋倫探長和聯邦密探。

× × ×

在國際特警辦事處的一號會客室之內，擠了好一些人。

這些人之中包括了韋倫探長，聯邦密探一位主任級人員以及鈴木等人。

一張几子之上，擺放了一架拆得七零八落的電視機；大家就圍繞在這架電視機的四周。

他們像一羣中學生正在聽導師上一課機械課程似的。

那位「導師」正是鈴木帶來的一位日本電視機修理技師。

日本之所以富强，相信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民族自尊感與團結，相信是主要因素之一。例如他們在國外的工商企業，甚至做一個廣告那麼小小一件事，都會在可能範圍之內，找他們自己人担任。

也就是說：「肥水不流別人田」，不會像許多人那樣「崇外」，以爲「外國月亮又大又圓又亮」。

眼前這位日本修理技師，就是由日本本土帶來的。他向各人證實了這架電視機不但全是日本產品，還是「四H牌」立體彩色電視機。

至此，事情也總算有了一個答案，失去的「四H牌」彩色電視機，可能已被人改頭換面之後，在舊貨市場出售。

那麼，日本出品的那萬餘架電視機，是否都像這架一樣？抑或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這答案仍然有待追查。

鈴木追問阿生關於眼前這架電視機的來源。但是阿生未敢直言；因爲他担心日本人自作主張，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就很易打草驚蛇！

阿生只勸鈴木耐心等待，因爲破案之期已經不遠了。

× × ×

阿生打發鈴木等一班日本人走了之後，與韋倫探長、聯邦密探等，立即開了一次會。

阿生到了美國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他已逐漸明白美國法例。

他知道就憑眼前的電視機作爲證據，最多只能抓着一些零售商。

同時阿生也相信「四折公司」只不過是其中一間零售店而已；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商店。因爲失去的電視機數目是萬多架。

因此，會議決定：韋倫探長派人到其他電器商店偵查，看看有沒有經過改頭換面的電視機出售。

另一方面，聯邦密探負責紐約地區以外的調查工作。

至於國際特警方面，繼續偵查眼前已找出的這條綫索。假如再有新發現，即以第一時間通知上述二個單位。

阿生從五宗命案可以忖測得到：這帮匪徒不但胆大包天，而且心狠手辣。

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所以阿生才更加下定決心，決定窮追猛打，追查到底！務求要將這班人繩諸於法爲止。

各人就此決定分工合作，隨時保持連絡。

× × ×

夜深人靜。

舊貨市場一帶，所有的商店早已經關門了。

此等舊貨店內，有些有人留宿；但大部份都是沒有人留宿的。

阿生早已從米曹口中獲悉，四折公司裏面，並無人留宿。

因此阿生決定帶人偸入四折公司去看看。

阿生要知道的事情是包括多方面的，例如店內究竟儲存有多少「四H牌」電視機？

這些電視機有沒有送貨單？假如是大批入貨，應該有單據的。只要找到那些單據，他們就可以作進一步追查來源。

此外，如發覺有可疑之處，阿生還會在裏面安裝竊聽系統。

阿生沒有將這些意圖告知韋倫探長他們。因爲他知道這樣做法是美國法例所不容許的，自然警方不會同意他這樣做。

不知者不罪！只要韋倫他們不知，將來即使有什麼事情發生，也只撥入國際特警負責，一切概與韋倫等警方人員無涉。

阿生帶了二名國際特警人員同行，他們是布殊與京寶。

布殊較具經驗，京寶年紀還輕，但二人同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

三人到了舊貨市場所在地的時候，已經是深夜時分了。

阿生發覺這兒所有的商店均已烏燈黑火，只有路燈照耀。

阿生來到四折公司門外時，先輕輕叩門——這是「投石問路」的手法；直至裏面全無反應，阿生再四顧無人，這才動手開鎖。

阿生的開鎖技術得自呂偉亘的眞傳，所以只輕撬幾下，門鎖已應手而開。三人於是悄悄竄了入內。

店內黑沉沉的一片，也聽不到半點兒聲音。

阿生用手電筒四處掃射了一遍，只見貨物堆積如山，始終未見人影。

三人分頭先看個明白，直至非常肯定這裏沒有人留宿，他們才開始行動起來。

布殊獨自去搜尋賬册，阿生則帶同京寶到後面去。

後面有許多一箱箱的貨物，裏面全是電視機，有些很新，有些很舊。

即使是新的，機身外殼也被人故意劃花了之後再重新修飾，表示這是「舊機翻新」。舊的則噴上艷麗的顏色。

阿生在京寶的協助下，將一些機搬了出來，立刻就地拆開。

裏面一切全是新的——正如阿生從這裏買回去的一樣。都是日本產品「四H牌」立體彩色電視機。與外型顯有不同。

阿生和京寶一口氣拆開幾箱電視機，逐一檢查過，發覺全是「四H牌」改裝的。即使不改裝，外壳也噴上了別的顏色，以及附加一個僞造的西德商標。

至此，阿生更加有信心！他總算有了收穫！

但是他沒有意思將這些電視機一一搬走；阿生的目的只是要證明他自己的忖測是否對了？

現在他終於證明這是賊贓。

不過阿生不會就這樣滿足，他和京寶二人合力將翻出來的電視機弄回原狀。然後到外面去看看布殊有些什麼收穫。

布殊已將一個保險箱弄開，裏面只有少許金錢，但找不到賬册。

他們分頭再搜一會，仍無結果。

阿生爲了爭取時間，要他們先將一組無綫電竊聽儀器安裝好；那是比較接近電話的地方。

阿生本來可以利用隔壁的米曹公司作爲接收站，但是他不想牽連別人，雖然米曹早已暗示，他願澈底跟他們合作。

因此，阿生把接收儀器放在他們的汽

車之上。

爲了試驗效果是否良好，阿生叫布殊先到汽車裏，將接收儀器扭開，看看是否能收聽淸楚這兒的談話。

阿生等三人開來的一輛汽車，就在數百碼以外的街口彎角處停放着。

阿生明知這種儀器性能良好，但爲了保證以後可以澈底監視這裏的一切活動起見，還是先試一試好。

布殊悄悄溜了出去！

阿生估計他還沒有這麼快就回到汽車裏去，便趁着這時候，與京寶二人再用電筒在四處牆脚之下照射。

阿生畢竟是有些死心不息，他認爲賬册一定是有的。

問題是這兒的老闆將它帶走了，還是收藏在這店內的隱蔽處？

假如這兒的老闆范登沒有把賬册帶走，這兒店內可能有暗格以供收藏。

阿生所以這麼急於找到那本入貨的賬册，一則是爲了要知道「來源」，二則就是入貨的眞正數量；以及有沒有「批發」出去？

京寶忽然由那邊沉聲叫了過來：「喂！你快過來瞧瞧，我找到了。」

阿生急忙過去細看，原來那是一個暗格，就在一盆室內植物的背後。

那一列牆壁是一格一格的裝飾木牆，若非富於經驗和小心的觀察，很難知道那兒有個暗格。

阿生蹲了下去，京寶則持電筒爲他照射。

阿生正動手將暗格弄開，突然之間，燈光却亮了起來。

阿生和京寶都同時大吃一驚！

他們急忙回頭張望，發覺三名男子正品字形的，屹立在他背後不遠近門處。

中間一人年紀較大，左右二人則握槍相向；他們的面上都沒有笑容。

阿生苦笑一下：「京寶，眞倒霉，這回我們還未發財，便先要入牢。」

阿生這樣說的目的，一則是爲了向他的同事京寶暗示，示意他只認是「竊賊、鼠摸」之流，切勿自揭國際特警的身份。

阿生的另一個目的，是向對方表示，他們並無其他目的，不過只想發財而已！

阿生畢竟是個夠冷靜的人，像眼前這種場面，他也不是頭一次碰到；正如俗語說：「他是自小嚇到大的」。

站在中間的一個中年人，紅光滿面，看來很有點福氣。

他一邊示意二名槍手分工合作，讓一個仍然持槍監視阿生他們，另一個則去把店門關上；中年人則一邊走了過來。

阿生和京寶看見了這情形，都難免有些吃驚，因爲對方肯定不是善類。現在他們既然把大門關上，又不張揚報警，會不會……

阿生正在思想間，已聽到那中年人問他們：「那裏來的？」

京寶不敢作聲，因爲他担心說錯了，可能露出馬脚。

阿生道：「我們並非屬於某一集團或組織，只是初出道的，請你網開一面。反正我們並未偸去你什麼東西，這裏亦並無損失。」

中年人向身邊的一名槍手打了一個手勢；那槍手立即吆喝道：「背轉身，擧手向牆！」

這時候，另一名槍手亦已經回來。在槍管指嚇下，阿生和京寶都無可奈何地高擧雙手，轉身向牆！

一名槍手在旁監視，另一名槍手過來檢查他們。

直至肯定他們身上沒有携帶任何武器，這才叫他們再轉過身來。

中年人打量着阿生：「你是不是日本人？」

「不！中國人。」阿生聳聳肩：「如果有工做，我也不會冒險。但像我們這種人，想找份職業，眞是談何容易？」

中年人又朝向京寶：「你呢？」

京寶道：「我是吊兒郎當的一個，自從由懲教所出來之後，誰也不肯僱用我，不偸不搶叫我去做什麼？難道餓死麼？」

「嗯——」中年人沉吟道，「將你們送交警方，太便宜了你們。」

「求求你——」阿生裝成很怕死的，「只要你不將我交給警方，什麼事我都肯替你做。」

中年人稍爲遲疑一下，打量了阿生一遍：「你來了紐約多久？」

「一年未到。」阿生說。

「你叫什麼名字？」

「阿生。」

「阿生？」

「是的，這是中國名字。」

「英文名呢？」

「我沒有英文名。」

「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你這傢伙準是非法移民來到紐約的。」

「嗯——」阿生故意默認。

京寶也明白阿生的用心，他插咀道：「不瞞三位說吧，假如我們二人落入警方手中，我固然完了，他也要被解出境。所以求求你們，做個好心！」

中年人想了想，又回轉身去！

他指住大門：「誰弄開的？」

「嗯——」京寶支吾着，望住阿生。

阿生抱歉地說：「對不起，我已經非常小心了，相信那門鎖不致毀壞，你放心吧！」

「你用什麼去將它弄開？」中年人又好奇地問阿生。

阿生聳聳肩苦笑，豎起了一雙手。

中年人怔了一怔道：「就憑你這一雙手？」

「不！」阿生想伸手到口袋裏去，「還有這個——」阿生取出了一條鐵綫。

中年人半信半疑：「噢！你眞有這種本事？」

阿生笑道：「不如就讓我們來一次打賭好不好？」

「如何賭法？」中年人問。

「剛才我還未開啓那個暗格中的保險箱就被你抓住；現在我就憑一雙手和這個，試開給你看看，假如開不到，任你處置好了。但是如果能在三分鐘之內開啓它，那麼……」

「不要說三分鐘，我願意給你五分鐘。」中年人道，「假如你可以在五分鐘之內開啓暗格中的保險箱，我不但不會把你



們二人送交警方，還會介紹你們一份合適的工作。」

「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阿生實在有點喜出望外。

「現在就開始計時！」中年人望住了他手腕上那個金光燦爛的手表。

二名槍手仍然握住手槍，在旁虎視眈眈。

阿生又重新蹲了下去。

剛才當他打開那扇暗門時，已瞥過那保險箱的外型一眼，否則他也不敢說得那麼肯定，要在三分鐘之內將它開啓。

那只是很普通的結構，阿生不會給它的外型嚇倒。

也僅僅花費了兩分鐘，暗格中的保險箱，已應手而開。

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果然十分了得！」

「過獎了！」阿生站了起來！

雖然憑剛才一刹那間的印象，阿生發覺裏面有些賬册和大叠現鈔，但他不敢多看一眼，以免觸怒那中年人。

中年人道：「我說過的話算數，我不會把你們交給警方。你兩個跟我走吧！」

阿生故意問：「我們到那裏去？」

「我說過介紹工作給你們。我這個人一向很守諾言。」中年人又對一名槍手說：「把保險箱裏的東西都拿走吧！這兒已不安全！」

阿生本來「計中有計」，這樣做原是別有用心；他一方面借故開啓了那個保險箱，另一方面又故意有所暗示。

因爲他知道布殊這時候不但已返回車上，而且可能正在車中偸聽這兒傳出的一切談話聲；他已知道遲早被人帶離這兒，所以阿生希望他們走後，布殊會進來，把賬册中的紀錄，偸攝一份副本回去，以便查究。

但是現在，那中年人似乎感到這兒太不安全。竟然要把賬册搬走。

當然，阿生不但不敢反對，也不敢作聲。

不過只要他繼續有機會接近這個中年人，要查出其中內情，機會還是有的。

阿生他們至今爲止，仍不知道這三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但從中年人的說話態度忖測，他可能就是這兒的老闆范登。

至於那二名槍手，說不定就是他的保鏢。

這商店既然是出售賊贜的，即使老闆是三山五嶽人馬，也有理由隨時帶同槍手們在一起，以防不測。

當然，這也只不過是阿生私心底下的想法而已；他目前正處於被動，那裏有他說話的地方？

阿生和京寶被警告，等會兒他們要若無其事地走出去，假如他們借機逃遁，中年人說：「我未必召警，我會開槍殺了你們！」

阿生和京寶點頭表示明白。

於是五個人先後離開了四折公司。

一名槍手走在最後，他負責把門重新鎖上。

然後他們步向街口那邊。因爲這條街道不准停車，所以阿生不難想像得到，他們的汽車一定也停在那邊。

布殊和他們開來的汽車也在那邊路旁，所以阿生難免有點担心。

阿生不知道布殊在儀器中偸聽到他們的說話之後，有些什麼感想；假如他不會意的話，等會兒當他們五個人走出那處路口之後，便可能發生下列情形：——

布殊憑自己的力量，出奇制勝，將中年人和他的二名槍手制服。然後將阿生他們「救出」！

否則，布殊就可能已悄悄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了夏力他們，讓夏力也知道了阿生的遭遇之後，然後悄悄開車，跟踪中年人和阿生他們！

當然，阿生絕不希望布殊「救」他們！因爲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雖然，阿生也明知此去十分危險，但他仍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而臨！

他們一行五人，很快就到了街口。

彎角的另一旁街道之上，兩旁停了不少汽車，阿生只認得其中一架——那是布殊、京寶和阿生坐過的，屬於國際特警的汽車。但外型却與一般私家車無異。

假如有事發生，現在就是最危險的時候；但阿生却不希望有人救他。

阿生在路燈的照射下，悄悄放眼望過去，見不到布殊的影子。

這時候布殊應該在那輛國際特警的大房車裏面才對。

但是，那車子裏却見不到人影。

等到他們已經掠過了那車子之後，阿生回頭張望，才隱約見到一個人影在車中出現。

這時阿生才明白：布殊仍在車中，剛才只是俯伏下來，避過各人視綫而已！

看來布殊已了解到阿生的處境，也似乎意會到阿生的意圖。否則的話，這時候最少他已經採取「救援行動」！

中年人把阿生和京寶二人，帶到一輛大房車裏面。

那兒道旁停了好幾輛汽車，中年人似乎沒有留意到國際特警那一輛。

其中一名槍手負責駕駛，京寶則被安排坐在他身邊；阿生、中年人和另一名槍手，則坐在後面。

汽車迅速開走，阿生不知道他們會到什麼地方去。

阿生曾悄悄注意前面的望後鏡。但布殊似乎沒有開車追踪而來。

但阿生並不焦急，只要夏力他們知道阿生和京寶二人的處境就夠了。

× × ×

夏力的汽車正停在一處路口的彎角之處。

他的助手就坐在旁邊，爲他駕駛；他自己本人則手執電話聽筒。

夏力很少像今晚這麼緊張。

他車中的無綫電話一直跟另外一輛車子裏的互相接通了。

那是布殊所控制的另一輛車子。

現在布殊就在電話中問：「隊長，看見了沒有？一輛七六年款色的大福特，正開向你們那邊。阿生就在那車子裏。」

阿生沒有猜錯，布殊的確見到了他們登車；在此之前，布殊也從窃聽儀器中，了解到阿生的處境。

當初布殊知道阿生和京寶二人被人以手槍要脅住，也確實很想過去救他們；但後來再窃聽下去，才領悟到阿生另有企圖，否則不會有那一場「打賭」。

那一場「打賭」就是：假如阿生能在三分鐘內開啓那保險箱的話，中年人就給他介紹工作。

阿生一直希望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這應該是最好的機會。

所以，布殊立即改變了主意，繼續窃聽下去，未加援手。

布殊儘管全神貫注地窃聽四折公司中的談話過程，却未忘另一件任務；那就是通知他的上司——夏力。

夏力知道阿生那邊不但有了意外的收穫，還發展得出乎意料之外，立刻開車前往。

沿途上，他一直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布殊互相連絡。

因此，當阿生他們由那邊路口轉過來時，夏力已在這邊恭候。

夏力在獲得布殊的指引之後，令助手跟踪一輛大房車。

那車子正在開往市區一條較僻靜的路上。

× × ×

阿生與京寶二人將計就計，跟隨那個中年人和二名槍手到一幢大厦去！

這大厦很高，地下是停車場。

車中五人落了車之後，乘電梯直登十八樓。

這是一部專用電梯，沿途上未曾停下，所以很快已到達十八樓。

中年人首先出了電梯，二名槍手一直在後面小心監視。

出了電梯之後，立即可以見到一度大門。

大門右上角有電眼監視。阿生發覺那中年人還未按門鈴，也沒有摸出鎖匙，門就自動打開。

出現在阿生眼前的是舖滿地毡的豪華辦公室的會客部份。

中年人一邊示意阿生和京寶二人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坐下來，他自己則走進了辦公室去。

二名槍手至此才稍爲鬆弛下來。其中一人已尾隨中年人入辦公室去了；另一人爲阿生和京寶遞烟奉茶。

辦公室與會客室之間，只隔了一幅玻璃屏障，但阿生他們無法見到玻璃後面的情形，因爲那是一種特殊的玻璃——裏面的人可以見到這邊的情形，但這邊的人則無法見到裏面的情形。

因此，阿生也不知道那中年人這時候到底在辦公室裏面幹些什麼。

不久，那中年人和那槍手又由辦公室出來。

中年人的態度，也比較不久之前，輕鬆得多了。他咀角咬着一支大雪茄，悠閒地對阿生說：「今晚你遇上了我，算你有福。」

阿生的腦海中一片糢糊，他實在想不通，這中年人是誰？

至今爲止，阿生還不知他是誰。

在情理上，他應該是「四折公司」的老闆范登才對。

但看這排場，又不大似。

有這麼良好的辦公室，他的身份，應該是大商行的經理。怎麼會去開一間舊貨店？

然而，假如他不是范登，爲什麼又會跑到四折公司去？

阿生正想得糊塗，中年人又在說話：「你有這樣好身手，以後的日子就不怕沒有工作做。」

阿生道：「還希望你多多提拔。」

中年人看看腕表：「現在時間已不早了，你們先跟阿祖去休息。」

一名槍手於是示意阿生和京寶二人跟他一齊走。

阿生站了起來，忍不住問那中年人：「我應該怎麼樣稱呼你？」

中年人未答他，阿祖已說道：「你以後只要叫他老闆就行。」

「老闆。」阿生只好照樣說：「明天見！」

中年人坐在一張大沙發之上，微微發笑！

阿生在滿腹疑團中被帶走。

× × ×

他們一直沒有離開過那幢高樓大厦；只由一部電梯將他們送往更高層。

那是一部「內部電梯」。

阿生他們是由會客室出來之後，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再走進這部電梯來的。

沿途可以見到，天花板、彎角和電梯之頂等處地方，都佈滿了電眼。

與阿生在一起的，除了京寶之外，還有槍手阿祖。

電梯很快停下來。

阿生不知道這是多少層，因爲他發覺那部「內部電梯」沒有表示層數的錶板指示器，只有「1、2、3、4」等四個數目字。

現在他們就在「4」字停了下來。

走出電梯之後，又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走廊。

走廊的天花板之上也佈有電眼監視。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阿生眞想不通。

走廊上有許多門。

每一度門上均有編號。

阿祖帶阿生和京寶到一間房門外，伸手輕輕叩了兩下。

不久，門開了。

一個睡態惺忪的人出來開門。

那是一個年約四五十歲的男子。阿祖對他說：「巴力，這是新來的，老闆吩咐你好好招呼。他以後就是我們的人了。」

巴力揉揉雙眼，打量了阿生一遍：「進來吧，朋友。」

阿祖又對京寶說道：「你跟我到那邊去。」

阿生入到巴力的房間。

這是一間臥室，裏面有兩張床，面面相對，中間隔着一張几子；情形倒有點像醫院的病房差不多。

巴力指指一張空置着的床：「先睡覺，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說完便倒頭大睡。

阿生覺得有點抱歉，這時候人們正是最熟睡之際，偏偏在這時吵醒他。

房內附設有洗手間。

阿生進了洗手間，目的是先了解這兒每一處角落的環境。

洗手間內有個窗口；阿生由那兒望出去，發覺這兒已是二十多層樓高。

回到房間裏，一切睡床上的設備十分齊全，這情形又有多少似酒店。

阿生呆呆地躺在床上想：那中年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一個開設夜冷店的人，怎會養了這麼多的手下？還有如此豪華的辦公室，眞的是有點不可思議。

阿生不知道布殊有沒有跟踪他們到這兒來。假如有的話，又不知道有何行動。

阿生是迫於形勢，他不想布殊通知夏力等人前來救他。

他要深入了解，看看這究竟是個什麼組織。

但是，這時候他如何通知布殊他們？萬一他們採取行動的話，亦未必能將阿生他們救了出去；反而破壞了阿生「滲入」的計劃。

既來之則安之，阿生只好睡一覺，其他事情慢慢再說。

× × ×

布殊終於亦與他的上司夏力會合。

布殊是後來開車到那條僻靜的街道來的，當時夏力和他的助手已目睹阿生他們進入了一幢四十多層高的大厦。

另一方面，夏力亦已在無綫電話中，把情形告知了韋倫。

夏力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外表則是一幢辦公室與住宅合併式的大厦。

韋倫探長沒有趕到現場來，因爲當時已是夜深時份，夏力也不想引人注目。

夏力只派助手在場監視，然後獨自到韋倫家中去，共商對策。

× × ×

翌日早上。

阿生在睡夢中紥醒，已是天光大白。

巴力坐在對面床上正悠閒地抽着烟。

「早晨，朋友。」巴力的態度很和靄。

「你做這行業有多久了？」

阿生像發夢似的問：「什麼行業？」

「你以爲我們還是什麼紳士大亨麼？坦白說吧，給楊斯看中的，相信亦不會正派到那裏去了。」巴力噴了一口烟。唉聲嘆氣地說。

「楊斯？」阿生不禁又問：「誰是楊斯？」

「怎麼？連老闆你也不認識？」巴力差些兒由床上跳下來，充滿了驚奇的目光，緊緊盯住了阿生。「喂，你到底是誰介紹來的？朋友。」

「對不起，我只知道他是老闆，不知道他的姓名。」阿生抱歉地說。

巴力又問：「你可是有案底的？」

阿生試探性地點點頭。

巴力笑了笑：「其實你想否認也不易令人相信，我們這裏每個人都有案底。」

阿生不作聲！

他的腦子裏充滿是「?」號。

越來越多的問題令到阿生想不通。

本來他以爲那個中年人是范登，豈料他竟然是另有其人。

阿生不敢直接詢問巴力，以免引人懷疑。

他只對巴力道：「我是新來的，有什麼事，請多多指教。」

「年青人，別客氣。」巴力又問：「你似乎是中國人吧？」

阿生點點頭。

「是的，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你是個中國人。」巴力道。

「巴力先生，你在這裏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

「工作愉快嗎？」

「還算不錯。做我們這種工作，千萬不可以失手，否則只有坐牢。」

「坐牢？」

「偷人家的東西，難道還有情講麼？除非你避過警方的追捕。」

阿生逐漸明白了，原來這是一個盜窃集團。

那麼，那個中年人楊斯，便是這集團的首領；巴力他們，可能只是這集團的成員之一。

阿生坐了起來。

「抽烟麼？」巴力給他遞了一包香烟過來。

阿生謝過了：「對不起，我不懂抽烟的。」

阿生搭訕地說：「你似乎很空閒。」

巴力道：「是的，這陣子風聲緊，我們也樂得清閒。」

「老闆這個人如何？」

「還不錯，替他工作最少有保障。」

「這裏的福利一定很好吧？」

「有得食有得住，被捕後會有律師去保釋你出來，大宗買賣有分紅。幹我們這

種見不得光的行業，這樣總算不錯了。」

「平時有什麼消遣？」

「日間可以出去找點娛樂，但必須告訴阿祖或者柏加。但入黑之後，一定要回來，因為我們隨時要出動。」

「我是新人，規矩方面，一定有許多不懂，請多多指教。」

「慢慢阿祖他們一定會告訴你。」巴力又提醒阿生：「你千萬別隨便亂跑，這兒有許多地方不可以到的。」

「你是指那一些地方？」

「例如老闆的辦公室，會客室以及二樓。」巴力又說：「二樓是禁區！」

「二樓？」

「噢，我是指這裏的『二樓』其實是十九樓了。」

阿生明白，巴力指的是「2」字那一層。

阿生看看腕表，已是早上九時。他翻身落床，到洗手間去梳洗。

× × ×

在探長辦公室之內，這時正集合了好一些人。

他們包括了韋倫探長本人，他的助手，夏力和布殊等人。

布殊已將監視的工作交到同事手中。國際特警的秘密監視工作，分為兩部份：一是四折公司的竊聽工作；另一是阿生被帶入去的大廈。

韋倫探長經過一番緊急偵查之後，查出以下一些結果：——

曾經載走阿生他們的汽車，車牌號碼已被查出，那是紐約區的，車主是楊斯。

根據紀錄，楊斯是一家搬運公司的獨資老闆。此人還兼營出入口行。

楊斯那兩間公司登記的地址，就在那幢四十多層的大廈的十八樓。

根據商業登記紀錄，楊斯應該與「四折舊貨公司」沒有任何關係。那麼，昨晚為什麼要到該處去？

韋倫探長也知道未經法庭批准的竊聽，是屬於違法的，但他卻希望國際特警方面，悄悄加强對四折公司的監視。

另一方面，警方亦決定加派人手，到楊斯的搬運公司的四周，展開嚴密監視。同時他們亦希望阿生可以從中找出全部答案來。

唯一最遺憾的就是：他們始終未再見阿生出來。

他們無法與阿生連絡，自然也不知道阿生和京寶二人是否安全。

但憑布殊所提供的印象，阿生似乎獲得楊斯的信任，安全方面，暫時應該沒有問題的。

無論如何，警方總覺得這一項發現非常之重要。

搬運公司、出入口行與夜冷店，看來全是沒有牽連的。

但當韋倫探長和夏力他們，細心加以分析之後，就覺得此中不但互有關連，而且關係可能非常之密切。

再將他們與萬多架電視機失竊事件串在一起去想，就令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夏力他們假定這是一個極有組織的爆竊集團，他們可能有秘密貨倉和工場；悄悄將偷得的貨品再加改裝。

改裝後的貨品，可以分兩種途徑推出：一是在本地出售，那就必須依靠夜冷店——像四折公司那樣的舊貨店。

另一種途徑就是：運出外地發售。

後者自然依靠出入口行了，所以楊斯開了這間出入口行，一定有作用。

至此，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覺得阿生他們雖然仍在險境之中，因為他們的特警身份一旦被揭開，生命必有危險。

但是，電視機大刦案，至此也總算有些眉目了。

那麼，五宗命案的兇手，相信也距離落網之期不遠。

當然，這一切仍待各方面的努力。

幕後人　竟然鬼打鬼

四折公司的老闆范登，神色十分之不安。

平時到了這個鐘點，四折公司早已開門營業，但今天似乎有些例外。

范登在店內急得團團轉，只因為他內心充滿了矛盾，無法抉擇。

終於，他首先撥了一個電話。

「哈爾在嗎？」

「我就是哈爾，你是誰？」電話中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

「我是范登。」

「噢！范登，早晨！怎麼，要貨嗎？多少箱？那種電視機一定驚人地暢銷，是不？哈哈……」

「哈爾，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請聽我說，這兒出了事。」

「什麼？」哈爾的笑聲突然停止。隨即又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闖進這裏爆格。」

「你那兒被人爆竊？」

「是的。」

「損失了一些什麼？」

「數千元現金。」

「貨物呢？」

「倒未有損失，只是保險箱曾被撬開了。」

「有沒有報警？」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有本來往賬册一併失了踪，我担心不是一般鼠輩做的。」

「嗯，你說得可能有道理，一般鼠摸不會要你一本賬册。」

「所以我才不敢報警。」

「你可能做對了。」哈爾在電話中說，「這件事交給我，讓我先替你查一查，有消息我會立刻通知你。范登，放心做生意，不會有事的。」

范登在忐忑不安中，將聽筒掛上。

× × ×

波達開車進入哈爾的辦事處去。

他經過八陣圖似的廢鐵陣，終於來到了哈爾的辦公室。

哈爾十分慎重地，將辦公室的門緊閉，然後才招呼波達。

波達是接到哈爾的電話之後，匆匆趕來的。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哈爾還未開口，波達就急不及待地問：「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你一定認識范登。」哈爾道。

「四折公司的老闆。」波達說，「也是你的一位好朋友。」

「不錯，他那邊出了事。」

「什麼事？被警方追查麼？」

「不！店內失竊，有人爆竊。」

「損失了一些什麼？」

「數千元現金，一本賬册。」

「嗯，誰幹的？」

哈爾道：「我正想問你，但我深信一定不會是你或你的手下幹的。」

「當然不會，尤其是這一陣子以來，我們都不敢亂動，靜觀其變。」

「你以為是那一帮人做的？」

「我一時之間也很難想得起，但既然連賬册也一併偷去，會不會是他生意上的對手？」

「嗯，你說得倒有點道理。」哈爾又說，「波達，這件事你替我查查好嗎？」

「你叫到，我怎好意思說不可以？不過——」

「你放心好了，波達，范登一定不會難為你。何況，我們都是圈內人，以後還有大把生意好做呢！」哈爾拍拍波達的膊頭：「老實說，我最担心的還是那本賬册，不知對方是何居心。錢銀反為事小。」

波達站了起來：「我現在就去找找范登。」

「好吧，一切拜託。」哈爾又說：「我回頭會給他電話，相信他一定也認得你的。」

哈爾說完，親自去為波達開門。

自從萬多架電視機那宗大買賣完成了交易之後，哈爾和波達之間的關係也更加密切。他們兩者都賺了大錢。

尤其是哈爾，他主持下的「大公司」，生意越做越大。

「大公司」只是一間批發商，他屬下有許多零售商。例如范登的「四折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哈爾對他屬下的零售商，一向十分維護，也只有這樣，在互利的原則下，彼此間才會合作愉快；到底這是個現實世界。

現在范登有麻煩了。假如不是那本賬册，哈爾也未必表現得如此熱心。

因為賬册裏面，必然有四折公司的營業紀錄；「大公司」與「四折公司」之間關係如此密切，范登的營業紀錄，自然也就是哈爾的紀錄。

目前還不知道這件事是誰做的，也不知影响大到何等程度。哈爾只希望波達憑着他的黑社會地位，早些查個水落石出。

× × ×

四折公司照常營業。

這間舊貨公司一向以「八九成新的貨品，只售三四折價錢，作為號召。事實上先後已有不少顧客光顧過他們，事實證明他們出售的家庭電器以及其他貨物，的確新得像原庄貨一樣，但價錢竟然不貴。有些與市面上同類貨物比較，只不過兩至三折左右。

因此，他們也不用刋登廣告，已有不少人知道這種門路。四折公司亦因此而生意滔滔。

今天這裏的老闆雖然不大開心，但生意一樣是那麼的好。

這時候老闆范登正招呼着一位朋友到後面去。此人正是波達。

范登在哈爾那兒認識波達，也知道他是個黑道中人。

當波達未到達之前，范登也接過了哈爾來的電話。因此他們之間也不必多說。

進了屏風後面之後，范登已經開門見山地，帶着波達去看被爆格的一處牆腳。

波達不是偵探，他只不過是想看看現場的情形而已。

范登事後帶他進入辦公室去。

這幾乎是僅可坐下兩個人的辦公室。那是由於范登須要騰空更多的地方堆積貨物的原故，因為四折公司的生意越來越大了。

范登關上了辦公室的門，低聲對波達交代。

「我已經非常小心，所以才會選擇那處牆角製造一個暗格，收藏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范登說，「因為一般鼠輩小偷行竊的目標多指向這裏辦公室，應該不會搜到那麼偏僻的角落。但他們竟也搜到那兒去了。」

波達問：「店員之中，會不會有內鬼呢？」

「我想不會。」范登道：「他們都跟了我許多年了，應該靠得住。何況每日晚上，關門之後他們都是先行離去。通常只留下我一個人，料理一些賬目之後，我才關門離去。」

「你的意思也就是說：店員們根本沒有人知道那處有暗格。是不？」

「是的。除了我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

「你有些什麼仇家？例如生意上的對手，他們會不會憎恨你？」

「那當然有，最少就有隔隣的米曹公司。」范登說，「米曹以前和我是好朋友，但我這兒生意太好，可能嫉妬成仇。見了我也不打招呼。」

波達雖然不是偵探，却以偵探的口吻問：「門鎖有損壞嗎？」

「這才奇怪，門鎖根本未見損毀。假如不是我返店之後，發現屏風後面的花盤被人移開，我也不會見到暗格曾經被人打開。」

「那麼，米曹這傢伙的確有些可疑。他可能不經正門，而由後面從隔牆爬過來的。」

「你說得倒有點道理。同時我也記起了一件事，」范登道，「米曹曾向我查問貨源問題——」

波達非常敏感地反問：「什麼？他向你查問你店中貨物的來源？」

「是的。你也明白，這些事情我又怎麼可以對他直說呢？可能就由於這樣，令他更加懷疑我。」

「嗯——」波達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語：「假如他因妬成仇，假如他知道得太多，他會怎樣對付你呢？」

范登呆住了一陣。

事實上，他也想不起米曹會怎麼樣對付他；最少他沒有波達那般敏感。

終於還是由波達自己答了：「他可能報警！」

「報警？」范登嚇了一跳！

「是的。」波達道，「他只需將你那本賬冊交到警方的手中，你和哈爾都完蛋了！」

范登當然比哈爾都更明白，他那本賬冊根本就有大部份是他與哈爾之間的來往賬目。

波達看見范登這麼担心，也忍不住安慰他道：「不過，你放心，他未必立即就去報警，他可能一方面向你勒索，屆時你必須拖延一下，然後叫哈爾通知我。現在你必須若無其事地，先看他怎樣再說。我會為你處理這件事的。」

范登不担心才是假的。

他將波達送走，但却不敢送出門外；因為他不想被隔隣的米曹見到。

× × ×

探員麥克自從開槍殺了一名男子之後，一直受到調查。

雖然韋倫探長在獲得阿生的授意之後，暫時對這件事已經丟淡了，但是，在死因法庭未作出判決之前，警方在職責上是不可能就此將他放過的。

被麥克開槍射斃的男子，經警方多方面調查之後，證明他是一名黑社會流氓高德。

高德為什麼要摸入森信家中？

由於貨車司機森信剛由警局作供返家，立即遇害，所以警方相信高德可能被人收買，才會向森信施毒手。

假如高德未死，幕後收買他的人是誰？自然就可以查出。

但是現在，可能永遠就是一個謎。

麥克因為死因研究法庭尚未開審，而警方因為職責上的關係，不得不對他採取適當的行動，所以他目前只是停職留薪，等候調查。

當然，現在麥克探員身上不但沒有手槍，也不用執行職務。

他唯一最僥倖的，就是可以獲得行動上的自由。

他顯得十分苦悶，有時會獨個兒走進戲院去看一套電影；有時又會闖進酒吧自斟獨飲。

同事們都很同情他。

麥克又走進一間戲院裏面看電影。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當麥克在黑漆漆的環境底下坐落不久，就聽到一個人的聲音來自身旁：

「不要大驚小怪，也不要側過頭來望我，你要若無其事的，繼續注意銀幕上，因為可能有人仍在暗裏跟蹤你。你明白嗎？麥克。」

「我當然明白。」麥克頭不側，身不動，但咀巴却在說話：「你可是波達？」

「不錯。有件事我要問你。」剛才的聲音又傳過來。

「什麼事？千萬別再令我有麻煩了。老實對你說吧，波達，我眞給你害得好苦啊！」

「別埋怨了，不會有事的，放心吧。高德既然是由二樓墮下，即使你不開槍，他也會死。將來在死因法庭上，律師會為你講話了。同時我要提醒你，朋友，你的工作是有代價的。」

麥克自然心裏明白，他不但有代價，還有痛脚被波達執住，否則他才不會輕易被操縱。

麥克輕輕舒了一口氣，又問：「這次又有什麼事？波達。」

「你有沒有聽過米曹這個人？」

「他是誰？」

「一間舊貨店的老闆，五十歲左右，身裁微胖，棕色頭髮，你有沒有見過這麼樣一個人在探長辦公室出入過？」

麥克很認眞地想了想，在他的印象中，的確是見過此人，也記得他當時神神秘秘的由探長室出來！

麥克照實對波達說了。

波達沒有再問下去。然後他悄悄離開了戲院。

麥克依舊若無其事地，看着銀幕上的演出。

看來根本就沒有人有空去理會他們。

× × ×

阿生和京寶二人假如眞的是無業流氓的話，目前這種生活方式的確也不錯。

他們暫時無需工作，有食有住；在那幢大廈之內，還有好一些康樂活動，例如波子機、桌球等等都有。

正如巴力所說的一樣，他們如果想出外，只需向楊斯的親信阿祖和柏加講一聲，多數會獲得批准；因為他們的任務據說多數在晚上云。

阿生和京寶二人至今為止，仍未接到任何任務；他們甚至還未知道楊斯收留他們之後，將會派些什麼工作給他們。

阿生唯一知道的，就是從巴力的口中，知道這是一個「無本生利」的「發財集團」。

巴力的說話中已暗示出，他們是幹竊賊生涯的；那麼，會不會就是供應賊賍給夜冷店的賊賍公司？阿生十分懷疑。

另一方面，阿生又想像對布殊他們監視着這裏。既然至今為止，仍無任何動靜，相信夏力他們亦已了解到阿生的用心了。這是最能令阿生感到安慰的。

因為這時候阿生他們仍無所獲，萬一打草驚蛇，好容易就會前功盡廢！

不過，阿生到底沒有正式與布殊或夏力他們聯絡過，他很想找個機會，悄悄向他們交代一下。

因此，他向柏加表示，想出外去一會兒。

他知道只要離開這間大廈，國際特警派在外面監視的人員，就會設法與他作間諜式的會面。

但是，柏加沒有批准阿生外出；理由就是他們不久就要開始工作！

阿生沒有感到失望，反而感到興奮。因為他等待發生的事情，終告發生了。

阿生想像中他們可能是去爆竊。

但是，一看時間還早，這才是日間，與巴力所講的似乎又有些出入；因為巴力說，他們日間很清閒，多在晚上出動。

不過，許多事情也有例外的，例如貨倉的電視機大刦案，不就是發生在日間的麼？

阿生以期待的心情在等待着。

他發覺許多人可能已接到了通知，紛紛集中到樓下的停車場去。

阿生不敢多問，只聽取柏加的命令。

大貨車上，早已預備好一批搬運工具

，例如繩索、鐵鈎等等。

他們一共出動了三輛大貨車，看來的確的夠大陣仗的。

阿生在其中一輛大貨車上，與京寶和其他人在一起。

柏加似乎是這次行動的領班，他坐在另外一輛貨車的車頭司機位旁邊。

阿生忍不住搭訕地問身邊一個大漢：「兄弟，我們究竟到那兒去？」

阿生一直不想作聲，以免人家生疑，但是他終於忍不住了。

那大漢瞪他一眼：「你是新來的？」

「是的，請多多指教。」阿生笑道。

「那大漢道：「到碼頭去起貨。」

阿生很敏感地怔了一怔：「起貨？」

「是的。你以前做過這種工作麼？」

「沒有。」

「不過，我看你這種身裁，一定可以勝任愉快。放心吧，聽說只是一些成衣，不會太重的。」

阿生只是苦笑一下。

他心裏不停地想：到底這間標榜着以運輸為主的「美洲豹公司」，究竟是眞的以替人搬運為主呢？還是暗營別業？

這三輛大貨車的車身上，都漆上了十分鮮明的一頭美洲豹的標記，此外兩旁車身也漆上了「美洲豹運輸公司」等字樣。

阿生綜合了個人所見及觀感，再回憶起老苦力——與他同房的巴力的一番說話，再加上楊斯的神秘行為，連阿生也感到糊塗起來了。

楊斯是這家公司的老闆似無疑問。但是，他那晚何故突然出現在「四折公司」之內，又取去了該公司的鈔票和賬冊？

當時阿生還以為他就是「四折公司」的老闆范登，想不到竟大出他意料之外。

那晚那件事到底又是怎樣攪的？是楊斯順水推舟地做了阿生的「賊阿爸」嗎？還是另有原因？阿生越想越糊塗。

他腦海中留下的疑問太多了，多到令他差些兒吃不消。

× × ×

碼頭上早已堆滿了一箱箱的貨物。

從貨箱外的字蹟看，那是成衣製品。

照看柏加他們不會來這裏打刦；因為三輛大貨車在碼頭停下來之後，立刻就有人跑過來跟柏加打招呼。

然後阿生又看見有人帶柏加到那幾堆貨箱的前面去。

最後才由柏加向阿生他們發佈了命令，開始將一箱箱的成衣，搬上大貨車。

阿生第一次做苦力，還好他有氣有力，也不致太辛苦。

柏加的工作似乎很清閒，他只是站在貨車一旁指手劃脚；至於那班負責「上膊」的人，似乎都是碼頭上的人。也許他們是貨主派來的。

所謂「上膊」，也就是協助將一箱箱貨物搬上苦力肩膊的意思。

阿生忽然覺得有些異樣。

首先是他被二名協助「上膊」的人召去，要他先搬走其中一箱。

由於他畢竟是新人，所以他不會怪別人對他的吆喝。

他以為自己「外行」，所以才會被人呼喚；想不到當阿生走過去接近那兩個人的時候，立刻聽到有人低聲向他說話。

「鎮定點兒，千萬別大驚小怪，箱內的人會與你聯絡。」

阿生內心一怔！

他也分不出誰在跟他說話，總之是那站在他眼前的兩個人其中之一。

表面上他還是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

那兩個人合力將一個看上去絕無異樣的木箱，放上阿生的肩膊之上。

阿生就立刻可以感覺得到，這一箱的確與別不同，似乎輕了許多。

他剛起步走，立刻就可以聽到頭頂之上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夏力隊長要你繼續留在這間公司之內，我們會設法和你保持連絡。麥克探員給你猜中了，他是罪惡組織派在警局中的臥底人物，正開始露出了馬脚。注意楊斯那傢伙，其他事情，讓我們去理吧。等會兒記得給我放得靠邊一點，我有東西傳遞給你。落貨入倉時，自然最好是由你先將我搬入倉，以免令別人生疑。有話帶回去麼？」

阿生看看當時他已出了碼頭，假如他這時再說話，好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

因此，阿生不作聲，沒有回答他的女同事。

到了貨車附近，阿生故意將木箱放得靠邊一些，同時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多看這木箱兩眼，目的無非為了辨認出它的特徵、外型和位置。

因為每一箱貨物的外表都是一樣的，即使掃上去的油印字也無大分別；同是一個模印出來的。唯一不同的，最顯著還是上面的編號。

阿生既不可能多看，又不能繼續駐足在那兒，因為那樣很容易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尤其是柏加就在不遠處。

阿生迅速又再步入碼頭之內，繼續去搬運其他的木箱。

雖然這是別出心裁的傳訊方法，目的自然也無非為避人耳目。但是，阿生後來再看清楚那二名曾替他「上膊」的人，在此之前，阿生似乎未曾見過他們。最少在紐約的國際特警辦事處裏面，阿生就未見過這兩個人。

到底他們是什麼人？是別處增調過來的國際特警，還是紐約警方的人？又或者是聯邦密探隊裏面的人？

無論他們是誰也好，最重要一點還是：他們千萬不要是楊斯派來的人。

萬一他們都是楊斯故意派來故佈陷阱，存心試探他的話，後果也就難以想像。

當然，這可能性較少，但却非絕不可能的。

要試阿生可以有許多辦法，又何必如此大陣仗呢？

況且，那女郎口中提及「夏力隊長」，「麥克探員」等等名字和事物，照算亦不容易為外人知道。

阿生不敢胡思亂想，他集中精神去工作，以博取柏加的好感。

另一方面，他又得在心理上準備，等會兒當這裏的工作完畢之後，他必須爭取第一時間，坐上排列在中間的一輛大貨車，以便接近那個編號「３７１８４６」的木箱。

隨車同來的「苦力」足有數十人之多

，假如阿生遲了半步，人家可能坐到那位置去。那時，他就無法與該木箱中的女同事聯絡。

因此，當阿生工作完畢之後，爭取時間，首先搶登排列在中央的那輛車上。

同時阿生又趁着未開車的時候，跑到車旁的一個木箱上躺下來。

同來的許多人都與阿生一樣，在那些木箱之上或坐或臥。

阿生裝成十分疲倦的樣子，俯伏在那個木箱之上，只有這樣他才可以跟木箱中的女同事交談，而且，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阿生從木箱中的罅縫中望入去，發覺一把金頭髮，也嗅到一陣陣似曾相識的香味。

至此阿生忽然想起了一個人來：那是在紐約國際特警辦事處內，身裁最嬌小玲瓏的女特警戕絲。

戕絲的身裁其實並不矮小，但與外國人比較起來就似乎袖珍一些。

阿生爲什麼會對她有印象？原來阿生自從被巴黎總部調來紐約之後，跟紐約辦事處內一班同事混得十分熟絡。

加上辦事處內的特警們都知道阿生是當今最受總部重視的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歡接近阿生；阿生本身也是個平易近人的人。他到處受歡迎，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不知那個同事曾開玩笑地說：「像戕絲這麼矮小的女郎，只可以適合嫁給東方人。」

意思自然是指東方人身裁比較矮小。

但是，整個紐約辦事處之內就只有阿生一個東方人。於是又有同事把戕絲與阿生拉在一起，戕絲也是個很開通的美國女郎，許多時也趁住同事們擠在一起開玩笑的時候，故意親近阿生，弄得阿生面紅耳熱的。同事們則笑個前翻後仰！

現在阿生想起那熟悉的聲音，再看見這一把金髮，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爲了戕絲不太重，所以選她躲入木箱中，與阿生連絡。

這是紐約警方和國際特警所安排的一次行動。

紐約警方在追查「美洲豹運輸公司」背景的時候，知道這家公司表面上的確是一間與搬運事務爲主的公司。

探員又查出他們的業務頗爲旺盛。這時候國際特警方面，則湊巧也查出他們這天將派出三輛大貨車以及一批苦力來到碼頭去，替一家出入口公司將一批成衣搬到貨倉去。

國際特警方面因爲一直等機會跟阿生取得連絡；他們認爲這家「掛羊頭賣狗肉」的公司，屆時可能也派阿生前往。

因爲，布殊在竊聽行動中，也聽過楊斯說，要介紹工作給阿生和京寶二人。所謂「工作」，相信大概就是替他作苦力的了。

於是，國際特警就透過紐約警方的關係，與該出入口行的人取得了默契，讓警方派員到碼頭去，代替該出入口行的人工作。

因此，阿生剛才在碼頭上見到的，替他們「上膊」的人，實際就是警方的人。

本來一個人藏身於木箱之中，更重也不會重過一箱成衣。但是，國際特警和警方安排與設計上，爲了保證箱內的人安全起見，箱子四週除了加舖防震設備之外，還有氧氣筒供應氧氣。這些東西全是有重量的。所以他們必須選擇像戕絲這種身裁較輕的人。

現在阿生就伏在木箱上面低聲問：「你可是戕絲麼？」

「你竟連自己的情人也認不出來，眞是該打！」戕絲在箱內仍然不忘開阿生的玩笑。

阿生道：「布殊偷聽到我們的談話之後，你們可明白我的意思？」

「都明白了，我們覺得你這一次將計就計，實在做得很好。」

「你不是說，有些東西交給我麼？」

「是的，你猜猜是什麼？」

「那是什麼？」

「我的心啊！」戕絲在箱裏面說，「其實，我的心早已交給你了，你收到了沒有？」

阿生一本正經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嗯，你小心，他們現在就要開車了。」

三輛大貨車先後開走！

車子在行進中，似乎對阿生和戕絲二人來說，更加安全。因爲這時候更加沒有人理會他們。

戕絲忽然將一塊木板推開；原來這個木箱也有特別設計，其中一塊木板是可以推開的。

戕絲由那兒把一個手錶遞給阿生。然後，又叫阿生把原本戴上的一個交給她。

她對阿生交代說：「裏面有緊急求救訊號以及通訊設備。」

阿生使用過這些間諜性的道具，自然一看就明白。

戕絲又說：「隊長要你查楊斯的改裝工場何在。」

阿生便道：「但我懷疑楊斯未必就是刦去那批電視機的集團。他們甚至是對立的。」

這時戕絲已將手縮了回去，那塊木板又自動掩回了原狀。

阿生將當晚與巴力談話的印象，對戕絲提出，叫她轉告夏力。

接着，他又說：「如果要追查改裝電視機工場，大可以偷聽『四折公司』對外的電話，因爲他們之間，遲早一定會有連絡的。」

戕絲問道：「你要什麼時候才完成任務回來？」

阿生道：「大概也不會太久吧，聽巴力的口氣，這家公司的確是掛羊頭賣狗肉的。」

「你的意思是指他們遲早會出動作非法勾當？」戕絲問。

「是的。屆時，我們可以將他們一網成擒。」阿生道，「妳叫隊長等我消息好了！」

戕絲又問：「一連串的神秘命案，會不會與他們有關？」

「目前我還未有機會去查，但我相信一定可以查到的，所以叫他們千萬不可打草驚蛇！」

「我明白了。我會照實回報夏力隊長

。」戕絲又柔聲細語道：「阿生，你要小心啊！」

「謝謝你，我自己會小心的。」

「這樣謝過就算數麼？你可知道我這樣冒險，在這裏面受苦，完全爲了你？」

「那你想怎樣？」

「吻我吧！」

阿生差些兒就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樣怎麼可以吻你？」

「可以的，你在上面吻這塊木板，我在這邊也吻這位置，我們的心靈就可以互相感應得到了。」

「嗯——」阿生想了想，終於也無可奈何地做了。

外國人往往熱情如火，當初阿生也很不慣。但經過這麼長一段日子以來，阿生對一切也只好適應環境，不慣也要慣了。

× × ×

三輛大貨車開到貨倉門前，阿生很有默契，親自將內有戕絲的一個木箱搬了入去。

那當然是爲了安全計，假如讓別人去搬，可能會出現破綻。

貨倉內面，早已有國際特警人員化身的「貨倉職員」在着。所以，當他們看見阿生肩膊上的一箱「貨物」時，也明知那是戕絲，於是指示阿生放在一個適當的地方。以便等一會兒所有人走了之後，可以將戕絲放出來。

但是，當各人走後，貨倉內的國際特警人員正待把戕絲開放出來之際，一名特警突然聽到了一聲咳嗽聲。

那聲音來自其中一個木箱之內。

當然，假如那聲音是個女子的，一點也不會令人生疑，最多以爲阿生放錯了地方，或者負責指示的人弄錯了位置而已。

奇怪的却是，那分明是一個男人在咳嗽。

咳嗽是無法忍瞞得住的，越忍就只有咳得越加厲害，所以，特警是聽得十分清楚。

這貨倉已關上了大門，夏力等人亦由辦事處上面落來。

夏力本來要聽取戕絲的報告，看看阿生有甚麼話對他說。

但是，他未聽到戕絲報告之前，却聽到那名發現「神秘咳嗽聲」的特警報告。於是各人立刻展開搜查。

豈料細查之下，竟然發現靠邊的其中一個木箱之內，所載的並非成衣，却是「一個人——一個男人！

夏力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以爲他是個偷渡客，但一名在場的特警却認出了他是個曾經有過案底的竊賊。

這傢伙叫卡曼。那警探曾抓過他了，所以他也無所遁形！

「你如何能混入來？」那警探質問卡曼。

卡曼可能吃過了苦頭，所以看見警探發惡，立即腳軟。

他吶吶地說：「請聽我說吧，我只是受人利用，其實此事與我無關。」

「假如你不實話實說，我怕你這次上法庭最少坐一年。」警探警告卡曼說。

卡曼終於說出了實情——

原來他早已加入了楊斯的「美洲豹公司」，許多像他一樣的歹徒，表面上都改過自新，加入該公司做苦力去了！

今天，楊斯的心腹助手柏加，要他扮演一個「角色」。

首先他躲在第一輛大貨車近司機位的車廂前部，當貨車開往貨倉途中，沿途已有人將靠近車頭的一箱貨物暗中做了手腳——那就是打開木箱，將內面的成衣搬出一部份，讓卡曼潛伏在內。

柏加所以這樣做，原來另有目的。

他要卡曼等到晚上，悄悄由箱內出來，將貨倉的內門打開，因爲柏加早已知道這一間貨倉裏面設有守衛，不似一般在外面加鎖的。

所以，如果要半夜入來，必須先弄開堅固的內門——鐵門裏面另外加上的一條橫栓！

這方法本來的確不錯，甚至卡曼還可以伺機制服裏面的守衛。

但是，不幸今天湊巧他的氣管有些毛病，忍不住要咳嗽！

更不幸的是：這裏的「貨倉職員」，今天湊巧大部份是由國際特警和紐約警探們所「客串」的。

至此，卡曼不得不照實招來。

× × ×

米曹正駕車返家。

突然之間，一輛汽車攔住了他的去路，他直覺上已感到不妙！

那車子上跳下二名大漢，其中一人握了一支手槍，指嚇着米曹，道：「快些下車。」

另一名大漢已拉開車門，強行把米曹由車內拖了出來。

波達就坐在那車子裏面，剛才那二名大漢只是他的手下！

米曹被押上車之後，車子立即開走。

「你就是米曹？」波達問。

「是的，甚麼事？」米曹反問道。

「你到警局去找過探長？」

「嗯！這是甚麼意思？」

「我們正想問你這是甚麼意思呢？你向警方告密，是不？」

「不，沒有這回事。」

「但我們已知道，你在懷疑范登出售賊贓，還悄悄偷去了他的賬册。」

「不，不，我沒有做過這種事。」

「乖乖的先把賬册交出來，否則，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眞是冤枉，我幾時做過這種事？」

「你太頑固了，何必迫我動手？」

「快些放了我，我根本甚麼都不知道呀。」

正在吵吵鬧鬧之際，突然有幾輛車子風馳電掣，响着警號衝過來。

波達大吃一驚，叫司機加速前進。

但是，一輛警車忽然又從前面一條橫街閃出，攔住他們的去路。

波達的司機想繞過去，驀地「隆」然一聲，原來後面追來的一輛警探的車子正想爬頭追上來，於是幾輛車碰作一團。

車毀人傷，街道上的交通，也亂作一團。

× × ×

警方因爲聽了阿生的勸告，一方面，讓麥克探員具保外出候審，另一方面，國

際特警却與警方暗中合作，派人對麥克跟蹤。

因此，麥克即使在黑暗的戲院中會晤波達，他們的談話內容亦已被跟踪的人聽到，警方所以知道米曹有危險。

配有無綫電通訊設備的警探，一直暗中保護米曹。剛才他們看見米曹被綁架，於是立即知會總部，再由總部通知各巡邏車馳援。

現在雖然車毀人傷，僥倖各人所傷不重。

波達和他的二名手下，立刻被警方抓去！

警探在波達身上也搜出了一支手槍，幸好撞車，令到波達來不及拔槍，否則後果更難想像。

波達和他手下的手槍，已被警方檢去化驗，尤其是波達那支點三八口徑的手槍，更加引起警方的注意，因爲在美國很少人使用這一類型的手槍！

但是，較早時，「貨倉命案」的二名死者之中，其中一人——占士的身上，就找出一枚點三八口徑的子彈頭。

所以，警方的彈道專家，立刻進行化驗，看看占士身上的子彈，是否由這支手槍所發射。

× × ×

專門收購賊贓的哈爾，本來爲人十分聰明，所以很少有麻煩出自他的身上。

但是，今天麻煩却找上門來了。

首先有人撥了一個電話來找他，那人自稱是「楊斯」，他要跟哈爾談一種長期性的生意！

那人說：「我長期供應各式賊贓給你，但價錢不可以太便宜。」

哈爾因爲不認識對方，更怕他是警方的人，所以裝蒜道：「先生，你可能撥錯電話了，我根本不知道你說甚麼。」

「別裝蒜了，哈爾。」那人嘿嘿地說：「你這種生意的確也做得過啊，這些年來，相信你賺不上一億，最少也總有幾千萬之多，因爲你做生意根本就不用本錢，正是兩頭白賺。」

「朋友，你到底是誰？」

「我早已自我介紹過了，我叫楊斯，我不必化名，因爲我根本不必担心你去報警。」

「你有何企圖？」

「世界在變，時代也在變，你也賺够了，哈爾，越早收手吧。」

「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那塊堆放廢鐵和爛汽車的地方，讓了給我，全盤生意也要讓給我，否則，我將會採取以下一連串步驟，第一，先把一本賬册交給警方研究，相信他們一定很有興趣要知道四折公司的賬目。」

「怎麼？四折公司原來竟是由你爆格的。」

「是的，我又怕甚麼承認？說了出來，担保你也不敢報警。你要我的電話和地址麼？」那人果然也將電話和地址說了出來，他的態度十分囂張。然後又說：「你可以想通想透了之後，再撥電話或直接到這個地址來，找我接洽一下，這地址是我寫字樓地址，隨時恭候。」

號稱「大公司總裁」的哈爾，氣得半死，差些兒要把聽筒掛上了！

但是他回心一想：自己這種行業，確是見不得光的，人家敢找麻煩找上門，一定大有來頭。

思想之間，對方又說：「其實你已經應該退休了，這時候收手也不錯吧，最少你下半世不必再做，也不怕餓死。」

那人頓了頓，電話中又夾雜有低聲：「我手上有些資料，你一定有興趣，黑社會打手出身的波達雖然是你朋友，但你不該和他合作，因爲這傢伙嗜殺成性。我手上的資料就顯示出，他自從做了電視機大刦案之後，已經先後殺了五個人，後三個是爲了滅口的，警方正查得甚緊，相信不久之後，即根據綫索查到你的身上來。所以我勸你趁早收手，是不會錯的。」

這一番說話，足以令哈爾眞眞正正的感到無比的吃驚。

剛才他也只是生氣，現在才知道對方果眞是有備而來。

因爲波達殺人滅口的事，除了他之外，很少人會知道。

對方還說得出是五個人，又指明「後三個」是爲了滅口的。

「後三個」分明是指二名貨車司機積臣和森信，以及黑社會綫人尼路等三人。再加上二名小偸湯美與占士，就是五個。

雖然說二名小偸非波達所殺，但最小對方也能够知得到，亦充份表現出這傢伙絕非泛泛之輩，萬一這些資料果眞落入警方手中的話，波達固然難以倖免，相信哈爾也同樣麻煩。

因此，哈爾終於軟了下來：「好吧，讓我考慮之後答覆你。」

「你只有二十四小時，哈爾先生。」對方斬釘截鐵地說，「超過這時候，我不會等了。」

說完之後，他竟然掛了綫！

哈爾敢做收購賊贓生意，也肯定不是善男信女，但竟然也有人對他說出這種說話，可見對方必然比他更强，也必然有足够的把握才敢如此。

哈爾獃了半晌，終於又再次執起了電話筒。

他要撥電話找波達。

他想到波達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一定也十分震驚，同時亦會認眞對付楊斯這傢伙！

但是，波達的助手告訴哈爾，波達剛出了事，被抓進警局去了。

哈爾有如晴天霹靂，想不到事情在刹那之間變化得這麼大。

× × ×

警局裏，警方正以「嚴重刑事案」對待波達和他的三名手下，所以波達的律師雖然申請担保他們外出候審，也遭拒絕。

另一方面，彈道化驗也有了結果，結果不但證明波達身上搜出的手槍就是最後殺死占士的手槍，還發覺從波達二名保鏢身上搜出的手槍，槍管內的彈道痕跡，完全與多宗刦案現場所尋獲的彈頭，互相脗合。

也就是說：波達與他的身邊各大漢，最少也牽涉及數宗大刦案！

聯邦密探方面，還從其他各大城市找尋有關這帮人的資料，因爲波達落網之後

，他的黨羽之中有不少人被發現離開了紐約！

他們何事離去，警方和聯邦密探都相信與大罪案有關。因此他們決定配合全國治安人員，下定決心追殺到底。

正當波達被捕，他昔日的一班手下正大感徬徨之際，突然有人向他們招手。

這班人就是以楊斯爲首的柏加和阿祖等人，他們說「美洲豹公司」正等人用，慫慂這班「蛇無頭不能行」的歹徒，拉大隊「過戶」。

× × ×

阿生和京寶他們已接到通知，當晚入黑之後，就要集中候命。

現在阿生總算明白，楊斯那晚闖入四折公司，目的是找尋那一本賬册，湊巧阿生的目的相同，於是他便將計就計。

在當時那種情況底下，阿生就算更聰明，也會上當。

現在雖然事過情遷，但阿生想起自己從未如此被人利用過，自然心有不甘。

他想起夏力吩咐過戠絲，轉知阿生要找尋楊斯的罪證，今晚可能機會到了，因爲看一切安排，這班人今晚一定是有所活動！

阿生不但從巴力口中證實，也從其他人口中證實，這間「美洲豹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替人搬運的運輸生意，其實另有內幕。

他們往往在午夜出動，爆竊貨倉，搬走倉內大批貨品，然後在黑市賤價傾銷。

換句話說，他們這班人是「賊」。這一間也只是「賊公司」。

因爲這種「生意」好做，最近楊斯要自己兼營「賊贓公司」，也就是要自己將偸竊得來的貨品，不經中間剝削，出售給零售商！

因爲楊斯發覺：像哈爾那種賊贓公司，經常賺大錢，正是「發了達也沒有人知道」。

最難得的是：這種「無本生意」還可以「免稅」。

美國的稅抽得很重，能「免稅」就是乾賺，何樂而不爲？

阿生覺得楊斯很會打算，就是太過「大貪」了。

他躲在洗手間裏，悄悄扭開那個手錶——那是戠絲給他帶來的手錶。

阿生要通知夏力他們準備一下，因爲他肯定楊斯等人，今晚就要動手做世界。

但是，就在這時候，有人敲响了洗手間的門！

「誰？」阿生問。

「巴力，快些開門，快些。」

阿生以爲發生了什麼緊急事件，匆匆開了洗手間的門！

但是，門外除了巴力之外，還有許多人，包括楊斯本人在內。

阿生大吃一驚。

從各人的面色、眼神、表情各方面可以看得出，他們都不懷好意。

柏加與一名大漢首先搶過來，顯然要分左右挾持阿生。

阿生知道他們一定是獲悉了自己的身份，趁二人未抓穩自己之前，迅速一甩手，就闖了出去。

阿生的力度非常大，登時將柏加推倒跌在地上。

柏加雖然倒地，但在阿生掙脫之前，已抓住了他的手腕，因此阿生的手錶亦順勢甩了出來，錶帶亦被抓斷了。

阿生有如出柙猛虎，一衝一撞，已將數名攔在前頭的大漢撞倒。

有人拔槍。

但立即被楊斯喝住。

於是數名大漢紛紛飛撲而上。

阿生轉眼已闖出了房間外，到了電梯門口。

電梯剛在那兒停下，阿生一按掣，門便立即開啓。

阿生已成功地進入電梯之內，也及時令到電梯門關上，令到後來者無從進入。

但是，可惜阿生忘記了一件事！

那就是這部電梯只是「內部電梯」，根本無法直達樓下。

這部電梯只有四層。

當阿生按掣時，才記起這四層樓之內，全是楊斯的勢力範圍！

阿生已經勢成騎虎，只好先按一字——「1」字可以落到這部電梯最低一層。

但是，當阿生按了「1」字之後，又記起巴力講過「2」字——二樓是「禁區」，任何人也「不能亂闖」。

他好奇心最重，反正逃不了，不如先看看二樓到底又是甚麼地方吧！

於是迅速又去按下「2」字。

但是這部電梯的速度極快，轉眼已降至最低的「1」字那層。

而且，電梯門亦已迅速張開了！

這只是十八樓，即使阿生勇氣十足，也不可能由十八樓的窗口跳下去。

他早已知道由十八樓通到樓下的電梯雖然是直通的，但却不是每個人可以令它隨時開動，必須另配鎖匙。

因此，阿生趁住上面的人未追到之前，沿梯階爬上一層，也就是「2」字那層——其實是這大廈的第十九層。

那兒梯口有度門，門有鎖，但在阿生的手上，這種鎖只是形同虛設。

阿生輕易就可以將它開啓。

入到裏面，阿生只見貨物堆積如山，五光十色，看得眼都花了。

阿生就在一箱箱，一堆堆的貨物之中，躲了起來。

不一會兒，各人已進入貨倉之內，他們明知阿生逃不了，因爲到處均有電眼監視，也知道那部直通樓下的電梯，非阿生所能開動，儘管阿生有開鎖絕技，但當阿生能將電梯門那種複雜的門鎖開啓之時，他們亦可以利用另一部電梯追到，何況下面還有楊斯的另一班手下在着。楊斯已利用直綫電話令他們戒備！

阿生正躲在貨物之間，想不通自己的身份又怎會揭露？

那邊却傳來柏加的吆喝之聲：「狗養的特警，快出來吧，你的同黨已落入我們手中，他已供出了一切。」

然後阿生又聽到京寶的聲音：「對不起，是我自己不好，讓他們知道了一切，阿生，請你出來吧，你不出來，他們會殺我。」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只好由隱蔽處現

其人其事

弓箭首推張英傑

希華

中國古代的武林高手當中，分幾種人物，除了拳打腳踢以及搬弄刀槍之外，能夠拉弓射箭的武士，屬於另外一種，因爲弓箭能夠射得很遠，如果背後插着一壺箭，另外一把大弓，可以把一枝箭射到五百碼外，任何一個高手都怕他三分，故此，能夠拉弓射箭的人，一定給當局賞識，把他升爲侍衞隊長之類。另一方面，能夠拉大弓射硬箭的傢伙，陣上作戰，極端有用，於是這種人很容易就給軍營搶去，普通武館反而沒有他們的踪跡。

照事論事，能夠拉大弓，射大箭的人，必然臂力沉雄，可以耍弄別的武技，而且特別有勁，這種人上陣交鋒，當然是勝人一籌的，再又因爲弓箭本身，可以變成攻城的利器，把棉花縛在箭頭上面，再把棉花浸透了油，然後燃燒它，射入城內，便會引起大火，能夠拉開大弓射五百碼之遙的武士，等於攻城專家，無怪古代每一個朝代都很重視這種人，反而在武館裏面看不到他們。

到了淸代，因爲發明手槍大炮，玩弓的人愈來愈少了，最後的一個弓箭能手，叫做張英傑，他是特別出色的，居然能夠在各種武器推出來之後，仍然鼓吹武林中人練弓箭，誠屬難能可貴。

照武林中人稱述，一把弓箭的好壞，最重要的就是看看製造弓箭的材料是否特別堅韌，並非普通的樹木能夠製造一把靚弓的，原因是太硬的樹沒有彈性，太軟的樹雖然有硬性，但却不一定能夠支持，大力拉它，便會折斷，故此，古代遺留下來的大弓長箭，幾乎是武林中的寶物。

由於每個人的臂力不同，古代的弓，早就分做許多種，以級數計算，分爲五種，即是兩力，兩力半，三力，三力半，以及四力，起碼拿這一種類的弓放箭，一力等於十斤，最大的弓有二十五力，暗指兩臂必須有二百五十斤的力，然後能夠把它拉開，臂力太小的人，想拉大弓，勉强去拉，由於弓的份量太重，即使拉得開，他也覺得手顫，這樣子放箭，當然射不中目標。

另一方面，扣緊了弦，如果臂力太强，那把弓太薄，弦綫的彈力較差，便會一拉就斷，因此之故，製造弓箭的專家，一定要懂得如何配合。

在淸末民初的時候，武林中人出現了一個非常出色的奇人，叫做張英傑，綽號神力張，他是河北大名府的人，因爲身段雄偉，又高又大，能夠力挽千斤，壯年的時候，他喜歡弓箭達於極點，當局很是注意弓箭，設立武學院，把弓箭列爲必修科，張英傑從小就投入這種武學院之內，他加緊苦練，愈練愈起勁，最低限度他也要二十五力的弓，然後得心應手，未夠份量的弓，一拉就斷，他曾當衆演，兩隻手可以同時拉開五把各重廿五力弓的，一共是二千五百斤力，此後他就得到神力張的盛譽。

那時新式的武器已經發明出來，普通的使用，弓箭的本身就變成落後，許多人不喜歡玩它，不過，張英傑是從少就愛好弓箭的，雖然一般人都不十分注重弓箭，他仍然要力挽狂瀾，希望轉移別人的視綫。

在北京四牌樓的弓箭大院之內，一向就是弓箭製造場，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大院之內有五十多間弓箭商戶，生意興隆，製造大小弓箭，供應全國需要，不過淸廷跨下來，弓箭店的生意一落千丈，幾乎全部停業，只有張英傑仍然留在那裏，同時竭力發展他經營的聚元弓箭店，盡量使人繼續玩它。

張英傑認爲想練武的人，能夠練習弓箭，不止是可以自衞，還可增强臂力，這是很有意思的，由於他苦心提倡弓箭的技術，各地前往四牌樓定造弓箭的人，仍是相當多。

張英傑教人練習弓箭之法，認爲必須分途並進，一方面要苦心練力，拋石鎖，舉仙人担，日夜打熬，臂力大增。

另一方面，就練習眼力，早上起來就要練習射箭，務求愈射愈遠，而且雙手要非常鎭定，然後能夠扣緊一枝箭，射向箭靶的紅心。

張英傑製造出來的弓箭，是軟中帶硬的，表面看來很柔韌，但却不易折斷，他認爲一把弓，以柔爲主，所謂「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那是很有意思，倘若那把弓缺少韌性，無法把它拉得到如滿月，射出去的箭就不夠遠。

這樣子的一個武林中奇才，可惜生不逢辰，活在二十世紀，能夠射得一手好箭，仍是沒用，假如他在三國誌羣雄並出的年代出生，必然是一個極有名氣的英雄。

身，但沒有走過來。

他揚聲道：「你們只要過來，這裏立即發生爆炸，你們既然知道我是國際特警，自會明白我隨身帶備許多應急用品。」

楊斯笑道：「小子，你別靠嚇，老子自小嚇到大，你有種，所以我不殺你，如果我要殺你，早巳叫他們開槍了。」

阿生問道：「然則你想怎樣？」

「我想跟你們談判一下。」楊斯道：「只要你們放我一馬，我可以提供一切有關波達和哈爾二人犯罪的證據，令他們無從狡辯。」

阿生半信半疑，但剛才闖出重圍之時，混亂中，他確曾聽到楊斯喝令各人不得開槍，要活捉阿生的。

阿生知道逃也逃不了，爲了京寶，他只好走過去。

× × ×

原來較早時，楊斯的另一名心腹手下阿祖，已帶了一批「較可靠」的苦力出發了。

阿生和其他剛由波達那邊接收過來的人，自然亦因日子未深，被列入「不可靠」一類。但爲了防止他們通風報訊，也一併「禁止外出」。

可惜阿生太過天眞，還以爲「未到出發時間」而已。

也就是因爲阿生的同事——另一名特警京寶的經驗不足，左查右問，引起柏加的疑問，而被查出了他特警的身份。

京寶只有二十歲未到，仍在見習階段，受不起拷問，只有和盤托出。

阿生眞後悔帶他同來，要是阿生早知有今日，他會選擇其他特警同行，今晚這事就不會發生了！

阿生同時亦後悔動用那手錶通訊器太遲，現在夏力他們可能還未知阿生已處於危境之中！

× × ×

阿祖帶了一班苦力，乘大貨車浩浩蕩蕩出發，去到日間才替他們搬運過的一間大貨倉！

那貨倉的大鐵門果然只見虛掩而已。

阿祖他們自然以爲是「木箱中人」的傑作，於是長驅直入。

豈料各人進入了貨倉之後，才知道上當，那大鐵門只是警方和國際特警等人打開的，目的是要他們一網成擒。

結果，在各有關單位的嚴密佈置下，所有由楊斯派去貨倉的人，無一漏網，包括未下車的司機在內。

他們雖然紛紛落網，但在他們的貨車司機未束手就擒之前，已利用車內的無綫通訊設備，直接通知了楊斯。

因此，楊斯把心一橫，便將阿生和京寶二人要脅警方作爲人質。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派在楊斯總部四周埋伏的人，亦已接得求救訊號。

此等求救訊號當然不會是阿生那隻特製手錶所發出的，也不是京寶的。

那是一名潛伏入楊斯總部的特警所發出的。

由於夏力知道楊斯擴張勢力，須要大事招兵買馬，所以爲阿生安全計，派了數名特警人員，扮作有案底的流氓，混入楊斯總部之內。

楊斯以爲有案底的人最易受他控制，想不到就此中計。

阿生和京寶會合後，聲聲埋怨京寶不爭氣，其實，他已認出了站在楊斯身後的大漢之中，有他的同事在內。

京寶是新人，反而認不出這班甚少露面的國際特警。

阿生知道大局已定，一個眼色，立即發難。

楊斯和柏加等人見阿生動手反抗，自然大怒，但當他們企圖拔槍時，首先柏加的手槍不翼而飛。

那自然是給身後的特警人員棋先一着，將槍扒去。

「砰」然一聲，楊斯已見手部流血，阿生趁勢奪槍。

其他人眼看大勢已去，也不敢反抗。

楊斯負傷被特警押到電梯門前，用特製鎖匙開了電梯開關，讓外面的國際特警和警方人員入來。

× × ×

事後警方才發覺楊斯還有一個「幕後軍師」，他就是商業間諜鄧地。

鄧地自從那次暗殺湯美和占士之後，覺得哈爾和波達等人的勾當的確可以致富，於是把心一橫，去跟他的一位「死黨」好朋友楊斯商量，利用楊斯目前的運輸公司，可以大事做「賊贜」生意！

這就是楊斯要併吞哈爾的前因。

可惜他却忘記了後果。

後果換來的，自然是牢獄生涯。

鄧地被警方搜出新式來福槍，憑彈道化驗，亦證明是殺湯美、占士二人的兇槍，終於被判死刑。

波達和他的手下，暗殺積臣等人滅口，亦難逃法網。

哈爾開設賊贜公司，收贜有罪，還犯上串謀殺人滅口之罪，被判無期徒刑。

貪字變個貧，但他們想不到貪字還可以致死呢！

(完)

新篇預告

國際特警故事之

大刺殺

馬雲 著

恐怖份子橫行歐洲，綁架、刦機、勒索，無惡不作。正當各國保安人員大傷腦筋之際，突然有一批殺手飛越大西洋，來到了美國東岸，國際特警組織奉命展開偵查，才知道一次史無前例的大刺殺立刻就要揭開了序幕……

國際特警故事之「大刺殺」將繼「賊賍公司」之後不久刊出。關心阿生安危的朋友切勿錯過。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粉紅色的色狼（一）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艷姝劫　姦殺案頻傳

魯薏絲是史密斯醫院中最合作的一個病人，也是最美麗的一個病人，因此在她離開的這一天，每個人都有惜別之感，尤其是胡益謀與胡秀琳父女。

魯薏絲是在史密斯醫院中接受戒毒的治療——其實完全沒有治療，史密斯是個很高明的醫生，他說要戒除毒癖，靠藥物的消極效能是很微弱的，即使能暫時的戒除了，也很容易再犯。他採取的是一種積極的心理治療法，讓患者在心理及意志上去積極抵抗毒物的誘惑，雖然那成功的希望較爲微小，但是成功後却具有絕對的效果，這種治療法只是在理論的階段，還沒有完全被採用。因爲那是一種較爲殘忍而危險的方法。

在戒除之初，他就跟魯薏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了解到這個女郎的決心，也了解到她是個具有相當自制力的女孩子，才大胆地作了一次試驗——當然是取得患者同意而且是志願接受的試驗。

把患者放在一間受控制的隔離室中，癮發時她可以按一個電鈕，那是一部電影放映機的開關，然後就在壁間的銀幕上現出一些畫面，那都是毒癖患者醜惡的姿態與痛苦的表情，完全喪失人格尊嚴的行爲以及悲慘的後果。

那些畫面刻劃出人間地獄的慘象——一個純潔美麗的少女，因染上毒癖而變得形銷骨立，爲換取一點毒物而賣淫，赤裸、地任憑一個粗壯的漢子無情地蹂躪，甚至於喪失人格僅有的一點尊嚴，在許多男人面前跟一條狗做着淫褻的表演，最後落得暴屍街頭。

這些鏡頭都是眞實的，是美國戒毒協會有計劃地抽樣攝製而作爲染毒者的警誡，類似的影片製成了很多的拷貝以供各戒毒中心取用，史密斯醫生借了一套來在魯薏絲身上作爲這種戒毒的試驗。

魯薏絲當然知道這些故事的眞實性，每一個染毒者都知道，祇是在毒癮發作時看見這些畫面時的感受則又不同了，除了這些影片外，還有一柄老虎鉗，就放在手頭，供患者在毒癮發作時鉗夾自己的大腿，以身體的痛苦來抵制毒癮的煎熬，然後推進一具塑膠製的假人，供患者搥擊，以發洩因無過癮而產生的恨意。

那具塑膠製的假人製作得很逼眞，是一個非常美好而具有高度藝術性的少女裸像，在她的頸部藏着一枝針筒，在乳房裏藏着一枚針頭，在腹部藏着一管蒸溜水，然後在她美麗的頭壳中藏着一包海洛英。

患者必須撕裂這些部位，才能取齊一次注射所需要的全套道具，塑膠人體內一如眞人，在破裂後會流血，敲碎頭部後會有像腦漿一般的半流體白色汁液，裂開腹部時，可以看見血淋淋的內藏，同時錄音帶上以電子遙控裝備配合，發出痛苦的呻吟、哀求，以及告訴患者——妳現在在傷害的人是妳自己，那臉形是配合患者而製的，因此魯薏絲所用的這一具，完全是她自己的形像，而且製作得更美好——這是史密斯醫生自己的發明，一種令患者心理上產生罪惡感的發明，人像不一定要用本人，有些染毒者在自暴自棄的心理下，最恨的就是自己，因此也可以換成患者最尊敬的人，最心愛的人。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試驗，有時可以導致患者精神錯亂而癲狂，因此受試驗者的精神狀況必須十分正常，意志必須十分堅强。

魯薏絲的反應非常好，那出於她的自制力，最痛苦的時候，她只用鐵鉗夾了自己一下，沒有破壞那具人像，雖然錄音機一再地告訴她如何可以取得那些東西，她仍能控制着不傷害自己——即使是一個虛構的自己。

這表現使史密斯很滿意，因爲有一個成功的病例，至少可以證實他的理論是可行的。

痛苦的歷程祇有三天，第四天開始，毒癮發作時，只有輕微的不適而已，在影片的刺激下，她已能把握住自己，以後的幾天，她可以輕易地取得注射品與工具，但她已能抵制自己，一週以後，她對那些東西反而起了厭惡感，再後的一週她連厭惡感都消除了，漠然視之，這就是說她已接近成功了。

第三週是應史密斯的請求而留下的，他爲了求得紀錄的完整，要求魯薏絲多留一週，以便紀錄她生理與心理的狀況而作成結論。

而使得魯薏絲多留一週的原因則是胡益謀已經清醒了，回復了神智，對魯薏絲的改變以及事情的結果，使他感到很欣慰

，而魯薏絲則是爲了表達她的歉意，代替了胡秀琳來照料尚須靜養的胡益謀。

是試驗結束的日子，也是魯薏絲出院的日子，陳秀蓮駕車來接她，在依依的惜別聲中離開了醫院。

回到東方偵探社，其餘三個人都不在，魯薏絲很奇怪，剛開口問起，陳秀蓮笑着遞給她一份合同。

「這是本社的聘書，聘請妳爲本社的職員，如果妳同意了，然後我才能決定我的回答。」

「這是怎麼說呢？」

「如果妳是本社的同仁，我可以實在告訴妳她們上那兒去了，如果妳不是，爲了職務上的保密，我就另作答覆。」

合同上註明：聘請魯薏絲爲東方偵探社的業務助理員，協助辦理本社任何業務，每月支薪港幣弍千元，工作津貼視實際參與工作之性質與需要另計，任期爲一年，年終可享受本社基本成員同等待遇之紅利……

魯薏絲笑笑道：「我不做事可以坐領乾薪，做了事另外還有津貼，貴社待遇實在太優厚了，我還會不接受嗎？」

陳秀蓮笑笑道：「妳看看附錄，那很苛刻，任何危險的工作，妳都不能拒絕，而且我們還要替妳投人壽保險，保險費由社方支付，萬一妳遭遇不幸，受益人是本社，因此妳很可能在第一次的任務上就送命，而使我們發一筆橫財。」

魯薏絲笑笑，拿起筆就簽了字：「我是個閒不住的人，越危險的工作越感興趣，否則我就不會答應妳們留在香港了。」

「哦！妳不怕我們是利用妳賺取保險金嗎？」

「如果是別的偵探社，我會考慮這個可能，但貴社四位波士都是百萬富翁，社長更是一位億萬身價的大富翁，我想這個可能性太小了。」

陳秀蓮含笑舉舉那張合同：「有一句話妳要修正，是本社而不是貴社，妳現在已經是社中的一員了。」

魯薏絲含笑立正，行了個軍禮道：「是！社長，我接受修正，請示第一件任務是……」

「先行參加甄試，領取私家偵探的執照。」

「那要先取得居留權才行！」

「已經辦好了，妳已經是本地的合法居民。」

「那有這麼快！至少也要居住半年以上……」

「這是個金錢與權勢的世界，祇要有辦法，有很多捷徑可以作法律變通的！」

魯薏絲有點感慨，嘆了一口氣：「金錢眞是萬能的，第一個發明金錢的人是個天才，他使人的權力超越了上帝。」

「不錯！有上帝時就有了魔鬼的存在，這兩股力量一直是均衡的，萬能的上帝不是全能，還有一部份的事，只是魔鬼才能做到的，但金錢却綜合了上帝與魔鬼的力量，把天堂上的人拉下地獄，也把地獄中的人送上天堂！」

兩人相視一笑，魯薏絲這才道：「社長，另外三位上那裏去了，我想一定是有什麼重大的案子，否則她們都會去接我的

，前天佳琍跟朱麗還說今天要跟我好好的聚一聚。」

陳秀蓮把她帶到自己的寫字間裏，交給她一封檔案夾子，裏面是幾塊剪報：

（本報訊：）「淺水灣海濱沙灘，昨日發現艷屍一具，全身赤裸，蜷伏濱海沙灘上，死者約二十餘歲，身裁健美，身份由警方調查中，唯死者臉部表情安詳，全身無傷痕，不似他殺……」

「昨日發現之海濱艷屍經警方調查，知為××舞廳之舞女白蒂，年二十二歲，原籍沙田人，因兩年前與不良少年為伍，脫離家庭出走，淪為貨腰，據同住之女友云，白女性情放蕩，時夜不歸，有嗜吸大蔴烟之習慣，死前兩日即告失蹤，法醫檢驗遺體中有神經受麻醉現象，並存有男子精液，想係受迷醉過度而死，而同遊者恐涉嫌而棄屍海濱，警方仍將就白女之交往，繼續追查，唯白女膩友頗多，恐難以把握……」

「尖沙咀一小旅館，發現一應召女郎陳屍室中，該女名露茜，年約廿三四，無居留證，亦無親友，警方判斷恐係外地偷渡而來之撈女，死者生前曾有與人交合行為，唯死態安詳，胃中有剩餘之安眠藥，想係服食過量而致死。」

魯薏絲抬起頭：「社長以為這兩件意外是謀殺事件……」

陳秀蓮點點頭：「魯薏絲，雖然妳是社裏的僱員，但我們並沒有把妳當外人看待，我比妳大一歲，妳也叫我大姊好了，社長兩個字聽起來很不舒服。」

魯薏絲頓了一頓：「好的，大姊，照報上的報導，似乎並沒有他殺現象。」

陳秀蓮一嘆：「不是兩件，是四件，另外還有兩件，因為死者的家庭比較有地位，警方把消息封鎖住了，沒有對外發表，那兩家的家長委託我們來調查。」

「哦！另外還有兩件，也是同樣的情形嗎？」

「妳看下去就知道了，下面有資料，妳的中文不錯，那些資料的紀錄文字也很淺，妳看得懂的。」

魯薏絲繼續翻閱下去，第一個死者是王月英，二十四歲，父親是個有名的地產商，屍體是五天前在他們家一處的鄉間別墅中發現的，別墅中原來有一對看守的夫婦，死前的晚上，那對夫婦接到王月英的電話，叫他們先回家去，第二天下午再來，王月英的私生活很放浪，已經離過一次婚，她也經常帶了男朋友到別墅來過夜，都是先打電話叫看守的人離開，習以為常，他們也不覺得奇怪，那知這次竟然出了意外，好在這對夫婦很懂事，先打電話給主人，再由主人報警，帶了警方人員來驗屍，現場沒有動，因此警方也沒有對外宣佈。

死者的父親王汀跟馬佳琍的父親是同行好朋友，馬佳琍得知凶訊後，前來慰問。同時也接下了委託，但現場的資料已被警方取走，僅從王汀的口中知道王月英是死在浴缸中的，也是全身赤裸，陰道內有男子的精液。

王月英有輕微的心臟病，是不是因為興奮過度而引致心臟病死亡呢？警方也無法回答，因為王汀不同意解剖屍體，無法取得進一步的資料，王汀對這個女兒的死並不太重視，因為他怕引起醜聞而影響自己的地位，他要找到那個跟她女兒發生關係的男人。

另一宗死者是個年輕律師的妻子，叫洪愛湄，夫婦兩人同居一所小花園洋房，沒有傭人，她的丈夫章伯倫雖然年紀輕，却已很有名，洪愛湄的父親則是華人公署的高級官員，所以章伯倫雖然想做開來要求公開緝兇——他懷疑這是仇家的報復，但為岳家所阻，所以章伯倫經由朱麗的關係，委託東方偵探社偵辦全案，他一方面對警方的辦案能力表示不信任，再者也怕岳父對警方施予壓力，不准張揚此事。因此是私下委託的。

章伯倫為了一件案子，到外埠去了幾天，洪愛湄死後一天，他接到岳父的通知而趕回來的。

經章伯倫側面的調查所知，洪愛湄是裸體死在床上的，洪愛湄身心健康，兩個人的感情很好，兩人都是虔誠的教徒，洪愛湄生活很嚴謹，夫婦同床時也不肯把衣服脫光，絕不可能裸體而獨眠，更不可能與人通姦，可是洪愛湄的屍體經過初步檢驗後，陰道中有男子的精液，而且精液中有梅毒病菌，證明她不但跟人發生過關係，而且對方是個生活很放蕩的男子……

魯薏絲看到這裏，忍不住問道：「章伯倫懷疑是仇人的報復也很有道理，洪愛湄既然不可能紅杏出牆跟人通姦，會不會有人強暴呢？」

「不可能！洪愛湄的死態很安詳，臉上還帶着微笑，身上沒有傷痕，屋子裏也沒有淩亂或是經過掙扎的痕跡。」

「那是可以在事後整理的，一個有經驗的職業兇手，他懂得把所有犯罪的痕跡消除。」

「但死者的神態無法偽裝的，屋子裏一定有個男人進去過，但絕不是洪愛湄不認識的人，可是從大門到臥室，一共有四道門，都是設計精巧的防盜鎖，室中還有防盜警鈴，都沒有破壞的跡象，分明人是洪愛湄自己請進去或帶進去的。」

「屍體是如何發現的？」

「洪愛湄本來約好第二天回家探視母親的，到時候沒有去，她母親打電話也沒人接，這是很少有的現象，因為洪愛湄是個最守時守約的人，她母親就自己去探望了。」

「她母親是怎樣進去的呢？」

「章伯倫有時要到外埠接洽業務，經常把洪愛湄帶了去，就請岳家派個人替他們看屋子，但因為洪愛湄愛潔，不准別人睡他們的床，不是她母親，就是她的妹妹去，所以她母親有她家裏的鑰匙……」

「洪愛湄致死的原因是什麼？」

「目前還不知道，章伯倫要解剖，洪愛湄的雙親不答應，所以沒有進一步的結論，反正說屍體的外表是找不到任何致死的因素！」

魯薏絲找到一枝筆，開始歸納四件命案的相同點：

①死者都是年輕貌美的女郎。

②都是裸體暴屍。

③死時神態安詳，臉含笑容，沒有強暴的痕跡。

④死前都與人交合過！

⑤沒有明確的致死原因，雖然前兩項已經過警方的判斷，也僅是猜測其可能而已。

⑥死者生前的行蹤沒有確實的證據。

作完這六點歸納，她才道：「大姊，這四件命案雖然有可能是巧合，但根據後來的兩件，似乎是同一個人所為，我的推斷對嗎？」

陳秀蓮笑着點點頭：「很不錯，妳問得很詳細，立刻能把握住重點，幾乎可以做一個合格的偵探了！」

魯薏絲有點得意地道：「我雖然沒修過偵探學的課程，我但出生在一個犯罪的世家，一個罪犯很可能就是個天才的偵探……哦，大姊！妳說我幾乎可以做一個合格的偵探，難道我的歸納中還有錯誤的地方嗎？」

「妳歸納的幾點都沒有錯，只是判斷時太草率，妳漏了一項最重要的因素——時間，根據法醫的推測死亡時間，這四件案子前後相距約莫六十小時，白蒂的死亡時間是二月二十五日傍晚六點鐘，露茜則是二十六日凌晨四點鐘，王月英是二十七日凌晨兩點，最後的洪愛湄則是二十八日下午五到六點，這是從屍體的狀況上測定的，也許還可能縮短一點，一個人能在六十小時內，連續跟四個女子發生關係而把她們一一殺死嗎？」

魯薏絲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了，漏列了時間的因素是她的疏忽，但她並不服氣，想了一下又為自己辯護：「假如是有計劃的行兇，未始不可能，祇要安排得好，在二十四小時內都可以做到這些事！」

陳秀蓮笑了一笑，拉開牆上的一幅布簾，裏面是一幅港九全區的地圖，是透映在一幅沙玻璃板上的，而且還有許多細小的縱橫分劃，地圖邊上有許多小按鈕，沙玻璃下的小燈泡亮了，是紅色的圓光，他按了八個按鈕，光點上還有一些阿拉伯數字。笑笑手指着那四個光點，然後道：「這是四件命案發生的地點，上面的數字是先後的次序，妳先看第一件命案，現場淺水灣，第二件是在對海的九龍，兩件命案相差的時距約莫是十小時，他殺死第一個人後，就要立刻渡海到對面，找到那個應召女郎完成第二件謀殺，但那是凌晨四點鐘，他不能離開的，必須要等到天亮後，再渡海回到香港，約好了王月英，玩了一整天，然後陪王月英到薄扶林道的山間別墅，在兩點鐘的時間謀殺了她，第四件命案發生在當天下午六點鐘。」

「時間上並不衝突，應該是可以安排的。」

「不錯！但洪愛湄是個內向型的少婦，跟兇手絕不會是以前認識的，即使是突然的邂逅，一直到產生感情，引兇手到家中，至少也要七八小時的互相結識，回到家中後，由聊天調情到上床，兇手再殺人，差不多也要兩個小時，這就是十個小時了，跟前一件兇案的時距只有六個小時，好了，在這六十個小時中，兇手如果是同一個人的話，他要行動，要乘坐一趟渡輪，要件死者共遊，還要往返交通，幾乎就沒有休息睡眠的時間了，那一個人能夠在整整六十小時內不睡眠呢？何況我們的時間是從白蒂死亡時起算，應該還要加上他跟白蒂到海濱共游，到沙灘上調情的時間，幾乎是三天三夜，誰能三天三夜不睡眠呢？」

魯薏絲這才不開口了，她承認自己的思考還不夠詳細，陳秀蓮的確比她精密得多，頓了一頓才道：「大姊，那就不是一個人所做的了？」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要等長青的資料，她以記者的身份到警署去索取四個死者的檢驗資料，以及其他的有關證物資料，有了這些資料，我才能判斷！」

魯薏絲叫了起來：「對啊！把四個死者內殘留的精液化驗結果找到，一加比較，不就知道是否一人所為了嗎？」

陳秀蓮笑笑：「要證明是否同一兇手。祇有這一個資料是最可靠的科學根據，一個合格的偵探在作判斷時，必須以最可靠的資料為依據，所以，我才說妳有待學習！」

魯薏絲訕然地俯下頭，想想又問：「朱小姐跟馬小姐呢？」

「很湊巧，朱麗跟洪愛湄是先後期同學，王月英跟馬佳琍也是先後畢業於同一學院，因此我叫她們去調查那兩個死者的在校活動情形以及社交活動狀況。」

正說着，電話鈴響了起來，陳秀蓮接聽後，口中咿唔了一陣，手中在記錄，然後道：「英皇道，永興街，我知道，在維多利亞公園旁邊，妳在那兒等着，我馬上就來。」

放下電話，她以興奮却又憤慨的語氣道：「第五件命案又發生了，死者叫周小芬，是老二報館裏的一個同事的女兒，在為一家報社担任記者，死者的狀態跟以前四個完全一樣，屍體剛被發現一小時，老二恰好在警署，是最先得到消息的，她在那兒等我們，一起去嗎？」

魯薏絲囁嚅地道：「我可以去嗎？」

「當然可以，妳是合法的居民，而且已經在本社受雇，對了，我把職員證先給妳帶着，另外帶一份委託書，周小芬的父親也要委託本社偵辦這件案子！」

她叫秘書李小姐進來，把魯薏絲的證件都交給她，另外有一口零零七型的手提公文箱，跟魯薏絲一起下了樓，來到地下停車間，開出她那輛豪華而裝備齊全的跑車。

坐在車上，她才嘆了一聲：「才簽好合同就立刻要妳工作，眞是很抱歉！」

魯薏絲却興奮地道：「不！我很高興，這是我第一次從事正當而有意義的工作，我覺得比什麼都好，今天是我新生的開始！」

她們以不受抄牌的最快速度，到達了命案的現場，那是一棟精緻簡單的公寓式屋子，死者周小芬的父親是個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就是父女兩個人共居一樓！

周達民是日報編輯，周小芬是晚報記者，兩人工作時間是衝突的，他回家時，女兒正在睡覺，等他要上班時，女兒就出門採訪去了，兩個人雖然居住在一起，却很少有碰面的機會，周達民凌晨三點鐘看完大樣回家，周小芬的屋子裏是黑的，他

照例自己弄東西吃了睡覺，到了十二點，起來吃中飯時，發現女兒的皮包還放在客廳裏，門雖然關着，却沒有鎖，他叫了兩聲沒有回音，推開門進去，才發覺女兒全身赤裸裸躺在床前的地毯上，全身已經冰涼僵硬，分明是死亡很久了。

他沒有動現場，立刻打電話報告警署，剛好葉長青也在警署，立刻跟探長帶着一名法醫來了！

陳秀蓮到達周家時，屍體已經運走了，周達民跟着把女兒送到殮房去了。屋子裏祇有那個華籍探長李曉夫跟葉長青在低聲商量着什麼！

陳秀蓮進去後，互相介紹後，葉長青跟魯薏絲熱烈地握過手後，就急急地道：「大姊，李探長把我所要的資料都帶來了，你再也想不到案子的內情錯綜複雜難到什麼程度，警方把握住的資料，幾乎可以確定是同一個兇手所爲，但是跟把握的資料對照，則又令人無法相信，因此李探長也希望我們能給予協助，抓到那頭粉紅色的色狼！」

陳秀蓮哦了一聲：「粉紅色的色狼，這是誰起的外號？」

李曉天探長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服務警界多年，由探員、探目一直升到今天的地位，經驗十分豐富，可是此刻他却發出一聲乾澀的苦笑：「是兇手自己，他這種瘋狂的行爲，不僅是在向警方挑戰，而且是存心逼我辭職，一共五件案子，後來的三件總算家長肯合作，不願聲張，但如果再發生幾件！事情絕對瞞不住的，破不了案，我只好下台鞠躬了！」

陳秀蓮興趣來了：「是兇手自己留下姓名嗎？」

「不是兇手，是一張卡片！」

他由公事包裏取出三張像普通大小的卡片，是粉紅色的，卡片的一面是剪貼上去的彩色照片圖畫，畫中則是一個山峯上，一頭野狼仰頭對着藍色的夜空與一輪圓月，引頸長嗥，十分逼眞生動，背面則是用打字機打上去的英文字母，「WOLF」也是狼的意思。

卡片上編了號碼，也是用打字機打的，從〇〇二到〇〇四，編號在畫面的左下角。

李探長苦笑指指卡片：「這三張是在露茜、王月英、跟洪愛湄的背後發現的，號碼也是兇手自己編的，少了第一號，那一定是在白蒂的背後，但屍體被海水冲洗過，恐怕是冲走了，周小芬的背後也有同樣的一張，是第五號，我叫人拿回去化驗了，祇怕結果並不樂觀，沒有指紋，沒有任何的綫索！」

葉長青苦笑道：「編號可以排到999號，以兇手的速度跟間歇的時距來看，很可能兩年多就滿額了，前後五天，他已經殺了五個人，照時間計，應該是一九七五年的五月四日期滿！」

陳秀蓮拿着卡片端詳了一陣子，然後再問道：「照留下的卡片看，的確是同一兇手所爲，那爲什麼又令人感到難以相信呢？」

「是根據前四名死者生殖器內取出的精液化驗結果，却又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男人的！」

葉長青搶着報告，但李探長接着補充：「化驗室的技師告訴我，那兩個不同男人的精液中其中一個患有梅毒桿菌，另一個則是有先天性的瘋狂遺傳因子，不過他還不敢確定，而其中有性病的那個男人，病毒已經到了第三期的危險程度，根本不可能再跟人性交了！」

「性病患者的精液是在那兩個女的身上發現的？」

「祇是在洪愛湄的體內，精液中還帶着少量的濃血，是屬於男人陰道口的，證明這個男人的生殖器正在潰爛，以洪愛湄有潔癖的個性，她怎麼會跟這樣一個男人發生關係？」

這下子使陳秀蓮墮入迷茫中了，喃喃道：「這麼說兇手是兩個人，一個是瘋人，一個是嚴重的性病患者，他們合組成一個專門謀殺女人的俱樂部，使用着同一種殺人的標記！」

李探長苦笑道：「照這兩種人的心理傾向，都是有女性厭惡病的可能，前者是先天的，後者是從女人傳染來的性病，因而變成痛恨女人，因爲這種病毒是屬於越南玫瑰型！」

陳秀蓮一怔道：「什麼叫做越南玫瑰型？」

葉長青笑了：「大姊，妳也有不知道的事，越戰發生後，那兒的參戰美軍跟當地女子發生很多不正常的關係，因而產生了一種新的性病型態，叫越南玫瑰。」

李探長接着道：「這種國際性梅毒很可怕，在男性生殖器上病症最顯著，染上後很難治療，嚴重時，陰莖會潰爛化膿，一塊塊地落下來，很像痲瘋病患者的症狀！而在洪愛湄體內取出的精液，照法醫的判斷，那個兇手所剩無幾了！這種男人會跟洪愛湄那樣愛潔的女子發生性關係，豈不是耐人尋味嗎？」

陳秀蓮想想道：「兇手的範圍已經縮小了，一是精神病患者，另一是嚴重的性病患者，這兩種人在一起的可能性，只有在醫院裏，探長在這方面搜索過沒有？」

李探長目光一亮，立刻道：「沒有！我始終沒想到這一層上去，陳小姐，還是妳行，我立刻打電話給化驗組，叫他們拿了那兩種精液的樣本，到各大醫院去對照一下……」

陳秀蓮道：「最好是從私立醫院着手，照案情的判斷，兇手的經濟狀況似乎很富裕，而且一定是風度翩翩的少年人，因爲死者都是年輕貌美女郎，而且王月英與洪愛湄周小芬都不是掘金娘子，如果能使她們動心，對方一定有相當優厚的外在條件，這種人不會住免費的公立醫院的！」

李探長連連點頭道：「對！對！那我就得自己去跑了，本地的私人醫院都是有身價的執業者，他們有爲病人保密的義務，跟他們談公事是行不通的，我只好以私交要求協助！謝謝妳，陳小姐，跟妳談話後，給了我很多啓示！」

「別客氣了，我們接受了三個家長的委託，這也是我們的業務，希望能跟探長密切合作，互相交換案情的心得與新發展，以及一切有助於破案的綫索！」

李探長苦笑道：「那是一定的！否則葉小姐也不會放過我，她的尊翁以督印人

的身份打電話給我，我惹得起嗎？」

葉長青笑道：「所有的消息只有我們一家報館知道，我們沒發獨家新聞，已經很對得起你了！」

李探長苦笑道：「平常都是警方拜託新聞界別多發消息，這次我倒是希望大家多渲染一下，但偏偏是死者的家屬要求不要宣佈，他們甚至要求在塡具死亡證上改爲自然死亡，根本不要成爲兇殺案，平常指責我們破案不力，罵得我們狗血噴頭，這次竟要求我們結案，最好不要查究：」

葉長青道：「難道你希望案情公佈出來嗎？」

李探長道：「不錯！這次我眞心希望，渲染得越大越好，把事情鬧開來，至少可以使大家提高警覺，不會有人繼續受害，照情形看，除非我們立刻破案，否則兇案還會不斷地發生！」

這的確是個值得憂慮的問題，陳秀蓮輕輕一嘆：「李探長，你忙吧，我們在社裏等候你進一步的消息，如果在跟醫院的接觸時發生困難，請打電話告訴我們，由我們去設法，在某些地方，私家偵探社比官方稍佔便宜！」

李曉天連口答應着走了，陳秀蓮則在葉長青的指引下，又到周小芬的臥室中去看了一趟。

地毯已經被抽走了，據葉長青說是因爲上面有血跡！

陳秀蓮神色一動！「有血跡，這次是以兇器來行兇了？」

葉長青的臉紅了一紅，略見忸怩地道：「不，血是從她下體流出來的，那是處女膜破裂而流出的貞血，周小芬雖然二十八歲了，還是個純潔的處女！」

「妳跟她很熟嗎？」

「以前在採訪的場合碰過頭，她長得很甜，身材很健美，祇是性情有點孤僻，很討厭男人，以後她專門從事影劇娛樂新聞的採訪，就很少碰頭了，她似乎只喜歡跟同性交往，尤其是對漂亮的女明星，特別着迷，有一個開麥拉飛司很好而演技却糟不可言的女星備受批評，祇有她一個人獨排衆議，在她自己的報導中特別推崇，而且罵其他的批評者庸俗，說他們不懂得女性的氣質美！她自己雖然有一副媲美瑪麗蓮夢露的身材，却最反對肉彈型的性感，在新聞圈內，被公認爲是個怪物！」

陳秀蓮苦笑一聲：「這又是一個心理不健全者，從她臥室中所懸的照片就知道了，伊麗莎白泰萊，歐德麗赫本，派兒安琪麗，尤敏，似乎都是玉女型的明星！這樣一個純女性的崇拜者，居然會遭到如此命運，的確令人不可思議！」

她的臥室裏沒有化妝品，却有着一大堆的哲學著作，而且以叔本華的著作最多——這是個悲觀的厭世主義者。

陳秀蓮作成幾點紀錄後，就跟葉長青、魯薏絲出來了，在開車回到偵探社的路上，她們看見兩個女的從維多利亞公園中出來，兩個都是很美的女人，服裝樸素，氣質高雅，但她們的行爲却令人側目，互相緊勾着腰，親密的程度，超出了同性間所應該保持的正常距離了。引起很多人注意！

魯薏絲笑笑道：「在北歐，同性戀已經司空見慣，但是在東方，這種情形還不多見！」

葉長青略一回憶道：「左邊的那個我認識，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女教授，已經得到兩個西方學院的名譽博士，叫方思美，是專攻哲學的。」

陳秀蓮慨嘆道：「哲學是解剖人性的，也是爲解除人性上病態的科學，可是她自己却沒有爲自己作一番解剖！」

回到了偵探社，馬佳琍與朱麗都在，大家向魯薏絲表示過歡迎之忱後，立刻提出她們的調查報告！

馬佳琍是調查王月英的。

王月英在學校裏就以私生活放蕩而出名，她有個捕壘大王的雅號，那是從棒球比賽中得來的靈感。攻方上壘後，爲了爭取時間搶進下一壘，往往在下一名打者打擊時，先行離壘，而守方如果能在他未及盜壘或回到所佔壘位前將球傳給守壘員，就可以將他觸殺出局，而王月英却是專門喜歡搶奪別人的男朋友，有好幾對熱戀中的情侶，都因她的介入而破壞了，只要有一點機會，她就能把那個男的攫取到手，就好像棒球守備員捕殺離壘跑者一樣，而且她對年輕英俊的男人特別感興趣，結了婚之後，仍然在外招蜂引蝶，她的丈夫受不了綠色的威脅而告仳離！

而朱麗對洪愛湄的調查則完全相反：洪愛湄個性沉默，在求學時期，從沒有一點綺聞，只跟幾個女同學來往，而那些女同學有了男朋友之後，立刻就中止了友誼，追求她的男生不少，她從未接受過任何一個男孩子的約會，似乎有同性戀的傾向，但不顯著！因爲她的戀情是屬於精神的，即使她戀愛的對象也是個女性，可是她採取的也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

陳秀蓮分析了一下道：「這個人倒跟周小芬相像，照她們的心理狀況，應該祇有女人才能使她們動心，偏偏她們是死在男人的手裏！這一連串的命案都是粉紅色的色狼所爲，眞叫人不懂！」

案情的發展越深入越是令人迷惑，被害者除了全是年輕貌美的女郎外，幾乎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女人。

每個人都陷入了深思，電話鈴又響了起來！

是李探長打來的，他是報告周小芬的檢驗結果：

周小芬的死因不明，似乎一下子生命就從她身體內消失了，沒有任何足以致死的原因，她臉上的表情很安詳，含着微笑，似乎在極愉快的狀況下離開了世界。

跟着前面幾個案子完全一樣，她體內所遺的精液却跟洪愛湄的完全一樣，有着濾過性的越南玫瑰病毒，屬於同一個男人的，但有兩點令人驚奇！

第一：周小芬是個石女，在醫學上稱爲處女膜肥厚症，她是無法跟一般正常的女人那樣性交的，除非經過外科手術的矯正而加以割除，但周小芬並沒有，她是被一股暴力硬行穿破了那重障碍而注入了精液，這似乎不太可能，沒有一個男人能以血肉之軀，發出那麼大的衝擊力！

但周小芬體內的男子精液還是活的，一般精虫在離開人體後，生存的時間爲八小時，證明她在被發現後，跟人發生性交

的時間還沒有超過八小時。

也就是說，周達民在回家時，周小芬還是活着的，也許跟兇手一起熄了燈躲在屋子裏，一切都是在周達民回到屋裏睡覺後再發生的！

另一個發現就更耐人尋味了，就是周小芬的處女膜雖經破壞，却沒有被撕裂，仍然保持着原狀，只有中央的那個小孔有被撐裂一點的破口，那個破口祇有一公分的直徑，那似乎不是屬於男人性器所造成的。

法醫附帶的報告是周小芬由於先天的缺陷，養成了自瀆的習慣，她的外陰部肌肉鬆弛而變色，不是處女的桃紅色，可見她這自瀆的習慣已經有很久了！因此她是屬於一個性心理變態狂！

陳秀蓮把這些重點記下來之後，在電話中對李探長道：「探長！這個發現很重要，你能不能來一下，我們重新把案情研討一下，我想我已經把握住了一點綫索了呢！」

李探長答應在兩個小時後再來。

陳秀蓮放下電話後，立刻一個人跑進她自己的屋子裏，開始翻閱一大堆的參考書。

這是她思考與搜集資料的時間，朱麗她們都明白她的習慣，不去打擾她，約了魯薏絲在另外一間起居室中，也作案情的探討。

約莫過了一個多小時，電話又響了，葉長青接聽後，迅速作了筆記，同時以愕然的口音道：「好！好！我們立刻就來，這眞是想不到，我們在離開周宅後，在維多利亞公園門口還看見她，跟一個女的一起從裏面走出來，兩個人很親密……什麼？那個女的？不認識！我們當時在車子裏，沒有注意，我問問大姊好了，她比較細心，也許能記下一點特徵，我陪她到現場來，大家再研究，再見！」

陳秀蓮從屋裏衝了出來，急問道：「第六件命案發生了？」

「是的！還是粉紅色色狼的傑作，這次的被害者，妳再也想不到是誰了吧？」

「是方思美，那個女教授！」

「妳怎麼知道？」

「從妳答電話知道的，我們還談論了一下！」

她看看錶，略一計算道：「現在是下午四點五十分，距離我們看見她的時間，不過才三個半小時，現場在那裏？」

「在東院道，她自己的寓所內，她是一個人獨居的，一個小時前，剛好有個學生去找她，因而發現了她，現場一如前幾項，卡片上的編號是第六號……」

大家都很興奮，要一起行動，陳秀蓮却道：「妳們都不必去，只讓老二跟我去好了，這一次我祇是爲了證實自己一部份推測，人多沒有用，而且我想我多少已經把握住兇手一部份綫索了，將來破案擒兇時，還得要妳們出馬，因此妳們最好少露面，別讓人家認了出來！」

朱麗一怔道：「擒兇？大姊！妳已經知道誰是兇手了？」

「不知道，但我祇掌握住一部份綫索，兇手殺死的對象都是年輕美麗的女郎，妳們都可以合格成爲她的對象，因此她很可能會自動來找上妳們！」

這一次她是以英語說的，英語中第三人稱的單數，有陰性與陽性之別，HE與SHE，分得很清楚，一聽就知道是他或者她，魯薏絲敏感地問道：「兇手是個女的？」

「這祇是我目前的暫作假設，一切尚有待求證，這次的兇案現象發現得很快，也許有更多的證據，也許兇手還會在附近觀察，因此我不要去的人太多，免得將來我們設餌擒兇時，引起對方的警覺！」

她跟葉長青兩個人駕着車子，以最快的速度趕到現場，那是一棟很精美的小花園洋房。

門口之時已停着四五輛車子，大部份是屬於警方的，因此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圍觀，有三個武裝警察守着門口，阻止閒雜人進去。更有許多記者，也被擋駕。

陳秀蓮跟葉長青下了車，警察早奉了李探長的命令，沒有留難她們，立刻引起了其他記者的不滿與反對。

葉長青立刻鄭重地道：「各位同業，我是以私家偵探的身份應邀來查案的，不是以記者的身份去採訪的，因此我可以宣誓保證，如果公開，我絕不發獨家，一定讓大家都分享全部案情，否則我也以同業的道德，要求大家不要任意渲染，靜待案情的發展，誰要是不合作，我就不給他我所掌握的資料！」說完，她就跟着陳秀蓮進屋去了。

這一次兇殺案的現場保持得最完整，方思美還是裸露着，但是死狀略有不同，以前五個被害者臉上都帶着笑，全身的肌肉都處於平和的狀態中！

方思美却是特出的，她的臉部表情也帶着笑容，但却是一種不自然的，近乎痛苦的笑，就像是被人綁住了四肢，然後用毛刷刷脚板心所刺激出來的那種笑。

她的嘴角有血，那是咬破了嘴唇而流出來的，她雖然赤裸地睡在床上，然而床單却是十分整齊，反而在地毯上一片淩亂，而且還有血跡。

方思美是個男性化的老處女，指甲也修得短短的，在指甲縫裏有着許多毛質纖維，食指、中指與無名指甲都被掀起了一半，地毯上的血跡多是從她指甲上流出來的，而床前的地毯被抓破了幾個洞！

李探長這次已經有經驗了，他接到消息，立刻通知了化驗小組，把應用的儀器都帶來了，準備立刻從事化驗的工作，陳秀蓮到達後，先對屍體作了一陣探索。

她看看死者的眼睛，發現瞳孔放得很大，然後接觸了一下死者的肌肉，試試彈性與僵硬的程度。

正在要作記錄的時候，一個化驗技師上來，拿着刀子，準備從事肌肉的切割取樣！

陳秀蓮連忙伸手擋住了他：「慢一點，法醫來了沒有？」

那個技師不禁愕然，說道：「我就是法醫。」

「很好，請問你例行的手續施行過了沒有，這個被害者是否已確定眞正的死亡了？」

法醫怔了一怔：「施行過了，她的脈搏已經停止，心臟停止了跳動，呼吸也停止了，體溫也在降低……」

「可是她的身體還是軟軟的，而且還在繼續流血，一個已經死亡的屍體會流血嗎？」

法醫好奇地看着陳秀蓮：「陳小姐，我檢驗過不知多少的屍體，有很多死於車禍的人，頭部已經輾得粉碎，可是六個小時後仍然在流血，在那種情形下，我也是很快就簽發了死亡證。」

陳秀蓮却固執地道：「法醫，在那種情況下沒有人會反對，縱然那個屍體還在動，但也祇是肌肉與神經細胞的抽搐，沒有頭的人是絕不可能復活的，可是這一個不同，她一切的器官都是完好的，而流血的現象是生命的特徵之一。」

法醫忍不住道：「陳小姐，妳是不是認爲這個女人還沒有死？」

「我不敢確定，至少根據法醫的死亡徵象還不足以證明她確已死亡。」

「我是根據學理的，人的生命以大腦爲主體，大腦在幾分鐘內得不到氧氣的供應就會死亡，這一個女子的呼吸已經停止了，據我的判斷，至少已經有一個小時，在這個時間內，她的大腦細胞已經死亡了，而其他部門的細胞，死亡時間可能會晚一點，我不能等待她每一部門的細胞都停止作用後才認爲她確已死亡，像毛髮及指甲等角質層細胞，可以生存到幾個月或幾年之久。」

陳秀蓮似乎詞窮了，她在屍體旁邊躺了下來：「一分鐘後，請法醫爲我診斷一下，用你的學理根據，看看是否能判斷我已經死亡。」

法醫被她弄得莫名其妙，只好把李探長找來：「探長，這一個被害人是發現與被害時間最接近的，因此她的狀況很重要，及早化驗的結果，可以提供出她被害的原因，我就是爲了爭取時間，才把化驗器材帶了來，可是這個女人却在無理取鬧，阻止我進行。」

李探長皺皺眉，葉長青在旁邊忍不住道：「尤法醫，你既然沒有找出死亡的原因，怎麼能判斷被害者是已經死亡了呢？我大姊就是避免你犯過失殺人的罪，才想帮助你。」

法醫叫尤致理，是日本帝大醫學院病理學系的博士，担任法醫已有二十年的歷史，是個很忠於職守的公務員與學者，雖然有點固執，却不是頑固派，葉長青由於採訪新聞的關係，跟他時有接觸，相處得一直很愉快，因此葉長青跟他說話是半開玩笑半認眞。

尤致理苦笑道：「葉小姐，妳也認爲這個女人沒有死？」

葉長青笑笑道：「我沒有這樣說，我大姊也沒有這樣說，我們只是認爲現在的科學已不能對生命作一個立即的定義，世界各地經常有假死的例子。」

「那是一些特殊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說癲癇、電擊等，但這個被害者都沒有那些可能。」

葉長青笑了一笑：「我大姊在一分鐘前還跟你在談話，你至少可以知道她沒有癲癇症，也沒有遭受電擊，可是照你的學理的根據，她已經死了，你是否能爲她簽一張死亡單？」

尤致理看看陳秀蓮果然一動不動了，連忙抬起她的手腕來一試脈搏，停止跳動了，再聽聽心臟，也停止跳動了，取出玻璃片來放在鼻孔前，沒有水汽呼出，翻開眼皮，瞳孔已經放大。尤致理嘆了一口氣：「她已經死亡了。」

葉長青立刻道：「你能確定嗎？」

尤致理張大了嘴，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一切的徵象顯示陳秀蓮確已死亡，但他知道陳秀蓮沒有死。嘆道：「我投降，請妳叫陳小姐活起來吧。」

葉長青立刻蹲了下來，在陳秀蓮身上一陣推動，帮助她作了幾次人工呼吸後，陳秀蓮的眼睛睜開了，呼吸慢慢地恢復，一切生命的現象又回到她身上！

她坐了起來，笑問尤致理道：「法醫，你承認學理的根據不可靠了吧。」

尤致理滿臉歉色，激動地道：「陳小姐，這是魔術，是奇跡，是向科學的挑戰，妳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瑜珈術，東方最神奇的科學魔術，以心靈的意志去控制身體的組織，以超科學的精神力量去操縱不隨意肌的運動，如此而已。」

尤致理的目中充滿了迷惘，喃喃地道：「這太神奇了，我要寫一本書，深入探討，在醫學年會上發表，那將是本世紀最大的發現。」

陳秀蓮笑着搖搖頭：「沒有用的，沒有充分的理論根據來支持這種現象是很難使人相信的，因爲這是哲學的範疇，在這方面，東方人領先西方人很多，祇是東方人做學問的態度比較保守，是屬於個人，而不屬於羣衆，中國道家早有龜息之法，完全是同一理論，但現在早已失傳了。」

李探長却急急地問道：「陳小姐，妳是否認爲方思美也是處在同一狀況中？」

陳秀蓮道：「是的，我認爲有此可能，一連幾個被害者都沒有任何傷痕，都沒有任何致死的原因而死了，我相信她們都是受了一種強烈的催眠作用，在歡愉中被人將生命引出了她們的軀體，所以每一個死者都含笑而進入另一個境界。」

「有這種催眠術嗎？」

「有的，我翻了很多的參考資料，知道在印度的苦行僧中，曾經有人練過這一種法術，用以帮助重病者安靜地接受死亡，在沒有痛苦的狀態下進入天堂，可是後來有人將這種法術用在正常人身上，成爲謀殺的手段，被人視爲邪術而加以抵制。這一派的僧侶都被當作惡魔而投入火中燒死了，因此在十八世紀末年就絕傳了。」

李探長很失望：「既然絕傳了，怎麼現在又會出現呢？」

陳秀蓮道：「在尼泊爾、錫金、不丹等許多靠近喜馬拉雅山的小國中，寺院中都保存着幾百年前的典籍，許多神秘的法術，都在那些典籍中被保存了下來，祇是大家不大注意罷了。」

葉長青忍不住問道：「大姊，妳說這一連串的兇案是由催眠術造成的，是不是有根據呢？」

「當然有的，我已經想到了這種可能，因爲我自己也練過瑜珈術，我看到方思美的指甲蓋被掀了起來，手指還在流血，而且指甲中有毛質纖維，地毯上也有血跡

，再者她的牙齒咬進了嘴唇，這證明她是經過一番掙扎的，而且這是一種對自己的掙扎，她是個哲學家，心靈的意志力比別人強，可能發現自己受到一種邪惡的催眠術時，產生了警覺而想自拔出來，因而有了那些行動，祇是她的掙扎還抵不過對方的施術，終至被兇手得手而去。」

尤致理嘆了一口氣：「那麼方思美還是死亡了。」

陳秀蓮道：「我不知道，我沒有學過催眠術，我練的是自我控制，但原則上很接近，那是一種緩慢的死亡，使精神與身體漸漸分開，終於接近完全的毀滅，不過從方思美的狀況看，她似乎還沒有完全地步入毀滅之途。」

李探長忙道：「陳小姐，是否有辦法可以把她救回來？」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我可以一試，用我所學的方法引導她回來，不過我需要一個絕對安靜的環境，不受任何的打擾，而且受害者的身體姿態要經過許多變動，當然，我可以保證絕不會破壞她，而且我不敢說一定能成功。」

李探長道：「能够有一點希望都是值得一試的。」

陳秀蓮苦笑道：「但是誰也沒有權利准許我這麼做，這是個一切都講究法治的地方，方思美目前到底是死了沒有？我也不敢說，如果她還活着，我還可以說是爲了救她，假如她已經死了，將來她的家屬知道，追究起來，大家都麻煩。」

李探長與尤致理都爲之一呆，長嘆無語。

正在這時候，一.白髮蕭蕭的老年紳士進來了，顯得很激動，李探長認識他正是本地的名學人梅思禮教授，也正是方思美執教的這所學院的院長！

梅教授顯然很激動，老淚縱橫地撫屍痛哭，然後向李探長唏噓地道：「思美的父母是我的好友，臨終時託我照顧他們的女兒，思美又是我得意的學生，她在美國學成後，等於是帮我的忙來此執教，想不到出了這種事。」

葉長青心中一動，把梅思禮扶到一邊坐下，簡短地對他敍述了最近幾件類似的兇案，以及陳秀蓮剛才的發現，最後向他請求道：「梅院長，陳大姊並不一定有把握能救活她，而且陳大姐所持的理論太玄虛，不容易爲一般人所接受，但是這不失爲是一個機會，希望你能給予支持。」

梅思禮目中發出了光彩：「我是研究心理學的，對於瑜珈術的神秘處也探索了多年，陳小姐所說的那個印度教派我也知道，在十八世紀中葉已經流傳到歐洲，最後盛行於南美與非洲，目前流行於西方社會的巫毒教就是這一教派的濫觴，陳小姐居然有這種研究精神，我一定支持……其實，你們早就該開始了，現在不會太遲了嗎？」

陳秀蓮連忙道：「不遲。我必須等待她的精神完全虛脫時再施行，假如她眞的是被人在催眠狀態下奪去生命，對方在這方面的造詣一定很高，我要等對方的影响力減到最薄弱時再着手。」

梅思禮聽了連連點頭道：「對！陳小姐，聽妳這番話，就知道妳在這方面的研究很深，我祇有一個要求，就是請妳允准我在旁邊參觀。」

陳秀蓮面有難色，梅思禮道：「我這麼大歲數了，年齡可以做妳的祖父，我相信對妳不會有甚麼不便，而且我也是大英帝國靈魂學會的會員，我懂得這一類研究時應該守的本份，這個要求完全是基於學術性的，我也希望這次的實驗能爲人類精神領域中智識的探討能有更新的發展。」

陳秀蓮笑笑道：「梅教授，聽您這樣一說，我知道您也是在心靈研究上的同道前輩，說不定還可以給我一些指導呢。」

於是她立刻着手佈置，現場的攝影，搜求證物的工作都做過了，李探長吩咐部屬們都出去，關上了房門，屋裏留下了陳秀蓮與葉長青。

陳秀蓮在屋角擺了一張沙發，請梅思禮坐下，然後在方思美的胸口用耳朵貼上靜聽了約莫有十幾分鐘之久，忽而眉頭微展道：「還有最弱的間歇跳動，每次約在十分鐘之間，這是接近死亡的最高限度，老二，可以開始了，妳做我的助手，一切都要聽我的，不准發問。」

葉長青顯得很興奮：「是！大姊，妳吩咐好了。」

「把衣服全部都脫了，連手錶戒指都不准留下。」

葉長青不禁一怔，但陳秀蓮自己先開始動作了，她也祇好照做，雖然室中只有一個死人，一個女孩子與一個老頭兒，但葉長青還是感到很忸怩，可是看見陳秀蓮一本正經的樣子，她也不敢多說了。

陳秀蓮除去了衣服後，雙腿盤屈，坐好一個打坐的姿勢，然後向葉長青點點頭：「把我擺成倒立的姿勢。」

葉長青好在力氣大，把她顚倒過來，頭頂着地，陳秀蓮像具不倒翁似的，前後幌了幾幌，然後就像一具倒坐的石像，靜止不動了，可是她的嘴唇却輕輕開啓：「抱起方思美，實施對口呼吸法。」

葉長青是個運動員，自然知道這種最新的急救方法，雖然方思美已經可能是個死人，但四肢尚軟，體溫尚存，於是把她抱了起來，用雙臂緊攬住腰，以腋下掛在自己的雙臂上，嘴對着嘴，用鼻子堵住了對方的鼻孔，用力吹出一口氣去，耳邊聽得陳秀蓮發出下一步的指示：「雙臂用力，把妳呼進去的空氣壓出來，再送進第二口。」

葉長青像機械人似的一遍遍地做着，也不知做了多少次，她忽然感覺到對方已經有了反應，至少自己懂得呼吸了，正準備告訴陳秀蓮，但陳秀蓮似乎已經知道了：「慢慢放平，把她照我的姿勢擺好。」

葉長青已經累得一身是汗，連忙放了下來，她感覺到方思美不但有了呼吸，而且也恢復了心跳，連忙照陳秀蓮的吩咐，但方思美的骨節很硬，葉長青用了很大的力量，才好容易盤成個打坐的姿勢。

「倒過來，使她的臉對着我的臉。」

好在方思美並不太重，很順利地倒了過來，但方思美不像陳秀蓮一樣，能控制重心，手一鬆就要倒下來。

陳秀蓮繼續道：「扶好，不要動，絕對不能動她。」

葉長青祇得雙手托住方思美的膝蓋，

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又過了很久，葉長青的雙臂已經感到痠了，可是陳秀蓮沒有說話，她也不敢放開，忽然肩上輕輕有人一拍，是梅思禮來到她的身邊，而且用目示意，叫她可以鬆手，同時也做了個手勢，要她悄悄地離開。

葉長青似乎還不放心，可是梅思禮把她的手挪開了一隻，方思美仍然直立不倒，梅思禮又挪開了她的另一隻手，陳秀蓮雙目盯視着方思美，一眨都不眨，祇是嘴角輕輕地一歪，示意葉長青可以離開。

葉長青重重吁了一口氣，梅思禮輕輕地拉着她，指指浴室，以極低的聲音在她耳邊說：「妳可以擦乾身體，穿上衣服，暫時別放水洗澡，因爲她們不能有聲音打擾。」

葉長青覺得連動一下的力氣都沒有了，找到一塊乾毛巾，胡亂擦了身子，穿好衣服，掂着脚尖走出來時，看見了一幕無法相信的情況，陳秀蓮的身子側了過來，與地面成了三十度的傾斜，幾乎已經快接近地面了，在她對面的方思美也跟着動作，但兩個人却沒有倒下來。

慢慢地，陳秀蓮又恢復了直角倒立的姿勢，方思美也跟着慢慢地直立，梅思禮的臉上現出了興奮而又欽佩的神色，拉拉葉長青，輕輕地打開了門，到了外面，葉長青也跟着出來後，梅思禮才低聲道：「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候，絕對不能受外界一點的干擾，所以我們還是出來的好。」

葉長青把身子投在沙發上，呼了一聲：「累死我了，鬥一場牛也不會比這個累呢。」

梅思禮笑笑：「我們到厨房裏去談，我爲妳冲杯咖啡。」

李探長跟尤致理都十分焦灼，幾乎同聲問道：「怎麼樣？」

梅思禮十分興奮：「思美的性命是保住了，因爲她已完全進入陳小姐的控制，但能否將她的思想也引回來，那就很難說，我們到厨房裏談去，探長，請你吩咐兩個弟兄守住臥室的門，除非聽見裏面召喚，否則絕對不准進去打擾或發出聲音。」

李探長道：「我已經關照過了，所有的人都守在屋子周圍，連客廳都不准進來，院長，方小姐果然已能復活了嗎？」

梅思禮點點頭：「是的，思美的確是受到了一種强烈而邪惡的催眠誘導，迫她放棄生命，幸好陳小姐對這一道的研究很深，及時切斷了她的自律中樞控制，生命已可恢復了。」

尤致理滿臉驚魂道：「這太難以令人相信了，院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梅思禮倒了一壺水，放入咖啡，放在電爐上煮着，然後才以隆重而莊嚴的聲音道：「科學否認了靈魂之說，但又無法解釋許多靈魂的奇跡，勉强找出了一個心電感應的名詞，這個名詞倒是很合理的，每個人體都是一架具體而微的超微波發報機，每個人都有發生週波的頻率，這就是一個人的靈魂，偶爾有兩個人的週率比較接近，就能互相感應，那就是心電感應，所謂催眠術，就是施術者以强烈的心電去干擾受術者的心電波週率，使兩者漸漸接近，然後進行遙控，這祇是一個很籠統的解釋，你們能明白嗎？」

尤致理點點頭道：「大致懂了，就像現在的太空電子通訊一樣。」

「不僅是通訊，現在的人造衞星，無人遙控火箭等，都是這一個原理，這邊按鈕，那邊接收，以電波的功能控制機件的操作，而人腦的組織，就是一架精細的電腦。」

葉長青道：「梅院長，你別說得太深了。」

梅思禮苦笑道：「這還能說深，我說的祇是幼稚園課程，在心靈的領域裏，我們祇是才起步，還在摸索的階段，但毫無疑問，陳小姐已經比我們多進了一步。」

他簡單地說了室中的經過，葉長青道：「我不懂，爲什麼要脫光衣服，爲什麼要做成那種姿態，爲什麼瑜珈修者一定要倒立練術？」

梅思禮一笑道：「三個問題我可以解答，不一定正確，但比較容易爲我們接受，脫光衣服是便於直接接觸，避免干擾，因爲心電波很微弱，必須要在完全無絕緣體的情況下才能容易互相溝通，那個盤坐的姿態也許沒什麼道理，只是前人的經驗中認爲這個姿勢最容易使心靈靜息下來，排除雜念，至於爲什麼要倒立，那是血液循環的作用……」他換了一口氣，繼續說下去：「人體的超體能力量之產生，已經證明是血液中腎上素的增加，注入到肌肉組織中的微細血管內以加强運動器官的功能，但人體有些血管是連循環系統而生長的，當血液循環加速時，血液壓力突增，進入這些血管，因而產生了超常的體能，像人在危險時會比平時跑得快、跳得遠、縱得高等等，用倒立的姿態，就是使血液更易進入那些連生的血管，無須增加心臟的功效而達到增加體能的效果。」

每個人都約略有點了解了，正在這時候，忽然屋外傳來了「哄拍」一聲暴響，李探長吃了一驚，連忙跑出來，追問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警員過去調查了一下，却是一枚火龍炮的爆炸，那是一種最原始雛型火箭，將噴射性的火藥用紙紮緊成圓筒，伸出一根藥綫，尾部連着一根固定方向的竹棍，是兒童在過新年時的玩具，用火點着，嗤的一聲，帶着一溜火花，可以衝到五六十公尺遠，然後再發出哄拍的一聲爆炸。

不知是誰惡作劇，放了一枚過來，這是較爲大型的一種，用以發射到一百多公尺遠，响聲也很大。

調查結果後，大家都啼笑皆非。

但梅思禮却大聲叫道：「不好！這是兇手幹的，用意在干擾陳小姐的援救工作，但願沒有功虧一簣。」

葉長青急得要進屋裏去，梅思禮把她拉住了道：「不行呀，葉小姐，這時更不能進去了，我們祇有禱告，祈求上帝的保佑了。」

他的臉色很沉重，在胸前劃了個十字，衆人都陷入了沉默，片刻後，李探長才道：「我已經叫人去追查這枝火龍炮的來源，希望能有點結果，而找到兇手。」

葉長青苦笑道：「恐怕不太樂觀，這頭粉紅色的色狠，是個很狡猾的傢伙，假如這個火龍炮眞是他放的，他絕不會給你找得到綫索……」

正說着，臥室門打開了，陳秀蓮一臉疲色地出來：「完了！我已經快成功了，却被那一聲爆炸破壞了。」

梅思禮連忙道：「陳小姐，思美的情形怎麼樣？」

「生命是保全了，祇是她的神智受影響太深，整個地拋棄了自我，好容易我跟她作了初步的深入接觸，但是被那一聲爆炸，整個地截斷了，現在她的思憶整個地喪失了，是否能够回復，那就要看心理醫生的本事了，我是無能爲力，因爲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只能到此爲止。」

衆人都一陣默然，梅思禮走進屋子，其他人也跟着，但見方思美躺在床上，用一床的被單蓋着，兩隻眼睛睜着，瞪得大大的，梅思禮過去，握着她的手，輕輕地叫着：「思美，妳認識我嗎？」

方思美沒有回答，也沒有反應，梅思禮又道：「我是梅叔叔，妳記得嗎？」

方思美喃喃地道：「梅叔叔，梅叔叔，梅叔叔……」

梅思禮興奮地道：「妳終於認識我了，思美，妳認識我了！」

方思美却一直在口中叫着梅叔叔三個字，足足說了十幾遍，而且一直都沒有停止。

梅思禮黯然地搖搖頭，用手閉上了她的嘴，才將她的喃喃自語停止了，示意大家退出室外。

重新在客廳中坐定後，梅思禮一嘆道：「她的記憶已經成了一片空白，看來要她恢復記憶，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我要請心理專家來爲她診療，關於兇手的探索，只好暫時擱置了。」

語畢轉向陳秀蓮，向她伸出手道：「無論如何，我對陳小姐還是萬分感激，因爲妳挽救了她的生命。」

陳秀蓮笑笑道：「梅院長，抱歉的該是我，因爲我並沒有眞正的挽救她，我只是使她的軀體不致死亡而已，眞正的她，恐怕已經是死亡了，壞在那一聲爆炸上，將她的記憶整個地毀了，我應該把她移到一個完全隔離的環境中再施術的。」

梅思禮苦笑道：「不能怪妳，誰都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的，目前我們對她的心理狀態還沒有完全了解，還不能說全無希望。」

陳秀蓮轉向李探長：「探長，那一聲爆炸是如何發生的？」

「是兒童玩的火龍炮，我已經叫人去追查來源了，怕是沒有結果，因爲門外還有很多看熱鬧的人。」

陳秀蓮目光一亮道：「是火龍炮？那不可能是在人羣中施放的，兇手絕不可能讓人發現他的企圖……我們出去看看！」

她領頭走了出來，屋子的外面是一片小小的花園。李探長指着草坪道：「火龍炮的竹舵是在這裏發現的。」

陳秀蓮看着地下畫的一個圓圈，沉思片刻才道：「這裏兩邊靠着房子，火龍炮不可能由兩邊發射過來，東面和南面都是空地，也不可能，你們應該到北面去搜索，看看兇手是否留下什麼痕跡。」

李探長愕然道：「何以見得從北面發射過來的呢？」

陳秀蓮道：「兇手發射火龍炮的目的在阻止我們對方思美施救，但兇手用了這種殺人的方法，何以會知道我們能加以施救呢？一定是由遠處看見屋中的警方人員都撤出來，包圍在花園裏，一兩個小時，既不進，也不離開，因而才判斷出來的，這種情況，祇有在北面那幾棟高樓上用望遠鏡瞭望才可以看得見；而火龍炮也必然是從那邊發射過來的。」

她用手指着一百多公尺外一棟六層公寓，李探長不禁臉現愧色道：「我沒想到這一點，還是陳小姐想得周到，我就帶人過去訪查。」

陳秀蓮道：「還有，現在已經是舊曆年過去很久了，這種火龍炮也很少發賣了，兇手當然不會隨身帶着這東西的，必然是臨時想到的，因此探長不妨再問問大樓附近的雜貨店或玩具店，看看是否有人去買過東西。」

李探長一面答應着一面走了，葉長青也要跟着去看看，陳秀蓮却苦笑着搖搖頭：「這祇是一個無可奈何，姑且一試的機會，發現綫索的可能性太渺茫了，對了！尤法醫，在方小姐身上，你作過初步的檢驗了嗎？」

尤致理看看梅思禮，欲言又止，梅思禮是個很敏感的老人，立刻道：「尤先生，你有話儘管說好了，不必顧慮。」

尤致理頓了一頓才道，「方小姐在生前……不，我修正我的話，她在出事前有過性交行爲，這次我不用強暴兩個字，因爲照他內分泌排洩的狀況而言，這顯然是一次非常愉快而合作的交合，方小姐是個很內向型的女子，如果沒有得到她的同意或合作，是很難達成這種效果的。」

梅思禮微微一怔：「我知道思美很內向，而且有點異性憎惡症的徵象，因此尤先生這個結論我感到很懷疑。」

尤致理道：「梅教授，您是心理學與哲學的權威，所以我才提出這個初步結論，因爲您比較容易接受，我研究的是病理學與生理學，本來是不該作性向測定的，我只根據檢驗的結果，這是內向型的徵象，或者是女性同性戀患者的現象。」

梅思禮長嘆一聲：「不錯，思美是個純處女貞操觀的強烈支持者，她雖然是個女孩子，却有着強烈的男性傾向，智慧較高，又受過高等教育，從事於學術研究的女性，這種思想很普遍，她們都傾向於這種反自然的態度心理，逆天而行，必然招致禍患，可惜的是這些年輕人不了解這一些道理，認爲迂腐，乃招致殺身之禍。」

尤致理繼續分析他的化驗結果：「這一次所取得的精液檢查是屬於新的類型，大致還算正常，不過有一點可疑的是那些精液中的精蟲已經死亡。」

陳秀蓮哦了一聲道：「按照生理現象，女性的內分泌本身即具有殺死男性精蟲的作用，是否是這個原因呢？」

「不是的，那是一種化學的中和作用，而這次所取得的精液在注入前已經死亡，沒有經過化學反應。」

陳秀蓮十分興奮地道：「那我的結論就合理了，兇手是個女子，因爲我在方小姐被害前三個多小時還看見她跟一個女人從公園中出來，多半就是她！而且與前兩件案例也較爲脗合了。」

梅思禮道：「這兇手是女人的可能性很大，因爲思美是不會跟男人接近的，可是女人又那來的精液呢？」

陳秀蓮道：「她用試管帶來的，然後用注射器注入被害者的體內，我從周小芬與洪愛湄兩件命案，就作了這個推斷，梅院長，這一次範圍更爲接近了，聽說你是皇家心靈學會的會員，這個學會研究的範圍是什麼？」

「是一些心靈上的特殊現象以及一些靈異的活動，也包括催眠、瑜珈術以及降靈術等，我們都想證明靈魂的存在，我是湘西人，在我的家鄉有趕屍的行業，我小時還親眼看見過，祇可惜現在缺乏具體的資料。」

「在港九的區域內有多少會員？」

「很多，約莫有一百多，我們都是業餘的研究者。」

「女性會員多不多？」

「很多，三分之二以上，似乎女人對靈異的現象比較相信，而且研究的興趣也特別高。」

「有沒有那一個女會員是從事醫生職業的？」

梅思禮想了一下道：「很多，妳認爲兇手是在這個圈子裏嗎？」

「是的，假如兇手是女人，她取得精液的機會只有來自醫院，而且有幾種不同的精液，就更可能是從事醫療行業的才有這種方便。」

「很合邏輯的推演，但怎麼知道是心靈學會的會員呢？」

「因爲她會催眠術，而且剛才施放火龍炮來阻止對方小姐的施救工作的進行，就更爲確定了，因爲兇手並不知道我會瑜珈術的透心術，無此必要，她是看見您進來後，才想到有此可能，她一定以爲您有此能力，因此，我認爲很可能是您同一會社的會員……。」

梅思禮道：「很可能，我是香港分會的召集人。家裏有名單，我們回頭可以一起去研究一下。」

陳秀蓮道：「兇手是個喪心病狂的變態心理者，她還會繼續製造兇案的，因此現在更重要的工作是防止她繼續害人，老二，這個工作就由妳來負責了。」

葉長青一怔道：「我？大姊，我能做些什麼？」

「盡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本份，擴大報導這一次兇案，梅院長，您不反對把這一次案子公開發表吧？」

梅思禮道：「爲思美着想，我當然是不希望發表的，但已經有許多新聞記者聚集在門口，恐怕很難瞞得下，與其讓他們胡亂猜測，倒不如公開眞相，使大家都提高警覺。」

陳秀蓮道：「二妹，妳去召集妳的同行，發表全案的經過，警告市民注意，說明兇手的殺人方法以及我們所猜測的可能，叫那些女孩子以及少婦特別注意。還有，妳不妨說方思美的神智已在恢復中，然後打電話把佳琍跟朱麗叫來看護方小姐，叫她們特別注意戒備，預防兇手來殺人滅口，梅院長，我跟你一起到府上去研究會員名單。」

她說動就動，對葉長青作了一番指點後，立刻就陪着梅思禮回家去。而葉長青則出去對她的新聞同業發表案情，大家頓時忙了起來。

佈羅網　跴緝大色魔

陳秀蓮在梅院長的家裏，對那份會員名單作了一番詳細的研究後，圈定了六個人嫌疑較重。

因爲這六個人都是公私立醫院的醫師，女性，獨身未婚，三個在精神病院工作，兩個在公立醫院服務，其中一個則開設了一家心理診所。

陳秀蓮懷着這份名單，再回到方思美的住宅時，那兒仍然圍着許多好奇的人。

警局在門口設了崗位，阻止閒人的進入。

方思美案件已經由電視及無綫電廣播發出急報，而許多報館居然發出了快訊及號外，報導全案的經過，周小芬的父親與洪愛湄的丈夫也同意了警方及新聞業者的要求，把案情公開，於是粉紅色的色狼這個名詞在兩三個小時中，已傳遍了各區。

李曉天探長也在方宅等候，他是「避難」來的，因爲案情公開後，警局在幾個小時內，接到四五百起電話，幾條專綫響鈴不停，多半是一些敏感的父母打來，要求警方找到他們外出的女兒，保護回家，還有就是一些女孩也來請求保護回家。

李曉天不勝其擾，只好跑了出來，見到了陳秀蓮，不禁笑笑着埋怨道：「陳小姐，妳的消息發表後，我簡直沒停過，假如再這樣下去，我自己也要進精神病院了，更苦的是我還接到了將近二十個告密電話，提供可能的兇嫌，警方的人員幾乎全部出動去查證了。」

陳秀蓮一笑：「這本來就是探長要求的，至少大家都注意這件事，提高了警覺，兇手下一步行動就困難多了。」

李探長笑笑道：「我沒料到會造成這麼大的轟動，更可惡的有一些勢力階級，居然要求警方派人去保護他們的女兒。」

「你怎麼回答他們的？」

李探長嘆口氣：「我還能怎麼回答，祇好敷衍一陣，每個人都比我大，都有權力炒我的魷魚！」

陳秀蓮笑笑：「我教你一個辦法，你把人給過去，然後我通知二妹，叫她在報上發表名單，說警方目前無法開始緝兇的工作，因爲警方都用在保護這些人的女兒了。」

李曉天笑笑道：「眞要這麼做，明天從局長開始就準備全體滾蛋，而警局會被另一批平民打得稀爛。」

「那正好，警局的設備跟着更新，利用這個機會汰舊更新，議會代表對預算一定會立刻通過。」

李曉天跟着笑笑一陣才問：「陳小姐，妳跟梅院長研究的結果如何？」

「我想先了解你到對面大樓去勘察的結果。」

「火龍炮是在陽台上放出去的，我們在陽台上找到了幾支沒有引發的廢炮，附近只有一家玩具商店，是在該樓地下層的超級市場內，可是店員在事發前後都有碰見顧客去買這種火炮。」

「那火炮是不是他們的呢？」

「店員指認後確定是的，因爲這種火龍炮是日本的進口品，還沒有推廣，他們祇是試驗推出，成績並不理想，沒有繼續推廣，只有一部份樣品留在貨架上，可能是受了潮，所以有一半是發不響的。」

陳秀蓮沉吟道：「沒有賣出，却在天台上發現未發的廢炮，那祇有兩個可能，一個是他們自己拿上去放着玩，一個是被人順手牽羊偸了走，而且第二個可能性更大。」

「我也考慮過了，可是未響炮前兩個小時內，他們的顧客進出多，任何人都有可能。」

「有沒有穿黑色迷你裙的女子。」

「沒有；多半是小孩子，成人也是帶了小孩子去的。」

「有沒有抱了小孩子去的。」

「有；只有一個少婦穿長褲，抱了一個初生不久的嬰兒，在那裏選了一枝玩具手槍。」

「那店員認得這個少婦嗎？」

「印象模糊了，只記得她的喉嚨沙沙的，臉部化裝很濃，但說不出是什麼樣子，怎麼？妳認爲那個少婦會是兇手嗎？」

「很可能，因爲這種炮很長，偸走時很容易被發現，祇有抱着小孩子，可以趁店員不注意時，塞在披風裏。」

「兇手會抱着小孩子嗎？」

陳秀蓮很興奮，帶着他們到方思美的臥室，指着屋角的一個洋娃娃道：「這應該是一對的，缺少了一個，我就感到很不調和，那一定是兇手帶走了。」

那是一對布製的玩偶，大約有四十公分高，手工很精緻，是屬於精製的手工藝術品，原來是一對，現在只留下了一個男孩子，抱走的是個女孩子！

李曉天研究了半天道：「陳小姐，妳能確知是兇手帶走了嗎？」

「是的，空下來的脚印很新，沒有甚麼浮塵，可見是沒有多久前被挪走的，我們都沒動它，自然是兇手了。」

李曉天搖搖頭：「陳小姐，我對妳的思考能力很佩服，但這個判斷似乎太草率了，難道兇手在離開屋子前，就能未卜先知，想到要利用這個布偶作爲掩護去偸竊火龍炮嗎？」

「不，帶走布偶的動機不是爲了掩護偸竊，那是基於另外一種心理因素，但後來爲了掩護而加以利用了。」

「什麼心理因素？」

「毀滅破壞的心理，兇手一連串殺了五六個女子，都是年輕貌美的少女或少婦，可見這個兇手的心理很不正常，對漂亮的女郎有着極端憎恨的情緒，而推及到玩偶，帶走那個玩偶是爲了破壞，只是後來基於需要，才又利用一次，你如果不信，我們不妨到那棟大樓的天台上去找一下，很可能那個玩偶被毀壞了，丟在上面。」

李曉天是不相信，立刻帶了電筒，跟陳秀蓮一起出了屋子，來到大樓的天台上，四處都找遍了，都沒有一點影子，李曉天笑了一笑道：「陳小姐，妳的判斷有了錯誤吧。」

陳秀蓮固執地道：「不，我不相信，兇手帶走那個玩偶沒有別的理由，而別人不會帶走那個玩偶的，也許我們還沒找得詳細。」

李曉天苦笑了一下，這棟大樓的天台很廣大，在黑暗中亮着手電筒彎着腰找尋一具布偶是很辛苦的事，他實在沒有興趣再來一次。

「陳小姐，我認爲妳的判斷或許是可能的，但兇手不一定會把玩偶拋棄在這裏吧。」

「假如她要拋棄，一定是在這裏，因爲這兇手是個自大狂者，每次殺了人後，還留下了一張卡片，就是向警方挑戰的意思，放火龍炮是兇手的另一項傑作，自然不肯放棄一次表演的機會，所以把燃燒未爆的廢炮留在這裏，否則她大可以從從容容收拾了再走的，因此我相信她必然也會把取走的玩偶毀壞了拋在這裏。」

李曉天苦笑了一聲：「陳小姐，從案子發生到現在，足足有十個小時了，我一直跑來跑去沒停過，我也是個人，需要休息的，剛才陪妳找了一遍，我的腰已經直不起來了。」

陳秀蓮歉然地一笑：「對不起，探長，那你就在這裏抽枝烟休息一下，我一個人來找好了，這一次很快，因爲我相信上次找得已經很詳細，不會漏過的，現在祇要把沒找過的地方再找一遍。」

沒找過的地方祇有幾個大蓄水池，那是大樓中幾個寫字間的冷却裝置。

大型的辦公寫字樓的空氣調節器都是採用中央系統的水冷式裝備，但香港地方的用水很寶貴，這些大樓爲了充分利用每一個空間，必須要減少許多浪費的走道或通風窗戶，空氣調節就必不可少，爲了使這些調節器冷却用水不虞匱乏，於是在天台上建了蓄水池，利用馬達的動力輪迴作用，同時在發生火警時，還可以作消防用水。

這些蓄水池很高，有鐵梯攀上頂去，池上有了圓口，用鐵板蓋住，作爲清理水池的工人出入之用！

陳秀蓮不厭其煩地一個個找下去，終於在第三具水池上大聲叫了起來：「探長，我的判斷沒有錯，果然在這裏。」

李曉天的精神爲之一振，因爲這個發現太重要了。

先前由火龍炮的綫索，找到也那家玩具店，知道了火龍炮是由店中被偸走的，但究竟是誰偸走的，却無法確定！而現在又找着一具在兇案現場失去的玩偶，顯然是一條更進一步的綫索。

陳秀蓮判斷是那個黑衣少婦也祇是猜測，但發現了這具玩偶，就可以確定了！

因爲玩偶是在兇案現場失去的，火龍炮是對樓上發射的沒錯，但發射火炮，竊走火炮的不一定就是兇手，任何一個頑童也可能做這種事的，一些頑童喜歡把火龍炮往人羣中放射，這是常見的事，兇案的宅子前聚了那麼多的人，也正是惡作劇的好對象！

所以陳秀蓮判斷的那些事實，在李曉天心中也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沒有存太大的指望。

但玩偶在此地被發現，就證實了陳秀蓮的判斷完全正確，兇手到過這個天台，火龍炮也是兇手發射的，而那個抱着嬰兒的黑衣少婦，她是兇手的可能性也大爲增加了。

忘記了疲累，三步兩跳地爬上蓄水池，用手電筒照了進去，完全沒有錯，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布塊與塞在玩偶內部的泡沫棉，這是一個女性的玩偶，被殘忍地支解了。

更可確定的是水面上泡着第七張卡片，一張粉紅色，簽名爲狠的卡片。

李曉天幾乎想穿着衣服，跳下水池去撈取，陳秀蓮笑笑阻止了他，把手電筒也交給他。

「探長，雖然是春天了，但還是相當冷，你這樣跳下去會招涼的，還是由我來吧，你替我照着亮。」

兩支電筒的光集中照着水面，陳秀蓮用腿勾着圓口的邊緣，身子倒垂下去，用手指把那些殘肢碎體一塊塊地挾了起來，她工作得很辛苦，每挾住一塊，就曲腰上來，放在一塊舖好的塑膠布上。

李曉天忍不住道：「陳小姐，妳就一起撈上來好了，何必這麼辛苦呢？」

陳秀蓮莊嚴地道：「雖然在上面取得指紋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但我總希望兇手會在疏忽中留下一點綫索，萬一眞有這個機會，却被我的疏忽而破壞了，豈不是件很遺憾的事。」

李曉天感到有點慚愧，但更多的是欽佩！

「陳小姐，妳該改行做偵探了。」

「我現在是在幹偵探，而且是領有執照的合法私家偵探，怎麼，探長要吊銷我的執照。」

「不，陳小姐，我的意思說妳如果是一個警探該有多好，本地的犯罪事件一定會大大的減少。」

陳秀蓮笑了一笑：「李探長，我說句話你別生氣，本地的警署廟太小了，供不起我這個大菩薩。」

李曉天臉上一紅：「我知道陳小姐是百萬富豪，不是爲金錢才做私家偵探的，因此我才有這種想法，私家偵探固然自由，但必須要接受委託才能辦案，如果妳是警探，就沒有那些限制，對任何一件案子都可以主動偵查了。」

「但是有些案子，只能查到某一個階段就停止了，因爲上峯不讓你們查下去，而且有些不值得一查的案子，你們却必須出動全部的警力去辦，私家偵探却有個好處，我們有拒絕承辦案子的自由。」

李探長只有苦笑嘆氣了，他知道陳秀蓮所指的是甚麼，前者是一些牽涉到大人物的案子，他們在上峯的壓力下，不但要停止偵查，而且還要設法掩飾，後者則是上峯交下來一些鷄毛蒜皮的小案子，如××長夫人的愛犬被人偸走了，一連十幾個電話，逼得他們出動了半數以上的警力，好不容易，總算把狗找了回去，如果計算一下所耗的人力與財力，可以買十條那樣的狗了，但××長夫人對狗的感情顯然不是以金錢計算的，所以他們只好賣命了。

陳秀蓮已經把所有的殘肢都撈了起來，交給了李曉天，還吩咐他道：「把那具男玩偶也帶去，我相信是一對的，然後上帝保佑，希望在殘破的玩偶上能找到一點綫索。」

李曉天匆匆地走了，陳秀蓮回到了方宅，朱麗跟馬佳琍在守護着方思美，因爲葉長青對她的新聞同業發表了一個並不正確的消息，說方思美的神智在恢復中。

這也是陳秀蓮的計劃，她希望兇手能因爲這個消息的報導而心慌，會前來殺人滅口的，因此整整一夜，她們三個人輪班守護着。

但是上帝並沒有保佑，李曉天打了個電話來，那被殘破的玩偶倒是證實與方思美的屋中的男玩偶是一對，可是玩偶上找不到任何的綫索！

玩偶是用手撕破的，因爲在布面上，不易留下指紋，而且被水一浸，甚麼都找不到了。

而且經過一夜的守護，根本也是白忙，門口有警員守着，以防止閒雜人進來，連帶也把兇手給擋住了。

更氣人的是兇手跟警方開了個最惡劣的玩笑，丟了一張卡片在警署的信箱裏。

卡片上還是狠形的圖案，却沒有編號，用打字機打了幾句氣死人的話。

「方思美如果神智恢復了，就該知我是誰，我休息三天，恭候光臨來抓人。」

這張卡片充滿了嘲笑的意味，分明指出報導的不確，方思美的神智是無法恢復了，而且也不可能從方思美的口中問出甚麼來了，因此兇手才寫出這張得意而又充滿了自信的卡片。

李探長在電話裏的聲音顯得很沮喪，陳秀蓮幾乎可以想像得到他在電綫另一端的苦笑。

可是陳秀蓮的反應却是充滿了興奮，連忙道：「探長，請你在化驗室等着我，好好地保管着那張卡片，我立刻就來。」

「沒有用的，卡片上沒有指紋，沒有任何綫索，我已經叫人作過很精密的檢驗了，字是用打字機打的，連筆跡也無從對起。」

「不，即使是打字機，也會告訴很多事的。」

「陳小姐，妳是說利用紫外綫來透視打字機嗎？本市的打字機沒有登記資料，而且數量太多，很難以此找綫索。」

「據我所知，打字機本身有個性，而使用人的習慣也有很多的差異，綜合起來，就是一份資料，當然這份資料未必能找到兇手，但至少可以對兇手多了一份了解，也與兇手更接近了一步。」

電話的那端，李曉天略略沉默了一下：「陳小姐，警方的化驗人員還沒有這種分析經驗。」

「我也沒有，不過我讀過一些這方面的書，或許可以能提供一點意見。」

「好，歡迎你來，我要召集一些重要探目組員，也好跟妳學習一下這方面的智識。」

陳秀蓮倒反而有點不好意思了：「探長，那可不敢當，我只是嘗試，研究一下還可以。」

陳秀蓮放下了電話，囑咐了朱麗與馬佳琍一番，就出門去了，她還是駕着她設備齊全的豪華防彈轎車，但是在走了一半的時候，她忽而心血來潮，給偵探社裏的劉嫂打了個電話，才放心到警署去了。

李曉天在警署等着，這位探長顯然也

是一夜沒睡，眼中佈滿了紅絲，神情很疲倦，正在喝着濃咖啡提神，會議室裏坐着好幾名探員以及兩名化驗人員。

略作寒暄，李曉天就拿出了那張卡片，陳秀蓮看了一下，稍作了一番整理才開口道：「這張卡片既然已經作過精細的化驗，本身沒有甚麼可研討的了，但我們可以從另外一些角度來分析它，首先我可以評定它是經由一具較爲古老的打字機打出來的，甚至已經可以列爲古董了。」

一個探員立刻提出了反對意見：「陳小姐，它的字跡很清楚，而且每一個字都很清晰，證明字鍵還很新，不像有磨損的跡象。」

陳秀蓮笑笑：「很好，這位先生的觀察很細心，祇是研判的因素不能從這些地方去着眼的，打字機的型式新舊，與字跡的清晰與否無關，舊型的打字機如果很少使用，字鍵的磨損處自然很少，照樣可以打出很清晰的字來。」

那個探員很虛心地接受了批評，隨即問道：「陳小姐又從何評斷它的型式？」

「從卡片的彎曲處，這卡片是硬紙的，彈性很强，可是要還原到原來的平整狀態，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它有十五公分左右寬，在普通打字機的圓筒上，幾乎等於一個圓周長，也就是說能够捲成一個圓筒了，可是這張卡片幾乎是平整的，因此可以斷定它僅於微微捲曲過，而祇有在古老的打字機上，捲筒比較大，才有這種可能。」

這番分析聽得每個人都讚賞不已，陳秀蓮接着道：「目前本市各機關公司行號都不會再使用了，祇有私人的收藏，而且收藏這種打字機的人，也不會是普通人，必然是較爲富有的智識份子，因爲這一類打字機在製造時產量少，價格高，一般人買不起，普通人家也不會購買，這可以使我們對兇手的家庭背景多一點了解。」

「陳小姐，會不會是被當作古董帶進來的呢？」

「當然有些可能，不過當作古董帶進來，一定不會想到使用它，再說這種十九世紀的產品，已經進入到機器製造的階段，被當作古董的價值還不大，因此我想還是原始就在本市的可能性較大。」

李曉天聽得精神大振，忘了疲倦道：

「陳小姐還有甚麼指教？」

陳秀蓮含笑道：「這一部份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我需要一架打字機，兩個帮助實驗的助手，最好是兩位女士，一位是熟練的打字員，另一位則完全不會打字，還要一架紅外綫透視機。」

這些東西都是齊全的，陳秀蓮拿起卡片道：「這張卡片已經沒有其他用途了，所以我們就在這上面作個實驗，就可以得到更科學的分析。」

李曉天請了一個女打字員與一名女警，陳秀蓮把卡片的反面捲在打字機上，選出了兇手投來原文的第一句，叫她們兩人各打一遍！

打字小姐在十秒鐘內就完成了，那個從沒有學過打字的女警則用了一分半鐘的時間，逐字按鍵，才打出了一句話，陳秀蓮用紅外綫透視鏡將兩種字跡一分析，無須解釋，每個人都明白差異之所在。

打字小姐打出的字用力均勻，而且着色較淺，證明她按鍵的力量很輕，而那個女警打出的字跡則輕重不一，以深的居多，可見用力很重，這是初次使用的通病！

陳秀蓮再次把兇手的原跡分析後，發現字跡與那個女警的情況相似之處頗多。

陳秀蓮笑笑道：「我們得到另一個結論，兇手是個不常用打字機的人，可是這字句的文法很正確，前置詞，介詞以及冠詞的安置一絲不苟，證明兇手接受的是學院派的高等教育，因爲現下一般的大學中，已經不太注意這些了，將這些資料歸納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更深的概念了。」

接着她開始在紙上作出一連串的歸納工作。

一、兇手是個女性。（方思美案的目擊證據。）

二、兇手也具有同性戀的傾向，而且是雙性式的傾向，在男性化的女子前她是女性，在女性化的女子前，她是男性。（所有在粉紅色的色狼魔爪下犧牲者的心理研判。）

三、擁有一架古老的打字機。

四、不擅於打字。

五、以催眠術作爲殺人的手段。（所有的案子都出於一轍，但以方思美一案最顯著。）

六、她具有高度的適合能力，能迎合各種類型的女子。

七、會駕駛汽車（一——六號犧牲者被殺的時間研判，一定有私家車作爲交通工具。）

八、每一個被殺者都被造成類似强暴狀，在陰道內注入男子精液，而且是用試管注入的。（周小芬的研判，因爲她是石女，而處女膜破裂度極微！）

九、所取得之精液有性病及精神病因素。

十、精液以冷凍法保藏，且部份保藏過久而已死亡。（方思美體內取樣化驗結果。）

十一、兇手曾受學院高等教育（卡片分析）。

把這十一點演繹資料再加歸納後，陳秀蓮作出了結論：

「兇手是個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女子，外型秀麗，從事醫療研究工作，精於催眠術，有自大狂及自卑傾向，在這個範圍內去找，應該不太困難了。」

全體都報以熱烈的掌聲，顯然他們爲陳秀蓮精密的分析而折服，李曉天誠懇地道：「陳小姐，妳眞了不起，專門從事刑事學的教授也不會比你分析得更透澈！」

陳秀蓮笑了一笑：「偵探的工作原是實際重於理論的，分析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光靠分析是抓不到罪犯的，如何從已分析的資料去找到罪犯，甚至於證實她的罪狀，我相信各位比我有更多的經驗，因此我不多躭誤各位的時間了。」

她起身告辭，留下那些探員繼續去討論偵查的範圍，李曉天送她出來，提出一個問題：「陳小姐，妳分析兇手是自大狂者，我絕對承認，因爲她直接向警方挑戰的行爲，已足可證明，但妳說她有自卑的傾向，則又是根據甚麼呢？」

「自大狂就是自卑造成的。」

「這祇是一種推測，並不能成爲確實的證據的。」

「她在警署留下這份嘲笑式的短信，就是一個證明，經過昨天新聞傳播的渲染，她已經有所恐懼了，就怕在方思美的口中會說出甚麼，所以才投了這封信來試探一下警方究竟掌握了多少資料，而且她說要休息三天，恭候警方去抓她，可見她心中已起恐慌，暫時不敢再有所行動，但又不甘心承認，所以才借這個理由來掩飾一下，如果她是眞正的自大狂，不會有這種行動的，祇有在自卑的心理下，才會有掩耳盜鈴的舉動。」

「陳小姐，我太感激妳了，如果不是妳的帮助，我們簡直找不到一點破案的綫索，經妳分析後，我們幾乎已把握百份之八十的綫索……」

「探長，這恐怕沒有用，即使你們把綫索歸納後，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還是無法逮捕她的！」

「爲甚麼呢？」

「缺乏證據，最重要的是人證，方思美無法指證，死者更無法指證，任何一個律師都可以把這些旁證推翻的，法庭上要的是直接證據。」

「時間證據呢？案發的時間，她能提出不在塲的證據嗎？」

「兇手一定是單身的，如果有人跟她同處一起，不可能讓她有這些犯罪的機會，她只要說我在家裏，四個字就是時間證人，因爲誰也無法證明她於案發時不在家，任何一個涉嫌者都可以說我不知道會涉嫌而去找時間證人的。」

李曉天皺皺眉頭：「不錯，這倒難了，除非我們能找到空白的卡片，或者她搜集的男子精液！」

「很難，前者是很容易收藏的，既然她在每一個犯案現塲都留下一張，自然知道這是她犯罪的唯一證據，絕不會讓人輕易找到的，至於後者，恐怕也沒有了，是兇手自己那兒都沒有了，因爲方思美體中取出的樣品是已經死亡了的精液，證明她那兒也斷貨了。」

說到斷貨兩個字，陳秀蓮不好意思地笑了，因爲這兩個字在案情中是個很惡劣的名詞，不應出於一個女孩子的口中，但李曉天却精神一振，觸發了靈感道：「對！陳小姐，斷貨！也許因爲斷貨才是她要休息三天的原因，那麼在這三天內，她一定會在找新的貨源，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加以努力調查！」

陳秀蓮的臉紅了一紅道：「是的！這是一條綫索，雖然取得這種貨樣並不難，但也並不太容易，除了一些性病醫院，似乎別無來源，探長在這方面留心一點，如果有所發現，希望能跟我們連絡一下。」

「陳小姐有什麼計劃嗎？」

「是的，回教可蘭經上有句話，謨罕默德不去就山，讓山來就謨罕默德，目前缺乏的是對兇手的直接指證，我想由我們設法去誘使她再犯一次罪……」

「以貴社的人員去作釣餌？」

「是的！必要時，我自己去跟她接觸接觸。」

「那太危險了，這個是喪心病狂的變態者。」

陳秀蓮笑笑道：「冒險本就是我們的樂趣，而揭發罪行則是我們的宗旨，何況我去接觸的危險性小得多，至少我也懂一點催眠術，可以跟她鬥一鬥！」

李探長沉思了片刻才道：「好吧！我有了發現，一定再向陳小姐求助，事實上也祇有陳小姐才能對付這種人，警方的人員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陳小姐差多了。」

兩人握手告別後，陳秀蓮感到很疲倦，打個電話到方宅，問了他們的情況，沒有什麼變動，她才說自己要回到偵探社去休息一下，方宅四周都在警方的嚴密保護下，在白天應該是不可能有什麼危險的！

陳秀蓮睡了不到四個小時，就被魯薏絲搖醒了，從魯薏絲的臉上，她看出又有事情發生了！

「是不是又有兇案發生了？」

「是的，這次死的不是女人！」

「什麼！有男人被殺了嗎？也是同一兇手？」

「應該是的，死者是梅思禮教授。」

陳秀蓮臉色一變。

「梅教授是在自己的花園中，被一支箭從咽喉處射進去而死的，這種箭是非洲蠻人部落所使用的原始武器。」

陳秀蓮的神情變得很痛苦，美麗的大眼睛裏流下了眼淚，這個和善的老人是代她受過而死的！

兇手聽了新聞報導，認爲是梅思禮把方思美從死亡邊緣上救了回來，一定是怕梅教授對方思美作進一步的治療而問出眞相，所以才殺人滅口。

爲了偵查進行的方便，也爲了避免招搖，陳秀蓮叫葉長青對新聞界宣佈，把救回方思美生命的功勞推在梅思禮的頭上，以梅思禮在學術界的身份，這也是較爲合理的事，沒想到竟會害了他一命！

陳秀蓮含着眼淚，在床前跪下禱告，她本身是個無神論者，但祇有如此才能表示她心中的歉疚。

魯薏絲等她的情緒略略平穩了一點才道，「電話是葉小姐在梅宅打來的，她在那兒採訪，問妳去不去，警方人員都在那邊。」

陳秀蓮想了一下：「我不去了，告訴老二，叫她在那兒跟李探長好好地聯繫一下，把調查的結果詳細記下來，警方在搜集證據方面的工作做得比我們好，我去了沒有用。」

她站了起來，把自己的手提箱打開，取出一張紙放在一個女用大皮包裏，然後又打開衣櫥，取出一套淺綠色的毛衣裙，走到浴室去換了出來，魯薏絲回了葉長青的電話後，再度回到她這兒，見她用一條緞帶繫好秀髮，穿上了綠皮的長靴，竟是時下一般少女的學生型的打扮，充滿了青春氣息，完全不像沉穩華貴雍容或者英姿凜凜的陳秀蓮了。

「陳小姐，妳要上那兒去？」

「調查兇手，給梅思禮報仇去。」

「妳知道兇手是誰嗎？」

「目前還不知道，但兇手殺害了梅思禮，當然是爲了滅口，也證明她一定是那個靈魂學會的會員，才會對梅院長下毒手，昨天我跟梅院長研究過後，圈出了一些

可疑人物的名單，我準備一一拜訪。」

魯薏絲不禁一怔：「那似乎太危險了，我陪妳去好不好？」

「不！今天不需要，我祇是試探性質，也不想讓別人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才換了衣服，等我有了結果，再打電話通知妳好了。」

「社長，能不能把妳要去的地方告訴我一下？萬一有什麼變故，我也好設法為妳接應一下。」

陳秀蓮想了一下才道，「好吧！妳駕我的座車，出去兜兜風，車上有電話，我可以隨時跟你連絡，我到達一個地方，就先通知妳，妳跟我必須保持四英哩的距離，在五分鐘內可以到達，假如在一個小時後沒有跟妳作進一步的連絡，那就是證明我遭到了麻煩，妳就儘快趕來吧！」

「為什麼要分開呢，我們在一起不好嗎？」

「不，我這身衣着，配不上那輛車子，而且那輛車子在本市也太顯眼了，我不想打草驚蛇，驚動了兇手。」

「那麼社長坐什麼車子呢？」

「我？也許乘巴士，也許叫的士，反正我現在是一個中產家庭的求學中的女孩子，這種身份比較不受注意。」

「社長，妳帶了武器沒有？」

陳秀蓮搖搖頭，擧起自己的手道：「這是最不受人注意的武器，也是最方便的武器。」

魯薏絲寬慰地笑了，她跟陳秀蓮兩度交手，知道陳秀蓮的空手道比自己還高上一籌，是不必帶什麼武器了。

陳秀蓮下去了，魯薏絲則走到停車場，坐進了那輛豪華防彈轎車中，過了約莫十分鐘，電話鈴響了。

拿起聽筒，陳秀蓮的聲音傳了來：「魯薏絲，我在軒尼詩道，立刻要去拜訪一個叫夏綠蒂的女醫師，她是開了一家私人診所。」

「知道了，那麼，我停車在防痨醫院附近。」

夏綠蒂醫師的私人診所是一間設備很齊全的小型醫院，她是全科醫師，內兒婦產科都有。

顧客多半是女的，陳秀蓮進去後掛了號，等了兩個病人後才輪到她，夏醫生是個三十左右的女子，身材苗條玲瓏，帶着金絲眼鏡，陳秀蓮很注意看着四周，心頭一震，因為那兒陳列着一些非洲的土著木偶、圖騰等，書架上也排着很多非洲遊記或見聞錄等著作。

她記起梅思禮就是被一支非洲土人的竹箭刺死的！

夏綠蒂却很和氣，看着她笑笑問：「那兒不舒服？」

同時也看着她的掛號單，那是陳秀蓮偽造一個名字塡寫的，陳秀蓮忸怩着，半天沒開口。

夏綠蒂却以了解的眼光看着她：「這上面的姓名都不是眞的吧？」

陳秀蓮覺得她的觀察力很精明，心頭更提高警覺，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

夏綠蒂嘆了口氣：「年輕人，總是這樣子，月經停止了多久了？」

陳秀蓮吁了口氣，原來她錯纏到這上面去了，雖然不好意思，但却是個機會，遲疑了一下：「應該在上個月就來的。」

「一向都很正常嗎？」

「是的，這是第一次延期。」

「有什麼特別感覺？」

「好像有時會作嘔。」

夏綠蒂笑了起來：「還不會這麼快，這多半是心理上的作用，對這件事過份担心也會引起生理上的現象，一般的妊孕現象要到兩個多三個月的時候才比較顯著，妳們現在只是懂得了一點，又不够詳盡，提心吊胆，精神上不安造成因素佔大多數。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我的同學。」

「感情很好嗎？」

「是的，我不是……不是那種很隨便的女孩子。」

「家裏面反對你們交往嗎？」

「不，雙方的家長對我們彼此都很滿意。」

「我看得出來的，那你們乾脆結婚好了。」

「不行！家裏已經同意我們畢業後結婚，還有半年。我的父母對他印象很好，他的父母也一樣，因此我們不希望破壞上一輩對我們的印象。」

「唉！年輕人就是性子急，及早偸嚐愛的禁果是很危險的事，我並不守舊，但我認為婚前保持着感情的純潔，可以使婚姻更莊嚴，更神聖！你們決定了？」

「是的！我不……不希望挺着肚子進禮堂。」

夏綠蒂慈祥地搖搖頭：「女孩子，我應該拒絕妳的，可是我知道你們還是會去找別的醫生，甚至於那些完全沒有醫學常識的江湖醫生，弄得不好還會把命送掉，因此我答應帮助妳這一次，祇是有個條件，以後不能隨便亂來了。」

陳秀蓮只有低下了頭，也不知說什麼好。

夏綠蒂眼睛有點潤濕：「我有個妹妹，年齡跟妳差不多，也有了妳同樣的麻煩，大概是我對她管得較嚴，她不敢告訴我，自己找了個江湖醫生，弄得送了命，這件事使我一直感到很傷心，所以遇到你們這種情形的女孩子來找我求助，我多半是帮助她們的，現在還不能確定，我給妳一些藥，回去吃吃看，一個星期後如果還是沒有月經來，就再來找我。」

陳秀蓮祇有連聲道謝了，夏綠蒂和氣地笑笑說：「你們都還在求學，也許家裏還過得去，但是靠家裏給你們的零用錢，負担這筆費用也很吃力，因此妳不必為費用担心，將來寄張喜帖給我就好了。」

「我們作了準備……在課外兼職。」

「不必了，快畢業了，還是安心讀書，有空的時候，不妨玩玩，就是你們要愛，也可以老實地對我說，我會指導你們一些正確的方法，要你們年輕人把握住理智是很難的事，只可惜我了解這個問題太遲，否則我的妹妹也不會有那種遺憾了。」

她略略有點激動，站了起來，自己到藥房裏取了幾包藥，交給了陳秀蓮：「記住，一星期後，一定要來看我，即使這方面不需要我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也可以給你們一些帮助與指導，把他也帶來，我喜

歡你們這些年輕人。我妹妹的那個男孩子現在在我診所當會計，他很內疚，準備終身不娶來報答我妹妹，他是個很好的青年，就為了一點遺憾而終生抱疚，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我倒希望你們能够跟他交朋友，有合適的女孩子，為他介紹一個。」

這是一種何等偉大的愛心，陳秀蓮也相當感動，噙相眼淚，告辭出來。

在門口時，剛好魯薏絲開了車子過來，唰的一聲停下，急急地往裏衝，陳秀蓮忙把她叫住了。

魯薏絲吁了口氣：「社長，妳已經在裏面一小時又十五分鐘了，我眞以為妳出了問題，怎麼樣？」

陳秀蓮拉着她上了車子，叫她往前開去，然後才苦笑了一聲道：「別的我不敢說，但兇手絕不會是她。」

魯薏絲道：「送妳出來的就是夏綠蒂嗎？我們那天經過公園時，看到跟方思美在一起的女人，身材很像她。」

陳秀蓮搖頭道：「不會的！一個兇手不會有那種愛心。」

她把經過的情形說了，魯薏絲聽得也很感動：「這是一種宗教家的愛心，我沒想到世界上還會有這種人存在……」

「妳把這個世界看得太醜惡了，人間到處有溫暖，雖然人心越來越險惡，但善良正直的人還是居大多數。」

魯薏絲笑了一笑：「以前我是絕不相信的，因為我接觸到的全是罪惡，現在我倒無法否認了，像妳們就是良善而正直的一羣。下面一個呢？我們上那兒去？」

陳秀蓮取出字條，看了一下：「夏綠蒂可以劃掉了，還有兩個是在公立醫院裏工作，警方會去調查的，兩個是在精神病院，訪問的方式要另作計議，先去看看這個吧！」

魯薏絲接過字條看着，道：「吳而夫，平克心理診所，三十一歲，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心理學博士，專攻變態心理學，一定是她！」

「妳怎麼知道的？」

「那個兇手不是每次留有卡片嗎？卡片是粉紅色的，有着一張狼的圖像，因此才有着粉紅色的色狼之稱。」

「不錯，但妳怎麼就能確定呢？」

「妳把粉紅色的色狼的英語讀音，用直譯法譯成華語，就知道我為什麼能確定了。」

陳秀蓮哦了一聲，開始唸道：「PINK WOLF平克，吳而夫，這不就是她的姓名跟診所的名字嗎？我怎麼沒想到呢？」

這個發現使她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

魯薏絲把車子開向子讀道，那正是平克心理診所的所在地，陳秀蓮在車上靜靜地思索着：「假如她就是兇手，這似乎太大胆了，那有把自己的姓名公開留在兇殺現場的道理？」

「不是兇殺，幾乎每一件案子都可以被解釋自然死亡，絲毫沒有兇殺的跡象，要不是妳找出了死因，警方一直到現在都會以為那些女子是縱慾過度而死的。」

陳秀蓮一嘆道：「事實上，也是如此，那些死者都是在情慾發洩到極度時，而致心臟負担過重致死的，催眠術把她們導入忘我的境界上時，以心理的刺激使她們的情慾一直在亢進中，當然這也必須是壓制情慾過份或放縱情慾過度的人，才會造成這種現象，一般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如此的。」

魯薏絲道：「她是心理醫生，自然有機會接觸到這些人的內心深處，才會知道那些人是可以下手的對象。」

「可是她是心理學博士，又是心理醫生，本身怎麼會心理不健全呢？她如果有變態的傾向，怎麼能得到學位呢？」

「她是研究變態心理學的，一定對這方面曾深入研究過，接觸得太多，慢慢受了感染，你們中國有句古話，說什麼『久病成良醫』；正因為她自己不正常，才能够比正常的人了解得更多更深入，也因此，她的發現與成就才比別人大，據我所知，美國的心理學博士是很難拿到的，一定要在這方面有深刻的了解，才能通過重重的口試，寫出別具見地的論文而獲得通過的。」

陳秀蓮繼續翻閱吳而夫的詳細資料：「她還得過人類學的學位，曾在非洲作過兩年的民俗研究工作，寫過一部非洲人種分析書，在求學時還是校中的射箭女子隊隊長。」

魯薏絲道：「梅院長是被非洲土箭射死的，社長，如果妳昨天發現了她，至少梅院長就不會被殺死了！」

陳秀蓮又嘆了口氣：「這一切都太明顯了，明顯得使人難以相信，我老覺得有點不相信，這得來似乎太容易了！」

「事情的本身並不複雜，祇是有許多錯誤的因素才導致成複雜，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個綫索雖然明顯，却得來並不容易，如果不是梅院長的被殺，妳也不會肯定兇手是他同一個學會的會員，那麼在本市這麼多的人口中，妳要把吳而夫這個名字找出來並不簡單，何況把英文中的狼化成華文譯名的這個過程也很難使人想得到，因為WOLF這個詞給妳的概念是狼而不是吳而夫，即使吳而夫三個字讀音與英語中的狼已經很相似了，仍然很難給妳產生聯想，任何人唸這三個字都不會讓人聽成狼的。」

陳秀蓮仍是在思索，魯薏絲却興奮地道：「在高級數學中的高次方程式解法最令一般學者頭痛，其實解法有公式，根數有固定，一次一個根，兩次兩個根，道理就這麼簡單，在題式與答案之間，只有一個等號，複雜的只是中間的演算過程而已，一點細微的錯誤，就可以使全部的努力致於白費。」

陳秀蓮笑道：「我知道妳在學時得過數學獎，但是探案不比解方程式，這中間是沒有公式可循的，數字的值是不會變的，5就是5，6就是6，變的是前後的符號，可以很科學地找出它變值的原因，但人為的變化是受心理的因素，那是無法預料的，比如說現在的妳與兩月前的妳，就有了顯著的差別，妳以前認識的人對妳的看法，絕不能用在現在的妳。」

說着車子已經到了子讀道，這是山區的道路，沒有市區那樣的熱鬧了，但是有許多豪華別墅的建築。（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風月寶劍（七）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茅大寶獨自趕去五台山，在玉花池借一間禪房住下，隨後他就到眞容院去察看一番，只見許多遊客也在那裏膜拜，大寶逐一打量那些遊客也不見有刁天英的影子，晚上大寶又在寺院近處窺探，忽見一駝背老者燒着三炷香拜了三拜，看守的喇嘛把香插上香爐，喇嘛立即被迷倒了，駝背老者一竄而起，把珍珠寶塔偷去放在布袋中，此老者是刁天英，大寶緊隨在後，此時寺內鼓聲大作，刁天英見情勢危急，即把布袋藏在大樹上，大寶等他離去後，立即上樹偸下布袋，向數十丈外樹林奔去，把布袋藏在另一棵大樹上……

竊得珍珠塔　歸家心似箭

茅大寶道：「怕上當，你我身世不比常人，一個弄不好，會連累父親身敗名裂的。」

刁天英搖頭道：「不會這麼嚴重，你我所殺之人，都是江湖上人人得而誅之的大壞蛋，至於此次行動，他已說得很明白，你我勝負決定之後，他便會將東西完璧歸趙。」

茅大寶道：「話雖不錯，可是我仍然有些担心。」

刁天英站起道：「不多談了，我要回房睡覺——對了，你的化名是甚麼？」

茅大寶道：「蘇文艮，你呢？」

刁天英道：「謝百川。」

茅大寶一揖道：「謝兄晚安。」

× × ×

兩人同時熄燈就寢。

可是躺下沒有多久，就有人來敲茅大寶的房門，茅大寶連忙下床點亮了燈，然後打開房門，一見是兩個喇嘛，手上各握一柄戒刀，佯裝一驚道：「哎呀，怎麼回事？」

其中一個喇嘛道：「抱歉，打擾了施主，只因眞容院被人刼去一物，賊人逸去無踪，我二人奉命搜索各房間，請施主原諒。」

茅大寶驚問道：「被賊人刼去甚麼東西？」

喇嘛道：「珍珠寶塔。」

茅大寶大驚道：「甚麼？珍珠寶塔被人刼去了？這怎麼得了啊？」

喇嘛道：「請施主讓我們搜一搜房內如何？」

茅大寶連忙側身讓開道：「當然可以，二位師父只管進來搜便了。」

二喇嘛乃入房搜索，禪房可藏放物品的地方並不多，他們略一搜索之後，便向茅大寶道歉，接着說道：「上面有令：所有住宿於各寺院的施主們，在未獲允許之前，暫時不得離寺下山，希望施主不要擅自離去，得罪之處，容後謝罪！」

說完，退出禪房轉去搜索別的房間。

當然，他們也搜索了刁天英的房間，一樣毫無所得，道歉退出……

× × ×

次日，兩人本相約遊山，但爲寺中喇嘛所勸阻，據稱他們昨夜已在山中找到一只包袱，內中有一件衣服和假髮假鬚，已證明是刼賊「白髮老人」所有，因此他們判斷刼賊仍在五台山，可能是遊客之一，故禁止所有借宿各寺院的遊客離寺離山，以便逐一徹查。

茅、刁二人聽他們這樣說，自然不便違抗，但刁天英表示異議道：「你們若一日不能找出刼賊，我們豈非一日不能下山了？」

喇嘛道：「不，這一兩天之內就會查出的，還請施主們委屈一下。」

刁天英又道：「據說這五台山共有二十座大寺，青衣僧十座，黃衣僧十座，你們有權搜查住在青衣僧所擁有的十座寺院裏的遊客麼？」

喇嘛微笑道：「不能，但我們可以請求他們協助搜索，他們不會拒絕的。」

刁天英道：「在下明天就得下山，這可怎麼辦呢？」

喇嘛道：「施主遠道而來，難得到了此處，應多住幾天才是。」

刁天英道：「在下與朋友約好後天在龍泉關相見，不能爽約的。」

喇嘛道：「有重要事情麼？」

刁天英道：「正是。」

喇嘛道：「是何事情？」

刁天英胡扯道：「在下的那位朋友是酒泉的釀酒老板，在下打算開一家酒坊，故約他到龍泉關見面，講好日期是後天中午，地點的龍泉關的西面關城下，要帶他回家，請他傳授釀製葡萄酒的方法，你知道，酒泉的葡萄酒著名全國。」

喇嘛道：「遲一兩天不行麼？」

刁天英搖頭道：「不行，約定後天見面，他若見在下未去，可能就要返回酒泉去了，那樣一來，在下便得再跋涉數千里路，你想想看，從這裏到酒泉，只怕有兩千多里路吧？」

喇嘛道：「施主那位朋友怎肯跋涉數千里去龍泉和施主見面？」

刁天英道：「在下於數月前託人消信給他的，他回信稱也想到中原玩玩，因此相約在龍泉關見面，然後隨在下一道回家去。」

喇嘛道：「這麼看來，此事確是相當重要的了。」

刁天英道：「不錯，非常重要。」

喇嘛道：「施主那位朋友多大年紀？貴姓大名？」

刁天英道：「他快四十歲了，叫王小福，原是在下的同鄉，十年前隨人前往酒泉，如今在酒泉有一家大酒坊，生意做得很大哩。」

喇嘛再問道：「叫王小福？」

刁天英道：「是的。」

喇嘛道：「好，小僧派人趕去龍泉關和貴友聯絡一下，請他多在當地等兩天，或者請他直接前來五台山與施主見面。」

刁天英一呆道：「這……這……如何使得？」

喇嘛微微一笑道：「爲何使不得？」

刁天英道：「爲了在下一人之事，要勞動貴寺師父前往龍泉關，在下於心不安，還是——」

喇嘛截口道：「不妨，敝寺僧侶經常去龍泉關採購日用品，等下就有一人要去，小僧便吩咐他爲施主去與貴友講一聲就是了。」

刁天英感到自己已被套牢，若是拒絕對方的「好意」，必啓對方疑竇，當下只得表示感謝，說道：「既是貴寺有人欲去龍泉關，便託他向敝友說一聲也罷，請敝友在龍泉關多盤桓兩天，等在下前去與他相見。」

喇嘛點頭稱善，轉對茅大寶問道：「這位蘇施主有事麼？」

茅大寶道：「沒有，在下無拘無束，就是在此住個一年半載也是不妨。」

喇嘛目光交替的看着他和刁天英，又問道：「二位施主是否相識？」

茅大寶忙道：「不，昨晚在此認識的，因彼此談得來故相約今天一道遊山。」

喇嘛道：「眞容院的鎭山之寶不幸被窃，此事非同小可，爲了追回寶物，只好委屈施主們了。」

茅大寶道：「沒關係，沒關係。」

轉對刁天英問道：「謝兄可會奕棋？」

刁天英道：「略懂皮毛。」

茅大寶笑道：「那好極了，你我二人就在房中奕棋消遣如何？」

刁天英道：「好啊！」

於是，他們向寺僧借 奕具，就在茅大寶的房中作烏鷺撲搏之戲。

着了幾十子後，茅大 確定房外沒有黃衣僧在窺聽，乃微微一笑道：「謝兄，你危矣！」

刁天英皺眉道：「可不是麼，眞是要命……」

茅大寶道：「你不該急着表示要下山，在這個時候，誰急着下山，誰就有嫌疑了。」

刁天英道：「正是，小弟本以爲那樣一說，他們便肯放行，不料他們竟來上這麼一招……」

茅大寶微笑道：「當他們派去龍泉關的人找不到王小福時……」

刁天英道：「那時我的狐狸尾巴便要露出來了。」

茅大寶道：「對，龍泉關距離這裏不遠，他們派去的人，可能今夜便會到達，明天中午若見不到王小福，後天早上便會趕回來。」

刁天英道：「如果他帶着信鴿去，明天晚上消息便到了。」

茅大寶道：「不錯，那時你如何向他們解釋？」

刁天英用力打一下顆子，冷笑道：「我才沒有心情向他們解釋！」

茅大道：「你的意思是……」

刁天英道：「我今夜就走。」

茅大寶道：「他們必已在各處要道設下埋伏，你自信能突圍出去？」

刁天英道：「能，我只怕一點……」

茅大寶道：「哪一點？」

刁天英抬目釘視他，道：「是怕你告密。」

茅大寶不悅道：「什麼？你認爲我是這種人？」

刁天英道：「你是茅府的寶貝兒，自

小豐衣足食，要甚麼有甚麼，自然不會把那東西放在眼裏，但現在咱們爭的不是那東西，而是項人鳳！」

茅大寶道：「不錯，但我認爲不論甚麼事，贏，要贏得漂亮，輸，也要輸得漂亮，爲了一個女人，更不能做出卑鄙下流之事！」

刁天英聽了釋然一笑道：「只要你不告密，我必能逃脫。」

茅大寶道：「這話不對，剛才我說他們必然已在各處要道設下埋伏，你在下山時，不一定可避免被他們發現截擊，要是你被發現截擊，或甚至被捕，却不能懷疑是我告的密。」

刁天英道：「你可跟我一起下山。」

茅大寶搖頭道：「不，羊肉沒吃到，豈可沾一身羶，你偷了東西，我却要跟你一道逃走，不幹！」

刁天英道：「好吧，我一個人走，萬一我被捕，是不是你告密的，我自然看得出來。」

茅大寶道：「你走了後，還會回來，是麼？」

刁天英一怔道：「你怎知道？」

茅大寶微笑道：「此事不難料度，你將那東西藏在山中某處，自己先逃下山，讓他們以爲你已帶那東西走了，這樣等他們放棄追回的希望時，你再扮作遊客回來，從容將東西帶走。」

刁天英面色有些難看，微露苦笑道：「茅大寶，你很聰明……」

茅大寶着下一顆棋子，道：「那裏，你比我更聰明，我還想不出怎樣下手時，你却已得了手。」

刁天英道：「令尊與家父，由於某種觀念作祟，始終不能成爲眞正的好朋友，而咱們兩人，也許是可以成爲好友的，你以爲如何？」

茅大寶道：「但願如此了。」

刁天英道：「此次的競賽，我可說贏定了，你心裏一定很難過，但天涯何處無芳草，說不定將來你會找到比項人鳳更好的姑娘。」

茅大寶道：「不要安慰我，我還沒認輸呢！」

刁天英微笑道：「你還能怎樣？」

茅大寶道：「我說過了，在你尚未將它帶出五台山之前，我仍然有機會。」

話聲一頓，又道：「對了，今夜你離開此寺之後，我可不可以通知他們你逃走了？」

刁天英道：「你爲何要通知他們？」

茅大寶道：「爲了洗去我的嫌疑，因爲咱們現在已在一起，今夜你走了後他們便會斷定你即是竊走那東西之人，而我曾經跟你在一起，因此我也脫不了關係。」

刁天英沉吟有頃，道：「好，你可在我走後半個時辰通知他們，這樣他們就不會懷疑你了。」

× × ×

這天，他們在房中下了四盤棋，茅大寶四盤全勝，刁天英興趣全被打掉，不願再下，回自己房中睡覺去了。

吃過晚膳後，刁天英僞裝上厠，就此失踪不見！

過了約半個時辰，茅大寶以邀他奕棋的姿態去敲他的房門，適有一名喇嘛從走廊經過，茅大寶乘機向他問道：「這位師父，住在這房中的謝朋友走了麼？」

那喇嘛一怔道：「沒有吧！」

茅大寶道：「敲門不應，好像人已不在房中。」

那喇嘛順手一推房門，探頭入視，不見「謝百川」在房內，頓時面現狐疑道：「剛才他不是同施主一起用晚膳？」

茅大寶道：「是呀！在下約他吃過晚膳後再到在下房中奕棋，他答應了。可是，在下等了老半天不見他來，是以過來看看。」

那喇嘛面色微變道：「奇怪，敝寺主持已交代過所有遊客不得離寺，謝施主不在房中，會上那兒去呢？」

茅大寶道：「今早他說過有要事不能不下山，莫非已不告而別了？」

那喇嘛神色大變，急道：「小僧去問問看！」

說着，拔步急去。

茅大寶微微一笑，轉回房中，在棋盤前坐下，自個兒在盤上擺譜。

不久，一陣脚步聲響到房外，房門被一下推開，一個老喇嘛和兩個中年喇嘛走了進來！

他們的面上，一片嚴峻！

茅大寶連忙起身，道：「是怎麼回事呀？」

老喇嘛是本寺主持，他目光銳利的一掃全房，沉聲道：「蘇施主，你和那位謝施主是甚麼關係？」

茅大寶道：「是今早在此認識的，由於『珍珠寶塔』失竊，你們不准所有遊客離開，在下便邀他奕棋打發時間，他……是不是逃走了？」

老喇嘛點點頭。

茅大寶叫道：「哎呀，這個人好糊塗，他這樣不告而別，不怕被懷疑麼？」

老喇嘛冷冷一笑道：「現在已不只是懷疑了，今早他說與朋友相約在龍泉關見面，老衲聞報之後，便派出一人前往龍泉關查證，想是他怕謊言被揭穿，因此逃走了！」

茅大寶佯驚道：「這樣看來，莫非他就是……」

老喇嘛接口道：「竊取『珍珠寶塔』的賊子！」

茅大寶駭聲道：「我的天，看他一臉孔正人君子之相，誰知竟是個賊！」

老喇嘛冷笑道：「他不逃，我們一時還無法查出，這一逃，事情就好辦了！」

茅大寶道：「他放在房中的包袱還在不在？」

老喇嘛道：「還在，他是空着手逃走的。」

茅大寶詫異道：「既是空着手逃走的，那麼那座『珍珠寶塔』……」

老喇嘛道：「昨夜他刦得『珍珠寶塔』之後，必是將它藏在山中某處，剛才他逃離此處，必是帶着它逃下山去了！」

茅大寶提議道：「那你們趕快追上去呀！」

老喇嘛冷笑道：「他逃不掉的，本教已在全山佈下天羅地網，縱然他有通天本領，也逃不出本教的掌握！」

茅大寶聽了這話，心中不免暗笑：「錯了，老喇嘛，神拳山莊的少莊主可不是一般武林人可比，你們的人不發現他還好，若發現了他，只怕會有重大傷亡呢！」

嘴上則連聲附和道：「對！對！聽說貴教的人個個都是武術高手，在下亦相信你們必能將他截獲！」

老喇嘛道：「施主請在房中歇着，未得允許，請勿離開禪房一步，以免引起誤會。」

茅大寶道：「是，是，在下絕不離開，等你們說可以走的時候，再下山去。」

老喇嘛合十說了聲「打擾」，即與二喇嘛退出；茅大寶送到門口，然後關上房門，仍在棋盤前坐下，擺着棋譜消遣……

直到深夜，才上床就寢。

次日一早，一名喇嘛前來敲門，茅大寶開門問道：「這位師父，有事麼？」

那喇嘛道：「沒有，施主請出來盥洗，好去用早膳。」

茅大寶取衣穿上，一面問道：「那賊子抓到了沒有？」

那喇嘛搖搖頭道：「小僧不知。」

茅大寶道：「還沒有一點消息？」

那喇嘛道：「是的。」

茅大寶穿好衣服，便隨他去井邊漱口洗臉，然後被領入飯堂，與幾個遊客同桌共用早膳。

吃過早膳後，所有遊客又被「勸」回各人的房中，形同軟禁。

茅大寶仍以擺棋譜消遣時間。

晌午時分，他們房門又被推開，玉花池的主持老喇嘛走了進來。

茅大寶起身拱手道：「大師父請坐，情況如何了？」

老喇嘛在他對面坐下，神情沮喪地道：「施主若要下山，現在可以走了。」

茅大寶道：「怎麼呢？」

老喇嘛嘆了口氣道：「這次我們看走了眼，原來那賊子不是尋常人物，昨夜他打傷了本教三個人，突圍逃下山去了！」

茅大寶大吃一驚道：「啊，那麼『珍珠寶塔』呢？」

老喇嘛苦笑道：「這還用問，毫無疑問被他帶走了！」

茅大寶扼腕道：「可惡，他刦奪佛門寶物，究竟意欲何爲？」

老喇嘛道：「不知道，不過本教那座『珍珠寶塔』乃是稀世寶物，世人喜愛者多，那賊子若拿去賣錢，最少可賣得十萬兩銀子。」

茅大寶道：「知不知他是誰？」

老喇嘛搖頭道：「不知道，只知他身手異常高强，不到二十招間，就將本教三個喇嘛打倒了。」

茅大寶道：「這怎麼辦？」

老喇嘛冷笑道：「本教當然不會就此甘休，將不惜任何代價追它回來！」

茅大寶點點頭道：「眞是罪過，但願佛祖保祐早日追它回來才好。」

老喇嘛道：「施主昨日與他相處一日，可曾看出他是那地方人？」

茅大寶歪頭想了想道：「好像是南方人，不過在下不敢確定。」

老喇嘛道：「他與施主相談時，都談些甚麼？」

茅大寶道：「大都談他要開酒坊的事，說他打算在家鄉開一家酒坊，在下因是偶然與他相處一起，不能算是朋友，故未問他家鄉在何處。」

老喇嘛道：「所謂開酒坊，全是胡說八道之言，施主即使問他，他也不會實說的。」

茅大寶道：「正是。」

老喇嘛起身道：「施主若是要下山，現在可以走了，得罪之處，老衲在此謝罪了。」

說畢，合十深施一禮。

茅大寶忙還禮，說道：「大師父快不要這樣說，在下還不想走，要是貴寺方便，在下想再打擾數日，不知……」

老喇嘛道：「方便，方便，施主不嫌簡陋，只管住下便是。」

茅大寶道：「從現在開始，在下的行動不受限制了吧？」

老喇嘛道：「是的，施主可以任意遊賞了。」

茅大寶開心的笑道：「好極了，暢遊五台，乃是在下多年的心願，謝大師父成全。」

說着，深深一揖。

× × ×

這天起，茅大寶開始遊賞五台山的各寺院及風景區，一連四天，都沒去接近藏放「珍珠寶塔」的那個地方。

他知道刁天英沒有帶走那座「珍珠寶塔」，而黃衣喇嘛也不可能找到它，換句話說，它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一點都不必着急。

到了第五天，他看出黃衣喇嘛已鬆弛下來，斷定走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到了薄暮時分，便以散步的姿態往藏放「珍珠寶塔」的樹林走來。

一路上，他很注意週遭的情況，確定沒人注意和跟踪，才一閃進入樹林。

走到藏放「珍珠寶塔」的樹下，他四顧無人，隨即縱身上樹，一看藏在樹間的那只布袋仍在，臉上不禁綻開了笑容！

從小，他就喜歡調皮搗蛋，這次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珍珠寶塔」，而且還把刁天英蒙在鼓裏，他開心極了。

他靜靜的坐在樹幹上，一直等到夜色降臨大地，全山變成一片漆黑時，才將「珍珠寶塔」揹在背上，一躍落地，動身下山。

一路疾如流星，直奔五台南麓；想是黃衣喇嘛斷定「珍珠寶塔」已被「謝百川」帶離五台山，沒有再在山中埋伏的必要，故茅大寶沒有碰上一個喇嘛，將近午夜時，已趕抵五台山的南麓。

再南行數里，到了一處小村莊上，向一戶農家索回寄存的白馬，賞了那家人幾兩銀子，便乘上白馬，連夜南下。

現在，他的目的地是太原城南的「悅來客棧」！

這是「南山隱豹項若愚」與他和刁天英約好的見面地點，當日項若愚曾明白的告訴他們：誰拿到「珍珠寶塔」就去太原城南的「悅來客棧」找他，把「珍珠寶塔」交給他，這樣大功便告成，其女項人鳳便是「勝利者」的妻子了。

他恨不得立刻趕到太原，好將好消息

帶給項人鳳，好讓她知道自己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爲了安全起見，他白天睡覺，夜晚趕路，這樣走了三天，終於抵達太原府。

這時，是破曉時分。

茅大寶在「悅來客棧」的門前下馬，一看客棧的門關着，便上前拍門。

過了一會，才有一個滿面困倦的店小二開門探視，問道：「這位大爺，您要住店？」

茅大寶道：「是。」

店小二便去牽他坐騎，說道：「大爺先請入內，待小的將馬牽入馬廄，再領大爺去客房歇息。」

茅大寶提着包袱進入客棧，看見櫃台上放着一本名冊，知是旅客登記名簿，乃上前翻閱。

查看過近日登記的旅客姓名，却沒有「項若愚」其人，心中不禁疑惑道：「奇怪，他明明說過要在這家客棧等候，何以至今尚未到達？」

正思忖間，店小二已然進來，向他說道：「大爺，請隨小的來。」

茅大寶道：「且慢，你們這家客棧可有一個叫『項若愚』的老客人？」

店小二道：「項若愚？沒有啊！」

茅大寶道：「奇怪。」

店小二道：「大爺與他約好在敝棧相見？」

茅大寶道：「是的，他說要在你們這家客棧等我，誰知竟然爽約了。」

店小二道：「只怕還沒到，大爺你住下來等他不也一樣？」

茅大寶點點頭，就隨他進入客棧裏面，開了一間上房住下來。

由於連日趕路，未曾好好睡過，故他吩咐店小二無事不要打擾，關上房門，隨即解衣上床，打算睡個痛快。

不料剛剛躺下，就聽房外有人敲門！

茅大寶有些着惱，大聲道：「小二哥，我要睡覺，茶水等我醒來再送如何？」

只聽房外有個熟悉的聲音道：「茅世兄，是我！」

茅大寶一聽之下，睡意全消，連忙一躍下床，跳去打開房門。

南山隱豹項若愚含笑立在門口！

茅大寶欣喜萬分，拱手一揖道：「項莊主請進！」

南山隱豹項若愚舉步入房。

茅大寶關上房門，笑道：「剛才小可翻看過旅客名冊，並無項莊主的大名。」

南山隱豹項若愚坐下道：「老夫舊識頗多，爲恐被發現，是以未使用眞姓名而已。」

茅大寶道：「莊主到此多久了？」

項若愚道：「三天前到的。」

茅大寶將包袱打開，捧出「珍珠寶塔」，送到他手上，笑道：「小可幸不辱命，莊主請檢視。」

項若愚接過「珍珠寶塔」，仔細看過之後，面上升起一片歡悅之色，笑呵呵道：「沒錯，就是這東西，算難爲你了！」

茅大寶道：「此物乃是眞容院的鎮山之寶，黃衣僧失去此物，必不肯甘休，希望——」

項若愚截口道：「茅世兄放心可也，老夫這就送去還給他們。」

茅大寶一怔道：「現在？」

項若愚頷首道：「不錯。」

茅大寶道：「莊主將如何向他們解釋呢？」

項若愚微笑道：「很簡單，老夫只說在路上發現一個青年持有此物，因知此物是他們的鎮山之寶，因此，奪回送還給他們。」

茅大寶笑道：「對，他們一看東西不假，自然不會再追究別的了。」

項若愚問道：「你是怎麼拿到的？」

茅大寶搓搓手，窘笑道：「手段有些不光明，莊主是否可以不問？」

項若愚一笑道：「好，老夫不問便是，但那刁少莊主知不知你已得手了？」

刁大寶道：「可能尚不知道。」

項若愚道：「說老實話，老夫私心亦希望你能獲勝，如今你獲勝了，老夫十分高興。」

茅大寶問道：「令媛……」

項若愚微笑道：「她當然是你的妻子了。」

茅大寶道：「小可是說：她是不是也在這家客棧？」

項若愚道：「不，她在家裏。」

茅大寶有些失望。

項若愚問道：「關於你有意娶小女爲妻這件事，你稟過令尊沒有？」

茅大寶道：「還沒有。」

項若愚道：「那麼，你立刻趕回家去，將此事稟明你雙親，徵得你雙親同意後，即可前去迎娶了，老夫大約一個月後便可返回豹莊。」

茅大寶唯唯稱是。

項若愚道：「你還有甚麼事？」

茅大寶道：「沒有了。」

項若愚便將「珍珠寶塔」包起，說道：「那麼，你好好歇息一天，就動身回江都去，老夫這就將此物送返眞容院。」

× × ×

茅大寶一覺睡到下午才醒過來。

這是個把月來睡得最舒服的一覺，原因當然是競賽獲勝使他心曠神怡之故，他在床上伸伸懶腰，發出一聲滿足的輕吁。

「小祖宗，你醒了麼？」

忽然，房中一隅响起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茅大寶一呆，隨之一躍而起，大叫道：「鶯鶯，是妳？」

不錯，是鶯鶯和燕燕，她們不知何時進入他的房中，這時一齊走到床前，臉含一片嬌笑。

茅大寶又驚又喜，一跳下床，張開雙臂將她們一起摟入懷中，哈哈笑道：「這不是做夢吧？妳們怎麼到了這裏？」

鶯鶯和燕燕輕力推拒着，嗔笑道：「快放手，被人瞧見了成何體統！」

茅大寶順手拉她們在床邊坐下，高興地道：「快告訴我，妳們怎麼到了這裏來的？」

燕燕道：「我們到此，已經有好幾天了。」

茅大寶一怔道：「妳們到此何爲？」

鶯鶯道：「等你。」

茅大寶更詫異道：「等我？」

燕燕道：「告訴你，小祖宗，我們一直暗中跟着你，直到那天你動身去五台山，我們才不再跟你，而在此等候。」

茅大寶大爲驚異道：「妳們爲何要跟着我？」

鶯鶯冷笑道：「小祖宗，你想想看，我們兩個奉命侍候你，老夫人曾經再三叮嚀不能讓你出事，否則就要剝我們的皮，所以你說我們能放心讓你一個人四處亂跑麼？」

茅大寶道：「這麼說，我一路上的行動，都在你們的暗中監視之下了？」

燕燕道：「對，我們甚至還替你救了一個人！」

茅大寶愕然道：「啊！替我救了一個人？」

燕燕道：「那天你和成姑娘到了這太原城，住入西大街那家『龍安客棧』對不對？」

茅大寶點頭道：「對呀！」

燕燕道：「那天，你爲了不讓成姑娘跟着，就坦白的告訴她你不喜歡她，是不是？」

茅大寶又點頭道：「是呀。」

燕燕道：「成姑娘看不開，你走後不久，她就在房中自殺了。」

茅大寶大吃一驚，急忙問道：「後來呢？」

五祖拳高手陳京銘

海雲

五祖拳在港九兩處聲勢喧赫，桃李滿門，高手輩出，較早的時期，有一個拳師叫做陳京銘，號大鵬，一向在泉州城內的南門溪亭義全舖內居住，他天生一股神力，兩臂能擧數百斤的石獅，很是年輕，已經考中了「武學人」，可是，他目睹清廷腐敗，無心做官，只是在家習武，學的是五祖拳。

當時姓蔡的一名高手，叫做「明老」，兩鬢如霜，但仍在福建省若干富貴之家授武，由於他的聲名遠播，綽號「滿路香」，他很少入室弟子，發覺陳京銘有練武的根基，願意收爲門人，但却指定陳京銘必須到處追隨，一邊看他如何教授後輩學習五祖拳，同時自行練習，一來條件不苛，二來追隨名師暢遊各地名勝，師傅有所差遣，弟子服侍，這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陳京銘毫不考慮就答應他，五年之內，把五祖拳的拳技以及刀棍器械，學習齊全，百忙中，他還天天練習鐵沙掌，學成之後，當時名震福建的林九如及「翻天豹」並駕齊驅，稱做「五祖拳十虎」，他最有威脅的一招叫做大鵬展翼，兩隻手都可以斬劈，很難有人招架得住！

泉州新門外的紫帽山有一個寺門叫做靈昭寺，主持僧是妙月禪師，年齡非長，但却用心苦練武功，訓練橋手，經常用拳向磚牆發招，隨時撞碎磚牆的，另外把前臂敲擊寺鐘的木柱，朝夕不絕，數年如一日，那雙手眞的是銅皮鐵骨，非常堅挺，且又兼練鐵沙掌，所差的是他的拳掌有勁，並無一派拳脚在身，只是蠻打而已，儘管如此，山下的教頭都畏他三分，有些不服氣的拳師到寺中跟他較量高下，總是給他擊退的，名氣愈來愈响。

有一天，他忽然想起，因爲他對拳脚一竅不通，但又不對別的拳師聲明自己不懂得功夫，只是自管自的練習，得一股蠻勁，如果他不急起直追，求師學武，以後仍然蠻打，就算打贏，亦會給人恥笑，如此一想，他就渴望找個名師教授，初時他想起名拳師林九如，因爲此人授徒最少，如果他拜林九如爲師，那就知道此事的秘密也比較少了，此念一起，他就急奔林九如的門外求見。

林九如當時在泉州著名的木頭公仔戲裏面做掌班，即是由他指揮藝員的領首，一年四季分別到各鄉各里表演舞台戲，很難帶着徒弟到處奔波，一邊做一邊教授武藝，却又不忍令妙月太過失望，於是，介紹他到南門義全舖的師弟陳京銘去學習武功，由陳京銘師傅代他教授。

當時陳京銘在泉州一帶，已經是個很名氣的武林高手，但因他的身家甚厚，不必設館授徒，只是在家裏秘密練習武藝，如果收了妙月禪師爲徒，簡直是無人知曉，故此妙月禪師從林九如師傅口中獲悉陳京銘的實際情形，喜出望外，立刻按址登門謁見。

妙月禪師本來在紫帽山居住的，因爲他想習武，索性移居泉州城內東門執郎舖崇福寺，以便朝夕到陳京銘家內學習武藝。

從來學武之人，總是一邊練習拳脚，一邊學習橋手劏馬的，從來沒有人先行練到一副銅皮鐵骨，然後學習拳脚，故此，陳京銘亦覺妙月禪師是個眞正想練習武藝的人，於是苦心教他。

三年後，妙月禪師就學到很深奧的五祖拳了，又因妙月禪師本身苦練鐵沙掌多年，陳京銘亦苦練鐵沙掌，兩人志同道合，妙月禪師學成武藝，那就不是他的徒弟，以朋友看待，至於林九如，仍然是妙月禪師的師傅，故此，妙月禪師學齊了陳京銘的功夫之後，再到林九如家裏學習，兼有兩人之所長。

當時崇福寺內有一個大鐘，重四百斤過外，陳京銘有時到該寺拜訪妙月禪師，如果不在，陳京銘就把大鐘捧着走到門口放置，妙月禪師回來一看，便知他已來過，自行把大鐘搬回原處，各僧看見兩人的氣力如此雄厚，不勝敬佩！

至今陳京銘的「大鵬展翼」這一招仍然是該門派的著名招式，有許多門人學習它，打得相當出色。（完）

鶯鶯道：「急甚麼？你既然不喜歡她，讓她死了算了，免得再來糾纏不休。」

茅大寶着急道：「別開玩笑，妳快說，到底把她救活了沒有？」

燕燕道：「幸虧我們發覺得快，在她剛剛吊上去的時候，我們就破門而入，將她救了下來。」

茅大寶這才透了口氣，道：「還好！還好！這丫頭也眞是的，我告訴她實話時，她表現得很坦爽，怎麼我一走她就上吊了？」

鶯鶯道：「別看她一臉滿不在乎的樣子，其實，她痴得很，她愛你愛得發狂了呢。」

茅大寶皺皺眉道：「這眞要命，現在她呢？」

鶯鶯道：「走了，經我們一番勸導之後，她想開了，已回家去啦。」

茅大寶欣慰地道：「這才對啊，雖然，我不喜歡她，可是，我知道她是個好姑娘……」

燕燕道：「你爲甚麼不喜歡她？」

茅大寶道：「這還用說，我喜歡的是項人鳳，她是我邂逅項人鳳之後才認識的，我總不能見一個愛一個呀！」

燕燕冷笑道：「你爲甚麼不說她長得沒有項姑娘漂亮？」

茅大寶發窘道：「不，不是因爲她長得不漂亮，而是因爲我已喜歡上了項人鳳，而且還爲此與『小拳王刁天英』進行一場競賽，總不能半途而廢——」

燕燕道：「得了，不用解釋了，我只想提醒你一點，我覺得項若愚這個人靠不住，你可能已經陷入他的陰謀之中！」

茅大寶道：「何以見得？」

燕燕道：「因爲我們在暗中跟隨你時，曾發覺一些來歷不明的人物，特別是那些企圖殺害成姑娘之人！」

茅大寶道：「那些人不可能是項莊主的人，他沒有理由要殺害成姑娘。」

燕燕道：「怎麼沒有，他怕你迷上成姑娘，不想再去五台山替他竊取『珍珠寶塔』呀！」

茅大寶搖頭道：「不，這不可能是一項陰謀，因爲第一，項若愚有家在南山，他的產業很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第二，他並非只要我一人去竊取『珍珠寶塔』，這當中還有一個『小拳王刁天英』在，如果他居心不良，刁天英便是一個證人了！」

燕燕道：「你去五台山時，可曾見到刁天英？」

茅大寶道：「見到了。」

當下，將取得「珍珠寶塔」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燕燕聽完之後，沉吟了半晌，才說道：「現在刁天英已敗在你手下，將來東窗事發，他若一口否認曾與你有過這麼一場競賽，你怎麼說？」

茅大寶道：「我看他不是那種人，雖然相交不深，我覺得他這個人的品行還不壞，比起他父親『百步神拳刁山君』要正派得多了。」

鶯鶯接口道：「你怎知你所見到的人是『小拳王刁天英』呢？」

茅大寶眉頭一皺，不悅道：「妳們不要盡往壞處想好不好？項莊主已明明白白告訴我，他絕無覬覦『珍珠寶塔』之意，何況『珍珠寶塔』雖然價値連城，總不致於比得上他的產業，他絕不會爲了『珍珠寶塔』而放棄在南山的所有產業！」

鶯鶯一披嘴道：「我們只是提醒你一下，希望你小心一些，莫上了人家的當，要知道你父親是執掌武林兵符的『武林大元帥』，你的一言一行更須爲人楷模，萬一中了歹人的詭計，那受害的就不只是你一人了。」

茅大寶道：「我知道，我一直很小心的，不過我不相信這是個陰謀詭計，我曾見過那項人鳳，我從她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對我一片眞情，絕對是虛情假意。」

他雙手往二女肩上一搭，接着笑道：「項莊主要我回家稟明父母，要是一切順利，一個月後便可迎娶項人鳳過門，現在我比較担心的是我父親，萬一他不同意這門親事，那可如何是好？」

鶯鶯冷冷一笑道：「你有個把你寵上天的老奶奶，還怕你爹不答應麼！」

茅大寶笑道：「正是，這件事須得先向老奶奶下功夫，只要她點頭，就一切好辦了。」

燕燕道：「咱們甚麼時候回去？」

茅大寶道：「明天動身如何？」

燕燕道：「隨便你。」

鶯鶯笑道：「若依我的意見，咱們旣到了此地，就該順道去遊遊萬里長城。」

茅大寶慌了，道：「不，現在不是遊萬里長城的時候，等將來有空時，再帶妳們去吧！」

鶯鶯一哼道：「將來？算啦，你跟項姑娘成了親後，我和燕燕只怕要被打入冷宮，那還有機會去遊萬里長城？」

說到這裏，轉對燕燕道：「燕兒，我說的是不是？此地距長城不遠，這個機會要是錯過了，這輩子只怕就沒機會了，咱們明天一起去遊長城，就從西邊的嘉峪關走到東邊的山海關，然後再回家去。」

燕燕道：「這樣走要走幾天才完？」

鶯鶯道：「慢慢走慢慢看，大概要三個月吧。」

燕燕道：「好，妳說的不錯，錯過了這個村就沒那個店了，咱們明天便去。」

茅大寶道：「我呢？」

燕燕道：「你當然要跟我們一道去，想想看，我們侍候你好幾年，吃的苦還不算多麼？如今難得有此機會，你要是不陪我們去，那太沒良心了！」

茅大寶着忙道：「不，好燕兒，好鶯兒，妳們別捉弄我，知道我急着要回家去，却故意出這主意，妳們眞想遊長城，我發誓將來一定帶妳們去，絕不食言就是了，好不好？」

鶯鶯微笑道：「奇了，往常你出了家門就如脫韁的野馬，想都不想回家，如今却急着回家去，你回家去幹麼呀？」

茅大寶嘻嘻的笑道：「不要明知故問好不好！」

鶯鶯忽然嘆了口氣道：「小祖宗，你迷項姑娘迷得這麼厲害，爲了她殺死一百個人，又爲了她你竊取眞容院的『珍珠寶塔』，這兩件事照說都不是你可以幹的，有一天如證明我們的猜疑沒錯，看你怎麼向老爺交代！」

（未完）

密宗十絕

（七）

慕容美著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弓强僱殺手暗中保護，然後向艾格格敲了一筆，最後竟爲對方僱同一殺手所殺。侯四因受弓强威脅跟踪陸富，但弓强已死，侯四却不知，因此仍一路跟踪陸富直至胡集，在臭頭老高店中，發現張老實在座，與另座兩醜漢交談，侯四疑張老實等人有所企圖，正想告知陸富……

白鬍老頭子 從頭話當年

猴頭老四胸有成竹，一點也不慌亂，當下雙拳一抱道：「陸大爺好！」

他於發話之際，左手五指稍張即收，以便讓對方可以看到他掌心中的那支小銀鏢。

惡鬍子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自然不會忽略了猴頭老四這個小巧動作。

這位金帶護法同時看出，猴頭老四以這種方式跟他招呼，必然是碍着店裏人多，有話不便照說。

於是，他故意提高聲音道：「你來得正好，本大爺正想找個熟人問話。」

「陸爺有話儘管吩咐。」

「胡集這兒你熟不熟？」

「這裏的人，無論老少，小的差不多都認識。」

「那麼大爺要在這兒住幾天，你能不能替我找個落腳的地方？」

「當然可以。」

「什麼地方？」

「李二麻子那裏寬敞得很，只要陸爺住得慣，小的馬上就可以帶您去。」

「很好——」

戴着一頂油頭巾的臭頭老高，這時笑嘻嘻的過來招呼道：「猴老？什麼時候來的？外頭人多，坐不下，端一碗去我房裏慢慢搭酒怎麼樣？」

猴頭老四道：「替我揀一條後腿，拿油紙包起來，我要隨這位陸爺到李二麻子那裏去推兩莊。」

× × ×

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

兩人出門，走向集尾。

這一次那兩個漢子沒有跟上來。

因爲他們已聽清楚陸爺和猴頭老四要去的地方，是李二麻子家。有了地點，就好找人，當然用不着緊隨不捨。

猴頭老四等走完一段路，確定身後無人，才放慢脚步扭轉頭道：「陸爺今天從太平鎭來，可知道有人跟在您的身後？」

陸富淡淡一笑道：「知道。一共是兩個人，對不對？」

猴頭老四一下呆住了！

他本來有很多話要說，如今頓時成了沒嘴葫蘆，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

陸富笑了笑，又道：「這兩個傢伙，一個叫毒蜈蚣歸陰，一個叫毒蝎子解無方，是巴東五毒中，姓名最怪異手段最狠辣一對惡棍。」

猴頭老四結結巴巴的道：「他……他們……爲……爲什麼要跟陸爺過不去？」

陸富說道：「是誰說他們跟我過不去的？」

猴頭老四道：「否則——」

陸富笑道：「事實跟你想像的正好相反，是我陸富跟他們過不去！」

猴頭老四又呆住了。

陸富笑道：「他們跟來胡集，其實是我有意引來的。我原計劃是等他們五毒會齊，做一次痛宰，沒想到另外三毒始終未見跟來，所以我才忍着還沒有動手。」

這位金帶護法顯然還不知道，五毒中的毒蛤蟆賴寶和毒蜂弓强，今天業已於太平鎭分別喪生他人之手。

猴頭老四道：「那麼，這兩個傢伙，他們知不知道陸爺在動他們的腦筋？」

陸富道：「就算知道，也照樣會上鈎的！」

猴頭老四惑然道：「爲什麼？」

陸富笑道：「一瓶羅漢續命丹對他們幾位仁兄來說，那引誘力實在太大了。」

提到羅漢續命丹，猴頭老四耳根子不禁一熱。

陸富忽然嘆了口氣道：「在我陸某人眼中，巴東五毒不過是五個可惡的小毛賊罷了，今天來胡集的另一位仁兄，才是眞正的頭痛人物。」

猴頭老四道：「這人是誰？」

陸富道：「張老實！」

猴頭老四吃了一驚道：「原來張老實也是釘着陸爺來的？」

陸富搖搖頭道：「我猜不是。」

猴頭老四道：「何以見得？」

陸富道：「太平鎭的殺手跟淮揚幫一

向井水不犯河水，尤其是這位張老實，不論誰出多高的代價，相信也絕不會接受這種交易。」

猴頭老四道：「只要他不來招惹陸爺，陸爺何必管它？」

陸富又嘆了口氣道：「說到這一方面，你猴頭老四就不懂了。」

猴頭老四的確不懂。

但是，他不敢問。

以他在黑道上卑微的身份，以及他跟這位金帶護法的交情，他還不够資格暢所欲言。

碰上這一類的大問題，他若想了解眞象，唯一的機會便是等這位金帶護法自己說出來。

陸富緩緩轉過頭來問道：「你剛才給我看的那支小銀鏢，是誰給你的？」

「丁玄，丁少俠！」

猴頭老四規規矩矩的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心底下却止不住有點懷疑這位金帶大護法是不是喝醉了酒？

陸富緊接着道：「你可知道這位丁少俠是什麼來路？」

「不知道。」

猴頭老四忽然感到有點害怕起來。

因爲陸富問的這些話，實在問得太奇怪。這使他心頭突然升起一種可怕的預感：他很可能又要參與一件跟他身份極不相稱的大秘密！

他知道一旦捲入這些秘密事件中，此後日子，一定不得太平。

他已習慣於平淡的生活。

他不好奇，也不喜歡出風頭，因爲他已嚐過是非纏身的滋味。

陸富忽然又嘆了口氣，緩緩地道：「如果你侯老四以同樣的問題，問我陸某人，陸某人的回答，準會叫你侯老四大吃一驚。」

猴頭老四露出吃驚之色，道：「爲什麼？」

其實，猴頭老四這種吃驚的神情，完全是故意僞裝出來的。

血鏢丁玄以二十剛出頭的年紀，就成了江湖上家喩戶曉的人物，其出身之輝煌，自是不問可知。

他裝出吃驚之色，不過是應對上的一種禮節罷了。

陸富道：「因爲我的回答，也只有三個字，跟你的回答他的，完全一樣：不知道！」

猴頭老四臉上的吃驚之色，一下僵凝了。

血鏢丁玄的來路，竟連這位淮揚幫的金帶大護法也不知道？

陸富苦笑了一下道：「不過，陸某人却知道另外一件事，這件事到目前爲止，也許還就只我陸某人一人知道。」

猴頭老四本來想問是件什麼事，但僅張了張嘴巴，却未能說得出話來。

一種莫明所以的緊張，使他感到窒息了。

只有一個人知道的秘密，當然是一件大秘密，這正證明了他原先的預感完全正確。如今他心頭突然泛起的另一疑問是：這位金帶大護法爲什麼要將這種大秘密告訴他這樣一個小人物？

陸富側臉接着道：「七八年前，發生在揚州的那件血袈裟怪案，你聽人說過沒有？」

猴頭老四點點頭。

七八年前的那件血袈裟怪案，案情雖然奇怪，但經過却很簡單。

某日清晨，揚州城裏的普法寺前，忽然發現一襲染滿血跡的黃袈裟。袈裟是雙層的，但接縫處均已被利剪拆開，好似它的主人被殺害後，它曾被人仔細搜索過。

起初，大家以爲被害者一定是普法寺的和尙，但經過查點，寺裏的和尙，一個也不少，甚至，那襲血袈裟，亦非寺中之物。

由於事後未能尋獲屍體，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被害僧人是誰？

屍體何處去了？

死者因何被殺？

移去屍體，爲何却要將袈裟留下？

這些，至今仍是一個謎。

猴頭老四對這件怪案只知道這麼多，事實上一般人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些。

他不明白，陸富將要告訴他的，是這件怪案的那一部份？

以及這件發生於多年前的怪案，跟血鏢丁玄的來路和殺手張老實突然出現胡集，又有什麼關係？

他原來不希望陸富告訴他什麼秘密，如今由於陸富的話越說越離奇，已使他想法漸漸改變，又對這件事產生出極大的興趣。

一個人要想全憑利害關係證明好奇心，似乎並不大容易。

× × ×

前面一拐彎，便是李二瘸子家。

猴頭老四領先停下腳步。

這是江湖人物都懂得的一種常識。

夜晚時分，站在四不靠的路心談話，可說比什麼地方都要來得安全。

陸富也跟着站定，接下去道：「我知道的一件事是：這位丁玄老弟，近年來忽然經常出現淮揚道上，無疑就是爲了想要查清當年那件袈裟血案的來龍去脈。」

猴頭老四瞪大眼睛，欲言又止。

他不是不知道怎麼說好，而是有話不敢說。

如果他可以直言無諱，他一定會這樣說：「您這位金帶大護法有沒有仔細算算這筆帳，七八年前的血鏢丁玄，他總共才多大歲數？」

這筆帳當然誰都會算。

丁玄目前最多不會超過廿二歲。不，就算廿四歲好了。廿四減八，得十六。一個當時只有十六歲的大孩子，又怎會牽涉到這種無頭怪案中去？

如說丁玄追究這件怪案，只是爲了好奇，也一樣令人難以信服。

一件懸擱了七八年的怪案，既然誰都束手無策，它在七八年後，又怎會引起丁玄這種人物的興趣？

這件怪案跟他丁玄有什麼關係？

查出來又有什麼好處？

陸富似乎已瞧透了猴頭老四心中的疑問，微微笑了一下，接着道：「你侯老四是不是不相信？」

猴頭老四當然不相信。

陸富又笑了笑，道：「這件事說起來的確很難叫人相信，我說這件事到目前爲止也許就只我陸某一個人知道，原因也就在此。因爲如果不是你侯老四今天一路跟來胡集，我陸某人也一樣不相信。」

猴頭老四差點給嚇得跳了起來。

天啦！這是什麼話？

他猴頭老四算老幾？這種天大地大的事情，關鍵會出在他侯四身上？

這一位大護法是不是拿他尋開心呢？

陸富笑道：「你侯老四不要害怕，陸某人的意思，並不指你侯老四跟當年的血案有何牽連，而只是說，你侯老四今天跟來胡集，使陸某人心頭的幾點疑問，無形中得到了解答。這些疑問一去，我們那位丁家老弟經常以各種面目前來殺手鎮的原因，就不難加以揣摩了。」

這些話猴頭老四當然還是聽不懂。

陸富又笑了一下道：「今天，你侯老四一路釘着我陸某人，該不是我們那位丁老弟的主意吧？」

猴頭老四搖頭。

陸富笑道：「是早上薛嫂茶館裏，坐在窗口，那個黃臉皮的漢子逼你來的對不對？」

猴頭老四點頭。

陸富笑道：「因爲你心裏害怕，便將這件事告訴了丁老弟。於是，丁老弟便送了你一支銀鏢，作爲護身符，以防萬一發生誤會時，好向我陸某人解說？」

猴頭老四又點頭，臉上同時流露出一片驚佩之色。

這位陸大護法推斷事理，就像親眼看到的一樣，眞是使人感到意外了。幸虧他沒有存僥倖之心，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

陸富望着他道：「丁老弟有沒有告訴你那個黃皮漢子是誰？」

猴頭老四道：「他說那個傢伙很可能是巴東五毒中的毒蜂弓强。」

陸富點頭道：「不錯，五毒中的毒蜂，正是這個傢伙。」

他頓了一下，又接着道：「依你侯老四看來，這位毒蜂會不會是我們那位丁老弟台的敵手？」

猴頭老四道：「差得太遠了。」

陸富道：「誰差得遠？」

猴頭老四道：「當然是姓弓的差得遠了。」

陸富忽然笑了笑，道：「那麼，我再問你：我們那位丁老弟台，他既然有心維護你，他爲什麼不走近路，乾脆宰了姓弓的？却要你冒着風險，依姓弓的吩咐行事呢？」

猴頭老四回答不出了。

當時毒蜂弓强潛身窗外竊聽，丁玄並非不知道，如果丁玄當時肯出手，的確不難一下就將這位毒蜂解決。

丁玄當時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陸富接下去道：「這個問題我可以替你回答：我們那位丁老弟，是爲了要留活口！」

猴頭老四一怔問道：「幹嘛要留活口呢？」

陸富道：「以便追究當年那件袈裟血案的正兇。」

猴頭老四愕然道：「原來巴東五毒在這件血案裏也涉有嫌疑？」

陸富搖搖頭，道：「憑他們幾塊料，大概還談不上。」

猴頭老四有點迷惑道：「否則——否則——？」

陸富輕輕一嘆，道：「說到這一方面，話就長了。」

猴頭老四四下望了一眼道：「時間不早了，老站在這裏，也不是辦法，我們還是去李二瘸子那裏，燙一壺酒，邊喝邊談吧！」

× × ×

惡黐子陸富和猴頭老四的身形，剛於夜色中消失，另外兩條人影，便告悄然出現。

這兩人正是五毒中的毒蜈蚣歸陰，毒蝎子解無方。

毒蜈蚣歸陰恨恨地道：「這個惡黐子，的確可惡，他竟然一點也沒把我們巴東五毒放在眼裏。」

毒蝎子解無方拿手指在刀鋒似的鼻樑上搔了幾下，兩眼望着黑暗中的遠處，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這時忽然轉過頭來道：「我看我們兩個恐怕上當了。」

歸陰一怔道：「上誰的當？」

解無方道：「老弓！」

兩人口中的「老弓」，當然就是「毒蜂弓强」。

他們顯然也不知道毒蜂弓强已去了另一個世界。

歸陰道：「上什麼當？」

解無方道：「他這次不是約我們在駱家老棧會面，要幹一票什麼大買賣嗎？」

歸陰道：「他不肯說明是票什麼買賣，我們當然不必理睬。」

他好像忽然發覺解無方要談的不是這個問題，於是又接着道：「這也不能算是上當啊！他約我們，我們不到，反而瞞着他，搶先一步釘上這個惡黐子，應該說他吃了大虧才對。」

毒蛇夏盛不顧毒蛤蟆的死活，如今這兩毒又爽約自找財路，可見五毒之間，見面時雖以兄弟相稱，其實毫無半點情義可言。

解無方搖搖頭道：「不，你歸兄完全弄錯了。」

歸陰道：「哦？」

解無方道：「剛才，你不是也聽到了？猴頭老四釘上這惡黐子，便是老弓的主意。你歸兄想想：羅漢續命丹乃武人無價之寶，他老弓既然已發現此一寶已到了惡黐子陸富手上，爲什麼不親自跟下來？」

歸陰定眼眨了眨，道：「你意思是說，他小子另外在攪什麼名堂？」

解無方道：「有一點他沒有騙我們，他也許眞的找到了一票大買賣。但我們如果眞的趕去駱家老棧，相信一定見不到他的人影子。」

歸陰似有所悟道：「這也就是說，他小子不過是爲了想把我們四個哄在一處空等，好讓他小子有時間獨自撈一票？」

解無方道：「我猜正是如此！」

歸陰重重哼了一聲，顯然對弓强這種做法相當不滿。

解無方接着道：「我現在就是要你歸兄帮我想一想：以目前情況來說，可有什麼買賣比奪取一瓶羅漢續命丹更重要？」

歸陰點點頭，沒有開口，似乎正在遵囑思攷。

解無方沒等歸陰想出結論，忽然輕輕一啊，道：「我想到了！」

歸陰一哦，露出興奮之色道：「解兄想到了什麼？」

解無方前後張望了一下，壓低嗓門道：「密宗十絕——」

歸陰像是嚇了一跳，道：「是十絕眞經？」

解無方道：「是的。」

歸陰不住的搖頭，道：「絕對無此可能！」

解無方道：「何以見得？」

歸陰道：「第一，所謂密宗十絕眞經，只是一種傳說，事實上有沒有這樣一部十絕眞經，還是個疑問。第二，就算傳言不假，確有這樣一部眞經，它也不可能會被老弓第一個發現。第三，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老弓人雖聰明，手底下的玩藝，可並不怎麼樣：他若發現了眞經下落，也該讓咱們知道，好有個帮手。第四——」

解無方豎起了一隻手掌，歸陰只定住口。

解無方緩緩接着道：「你陰兄這番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也只是聽起來有道理。」

歸陰道：「我這些話，那幾點站不住脚？」

解無方道：「第一，密宗十絕眞經，確有其物，絕非謠傳。八年前的袈裟血案，以及後來出現的羅漢續命丹和火龍珠，便是鐵證。」

「羅漢續命丹」和「火龍珠」是密宗派鎭山百寶中的兩寶，它們是袈裟血案發生後，才在江湖上出現的，而那件血袈裟，事後又經證明爲密宗弟子所特有的一種法衣，據此判斷，十絕眞經已因携經弟子遇害，而流落中原武人之手，亦非全無可能。

解無方接着道：「第二，發現任何秘密，全憑一時之機緣，這種機緣人人輪得着，老弓亦不例外。第三，你老弓人雖聰明，武功並不高明，這話你說對了，但問題也就在這裏。」

歸陰道：「這話怎麼說？」

解無方道：「『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老話，你總聽人說過吧？就因爲老弓有點小聰明，我才猜想到這上面去。」

歸陰道：「你是說老弓不自量力，有心獨吞？」

解無方道：「不錯！」

歸陰一雙豆眼轉了幾轉，蟹殼般的面孔上，忽然浮起一絲奸笑，陰陰地道：「不管怎麼說，上當的還不是咱哥倆麼。」

解無方道：「是誰？」

歸陰道：「老弓，他自己！」

這下輪到解無方聽不懂了：「老弓他上什麼當？」

歸陰陰笑道：「咱們先放倒惡鬍子，白檢一瓶羅漢續命丹。然後，嘿嘿，咱們預祝老弓成功。」

解無方仍未會過意來：「老弓一向貪得無厭，他成功了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歸陰豆眼眯成了一條縫，一字字低低地道：「魚吃蚯蚓，大魚吃小魚！」

× × ×

無論誰走進李二麻子的大堂屋，他第一個看到的人必定是主人李二麻子本人。

這並不是說李二麻子生得如何高大魁偉，或是因爲長着一臉大麻子易於辨認，而是由於這賭場老板爲自己設計了一個很特別的座位。

這是一間有十一根横椽的大屋，足足可以擺得下三十桌酒席。

大家正中，對正門口，有座柜枱，後面放着一張高脚木椅，李二麻子便經常坐在這張木椅上。

李二麻子設計這樣一個座位，只有一種用意，便於照應賭場裏各項事務。

客人進門，第一個看到他，不用說他當然也會第一個看到這位客人。

因此，李二麻子隨時都知道賭場裏今天到了多少個客人，以及都是那一類的客人。

不論客人生熟，李二麻子除了進門時打個招呼之外，一向從不起身接待。

大屋分東西兩部，東邊賭錢，西邊喝酒。

賭錢是客人跟客人賭，喝酒是自己動手拿酒菜，頭錢、酒錢、東西各有一座壁櫃，由客人自己放進去。

沒有人點數，也沒有人記賬。

即使你喝了酒，一文錢不付，也沒有人過問，一切各憑良心。

所以，李二麻子只用了兩名伙計。

而這兩名伙計，也只是管管洗掃抹擦一類雜差，客人不會差遣他們，他們也很少去跟客人接觸。

所以，大家都說這位李二麻子是一個怪人。

怪人往往也就是名人。

李二麻子的名氣還眞不小，不僅胡集和太平鎭人人知道這位李二麻子的大名，就是遠從省城裏來的人，一提起李二麻子，也無不耳熟能詳。

正因爲李二麻子名氣大，人緣好，他這家賭場可說從來不曾有人鬧過事。

不是沒人敢鬧，而是不好意思。

× × ×

今晚，東邊賭枱上特別熱鬧。

因爲今晚推莊的是一位孫大少爺。

孫大少爺是這兒的常客，也是一位豪客；只要這位孫大少爺一來，莊家就不會是別人。

孫大少爺歡喜當莊家，別人也歡喜他當莊家。

孫大少爺的通宵莊推下來，經常都是皆大歡喜。

因爲孫大少爺是位將軍。

常輸將軍！

× × ×

喝酒和賭錢的，就是那麼幾個人。

今晚東邊賭枱上既然特別熱鬧，西邊酒座上喝酒的人，自然就沒有幾個。

但是，今晚的情形，却似乎有點不一樣。

今晚酒座上喝酒的人居然也不少。

李二麻子看到生意一好，經常總是笑

容滿臉，雙腿交疊，抖幌不巳，跟進門的客人打起招呼來，也顯得特別有精神。

而今晚的李二麻子，臉上却連一絲笑容也沒有。

他似乎有種預感，覺得今晚處處不對勁，可能要出什麼亂子。

他這種不是正式的客棧或酒店，客人到這裏來，多半是爲了賭錢。

他供應簡單的酒菜，純是出於服務性質。

上了賭枱，只有兩種結果，不是輸，便是贏。他知道一個人不論輸錢或贏錢，事後都需要以另一種方式去發洩一下。

所以，他供應酒。

喝酒的客人，當然也就是賭錢的客人了。

來這裏賭錢的客人，十之八九差不多都是熟面孔；而今夜酒座上的八位酒客，他竟有七個不認識！

這七名陌生酒客，都巳來了很久，他這裏的酒並不好，這光位老兄眞是爲喝酒來的？

× × ×

李二麻子不認識的七位酒客，並不是做一起來的。

來得最早的那酒客，是一名長衫中年人。

這人一看便知道不是位香客，但你也很難看得出他究竟是幹那一行的。

他不像江湖人物，也不像個書生，當然更不像一個生意人。

不過，這人却好像完全懂得李二麻子這裏的規矩的，他進來選了個靠邊角的座位，自動地拿了一份酒菜，便獨自飲用起來。

接着進來的，是四名短衣漢子。

這四人的身份倒很容易辨認。

李二麻子一眼便看出這四人全是黑道上的朋友。

黑道上的人物，李二麻子熟識的當然也不少。可是，李二麻子偌怎麼想，也想不出曾在那裏見過這四位仁兄。

他見四人魚貫而入，原以爲四人是一伙的，不意四人進入酒座，却遠遠的分成了兩處，好像他們同時進門，只是一種巧合。

這四人年紀均在三十左右，長相雖不如何凶惡，但眉宇之間，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蕭殺之氣。

李二麻子雖然也懂得一點拳脚，不過，他開這爿賭場，並不是憑這個。

他憑的是人緣。

如果有人想砸他的場子，他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所以，他希望這四位仁兄，最好不是冲着他李二麻子來的；對方莫說有四人之多，即使只有一人出手，他自問都承受不住。

最後走進來的兩個，便是毒蜈蚣歸陰和毒蝎子解無方。

這一對毒兄毒弟，李二麻子以前當然也沒有見過。

除了這七位陌生酒客，李二麻子唯一熟識的第八位客人，便是醉貓老吳。

× × ×

醉貓老吳比那位長衫中年人來得還要早。

人來得早，酒當然也喝得多。

現在，這位醉貓的面前，巳堆集了四把空壺。

他如今喝的是第五壺酒。

半斤裝的酒壺，雖不能算是大壺，但四五把酒壺排在一起，也就够嚇人的了。

這也就是李二麻子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

因爲他跟這位醉貓的交情還不錯，今晚這些來路不明的人物，就算不把他李二麻子放在眼裏，只要看看那些空壺，也該不難猜想到喝酒的人是誰。

淮揚道上的朋友，不把殺手鎭上的醉貓老吳放在眼裏的人似乎還不多。

× × ×

東邊賭枱上，不時傳來喊點子的吆喝之聲，以及亮開點子之後的歡呼聲和咒罵聲。

而這邊酒座上，則幾乎什麼聲音也聽不到，好像八個喝酒的人，全是啞巴。

歸陰和解無方進門時，曾經猶豫了片刻。

因爲兩人滿以爲惡鬍子陸富和猴頭老四一定在屋內，深恐釘得太緊，也許會露出破綻。

但奇怪的是，屋內居然沒有惡鬍子陸富和猴頭老四的人影子。

兩人走向酒座時，雖然懸心放落，但也不免感到疑惑。

那鬍子難道有了警覺，以金蟬脫殼之計溜掉了？

他們這份疑心，當然是多餘的。

這間大堂屋後面，其實還有一進院子。只不過門戶開得巧妙，生人不容易看得出通往後院的走道設在什麼地方罷了。

同時，這也證明兩毒顯然沒有聽到惡鬍子前半段的話。

如果他們曉得惡鬍子是在引魚兒上鈎，他們也許就要重新盤算盤算，是不是一定要打那瓶羅漢續命丹的主意了。

兩毒喝完一壺酒，既不見惡鬍子出現，又不便向李二麻子查問，正擬付了酒錢離去之際，大門口忽然來了個滿臉酒氣的白鬍子老頭。

這白鬍老頭顯然巳有七分醉意，雖然柱着拐杖，脚下走的仍是之字步。

他那種東歪一下，西偏一下的走法，叫人瞧了實在替他担心。

那麼一老把年紀，又醉成這種樣子，萬一一跤摔倒，還能不能再爬得起來，恐怕都是個問題。

李二麻子扭頭大聲道：「大癩子，你過來扶扶這位老人家。」

聽口氣李二麻子似乎並不認識這老頭子。

大癩子是酒座這邊的伙計。

聽到老板吩咐，大癩子立即放下抹布向老頭快步跑過去。

那想到，白鬍老頭不但不領情，反像受了侮辱似的，霍地站定下來，瞪起一雙惺忪醉眼，怒道：「扶誰？誰要人扶？」

大癩子嚇了一跳，一邊轉頭朝李二麻子望去。

李二麻子俯身向前，以居高臨下的姿勢陪笑道：「我是怕您老喝多了酒……」

老頭一聽，火氣更大了：「我喝多了酒？你知道我喝了多少？」

他喝了多少酒，別人當然不知道。

不過，從他喉嚨已有點發啞，鬍梢上全是酒漬，以及臉紅如棗看來，他喝得也不能算少了。

李二麻子好心沒有好報，只好朝大癩子揮手示意，要大癩子仍舊去幹自己的活計，不必再理這個肝火奇旺的老傢伙。

但白鬍老頭却似乎意猶未盡，兩眼瞪着李二麻子，氣吁吁的又接着道：「你難道沒長眼睛？你沒有看到我是自己走路來的？」

他的確是自己走路來的。

這是每個喝了酒的人，經常用來證明他還沒有喝醉的一種方法。

證明他至少還能走路。

至於走的時候，爲什麼要進進退退的橫着走，那只能怪兩條腿不爭氣，他沒有理由要爲兩條不聽話的腿表示歉意的。

這一次李二麻子學乖了。

這一次他一聲不吭，只是點頭，表示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

現在他只希望這老傢伙爲了證明自己沒有喝醉，證明他還有走路的能力，再從這間屋子裏走出去。

今天晚上氣氛有點不對勁，他不想再多惹這種無謂的麻煩。

但是，很明顯的，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因爲白鬍老頭聽完了這兩句話之後，就以一聲冷哼作爲結束，轉身顫巍巍的向酒座那邊走了過去。

原來老傢伙酒還沒有喝够。

他是喝酒來的。

× × ×

加上這個白鬍老頭，如今酒座上的酒客，便由八名變爲九名。

白鬍老頭坐下去的地方，離毒蜈蚣歸陰和毒蝎子解無方兩人最近，他的身後，就是醉貓老吳。

除了醉貓老吳，這時酒座上另外的七雙眼光，差不多都在默默地留意着這個怪老頭的一舉一動。

其中尤其是那四名短衣勁裝漢子，是顯得虎視眈眈，好像一羣獵人們在監視着一頭觸網的獵物。

他們今晚來這裏喝酒，爲的就是要等這個白鬍老頭？

× × ×

這裏喝酒的規矩，老客人個個清楚：一切自己動手。

自己端酒拿菜，吃喝完了，自動提錢入櫃；沒有人替你結帳，也沒有人管你付了多少。

今晚，那個叫大癩子的伙計，也許担心白鬍老頭是第一次來，深恐不走前去侍候，老傢伙說不定又要大吵大鬧。於是，白鬍老頭剛一坐下，他便破例送來一份酒菜。

沒有想到，他這份殷勤勁兒，竟又碰了一鼻子灰。

白鬍老頭抬起頭來，兩眼一翻道：「誰叫你送來的？這兒的酒菜不要錢？你知道我身上有錢付？」

大癩子本來想說，這點酒菜值不了幾個錢，付不付都不要緊，但繼之一想，算了，這老傢伙完全不近人情，話說多了，可能又要出毛病，還是離遠一點爲妙。

因此，他一邊哈腰賠不是，一邊又將酒菜端起。

你嫌我不該多事端來，現在我再端走該總可以了吧？

就在這個時候，隔壁座上的毒蝎子解無方忽然手一擺道：「放下，伙計，這位老丈的酒資由我付。」

大癩子縮手，欠欠身道：「是的！大爺。」

他話一說完，便像漏網蝦子似的，一下退到酒櫃後面去了。

俗語說得好，强將手下無弱兵！

這個大癩子看上去一付老實相，其實鬼心眼兒比誰都多。

他一聽解無方要代付酒帳，便知道這個長臉刀鼻的漢子在替自己找麻煩了。

剛才，他們東家李二麻子不過要他上前摻扶一把，老傢伙便認爲是奇恥大辱，如今竟有人以近乎施捨的口氣，要代付酒錢，老傢伙不動拐杖揍人才怪！

他不趕快閃身避去一旁，難道還等着當和事佬？陪着挨幾拐。

這時有大癩子這種想法的人，當然不止大癩子一個，事實上有這種想法的人，全料錯了！

出人意外的是，白鬍老頭聽到有人願意代付酒錢，不但不以爲忤，居然露出感激之色，轉向毒蝎子解無方點着頭道：「不錯，不錯，我老朽到胡集整整三天，總算頭一次遇上了一個好人。」

如果李二麻子氣量不够，聽了這種話定會活活氣死！

區區的幾文酒錢，他李二麻子賠不起嗎？

他李二麻子誠心誠意想做好人，結果沒來由的挨了一頓排頭；別人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但落得了好人之譽。做好人難道也得憑運氣？

解無方淡淡一笑道：「老丈過獎了，這點小意思算得什麼。」

白鬍老頭打了個酒呃，坐直身子，正容道：「不過，我老朽一向是人窮志不短，也可說是一向無功不受祿……」

解無方輕輕一哦，側轉面孔，等候下文。

白鬍老頭的一雙惺忪醉眼盯着他道：「你老弟喜不喜歡聽故事？」

解無方眼珠一轉，笑道：「老丈是不是想以一個故事作爲交換的條件？」

白鬍老頭點頭道：「是的！否則你老弟這番盛情，我老朽只有心領。」

解無方似乎覺得很有趣，笑了一下道：「老丈這個故事長不長？要說多久？」

他可以陪這老頭逗逗樂子，但不能躭擱太久，因爲他們今晚還有要事待辦。

白鬍老頭道：「你老弟歡喜聽多久，就聽多久，我要說的這個故事，可長也可短。」

解無方笑道：「老丈的意思是說，您這個故事就像章回小說一樣，一段一段的，段段都有一個小結局。聽一段不算少，聽兩段也不嫌多？」

白鬍老頭道：「不是。」

解無方道：「哦？」

白鬍老頭道：「我的故事只有一個，結局也只有一個。所謂可長可短，那是指繁簡而言。因爲這個故事可以用三言兩語說完，如要聽個仔細，也可以說上個三天兩夜。」

現在有人已差不多猜想到這白鬍老頭的眞正身份了。

一個落魄的說書先生！

因爲只有說書先生，才有這份好口才；連一段平淡的問答，都令人聽得津津有味。

因此，老傢伙適才的種種醉態，依猜想也極可能是故意裝出來的。

以醉態掩飾窘態。

因爲他的目的只是一壺酒。

不是嗎？一個人如果醉得連路都走不穩，說起話來，會這麼清析而有條理呢？

毒蝎子解無方顯然也有這種感覺，當下又笑了笑，道：「老丈的這個故事，我猜一定很有趣，如果大家聽得高興，說不定……咳咳……」

說不定怎樣？

絃外之音，當然是另有厚賞。

好多人都笑了。

因爲大家都明白解無方話中的未盡之意。

只有白鬍老頭本人似乎未能聽懂這種雙關語，這時一板正經的搖着頭道：「你老弟錯了，這個故事儘管非常動人，但故事的本身，却並不如何有趣。」

解無方笑道：「動人的故事，怎麼會沒有趣？」

白鬍老頭道：「滲雜了血腥和死亡的故事，不論如何動人，也不會太有趣。」

解無方臉上的笑容不見了。

別的人也是一樣。

× × ×

他們也許都錯了。

錯在他們都誤以爲這老頭只是個衣食不週的說書先生！

他像是一個說書先生的口吻嗎？

白鬍老頭望着解無方道：「怎麼樣，老弟，想不想聽這個故事？」

解無方溜了毒蜈蚣歸陰一眼，歸陰點頭。

解無方於是也跟着點了點頭，輕咳着道：「當然想聽，聽這種故事，最够刺激了，咳咳，咳咳。」

白鬍老頭抹着鬍子道：「好！」

他端起酒壺，喝了一口酒，然後又清了清喉嚨，才開始緩緩地道：「這是個眞人實事的故事，它的前半段，發生在八年前，那便是江湖上轟傳一時的揚州血袈裟怪案……」

屋子裏突然靜了下來。

這幾句開場白，實在太驚人了。

連東邊的賭局，亦告突然停頓。

八年前的那件袈裟血案，沒有人想到它會在八年後被人當故事述說。

因爲沒有人清楚整個的案情。

只有參予作案的人才知道它是怎麼回事，而參予作案的人爲了本身的利害關係，事實上也不可能向別人洩露這個秘密。

這白鬍老頭究竟是何許人？

× × ×

白鬍老頭四下掃了一眼，又抹了一把鬍子，緩緩接着道：「血案發生之後，大家都說死去是一名密宗弟子，肇事之因，是爲了一部十絕眞經。這些，一點不假，實情確係如此。」

衆人凝神屏息以待，連角落裏一直處身事外的醉貓老吳，也不禁睜大了眼睛，露出滿貶疑訝之色。

白鬍老頭見無人發問，輕輕咳了一聲，又接下去道：「也許有人會問：什麼叫十絕眞經？只是一部佛典？還是一部秘笈？一名密宗弟子爲什麼要把這部眞經帶到中原來？這是不是已經被人刼走了？如今這部眞經落在何人手裏？以及宗教素派方面，對門下弟子遇害後，有無採取何種因應措施？現在，老朽要說的故事，便跟以上這些問題有關。」

每個人的心房，都止不住加快了跳動的速度。

這眞是在說一個故事嗎？

誰都清楚：絕不是！

這絕不是一個故事。

故事，是以前發生的事，是已經成爲過去的事。這件事還沒有完全過去。

這老頭事實上是在公開宣佈一個驚人的秘密！

他假設的七項疑問，每一項都重要無比。

如果他想賣關子，其中任何一項疑問的答案，都可以使他立即變成一個富翁！

但他並不打算這樣做。

他已聲明在先，這七個問題，他可郛以回答，而且馬上就會回答。

這種事誰想得到？換了平常時候，誰又肯相信一個人竟會遇上這種事？

白鬍老頭似乎一點也不覺得他這個故事與普通故事有什麼不同，仍像閒話家常似的，徐徐喝了口酒道：「首先，我來回答大家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十絕眞經究竟是一樣什麼寶物？關於這一點，說開了，其實並沒什麼神秘之處，因爲它的名稱，已將它本身介紹得非常清楚。」

一直沒有開過口的毒蜈蚣歸陰，這時忽然插口問道：「十絕的意思，是不是代表十種絕藝？」

白鬍老頭點頭道：「不錯！但並不全是指武功。」

歸陰像是有點意外道：「除了武功，它還包括了些什麼？」

白鬍老頭接着道：「它的十字簡稱是：氣、拳、刀、醫、術、忍、食、色、魔、變！」

氣？拳？刀？醫？術？忍？食？色？魔？變？

這十個字很順口，並不難記。

屋子裏又靜了下來。

每個人都微微垂眉，嘴唇噏動，默默加以重覆，以便不易忘記。

但是，沒唸上幾遍，一個個的眉頭便都忍不住皺了起來。

因爲這十個字裏面，幾乎有一半以上，大家都參不透它那包含的意義。

白鬍老頭道：「聽了這十個字，你們該不難知道，十種絕藝中，與武功有關的只佔三項，還不到三分之一。」（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瘋雷狂雨動江湖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三畏假說白少亭追鏢巳往邯鄲去了，鐵含烟因急於尋到鏢貨而中他詭計和秦三畏同去邯鄲，小菀却要沿白少亭來路一直尋去，她不信白少亭會丟下她們……小菀奔到荒祠前，累極倒地，巧遇南槍季昭明，季昭明是正義之士，他願帮小菀救出白少亭，他 來到湯陰遇上東掌費彥衡，由他口中得知白少亭在太行山遭費彥衡毒手，他們暫且放過費彥衡急奔太行山，見白少亭夾在岩石縫隙中，幸好未斷氣……小菀拜季昭明爲父，季昭明即傳她兩項武功絕學，幾日後，小菀巳得南槍眞傳，立即奔向岩隙救白少亭。

東海去求醫　風浪吞航船

小菀幽幽嘆息一聲，只好先救他出去再作打算。

白少亭的雙肩嵌在石隙之內，肩衣巳經擦破，而且還有血跡，可見東掌費彥衡那一掌是如何的兇悍。

小菀試着移動白少亭的身體，誰知他竟像生在石上一般，看來除了以天鷹抓抓裂石壁之外，似乎別無良策。

於是，她以左手托着白少亭的身體，右掌凝功向他肩頭的石壁抓去。

神功絕藝，果然不凡，那堅如金鋼的山石，在天鷹抓力之下，竟然應手抓下一塊。

終於，她救下了白少亭，將他帶到石隙之外。

然而，她的淚水仍在不斷的流着，並以無比激動的心情對南槍季昭明道：「爹！你瞧他……」

季昭明道：「不要急，先放他下來讓爹瞧瞧。」

小菀將白少亭放在草地之上，南槍季昭明翻開他的眼皮，並作全身查看。

良久，才搖搖頭，嘆道：「這回當眞難住我老人家了，我竟瞧不出這是甚麼原因。」

小菀急得淚如泉湧，悲聲道：「爹！你老人家一定要救他。」

南槍季昭明道：「這不用說，我老人家自然要救他了。」

小菀道：「那麼，爹！你老人家還不趕快動手！」

南槍季昭明又一聲嘆息，道：「不過，菀兒，我不瞞你說，他的情形，十分古怪。」

小菀道：「怎樣古怪?」

南槍季昭明道：「他受傷十分之重，再餓了三十餘日，按一般常情來說，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承受不住，可是他不僅沒有死，而且經脈之中還蘊藏着一股極大的衝力，再說他呼吸雖是微弱，却均勻延綿，毫無中斷的現象，只是他偏偏又暈睡不醒……」

小菀道：「爹！不管怎樣，你老人家要設法救他。」

南槍季昭明搓搓手道：「這可難了，我老人家醫道不精，也沒有趁手的藥物，唉……」

小菀道：「爹！咱們帶他去少林寺好嗎?」

南槍季昭明道：「帶他去少林寺做甚麼?」

小菀道：「向少林掌教討一顆大還丹給他吃。」

南槍季昭明搖搖頭道：「少林寺的和尚不見得還存有大還丹，縱然有，只怕也救他不得。」

小菀道：「傳說大還丹有起死回生之力，是佛門的無上至寶。」

南槍季晤明微微一笑道：「傳言是不可靠的，任何靈丹也不會如此神奇，妳想想，一個生病之人，必須經醫生就望、聞、問、切，加以診斷，然後龍虎相配，君臣相和，開出一張數十味藥的處方，而且，不斷的增減、變換，才能治好一個病人，所以，一般成藥，甚麼丹、甚麼丸，無論他們說得怎樣天花亂墜，妳千萬不可相信。」

小菀道：「那咱們怎麼辦?」

南槍季昭明道：「看來妳只好跑一趟東海了，除了大少爺，只怕無人能救治於他。」

小菀道：「大少爺?大少爺是誰?」

南槍季昭明悠然地道：「大少爺是一個怪人，但是，醫道之精，天下無人能出其右。」

小菀道：「大少爺姓甚麼?他住在那裏?」

南槍季昭明道：「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他出道江湖以來就以大少爺自稱。」

小菀道：「他既然自稱大少爺，年齡必然不大。」

南槍季昭明道：「如果一百歲才是人生的開始，他不過才是一個毛頭小夥子而已。」

小菀愕然道：「他巳超過百歲?」

南槍季昭明道：「不錯，他住在東海溫州灣外的一個無名小島上，位置在洞頭山與冬瓜山之間，妳可以由溫州灣僱船前往，尋找並不困難。」

小菀道：「爹，你不去?」

南槍季昭明道：「爹要應東掌三月之約，再說爹去了對妳並無帮助。」

小菀道：「既然如此，女兒就不再躭擱了。」

南槍季昭明道：「此去東海迢迢千里，妳如此前去，爹也放心不下，這樣吧，妳揹着他慢慢的下山，爹先去找一輛車來，然後爹教妳一點防身之能就不怕了。」

小菀道：「那就謝謝爹爹了。」

當南槍馳下山嶺之後，小菀立即揹着白少亭往山下走，雖然她的內心十分悲痛，但悲痛之中也有幾分安慰之情。

因爲她認了一個藝冠當代的乾爹，使她武功大進，巳不是昔日吳下阿蒙了。

而南槍還要教她一點防身之能，這一點防身之能，她相信也必然是武林絕响，那麼今後天下都可去得，東海雖遠，當不致發生甚麼意外。

想着想着巳到了山下，片刻之後，南槍季昭明果然驅了一輛馬車前來。

小菀立即將白少亭抱進車廂，然後對季昭明道：「爹！你到車裏歇息，待女兒來駕車。」

南槍季昭明道：「不，妳也到車轅上來吧，爹有點玩藝教妳。」

小菀道：「好的。」

她坐到車轅之後，季昭明一面驅車行駛，一面教給妳兩項武功。

一項是季昭明成名江湖的「倒馬槍法」，而另一項則是獨步武林的暗器「閻王令」。

倒馬槍法固然是捷逾閃電，奇詭莫測，閻王令的威力，較倒馬槍法更有震撼之力。

所謂閻王令，是九隻具體而微細的小槍，使用之時，手法之玄妙，當得是冠絕武林。

他們在山下找了一個農家暫作停留，小菀不眠不休的苦學，也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此時她不能再躭擱了，爲了白少亭，她恨不得脅生雙翼，飛往東海。

這天天際剛現曙光，她巳急不及待的將白少亭移到馬車之上，去心如箭，她不願再作半分停留。

南槍季昭明將盛着九隻閻王令的皮袋，及一疊銀票交給小菀道：「這些妳帶着，爹不送妳了。」

小菀含着兩泡淚水，咽哽着道：「謝謝爹，女兒回來後再來孝敬你老人家。」

南槍季昭明道：「好的，乖女兒，妳去吧。」

小菀向季昭明行了一禮，她剛剛催動馬車，忽然又勒着韁繩道：「爹，女兒還有一事相託。」

南槍季昭明道：「甚麼事?妳說。」

小菀道：「鐵含烟隨着秦三畏前往邯鄲，女兒怕鐵姑娘會吃姓秦的虧，爹如果有空，請到邯鄲瞧瞧。」

南槍季昭明道：「好的，這件事交給爹就是。」

小菀道：「爹保重，女兒去了。」掌中韁繩一抖，驅車急馳而去。

× × ×

由湯陰再趨鄭州，經開封直馳杞縣，她走的直綫，而且馬不停蹄，日夜急趕。

這天到達龍曲，太陽才剛剛偏西。再走麼，就要前不靠村後不靠店了，按說她應該在這兒歇息的。

但她沒有，祇是打了一個尖，將馬兒上了料，就再度驅車上道。

好在她另購了兩匹健馬，可以隨時遞換，並帶了乾糧及飲水，不怕錯過寄宿之處。

距龍曲三十餘里，地名叫做黑石崗，此地山林險惡，人烟稀少，是一個盜匪出沒之地。

小菀望了一下天色，見夜幕深垂，寒風漸勁，找寄宿之處是無望了，她担心白少亭，馬兒也需要歇息一下，於是她勒住韁繩，將馬車停了下來。

她匆匆躍下車轅，掀簾進入車廂，瞅着暈睡不醒的白少亭，她又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相公……相公……唉……」

無法喚醒白少亭，她祇得替他加蓋了

一床毛氈，夜深寒重，她怕凍壞了她心上的人兒。

然後，她戀戀不捨的走下車廂，鬆下轡頭，讓馬兒吃點野草。

忽然，一陣急驟的蹄聲，像密雷一般的傳來，她神色微微一怔，覺得這陣蹄聲來得頗爲蹊蹺。

眨眼之間，來騎已然接近，人數不多，祇有兩人兩騎。

這兩人的年歲約莫四旬上下，一律黑色勁裝，背上還揹着奇門兵刃。

一個揹九環鋸齒刀，一個是兩隻五行輪，瞧神態，可能都是武林的知名之士。

她只瞧了一眼，便緩緩的走近車廂去，防人之心不可無，她不能不做最壞的打算。

這一着棋她算是下對了，蹄聲戛然而止，果然是兩個找碴來的。

「喂，小妞，妳過來。」

這祇是十分簡單的六個字，但它却像一具宏鐘連續爆出六響！

小菀心頭暗懍，因爲來人功力之深，除了當代四大名家，江湖上，可說十分少見。

縱然如此她並無半點怯懼之色，嬌軀一擰，冷冷道：「兩位是跟我說話麼？」

揹九環鋸齒刀的大漢道：「妳說對了，咱們兄弟正是在跟妳說話。」

「哦，兩位認識我？」

「別這麼說，姑娘，相逢何必曾相識，現在咱們不就認識了麼？」

「這話不錯，兩位尊姓大名？」

「漢北雙鵰，姑娘也許有過耳聞，我名下門如龍，他叫下門如虎。」

「啊！果然是兩個名震江湖的高人，兩位找我有甚麼指教？」

「有人送咱們兄弟一萬兩銀子。」

「這是一件喜事，我應該向兩位說一聲恭喜。」

「多謝姑娘，不過咱們兄弟還希望姑娘帮一個小忙。」

「爲甚麼要我帮忙？」

「因爲必須姑娘帮忙，咱們才能拿到那萬兩白銀。」

「我不懂。」

「不懂不要緊，祇要姑娘跟咱們兄弟走就成。」

「哦，原來兩位是來捉拿我的。」

「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咱們兄弟是受人之託來請姑娘的。」

「閣下受誰之託？」

「這個麼，眞是很抱歉，現在還不便說。」

「好，兩位是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姑娘一定要咱們兄弟動手麼？」

「兩位一定要拿人，我又不願跟兩位走，除了動手一拚，還能有甚麼選擇？」

「看來也祇好如此了，老二，你先上吧。」

下門如虎摘下五行輪，身形輕輕一掠，由馬背飄身而下，眞箇是輕如落葉，點塵不驚。

他將五行雙輪向懷中一抱道：「姑娘，請賜招。」

小菀拔出長劍，冷冷道：「朋友，萬兩白銀，爲數有限，兩位成名不易，希望朋友你再作三思。」

下門如虎哈哈一笑道：「不勞關心，漢北雙鵰是一塊響噹噹的金字招牌。」

小菀長長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閣下既是忠言逆耳不聽，我祇好得罪了。」

話落出招，一縷寒氣森森的劍芒，像閃電般的向下門如虎當胸劈去。

下門如虎想不到小菀出手一招，竟是如此的凌厲，左掌急向前一推，五行輪迎向小菀的長劍，右臂疾吐如風，砸向小菀的肩頭。

他這連攻帶守的一招雙式，快如電光石火，他認爲縱然傷不到小菀，最少也能將她的長劍奪出手去。

但，他這對威震江湖的五行雙輪竟然一起走空，小菀的長劍已直指他的咽喉。

不過小菀不爲已甚，長劍一吐即收，然後守着馬車，一言不發的瞧着他們！

下門如虎呆了一呆道：「姑娘，咱們這一場戲就這麼算完了麼？」

小菀道：「不錯。」

下門如龍嘆息一聲道：「回來吧，老二，多謝姑娘手下留情，你怎能這麼不知好歹？」

下門如虎一怔道：「老大，你這是怎麼說？」

下門如龍道：「不信，是麼？何不摸摸你的咽喉？」

下門如虎急將右手的五行輪交到左手，然後向喉際一摸。

這一摸他不祇是面色大變，同時一股寒意直透他的背脊。

原來他摸了一手的血！

傷皮不傷肉，小菀的劍術眞箇到了神化之境。

而且她的心胸又是如此的寬大，如此的仁慈，縱然是頑石，也沒有不點頭的道理。

下門如虎瞧了小菀一眼，回眼對下門如龍道：「老大，咱們兄弟栽了！」

下門如龍道：「不錯，而且還是再世爲人。」

下門如虎道：「那麼一萬兩銀子也不要了。」

下門如龍道：「而且還應了那雜毛的誓言。」

下門如虎道：「老大，你說該怎麼辦呢？」

下門如龍道：「祇好那樣了，還有甚麼辦法。」

下門如虎道：「好吧。」

下門如龍飄身下馬，與下門如虎雙雙走到小菀的身前，兄弟倆躬身一禮道：「下門兄弟參見主人。」

小菀一怔道：「你們這是做甚麼？」

下門如龍道：「愚兄弟前來中原之時，曾經跟一個雜毛打過賭……」

小菀啊了一聲道：「賭你們輸了就得做別人的奴僕？」

下門如虎道：「是的。」

小菀道：「人有失算，馬有失蹄，任何人都無法保得終身不敗，兩位怎能如此認眞？」

下門如龍道：「主人說的不錯，不過

咱們兄弟賭的是第一次失敗而且必須敗在一個女娃兒手裏才算應誓，估不到天下的事竟然如此巧合，想來必是命中註定。」

小菀道：「不，兩位是成名已久的武林前輩，此事萬萬行不得。」

下門如虎道：「那麼主人是要咱們兄弟自裁了？老大，禍是我惹的，我祇好先走一步了。」

語音甫落，右臂倏擧，五行輪帶着勁風，逕向他自己的太陽穴砸去。

小菀大吃一驚，纖指疾吐，一縷指風及時點在下門如虎的曲池穴上，噹的一聲脆響，五行輪落在石地上砸起一溜火花。

她再度救了下門如虎一命，又將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下門如虎呆了一呆道：「主人，這可是妳不讓我去，咱們兄弟縱然是兩個累贅妳也祇好認了。」

小菀一嘆道：「兩位既是決心如此，祇好委屈你們了，不過……」

下門如虎道：「不過怎樣？」

小菀道：「我丈夫身染重病。咱們必須趕往東海求醫，此去關山萬里，困難重重，兩位如果另有他事……」

下門如龍道：「下門兄弟既是有了主人，不管上刀山，下油鍋，咱們兄弟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的。」

小菀道：「既然如此，咱們走吧。」

這兩兄弟急忙套好了馬車，請小菀坐入馬車之內，他們一個駕車，一個護車而行。

在行車之時，小菀詢問道：「如龍，究竟是誰叫你們來找我的？」

下門如龍道：「是東掌費彥衡，他說在淇縣等候咱們。」

小菀道：「原來是他，我丈夫就是遭到他的毒手，這筆債，今後必定要向他討還。」

下門如龍道：「不勞主人動手，我兄弟就能將他收拾下來。」

這天他們到達安徽境內的亳縣，城門才剛剛開放。

小菀叫漢北雙鵰找了一家客棧，他們就住了下來，連日奔波，人困馬乏，確是需要好好的歇息　下。

這一天他們就沒有見到太陽，從日出到日落，他們全在睡夢中渡過。

傍晚時分，他們先後醒來，漢北雙鵰叫店夥將晚餐送到小菀的房中，他們兄弟則到食堂中進食。

他們叫了一桌酒菜，兩人在自斟自酌的飲食着。

下門如虎忽然一楞道：「老大！怎麼回事？」

下門如龍道：「你說甚麼？」

下門如虎道：「你瞧，偌大一間食堂，爲何只有咱們兩個？」

下門如龍道：「不錯，好像有點不對勁！」

下門如虎道：「你再瞧那夥計，他似乎十分害怕咱們。」

下門如龍道：「嗯，你叫他過來問問吧。」

下門如虎道：「夥計！你過來。」

這名店夥約莫三十左右，人長得粗粗壯壯的，面貌却透着一臉的精明。

聽到下門如虎召喚，他立即堆着笑臉，走了過來，一哈腰道：「大爺有什麼吩咐？」

下門如虎道：「貴店的生意，一向可好？」

店夥道：「多謝客官關懷，總算還過得去。」

下門如虎道：「就像現在這樣？」

店夥道：「這個……咳，偶然也會有的。」

他臉上還堆着笑容，但誰都瞧得出那是硬生生擠出來的，而且他在說話之際，還不時拿眼角瞟着店門，顯然，他是怕言語不愼，會惹來意外的麻煩。

下門如龍哼了一聲道：「老二！到外面瞧瞧。」

下門如虎點點頭，身形倏的一拔，像箭一般的向門外激射，刹那之間，挾進來兩名大漢。

噗噗兩聲，他將兩名大漢摔到地上，回頭對下門如龍道：「他們在外面偷聽，八成不是什麼好來路。」

下門如龍道：「問問他們。」

下門如虎腳尖一挑，一名大漢被挑得飛了起來，噗噗的一聲巨响，摔得他痛哼出聲。

「說，你們是誰？」

「我叫丁不凡，他叫方開。」

「誰叫你們來的？」

「這裏是客棧，誰都能來，是麼？朋友。」

「你能來不錯，錯在你沒有進來，偷聽咱們兄弟談話，就要接受一點懲罰。」

「哈哈……你何不在亳縣城裏打聽打聽，問問丁某是何等人物？」

「哦，這麼說是咱們兄弟有眼不識泰山了，閣下何不自我介紹一下。」

「告訴你別嚇破你的胆，丁某與這位方兄是朱員外家裏的護院。」

「護院？嘿，這個官兒可不小，想那朱員外必然更是一位名人。」

「你說對了，朱員外紅透半邊天，伸一根腳丫也够你朋友扛的。」

「扛腳丫？閣下必然有這個癮頭，你先扛給大爺瞧瞧。」

下門如虎要丁不凡扛腳丫，他却是一脚向對方的肩頭踏去。

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呼，丁不凡暈了過去，因爲他肩骨盡碎，那能不痛得發暈。

下門如虎這一招够絕，也够狠，殺鷄警猴，另一個姓方的還敢不實話實說？

因此，當下門如虎問他時，他就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道：「咱們是奉朱員外之命在這兒監視一位姑娘，小的身不由己，請大俠開恩。」

下門如虎道：「監視一位姑娘？那一位？」

方開道：「就是……與大俠同行的那位。」

下門如虎道：「你們主人，與她有仇麼？」

方開道：「不，家主人是受朋友之託的。」

下門如虎道：「受誰之託？」

方開道：「不知道，小的只知是由北方來的一位客人。」

此時小菀已聞聲出來探視，下門兄弟急忙躬身一禮道：「稟主人！這兩個是奉朱員外之命來監視咱們的。」

小菀道：「我聽到了，放他們去吧，此等小人不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下門如虎道：「可是那朱員外……」

小菀道：「不必管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朱員外如果跟咱們有什麼過節，他會來找咱們的。」

下門如虎道：「是。」

語音一頓，回頭對方開喝道：「適才我主人的話你都聽到了，告訴朱員外，咱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如果存心找碴，下門兄弟可也不是省油的燈，好啦，揹着你的同伴滾吧。」

方開道：「是，是。」立即扶起丁不凡，踉蹌着狼狽而去。

小菀瞧着那兩人的背影一嘆道：「那朱員外既然找上了咱們，也許不會就此干休，今晚咱們要小心一點。」

漠北雙鵰應了一聲，小菀便返身回到客房。

下門如龍向下門如虎道：「老二！咱們應該摸摸朱員外的底，別在陰溝裏翻了船。」

下門如虎道：「老大放心，這個交給我辦。」

下門如龍道：「好。」

下門如虎向店夥招招手道：「夥計！你過來。」

店夥畏怯怯的走過來道：「客官有什麼吩咐？」

下門如虎道：「朱員外是誰？」

店夥道：「這個……」

下門如虎雙目一瞪道：「你不說？」

店夥身形一震道：「說，說，說……可是……」

此時一名年約五旬的老者由賬房轉出，他向漠北雙鵰雙拳一抱道：「老朽史南山見過兩位大俠。」

下門如虎見此人雖是衣着樸素，但精神飽滿，雙目有光，可能不是一個平凡之人，因而拱手一禮道：「不敢，史老丈有什麼指教？」

史南山道：「老朽是這裏的店東，招待不週之處，務請大俠海涵。」

下門如虎哦了一聲道：「史老丈經營有術，愚兄弟……嘿嘿，欽佩得很。」

史南山道：「不敢當大俠謬讚，老朽只是圖個溫飽而已，唉，其實溫飽二字談何容易，就以適才大俠處置朱家護院之事來說，敝店如若一旦捲入漩渦，今後身家性命都會受到威脅，更不必談溫飽了。」

下門如虎哈哈一笑道：「老丈轉彎抹角，用意原來在此，好，老丈請，愚兄弟不問就是。」

史南山連連打躬道：「多謝大俠，老朽就此告退。」

下門如虎道：「老丈請。」

待史南山退開，下門兄弟忍不住相視一笑。

下門如龍道：「主人說的不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老二，咱們歇息去。」

這一晚居然無事，翌晨天剛破曉，他們便套車出發。

離開亳縣約莫二十餘里，是一片濃陰翳天的原始森林，馬車穿行其中，令人有一股寒氣侵人的感覺。

小菀掀開車簾，向兩旁瞧一眼道：「這兒的地勢十分險惡，咱們加快一點。」

下門如龍道：「是，老二，你前去瞧瞧。」

漠北雙鵰的江湖經驗十分豐富，他們知道身在密林的夾道之中，最易遭受弩箭的暗襲，因而他們一個驅車急馳，另一個則超前探道。

前進約莫二十餘丈，下門如虎忽然策馬衝回，並遠遠高聲呼叫道：「老大！有埋伏，車通不過，快退回去。」

幾乎在他呼叫的同時，弦聲急响，弩箭挾着破風之聲，由他身後攢射而來。

下門如虎側着身子控騎急馳，只用單手揮舞着五行輪以撥打身後飛來的弩箭。

箭如飛蝗，都被五行輪打得四散激飛，沒有一枝能夠沾到他半點衣角。

然而五行輪護身無法護馬，他的坐騎遭了殃，已連續中了四五枝弩箭！

馬兒負痛急竄，速度比適才快了一倍，剎那之間，已由車旁急馳而過。

下門如虎的身手不凡，他知道負痛急竄的坐騎，必然難以支持，因而甩蹬騰身，像巧燕般的躍上車轅。

此時下門如龍已帶轉馬頭，以最高的速度馳向來路，直待離開密林一箭之外，他才勒馬停了下來。

小菀跨下車廂道：「如虎！除了弩箭還有什麼埋伏？」

下門如虎道：「屬下只瞧到路上被大樹遮斷，以及官道兩側的弩箭手，其他瞧不見。」

小菀道：「這就够了，如非你發現得早，咱們可能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下門如虎道：「這必然是姓朱的幹的，咱們不能就這麼作罷。」

小菀道：「是的，咱們不能作罷，他也不會就此放過咱們，令人不解的，是我與那姓朱的素昧平生，他爲甚麼要計算咱們。」

下門如龍道：「這個只好等以後再行查問了，現在咱們怎麼辦，請主人吩咐下來。」

小菀道：「咱們此去渦陽，除了這條官道，還有別路可走麼？」

下門如龍道：「有一條小路，馬車也可通行，只不過遠了半日的行程。」

小菀道：「好，咱們就走那條小路好了。」

下門如虎道：「主人！難道咱們怕了姓朱的？」

小菀微微一笑道：「姓朱的如果當眞不放過咱們，走小路他也會跟上來的，這不比硬闖密林安全的多了？」

下門如虎道：「主人說的是。」

於是，下門如虎換了一匹馬領先探路，馬車在他的後面跟隨前進。

响午時分，他們到達孟婆坡，坡前有幾間小店，可供旅客食宿。

下門如龍將馬車駛到一間小店之前道：「主人！咱們要不要在這兒打尖？」

小菀道：「咱們也該進食了，就在此地打個尖吧。」

別看這小店不大，打尖的客人倒是不

少。

裏面坐了九個，是一女八男，外面遮陽棚下也是九個，是九名神色驃悍的勁裝大漢。

另外兩家小店也坐了不少人，約略計算一下，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

而且他們必然不是普通的客商，因爲他們全部帶着兵刃。

漠北雙鵰自然知道情形不對，連小菀也瞧出必有蹊蹺，只是醜媳婦難免見公婆，要來的總會來的。

因此，他們沒有理會這些，只是要店家爲他們準備飲食。

店家是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久歷世事，知道客人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不過他們沒有理會漠北雙鵰的招呼，遮陽棚下的九名大漢却一起站了起來。

「你們是要吃，還是要喝？到後面去吧。毛坑裏什麼都有。」

「哈哈……說的是，管飽，還可免費的……」

一笑百應，連另外兩家小店的客人，也跟着一起哄笑起來。

小菀緩緩走下車廂，目光一瞥店裏的一女八男，神色不由微微一變。

她摘下肩頭的長劍，面色凝重的對漠北雙鵰道：「知道他們是誰？」

下門如龍道：「看來好像是太行第一家的。」

小菀道：「不錯，那女的名祝巧巧，掌中一柄勞宮毒劍，端的厲害非凡。」

下門如虎說道：「主人放心，縱然智不平親臨，咱們兄弟也不會將他放在眼裏的。」

小菀道：「敵衆我寡，咱們還是不能大意，記住，咱們最重要的是保護這輛馬車。」

漠北雙鵰應了一聲，各自取出兵刃，靜靜的等候來敵。

此時三間小店的客人，已向馬車採取包圍，他們果然是一道的，祝巧巧是他們的發號施令之人。

小菀懷抱長劍，向迎面而來的祝巧巧道：「黑夫人這是何意？」

祝巧巧冷冷道：「難道妳不明白？」

小菀道：「尊夫是鉄姑娘所誤殺，咱們在太行山已經有過交待，何況寃有頭，債有主，黑夫人，爲甚麼妳單單要找上咱們？」

祝巧巧哼了一聲道：「誤殺，哼，人命關天，誤殺就能够作罷？再說，妳是帮兇，姓鉄的固然罪該萬死，妳麼，嘿嘿，同樣饒妳不得！」

下門如虎道：「好大的口氣，智不平在咱們兄弟之前，也不敢如此狂妄，妳竟敢這麼目無尊長！」

祝巧巧道：「閣下是誰？」

下門如虎道：「漠北雙鵰。」

祝巧巧一怔道：「原來兩位是下門前輩，祝巧巧是爲夫報仇，希望兩位前輩能置身事外。」

下門如虎道：「這就難了，妳向咱們兄弟的主人尋仇，我兄弟又怎能置身事外呢？」

祝巧巧愕然道：「什麼？她是兩位前輩的主人？」

下門如虎道：「不錯。」

祝巧巧柳眉一挑道：「祝巧巧身負如山之恨，縱然斧鉞加身，此仇也非報不可的。」

下門如虎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祝巧巧的身後，除了太行第一家的八將，還有一名身着錦衣，年約三十五六的中年漢子，此人尖嘴薄唇，兩頰肥胖的，一副富家翁的長像。

他忽然趕前兩步，打了一個哈哈道：「祝家妹子：咱們不要聽他的駭唬，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不管怎樣先將他們收拾下來再說。」

祝巧巧道：「好，咱們上。」

她這一聲令下，四週之人便像潮水一般向馬車湧來。

小菀與下門兄弟迅速分開，在馬車的外圈佔了一個三角的位置。

小菀當的是正面，遭遇到太行八將攻擊。

太行八將使用的是厚背砍山刀，刀沉力猛，招數精奇，較太行九神的降魔杵威力還要勝過幾分。

此時一片刀幕，挾天河倒瀉之勢向小菀捲來，威勢之猛，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小菀長長一嘆，她知道在敵衆我寡的劣勢之下是慈悲不得的，於是身如游龍，長劍吞吐，向太行八將展開了一輪急攻。

她以劍作槍，使出了南槍的絕藝，倒馬槍法威震四海，用來對付太行八將，自然是游刄有餘。

她只使出了八招，這八招是一氣呵成的。

接着劍光一歛，她依然俏生生的立在馬車之前，但名噪江湖的太行八將栽了，八個人有四雙倒了下去。

另兩處的搏鬥更爲劇烈，因爲漠北雙鵰動了殺機，鋸齒刀，五行輪，像秋風中的野火，耀目的紅光隨着刀光輪影飛洒，使孟婆坡前，變作了修羅場地。

這是一場空前的惡戰，但時間却十分暫短，幾乎是剛剛接觸，太行第一家便已潰不成軍。

祝巧巧儍了，她曾經見識過小菀的武功，却想不到她是如此的高明，勿怪名震江湖的漠北雙鵰會甘心以僕從自居了。

太行八將是何等功力，每一個都堪當高手之譽，然而，在小菀的手下他們竟是不堪一擊。

好在小菀不爲已甚，喝止了漠北雙鵰的追殺，並以十分平靜的口吻道：「想一想，黑夫人，誤殺尊夫，咱們是出於義憤，再說，太行第一家不該刦鏢，任何後果自然由太行第一家負責。」

祝巧巧纖足一跺道：「好，咱們認栽，不過，祝巧巧有仇必報，殺夫之事不能算完，走。」

小菀沒有留難，讓他們連傷帶死一起撤退，然後招呼店家，重新準備飲食。

飯後繼續起程，橫越皖浙兩省，直達樂清縣境的磐石衞。

他們這一路穿州過縣，風塵僕僕，歷盡千辛萬苦，總算到達了東海之濱。

好在白少亭的傷勢並無變化，小菀的心情倒也安慰了不少。

住店之後，小菀叫漠北雙鵰找船，出溫州灣，到洞頭山以南的無名島，海程並不遙遠，她相信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但天下之事，往往會大反常情，漠北雙鵰找遍了所有的船戶，竟沒有一個肯接受這趟生意。

晚餐之後，他們在小菀的房中商談，下門如龍稟報道：「主人：這般船戶十分奇怪，咱們費盡了口舌，竟無人肯接受咱們的僱用。」

小菀道：「是不是咱們出價不够?」

下門如虎道：「不，咱們曾經叫他們開價，他們還是搖頭拒絕，屬下逼問原因，他們說此時正當修船的季節，無論出價多少，他們都不能接受。」

小菀幽幽一嘆道：「這麼說咱們只好困居小鎮，望海興嘆了。」

下門如龍道：「主人：咱們何不到對岸試試?」

磐石衞與溫州隔着一條甌江，兩岸有橋可以通達。

溫州跨江臨海，船戶自然也不在少數的。

因而小菀點點頭道：「好，明天你們一早就去，不管代價多少，必須找到一艘船隻。」

漠北雙鵰道：「是。」

翌晨，下門兄弟馳往溫州，經過幾個時辰的奔走，便輕易的找到一艘船隻。

這是一艘雙桅海船，專在沿海一帶作貨運及搭載客人的，漠北雙鵰以高價僱用，雙方自然一拍即合。

船老闆姓居，是一位年約六旬的老者，他有三子一女，共同經營海運的買賣。

當天午後，小菀便帶着白少亭移居船上，因爲船老闆担心天候會變，要去無名島就必須盡早起程。

在紅日含山之際，海船就沿江而下，夜幕還未降臨，它已駛入東海。

小菀沒有過海，雖然她念念不忘白少亭的安危，仍被那水天相接，遼闊壯麗的波濤所吸引。

可惜天上的雲層太多，夜幕來得早了一點，而且風勢頗强，船身顛簸得頗爲劇烈，使她對海的美感，不由得打了一個折扣。

大半夜過去了，她還絲毫沒有睡意，因爲她太關心白少亭了，對無名島之行，她總覺得有點惶惑難安。

此時天色已近四更，風浪似乎較適才更爲强勁，她緊守着暈睡不醒的白少亭，担心會發生什麼意外。

忽然……

「妳是誰?過來讓我瞧瞧。」

出聲喝問的是下門如虎，難道這大海之中，還會有什麼不速之客?

自然沒有，無論一個人的功力多高，也不可能飛越大海，何況海上的風雲，又是如此的險惡!

但下門如虎決非無的放矢，他確是瞧到了一個相識之人。

只不過這相識之人原本就在這艘海船之上的，她並非突然而來的不速之客。

當下門兄弟僱船之時，她經過一番巧妙的改扮，再說，任誰也想不到僱船渡海之時，會碰到一個勢不兩立的對頭冤家。

現在由於海風强勁，浪湧如山，她的包頭布被强風吹落，又恰巧爲下門如虎一眼瞧到。

既是行藏已露，她也不再掩蔽行跡了，在一陣笑聲之後，說出了一段驚心動魄的言語。

「閣下眞是健忘得很，連你姑奶奶祝巧巧都認不出來了?哈哈……」

「是妳……」

「不錯。」

「妳待怎樣?」

「我說過，殺夫之仇不能算完，姑奶奶是有仇必報。」

「哼，別忘了這是大海，難道妳就能够全身而退?」

「不錯，這是大海，你知道這位老爺子是誰?」

「在下正要請教。」

「東海有一個姓居的，渾號跨海神龍，閣下久走江湖，對居老爺子總該有過耳聞吧?」

跨海神龍居耀東，水上功力之高，當代無人能及，祝巧巧找到了這麼一個人物，下門如虎那能不心頭一震。

下門如龍聞聲出現，他向那滔天巨浪瞧了一眼道：「居前輩名震寰宇，在下兄弟十分欽佩，不過，以目前的風濤而論，似乎不是人力所能拒抗的，咱們風雨同舟，黑夫人何不等待風浪平靜之後，再作了斷!」

其實海船在巨浪衝擊之下，顛簸得十分劇烈，能够立足已是不易，拚鬥自然更爲困難了。

不能拚鬥，當然要等待風平浪靜之後再說，可惜天候不能如人所願，强悍的颶風已橫掃而來。

人力無法拒抗天力，以跨海神龍父子之能，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兒。

海船不再受人力控制，它在汪洋大海中破浪急駛。

桅斷篷飛，它的速度依然未減。

終於，在一聲毀滅性的巨震之下，它被一塊礁石撞得四分五裂。

覆巢之下無完卵，他們的恩恩怨怨，只好到海龍王那裏去解決了。

× × ×

天晴了，微波盪漾，在陽光下泛起片片金鱗。

海，畢竟是可愛的。

× × ×

一名怒海餘生者，在波濤中漂浮着，他抓着一塊巨大的木板，挽救了他一條寶貴的生命。

不過他似乎已經筋疲力盡，如果不是一個巨浪將他拋上沙灘，他可能就會葬身魚腹。

這一拋，他的生命是拾回來了，但也因而暈了過去。

約莫頓飯時間，他才悠悠的醒來，勉强支撑起疲乏的身體，流目打量他身在何地。

「啊，姑娘，妳……」

他第一眼瞧到的是一位黑衣姑娘。

其實稱她爲黑衣姑娘，並不十分恰當，因爲她幾乎近於赤裸，只是在要緊之處遮住幾塊黑布而已。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萬歲（完）

馮嘉・文　子成・圖

深夜闖魔窟　首惡終成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從菲菲的身上入手找尋綫索，以追查金生死而復活，活了又死，這一連串的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之謎，究竟誰在幕後操縱金生的生死死生?結果發現喬堅醫生與此事有關，於是司馬洛在警方的協助之下，夜探喬堅醫生的別墅，終於在其房間發現很多痲醉品……

屋中的大廳並沒有人在着，不過却是亮着燈的。這使司馬洛遲疑起來了。燈光那麼亮，假如他進去了之後忽然有人出現，那他不是無所遁形了嗎?他考慮了一會之後，斷定還是可值得冒險的，於是他便再回到屋子的側面，找到了一條水渠，沿着水渠迅速向上揉升。他的想法是與其由下面上去，不如由上面下來保險一點。而他果然也證明了他是有着了不起的飛簷走壁本領的。假如他改行去做小偷，他大概也不愁會餓死。

這座別墅祇有兩層高，所以爬到屋頂是一點也不困難的。很輕易地，司馬洛便扳上了屋子的天台了。

天台的後部是有一度樓梯通下屋中的，而這門並沒有鎖上。司馬洛就像一隻巨大的黑貓，無聲無息而簡直像個隱形人似地爬下去。

這樓梯是祇通到二樓的後部，而二樓的前部，又另有樓梯通到樓下。司馬洛現在就是到了二樓的後部。那裏是一條走廊，兩旁有六個房門口，全部都是關上了門的。走廊盡頭就是二樓的前部，那裏有一座客廳，有樓梯通到樓下去。司馬洛先走到最接近他的一間的門前，輕輕扭扭門球，門沒有鎖上。他輕輕把門推開一綫，向內窺望一下。裏面是一間睡房，沒有亮燈，在暗光之下可以看到床上的被褥很凌亂，一個年輕的女人一絲不掛在床上，手腳攤開成爲大字形，而雙腳是朝着門口的。

這個女人的樣貌和身裁祇是中等，身上的肉嫌太多一點，因此這個姿勢向着門口，就顯得很不雅觀了。

不過司馬洛不是來欣賞的。他小心地觀察屋中的一切，注意到她的衣服是凌亂地丟得一房間都是的，似乎她在睡前是和一個什麼男人有過一番狂歡。現在，她是睡熟如死了，如果不是胸腹之間微微有起伏，司馬洛眞會以爲她是已經死了的。

這房中沒有什麼值得搜索的地方，顯然這女人祇是喬堅醫生的情婦之類，在這裏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司馬洛正要把房門關上的時候，隣房的門忽然開了。司馬洛以最快速的動作閃進了房門之內，又再把房門掩上，因爲這是唯一可以躲的地方了，他沒有時間再躱到別處去。他就躱在門後面，等着，他聽見外面的隣房有抽水馬桶冲水的聲音，知道原來是浴室的門打開了，原來隣房是浴室。

跟着，他躲的這房間的門也給推開。

司馬洛忙緊緊貼身站在門後面，等着，手掌伸直成爲鏟形，他這雙手掌本身就已經是一件很厲害的武器了，可以把人擊暈，甚至可以致人於死地。

一個人踉蹌地走進來，又以笨鈍的動作把門關上了，看也沒有看一眼門後的司馬洛，就向床邊走去，司馬洛注意到這個人也是身無寸縷的，不過却是一個女人，一個相當男性化的女人。雖然有碩大的乳房，但是腰部是幾乎成爲直綫的，而臂部也是方形。

這女人在床邊跪下來，動作生硬，好像醉了酒一樣，她低下頭來，溫柔地吻床上那女人。

司馬洛感到一陣噁心，他是不大喜歡同性戀之間的這種親熱的，其中以男性的最爲使他反感，女性次之。

現在司馬洛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他一時不能開門離去，因爲假如他一開門，就會驚動這個女人而被發現了，目前，在未有確實的成績之前，他是不想驚動什麼人的，然而，假如他不走，那個女人有機會回轉身來的話，也一樣會發現他的。

司馬洛輕輕探手進袋裏，掏出一隻大約六吋長的幼幼的金屬圓筒，這隻圓筒是可以射出來一種很幼的金屬小箭的，而箭頭上沾了痲醉藥。這是很方便的東西，中了一箭，就等於是注射了一針痲醉藥了。在不殺人而又不想這人開口叫喊的時候應用這種箭是最好不過的，司馬洛就用這射箭筒對着那女人，假如那女人回過頭來，

他就祇好送她一箭，讓她暫時睡睡了。

那個女人一時却似乎並沒有回過頭來的企圖。她祇是熱情地吻着她那位熟睡中的同伴，而她的吻是無所不至的。

司馬洛的心中更加不快。

跟着那個女人，又忽然轉身了，向着房中的梳粧枱走去。她雖然不是正面對着司馬洛，但也是斜斜地對着的。

司馬洛一時差不多要把射箭筒扭動了。但是那個女人竟然完全沒有表示看見他。她祇是踏着虛浮的脚步，走到梳粧枱前，打開抽屜，取出一件長形的塑膠物體，像一隻香蕉似的。司馬洛知道這是什麼，這是一件可以兩個女人同時使用的東西。這樣，即使沒有男人在場，也可以得到與男人相同的安慰了。

那女人的眼光明明是掃過司馬洛的臉上，然而，她却一點表示都沒有，就像司馬洛根本是不存在似的，就像他是隱形的，她似乎正在深深的迷醉狀態之中。司馬洛奇怪地皺起鼻子，嗅嗅房中的空氣，沒有酒精的氣味，然而她却是在迷醉中。

接着他忽然明白了，迷幻藥，她們是服食了迷幻藥。迷幻藥在服後的表現也是和醉酒差不多的，不過可能比醉酒更加嚴重，簡直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服了之後，精神便完全轉變了，總之，這兩個人現在是和行屍走肉差不多的，她們既不會辨認什麼，也不會聲張的。司馬洛大可以對她們全不加理會，於是他從容地開了房門，離開這房間。

司馬洛回到了走廊中，把門在身後再度關上。那兩個女人果然對他的來去是全無所覺的，司馬洛奇怪這兩個究竟是什麼人，會在這裏玩這種奇怪的遊戲？

他沿着走廊悄悄地行走了兩步，便到了第二間房間的門口，那裏面顯然就是喬堅醫生的睡房了。門也是沒有鎖上的，司馬洛一推門就進了去。房內也是凌亂的，不過不同隣房的亂。這裏的亂，祇是表示出喬堅醫生是剛剛起床，而還沒有人有機會替他把床舖收拾好而已。床頭堆滿了醫學參考書，司馬洛關上了房門，開亮了床頭燈，小心地把房中的抽屜和衣櫃都搜索了一遍，却搜不出什麼可疑的東西，喬堅醫生的抽屜裏有好些瓶裝的丸藥，沒有招牌或標紙標明那是什麼藥，不過司馬洛懷疑那可能是迷幻藥之類的東西，因爲，喬堅醫生那堆了一整房間的參考書，幾乎全都是與痲醉藥或迷幻藥有關的。

假如喬堅醫生就是那個幕後人的話，那麼，金生的復活之謎，是否會和迷幻藥有任何關連的呢？

既然這是喬堅醫生的房間，司馬洛當然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搜索的了。但是結果他什麼都搜不出來。沒有任何物件，也沒有片言隻字指出喬堅醫生是和金生有關的。

假如喬堅醫生就是非非的合作人，那麼非非是不是正躲在這裏呢？假如是的話，那這裏一定有一間房間是屬於非非的。他祇要去找一找，就可以知道。

於是，司馬洛老不願意地離開了喬堅醫生的房間，又沿着走廊而行，來到了第三間房間的門外，從匙孔裏張望，隱約可以看出這是一間有人睡過的房間，床舖被褥都是那麼凌亂的，不過，也沒有看見房中人，司馬洛輕輕扭一下門球。門也是沒有鎖上的。

他推開門，小心地踏進去，就剛好迎上了一隻槍咀，那冰冷的槍咀抵住他的額，有人在耳邊柔聲地命令：「好了，小子，不要動。」

司馬洛祇好不動了。有一隻手伸過來在他身上摸了一遍。

這隻手搜不到槍和刀，但是最後在他的手中，找到了那隻射箭筒。

「這是什麼？」那人問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道：「你自己去研究吧！」

那人不屑地哼了一聲，把射箭筒丟在床上，然後扣住司馬洛的衣襟，把他拉轉身來，槍改爲抵着他的胸，而臉也幾乎與司馬洛的臉貼住了，這人兇狠地問道：「你是誰？」

司馬洛聳聳肩，道：「你以爲我是誰呢？」

槍咀在他的胸膛上用力一推，司馬洛眞害怕槍會因這一撞而走火。

「我問你一個問題，」那人喝道：「不要用問題回答我，我警告你。」

由於是那麼接近，司馬洛頗有點困難，才能集中眼神，看清楚這人的樣子，這人的模樣近似一隻老虎狗，兩腮鬆而垂，鼻子是塌的，兩隻眼睛即使在滿懷高興的時候也是看來充滿怒意。這一定是個有相當程度的本事的好手，假如不是好手，就不會懂得如此鎭靜地在這裏等着，而把槍抵到他的額上來的。

「我想偸東西，」司馬洛說，「我是一個小偸，你把我送上警局好了。」

「你進過老板的房間，」那人說：「那裏面有錢，也有不少值錢的東西，你却完全沒有拿！」

司馬洛一陣戰慄，這人看得太清楚了。他聳聳肩：「我不是不拿，我祇是打算回頭再拿吧了。」

那人大不以爲然地搖起頭來。「說謊說得不好，太不符合做賊的原則了，做賊的是可拿則拿，萬一出事，就要逃走，那時就想拿也來不及拿了。以你這樣的打扮，假如你眞是賊的話，你就是一個一流的賊，應該不會犯這種錯誤的！」

「我進這房間就已經犯錯誤了。」司馬洛說道。

那人伸手開了燈，用槍推推司馬洛，說：「坐下來！」

司馬洛退到房間的一角落，在那裏的一張沙發上坐下來，那人把槍放在膝上，取出香烟來點上。他顯然對自己的本領很有信心，知道假如司馬洛撲過來的話，他是仍然來得及把槍抓起來的。

司馬洛看看腕錶，扭動了其中的一個掣，這腕錶其實就是他與老頭子那部車子上的收音機的通話器。

他對着腕錶說話，老頭子在那邊就可以聽見。現在他們會聽到司馬洛是已經被制服了的，而假如聽到情形不對，他們自然會大隊人馬包圍別墅把他救出來，所以司馬洛是很放心的。

「我們還等什麼呢？」司馬洛在一陣沉默之後，問道：「怎麼你還不報警？」

「先等老板上來，」那人噴了一口烟，「他一定有話問你的。」頓一頓，「你似乎很急於叫警察來，你不會是警方派來的吧？」

「當然不是，」司馬洛又感到一陣陰冷，「我祇是一個公道的人，既然我犯了罪給捉住，我就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

「很有志氣，」那人微笑，「不過却難以入信。」

「你們似乎都是很不願意與警察會面的。」司馬洛說。

「也許吧！」那人微笑得更狡猾，「也許是的！」那人說着深深地吸入一口香烟，又噴出來，然後又把手槍拿起。「朋友！」他又說：「你還是趁早告訴我你究竟是誰，以及是來幹什麼的吧，一會兒老板上來時，你反正也是要說的了，我不想對你用刑，用刑是費力的事情。」

司馬洛小心地打量着他，這人的模樣不像金生，與金生也並不近似，似乎他並非傀儡之一了。他說：「也許你該先告訴我，你們是在這裏幹什麼的？」

「我們幹什麼，你不是已經看見了嗎？」那人說。

「我——並沒有看見什麼。」司馬洛顯得莫明其妙地皺着眉頭。

「你剛剛從那二個女人的房間裏出來的？」老虎狗臉打手指出道。

「但——你的意思是迷幻藥？」司馬洛難以置信地道：「你們在這裏舉行迷幻藥派對之類嗎？」

「差不多是這樣，」那打手說：「這不過是小生意吧了。我不明白爲什麼要勞煩你們。」

「你們一定另外經營一種大生意的。」司馬洛說。

老虎狗臉的眼睛懷疑地上下打量着他：「例如什麼？」

「例如金生。」司馬洛忽然點出正題來。

那人迷惑地皺起眉頭，道：「你在說什麼？」

「我說例如金生。」司馬洛再說一次，「我相信金生是從這裏出去的。」

那人霍的站起來，走近，細細地審視着司馬洛，金生的案子現在已到盡人皆知的程度了。祇要一提「金生」這個名字，就可以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你瘋了嗎？」那人說：「你究竟是誰？」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冷靜地說：「而且這個地方已給警方包圍了，假如我不能出去，他們就會進來。」

「等一等，」老虎狗臉叫道：「等一等，你完全弄錯了，你找錯了地方。」

「你得保證我是找錯了地方才行。」司馬洛說道。

老虎狗的眼睛閃爍着，考慮着，終於又問道：「你就是爲了金生那件事而進來的？」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你是有關的，你最好投降，替那人工作是並無好處的。終有一天你也會變成一具行屍。」

「你在這裏等着，」那人慌張起來，「我去告訴老板。」

「我跟你一起去吧！」司馬洛說，「我知道他是在地下室裏，不過，你得把槍拾起來才能證明你的誠意的！」

老虎狗老不願意地瞪了司馬洛一眼，祇好把槍收起來了。他聳聳肩說：「好吧，跟我來！」

他們一起下樓而去，來到地下室的門外。老虎狗打手把門推開了。

下面，手術床上，二個女郎身上已經完全沒有衣服，仍然昏迷着，有橡膠喉通過她們的咀巴。即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她們仍然是很動人的。因爲她們實在年輕，身體是那麼青春而富於彈性的，青春眞是女人的最好朋友，沒有任何化粧品能夠比得上。不過喬堅醫生和他的二個助手却不是在欣賞這二個少女的身體，他們是正在專心工作着的，看見司馬洛和老虎狗打手進來，喬堅醫生祇是瞥了他們一眼，沒有作任何表示，而仍然繼續工作。

最後，他把橡膠喉拔出來，放在一旁，對他的二個助手說：「現在好了，祇要讓她們再睡一會就行！」他把口罩也解下來了，一面脫下身上的白袍，一面走向司馬洛和那個老虎狗臉打手。

「這算是什麼？」喬堅醫生向那個打手問道。

那人把大致情形對喬堅醫生講了。喬堅醫生皺着眉頭，尋思了好一會，終於說：「司馬洛先生，讓我們到上面去喝杯酒，詳細地談一談吧！」

「也好，」司馬洛說，「祇要你們不使出什麼詭計來。」

他們又一起回到上面去，這一次則是進入屋子樓下的大廳中，喬堅醫生吩咐老虎狗臉打手斟了二杯酒，給了司馬洛一杯，說：「司馬洛先生，在我們談判之前，你先得證明你不是一個人來的。」

「那容易得很了，」司馬洛說着扭扭腕錶，對腕錶裏說：「嬋絲，對我講幾句話吧！」

「你沒事吧，司馬洛？」嬋絲的聲音馬上就從腕錶中透出來，她機靈地應道：「我們是隨時準備衝進來的！」

「暫時不要動！」司馬洛說，「這位喬堅先生很斯文，我們正在準備談判呢！」他跟着又抬頭對喬堅醫生說：「這算是證明了嗎？」

「但那祇是一個女人！」老虎狗臉打手不服氣地叫道。

喬堅醫生瞪他一眼，「不管男人女人，總之她在外面，她就隨時有能力通知警方了，是不是？所以，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老虎狗聳聳肩。

「司馬洛先生，」喬堅醫生說：「你究竟是怎會找到我的身上來的呢？」

「記得非非嗎？」司馬洛說，「你跟她合作過的。」

「呀，非非，」喬堅醫生點頭，「是她告密？」

「不，」司馬洛說，「我們也想找她。我是根據她的紀錄找到你的。在與她有關的人之中，你是最可疑的一個。」

「你又爲什麼會懷疑我是跟金生那件事有關呢？」喬堅醫生問。

「這還不簡單？」司馬洛說，「非非是跟那件事有關的，而你又跟非非有關，那不等於說你也是與這件事有關的嗎？」

「就像做算術一樣，一加一等於二，再加一等於三，是嗎？」喬堅醫生輕蔑地笑着。

他原來是一個相當有風度的老人，鎮定而從容，有幾分傲骨，這是從紀錄上看不出來的事情。

「這是我們的猜測！」司馬洛說，「你的解釋又如何呢？」

「人的事情就是不能用算術計算的，」喬堅醫生仍然是那副不屑的態度，「爲什麼至今還沒有人能教電腦下棋？就是因爲不能教電腦運用邏輯學。人生的事是變幻多端的！」

「不是來聽你談哲學，喬堅醫生，」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要說的，快點說吧！」他開始覺得有點不對了，雖然沒有什麼證明，他也開始覺得喬堅醫生並不是他要找的人。

「好吧！」喬堅醫生說，「我告訴你，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但你很可疑，」司馬洛說，「假如你不是，你也得證明才行。」

「你可以隨便搜搜我的屋子，」喬堅醫生大方地一攤兩手，「我在這裏唯一違法的東西祇有迷幻藥，自從幾年前出事之後，我已經不做甚麼嚴重犯法的事了。」

「但你家中有槍手，也有槍！」司馬洛說。

「那是用來保護我自己，不是用來殺人的，不然的話，你早已死了，是嗎？」

忽然，司馬洛對這個老人有一點好感了，起碼，這人有着他自己的獨特性格，而在現今的世界上，這一點是很難找的，他看看喬堅醫生時，喬堅醫生又說下去：

「我坦白告訴你我是做什麼生意的吧，司馬洛，我供應迷幻藥，這雖然不是獨市生意，但我另有經營方法，相當賺錢的，因爲我是醫生，我除了供應藥物之外，我還供應醫藥保險，所以，光顧我的顧客是特別安全的。」

司馬洛禁不住微笑了，這倒是很新鮮的生意經呢。

「剛才那兩個女孩子，你也看得見的！」喬堅醫生說，「她們就是服得太多，被送到這裏來，我替她們治療，這樣做，既安全又不怕會被警察干涉。」

「你的生意頭腦眞不錯，」司馬洛說道，「除此之外，你又還做一些什麼生意呢？」

「祇此一種，沒有別的了，」喬堅醫生說，「這一種不是巳經夠了嗎？」

司馬洛沉默下來，喬堅醫生看着他，好一會，才說：「你不相信我是嗎？司馬洛。」

「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我是相信你的！」司馬洛說，「不過，還是讓他們進來搜搜，好讓大家都相信吧，」他扭扭腕錶，對裏面說：「你們還是進來吧！」

老虎狗臉槍手惶惑地看着喬堅醫生。喬堅醫生搖頭道：「讓他們進來吧，我不是亡命之徒，我們沒有理由要和警察槍戰的！」

老虎狗呼出一口氣，祇好放鬆下來，手也從衣襟邊拿開，因爲現在沒有需要準備隨時拔槍了。

於是，老頭子果然帶來大隊人馬，把喬堅醫生的屋子從底到面搜了一遍，喬堅醫生祇是等着，跟司馬洛一起，老虎狗則走去勸喩其他的打手們不要抵抗。終於，老頭子回到房間裏來了，頹然地在沙發上坐下來。

「似乎你說得對的，喬堅醫生，」老頭子嘆口氣道：「你的屋子裏最違法的東西就是迷幻藥，沒有別的，甚至連你們的槍都是領有牌照的。」

「我並沒有說謊。」喬堅醫生說。

「但很可惜，」老頭子說，「經營迷幻藥生意雖然不及金生事件那麼可怕，但到底是不合法的，再加上無牌行醫——」

「我明白自己的處境，」喬堅醫生鎮定地說，「而且我明白你們的處境，我想，我們也許可以來一個妥協。」

老頭子輕蔑地微笑着搖頭說：「不行，喬堅醫生，你看錯對象了，我統領着整個警察部門，假如我也受私的話——」

「我不是談錢的問題，」喬堅醫生說：「我的意思是，我對金生的事情頗知道一點——」

「你知道什麼？」司馬洛馬上坐直了身子，搶先問道。

「保證是你們所不知道的，」喬堅醫生胸有成竹地賣起關子來。

「你是個聰明人，」司馬洛說，「你大概也明白，假如你知道什麼的話，你告訴我們是最聰明之舉了。」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喬堅醫生道：「我們可以來一個妥協，假如你們忘記了今天晚上的事情——」

「不行，」老頭子搖起頭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你繼續幹下去的。」

「我不打算幹下去了，」喬堅醫生說：「從今天起結束好了，我巳經賺了不少錢，很可惜這些錢在監獄裏是不能花的，所以，假如你們忘記今天晚上的事——」

司馬洛和老頭子面面相覷，老頭子搔起頭皮來了。

「怎麼樣？」喬堅醫生問。

老頭子繼續搔抓着頭皮，終於有點難爲情地說：「這是可以談談的，可以談談的！」

「不是談談而巳，」喬堅醫生說，「你現在就得決定，假如你認爲可以妥協的，那麼你就叫你的人離開，忘記此事，我也可以保證我會退休不幹了。」

「你能保證你的情報確實嗎？」

「這却很難保證了，是嗎？」喬堅醫生說。「不過，我可以信任司馬洛先生，我要司馬洛先生應允，假如我供應的情報對你們有價值的話，你們就要放過我。」

「爲什麼要他應允？」老頭子大不高興地道。

「因爲我信任他，」喬堅醫生說，「他允諾的事情是一定做得到的，他看來是這樣一個人。」

「我難道就做不到嗎？」老頭子大感豈有此理地道：「但是算了吧，司馬洛，你能夠應允他嗎？」

司馬洛笑起來，「我却要先得到你的應允才行，因爲我信任的却是你。」

「好吧，」老頭子悻悻然地道：「我可以應允你！」

「那麼我們的困難便解決了，」司馬

洛說，「你開口吧，喬堅醫生。」

「很好，」喬堅醫生轉向老虎狗臉打手說：「阿傑，再爲各位把酒杯斟滿吧，這是一次值得乾杯的大場面！」

老虎狗臉來斟了酒，他們乾了杯，然後喬堅醫生才開口：「司馬洛先生，你的猜想是很對的，這個在幕後操縱金生的人，果然是與非非有密切關係的人，但不是我。我可以告訴你他是誰。」

「他是誰呢？」

「他就是非非的舅父莊倫。」喬堅醫生說道。

「非非的舅父莊倫？」司馬洛轉向老頭子，「我們的資料上沒有這個人呀！」

「應該沒有的，」喬堅醫生說，「他是一位很偉大的科學家，對人類的神經系統的研究極有心得，很有錢，但是很任性。你們的資料上沒有他，那是因爲他從來祇作私人研究，未曾在任何醫學機構服務過，而且他又不喜歡出風頭，所以你們沒有聽過他的名字，也並非奇事。假如世界上有人能做出這麼可怕的事情的話，這個人就是莊倫了。非非對他的研究是相當有帮助的，事實上，非非兩次辭去醫院的工作去帮助他。」

「你又怎知道有這個莊倫存在呢？」司馬洛問道。

喬堅醫生微笑，不勝依戀似地低下頭：「因爲我以前是和非非戀愛的，她告訴我很多的私事。我們本來也相處得很好，唯一的缺陷祇是，我是有太太的！」

「到什麼地方找到非非的這位舅父呢？」司馬洛問。

喬堅醫生聳聳肩：「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直接認識這個人。我可以告訴你他的舊地址，不過，我不相信他是還在那裏的！」

「你姑且說出來吧，」司馬洛說，「即使他現在巳經不在那裏了，我們也可以繼續追查下去的！」

喬堅醫生無可不可地告訴了他，老頭子連忙用筆記下來了。司馬洛轉向老頭子：「我認爲喬堅醫生這情報的確是很有價值的，你認爲是嗎？」

老頭子聳聳肩：「我們巳經應允過他，我們總不能食言的。」

「謝謝，」喬堅醫生微笑，「你們總算是守信的！」

「這可以算是意外收穫，」司馬洛說道，「我們找錯了人，却想不到是錯有錯着！」

× × ×

這可以說是峯迴路轉的發展了。司馬洛找到了喬堅醫生，雖然找錯了人，想不到却是錯有錯着。他們從喬堅醫生那裏知道了他們應該找的人是誰。

他們依喬堅醫生所說的地址去找，人當然是巳經搬走了，而且搬了好幾年，沒有人知道是搬到何處去了。

不過，有了對象，相信不難查到的，剩下來的祇是時間問題而巳。而在調查之間，又發生了兩件很不尋常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史雲生之死。史雲生是在三天之後的中午死去的。那天一早，史雲生就接到了金生的聯絡，通過那隻小小的無綫電通話器，他說：「史雲生，我要見你！」

史雲生一陣興奮：「有什麼事嗎？」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談談的。」金生說，「你現在來見我吧！」

「我討厭見你的傀儡，」史雲生說，「要見面，你就自己來見我吧！」

對方考慮了一會，說：「好吧！」

「我們在哪裏見面？」史雲生問。

對方說了個地點，叫史雲生在一個鐘頭之內去到。史雲生截斷了聯絡，便馬上動身了。他首先把槍取出來，檢驗過機件，便插好在槍袋中，出門而去，截了一部的士，吩咐司機開到街口的電話亭，在那裏打電話給司馬洛。經過了兩次轉折之後，他便找到了司馬洛。司馬洛正在一家餐廳裏，由警方把電話轉駁找到他。

史雲生很忠實地把情形告訴了司馬洛，司馬洛想了一會，說：「他很聰明，找到這一個難於圍捕的地點來和你見面，但是假如你會見的是他本人，你應該可以把他捉住的。」

「不錯，」史雲生說，「假如他是一個人來，那應該可以的。」

「那麼你進行吧，」司馬洛說，「這件事愈快解決就愈好！」

「我現在就去！」史雲生說。

「我等你消息。」司馬洛說。

史雲生掛了電話，便又截了一部的士。這一次他直接開赴約會的地點了。那地點是一座沙灘的邊緣，這時正值潮退，沙灘的面積變得很大，而天氣是寒冷的，沙灘邊緣沒有遊人，祇有一個穿着黑色大衣的人站在那裏，望着海，遠遠看去，就像一盤沙上的一隻螞蟻。

史雲生去到時這人巳經在了，他就踏着這人留在沙上的脚印，横過那大約五百碼寬的沙灘，向那人走過去。那人等着。史雲生終於到達了那人的身邊，心裏就放鬆了一點。至少，這個人並不是金生。

史雲生兩手放在腰間，看着他：「你有什麼話要說的？」

那人打量着史雲生，史雲生亦打量着他。史雲生發覺這是一個濃眉大目的人，身裁矮而粗壯，像一個打手而不像一個知識份子。

那人取出香烟，但史雲生拒絕了，那人就背着風自己點了一根。

「你是誰？」史雲生問那人。

那人臉上沒有什麼表情，相當呆鈍地回答道：「我就是你要找尋的人了。」

史雲生迷惑地眨着眼睛：「我不相信，你的模樣不像，你的聲音也不是無綫電中那把聲音。」

「你用不着相信我的，」那人把玩着手中那隻金質的打火機，「反正，我叫你來亦不是要證明這一點。我是叫你來講清楚一些事情的。」

「講清楚一些什麼事情？」史雲生問道。

「史雲生，」那人嚴肅地說，「別以爲我是傻瓜！我的消息其實很靈通，我知道你跟司馬洛勾結，正在計劃對付我！」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史雲生說，他現在有點慌張了。他現在斷定這又是另一個傀儡了，也許是一個未經整容手術的傀儡，因爲身段很像金生，祇是樣貌不同吧了。而且還有那股臭味隨風飄進鼻裏

來。

也許，那個幕後的主謀人認爲不死人這個騙局已經行不通了，人人都知道金生是有許多個，死也死不完的，他便連改也懶得改了。

「我知道的，」那人說，「我已經斷定了，史雲生，你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我要殺死你！」

史雲生的手一動，槍便從衣服下面的槍袋中拔出來了，槍咀對着那人的肚皮。

「朋友，」史雲生說，「你打算怎樣殺死我呢？」

那人低頭看看史雲生的槍，不屑地冷笑：「槍是嚇不到我的！」

「你是一個人來的，」史雲生說，「你也沒有機會拔槍，你以爲怎樣能殺死我呢？」

那人慢慢地把手遞起來，讓史雲生看到他手上那隻打火機，說：「用這個。這是枚炸彈！」

在這一煞那間，史雲生全身都被冷汗濕透了。「不！」他軟弱地發抖着說，「不要！」

他知道逃走也來不及的了，因此他作了唯一可作的努力，就是一掌擊向那人的手，希望把打火機擊落，便可以奪過來，丟進海中。

但還是太遲了。那人的姆指已按動了打火機上一隻小小的暗掣。轟隆一聲，爆炸發生了，他們所站的地方被濃烟濺起來的細沙籠罩，當烟和沙散去了之後，沙灘上已經多了一個大穴，而穴中留下了一隻斷手，一隻斷脚和一些碎肉零皮，也不知道是屬於誰的……

× × ×

第二件不尋常的事情就是金生醒過來了。這是醫院裏，那個受了嚴重火傷的金生。而醒的是他的本人。

那是死前的清醒，等於所謂迴光返照，醒得精神奕奕的。

司馬洛接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醫院。那人已陷入了半歇斯底里狀態。

「發生了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那人不斷問。但沒有人告訴他。醫院方面的人暫時不敢告訴他什麼。

「拿一面鏡子來，快！」司馬洛吩咐護士。

女護士到更衣室裏找來了一面鏡子，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接過了，一塞塞到他的臉前，說：「看看你自己吧！」

金生接過鏡子，照照自己。他雖然受了嚴重的火傷，但所傷的祇是身體，臉部所受的影响是不大的，所以他看得到自己的臉面。一照之下，他的眼睛就突出來。

「這——這不是我！」他吶吶着說。

「照淸楚，」司馬洛說，「這就是你！這鏡子沒有魔術的！」他坐到那人的身邊，跟那人一起再照一照，讓兩個人的形象一起出現在鏡中證明那鏡子並不騙人。

金生呆呆地對鏡看了一會，然後他推開司馬洛，自己再照。當他斷定了鏡子是沒有騙他的時候，他便痛苦地把鏡子丟下了，用手去抓自己的臉皮：「不可能的，這不是我！一定弄錯了！」

「沒有弄錯，」司馬洛指出，「你的臉是動過整容手術的，你已經改了容，所以自己也不認得自己了。」

「你——們替我改容？」

「不，不是我們，是另一個人，一個害你的人，我們也正在找他，」司馬洛說，「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們找到這個人！」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那人吶吶着說。

「你不是金生吧？」司馬洛道。

「不，」那人說，「當然不是！我的名字叫洛文！人人都認得我！我叫痲子的！」他痛苦地指着自己的臉，「我的痲子呢？到哪裏去了？我的痲子呢？」

「哦！痲臉洛文，」老頭子說，「你也倒是一個有名氣的人呢。你是偷車專家是嗎？」

洛文看着他，一時顯得恐懼起來了。「你——認識我？」

「我們認識你，」司馬洛說，「但我並不是追究你！我是在辦着另一件案子。讓我們誠懇地說說吧，洛文！對於金生的事情，你究竟知道多少？」

「金生？什麼金生？」

「人人都知道金生這件事情的！」老頭子不悅地道。

洛文祇是瞪目看着他。司馬洛同情地擺擺手：「我相信你是眞不知道的，洛文。你以爲今天大約是幾月幾日？」

「我究竟在這裏睡了多久？」痲臉洛文恐懼地問。

「不太久！」司馬洛說：「不過幾天吧！」

「那麼現在應該是七月。」痲臉洛文說。

司馬洛搖起頭來：「洛文，七月是夏天，你看我們現在穿的是什麼衣服？」

痲臉洛文看看他，眼睛又睜大了一點！因爲沒有錯，司馬洛他們身上現在穿的都是冷天的衣服。他說：「那麼——」

「現在是十二月！」司馬洛說。

「那是不可能的！」洛文說：「我最近的記憶是——」他沒有說下去。

「說吧！」司馬洛說：「你最後的記憶是什麼？」

「我——最後的記憶是我在跟我的女朋友做愛，她——給我喝了一杯飲料，這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知道了！」洛文說：「但那時的確是夏天，我們不穿衣服也出很多汗——」

「唔！」司馬洛說：「你那位女朋友是誰呢？」

洛文大受侮辱地一瞪眼睛：「那是我的事情！」

「唔，他給你喝了一杯飲料！」司馬洛說着不由自主地露出一個微笑，因爲洛文說的情形實在是太熟悉了，「那是什麼飲料呢？」

「我——不知道！」洛文說：「是綠色的。她不肯告訴我是什麼，但一喝了之後我就會疲勞盡消，精力充沛——」

「我明白！」司馬洛點頭，「你的女朋友，會不會就是非非？」

洛文的眼睛睜大了：「你怎知道？」

司馬洛嘆口氣，在床邊坐下來，把椅子調轉，兩手擱在椅背上：「洛文，讓我告訴你一個有趣的故事吧！」

於是他便盡量簡單地把金生的故事告

訴了洛文。

洛文難以置信地看着他。

「非非是餌。」司馬洛最後解釋道：「她免費給你享受，當然是有作用的。她首先取得你的信心，不論她給你喝什麼，你都不會拒絕的。然後，她便給你喝一種特殊的藥，使你失去了本性，完全受他們的擺佈。她把你帶到一個特別的地方，替你施手術改容——這當然是要幾個月時間才能成功的，因此當你再能活動時，已經夏天變爲冬天。除了改容之外，他們還操縱了你的神經，使你完全受他們控制！」

「但——我現在醒過來了。」洛文安慰地撫着自己的臉。

「不錯，你醒過來了！」司馬洛說：「這實在是一件意外，也許那傢伙自己也猜不出來的。似乎，他的傀儡在受到火燒的時候就會恢復本性了！」

洛文緊握着拳頭：「他是誰？告訴我他是誰！」

「假如我們知道他是誰！」司馬洛苦笑：「我們早已把他捉住了！」

洛文的眼睛忽然慢慢閉上，顯得相當軟弱的，司馬洛知道他快要支持不住了。

「洛文！」司馬洛急逼地說：「你眞的一點印象都沒有嗎？在你失去了知覺以後的事，你眞的完全忘記了嗎？」

洛文苦惱地用兩手搓着自己的臉。他的心很亂，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爲他還未能充份接受司馬洛所說的故事，便又要去搜索自己的記憶了。他終於猛搖着頭：「不，我記不淸楚。我祇記得一間大的屋子，周圍全是大榕樹，好像海一樣，密密的，我常常在那裏出入——」他用手比劃着，好像在形容一個夢的夢境，後來手可停下來了，似乎記憶忽然逃到了他的指尖之外。

「人呢？」司馬洛焦急地追問，「那屋裏有些什麼人？那屋子在那裏？」

洛文又搖起頭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完全沒有印象，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甚麼都記不起了！」接着他的身子一軟，便向旁邊仆倒，差不多仆到了地上。司馬洛連忙扶着他，而且回頭看看醫生，醫生和護士連忙衝過來，醫生用手指撐開洛文的眼皮看看，便搖起頭來，表示沒有希望了。

司馬洛還是等着，結果洛文終於沒有醒來，就這樣死去了。

× × ×

「那地方是一間很大的屋子，周圍有很多大榕樹，很密的，密到像海一樣！」司馬洛說：「這就是洛文說的。他受到了控制後，就是住到了這樣一個地方去。」

「這樣一個地方應該是很普通的！」嬋絲說。他們現在是坐在一部跑車中，停在沙灘的邊緣，就是史雲生死去的那片沙灘。那個被炸成的窟窿已經被水所淹了，因爲此時潮水已經漲了起來。

「相反地，這個地方並不普通！」司馬洛說：「因爲在本地，榕樹並不是一種普通的植物！」

「那麼這個地方應該是不難找的了！」嬋絲說：「祇要找到榕樹。」

「是的！」司馬洛點頭，「已經派人去找了，事實上警探部已經全部總動員，去找尋這樣一個地方。假如這樣一個地方是存在的話，那是一定找得到的！」

「眞恐怖！」嬋絲說：「假如他再派一個帶着炸彈來，那我們是逃不了的。」

司馬洛狂吸着香烟：「這個人似乎有點瘋狂了，他明知他的計劃是不會成功的，現在是志在搗亂，這是更難對付的！」

「那我們現在怎辦？」嬋絲問。

「我們祇好等了！」司馬洛說：「看他下一步會幹什麼！」

嬋絲沉默下來。後來，她苦笑：「你知道嗎，司馬洛？這人對我們的精神有很大影响，我們已經好幾天沒有——親熱過了。」

司馬洛不禁微笑：「你總是忘不了這件事情的。」

嬋絲的手放在他的頸背上，輕輕地揉着他的髮尾。「我的心情受了很大的影响，我祇是這樣提起，現在我並沒有心情做這件事。」

「現在的情形是相當清楚了。」司馬洛說：「這個幕後人物利用非非的美色引誘那些亡命之徒，例如金生之類去做他的傀儡，這就是爲什麼那眞正的金生在入獄之前跟非非是情人。他行兇時已不是眞正的自己了。」

「此外還有湯頓呢！」嬋絲說道：「湯頓可能就是這人所吸收的最後一個傀儡了！」

湯頓就是他們在山上看見與非非在家中親熱的那個打手，而後來又忽然失踪了的。非非在「事後」亦是曾經給湯頓喝下了一大杯奇怪的飲料。

「很可惜我們來不及救湯頓了。」司馬洛說：「並不是說湯頓是一個值得可惜的人，而是，任何人遭到這種待遇，都是太殘忍一點！」

「可憐的人！」嬋絲搖頭嘆息着，「他現在大概已經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很可能他的臉皮已經給掀開——天！我眞不敢想下去！」

「也許他的臉皮不會掀開。」司馬洛說：「那傢伙知道騙不了什麼人。已經停止了玩這種把戲了。跟史雲生一起死掉的那個就不是金生的樣子的。我們不是從望遠鏡裏看見了嗎？」

「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麼非非要做那麼可怕的事情。」嬋絲說：「通常，女人對這種事情眞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她爲了這件事却不惜和陌生男人上床，而且還明知他們會變成什麼的！」嬋絲說着，簡直就要嘔吐出來似的了。

「人是很難講的。」司馬洛說：「人的心理狀況固然一個一個不同，而理想亦有分別，也許非非的理想很高，不想祇做一個普通女人，而是要做一個有權有勢的女人，高高在上，控制別人，使別人都作她的奴隸！」

「我却寧願做一個普通女人了。」嬋絲說道。

「你也不能算是一個普通女人呀！」司馬洛微笑，「一個普通女人就不會有胆量跟我這樣一個男人在一起，研究一件那麼可怕的事。」

嬋絲笑起來：「也許你說得對，也許在本質上，我跟非非也是差不多的。總之

，現在我很累了，我想回家！」

「那麼回家睡覺去吧！」司馬洛說：「很抱歉我不能陪你去玩。」因爲心事重重，而且又沒有空，所以司馬洛並不能陪她到一般情侶應該去的地方，例如夜總會之類。他就祇能夠忙裏偷閒，開車到這山上來吸吸新鮮空氣而已。

「不要緊！」嬋絲說：「以後我們一定有很多時間一起玩的，是嗎？目前，我們落力點工作好了！」

「是的！」司馬洛點頭同意，「將來，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一起玩，所以現在你先回家吧，在警察總部門口放下我，我還要和老頭子談一些事情！」

嬋絲又不寒而慄地抖一抖。「回家？這是我害怕的事情了！假如那人又派一個人拿着炸彈來呢？」

「跟我在一起，這危險性反而很大。」司馬洛說：「因爲他要殺的是我而不是你，你死了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的，對嗎？」

嬋絲聳聳肩：「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好吧，我先回家去！」

於是司馬洛和嬋絲交換位置，由嬋絲負責駕車，下山而去。她在警察總部門口放下了司馬洛，便開車回家，還是回到司馬洛那座新居。

她在上床之前先進浴室裏洗一個澡，覺得司馬洛的話很有道理。不跟司馬洛在一起，反而是更加安全了。其實，她却不知道情形正好是相反的。當她正在洗澡的時候，司馬洛那電視機就發出警告的聲音，表示正有人企圖入屋了。可惜嬋絲此時正大開着花洒，水聲掩蓋了其他的聲音，所以她並無所覺。

她慢條斯理地把身上的肥皂冲乾淨，才關了水掣。到那時警告已不响了。因爲那人已經進了門。她一點也不提防，還是在鏡前欣賞着自己的身體。

她一面在奇怪，自己的身體是否有了什麼變化。既然經歷過了自己從未經歷過的事情，她的身體是應該有點變化的，不過這一點却不容易看得出來。事實上即使是有所變化的話，也不會變得這樣快。

最後，她裸着身子推開半掩着的浴室門出來。金生就站在門側，臉上還是那一副半咆哮的表情。一聲尖叫從嬋絲的喉嚨逃出，她連忙退回浴室，要關上門，但那人把手一伸，伸進門的邊緣與門樞之間，梗在那裏，這樣，不就非但關不上，而且彈開了。嬋絲繼續尖叫。

那人並沒有制止她叫喊，他祇是似笑非笑地站在那裏，手中的槍慢慢伸前，直至嬋絲驚怖到再也叫不出來了。美好的肉體袒呈在他的眼前，而嬋絲亦並無企圖加以遮掩。她祇是張大着咀巴，呆在那裏。

「穿上衣服吧！」那人命令。

「什——什麼？」

「我說穿上衣服！」那人又咆哮道。

雖然他的形貌與金生是完全一樣，但他當然是另一個傀儡。

嬋絲仍然呆着，她現在是正處於歇斯底里狀態，不會服從命令。於是那人上前，左右開弓，在她的臉上摑了兩掌。嬋絲這才如夢初醒地恢復過來，連忙用手遮住身上幾個重要的部份了。

「穿上衣服！」那人又命令，「聽見沒有？」

嬋絲求之不得地跑出浴室，拿起她的衣服，匆匆穿上了。那人耐心地等着。當她穿好了之後，他便說：「好了，現在我們走吧！」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嬋絲又吶吶着問。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那人說，「祇要你不做古怪，你是不會受到傷害的！」他再上前一步，槍咀又向嬋絲伸過來了，「我們走吧！」

嬋絲忽然之間以非常迅速的動作一手搭住了那人握槍的手腕，把槍推歪了，一轉身順手一扭，那人叫一聲，便失去平衡，翻了一個跟斗，摔在床上。因爲嬋絲本身並不是一個全無抵抗的弱女子，驚魂已過，她的自衞搏擊術就能够施展出來了。

可惜那人雖然經過這樣一摔，槍還是未能脫手。他一滾身又坐起來了，槍仍然是對着嬋絲。嬋絲正打算繼續撲過去，這時也不得不停下來。

那人放了兩槍，槍彈在嬋絲的身邊擦過。那祇是示威的兩槍，却已使嬋絲膝蓋發軟了。

「好了！」那人警告，「不要再多事了，不然我就不客氣！」

嬋絲的咀巴一開一闔，說不出話來。自衞術她雖然學過不少，但是到底缺乏實際經驗，一旦有人眞正向他開槍，她便慌了手脚了。

「我——我們一起走吧！」她終於提議。

「這才是乖孩子，來吧！」那人把手槍塞回了大衣袋裏，隔着大衣指着她，而擁着她走出了門口。

× × ×

司馬洛不知道嬋絲出了事，還是一個電話通知他的。他剛想離開警察總部的時候，那個電話便來了。那個電話很簡單，一把不熟悉的聲音說：「你最好回家看看你的女朋友！」

「什麼？」司馬洛的心一跳。

但那人已經收了綫。這時司馬洛的心一震，心也差點要從胸口裏跳出來似的，因爲一時之間他想起了好些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嬋絲的屍體正在屋子裏等着他。總之，一種奇怪的預感使他知道，那個電話並不是打來跟他開玩笑的。

「有什麼不對嗎？」老頭子問，由於他也察覺到司馬洛神色有異。

司馬洛想了一想，聳聳肩：「沒有什麼，但，我現在得回家走一趟！」

他匆匆離開警局，上了他的車子，開動了，飛馳着向他的新居駛回去，再也顧不得什麼交通規則了。他在門口停車，跳下來，一陣風似的跑上樓去，打開門。嬋絲不在家。這反而使他放心得多了。至少他不是發現一具屍體。假如嬋絲是已變成屍體，就不會不見了。

他匆匆在屋中走了兩轉，細細觀察着那裏的情形，很快便猜出了這是怎麼回事。他亦找到了兩個子彈洞。普通人看見子彈洞，一定會大爲慌張失措了，但是司馬洛則反而轉爲放心。由於他並沒有看見血跡。假如嬋絲是在這裏中槍，那地上應該

有血跡的。

但是，嬋絲又沒有被殺，那她是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呢？

司馬洛愕在那裏。剛才打電話來的究竟是什麼人？司馬洛下意識地走到電話的旁邊，因爲經驗告訴他，那人是會打電話來的。

果然，才一想到，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一手抓起了電話筒。又是剛才那個人的聲音。那人說：「司馬洛，你知道發生了什麼的，是嗎？」

「你就是莊倫？」司馬洛咬着牙，深呼吸着問。莊倫就是那個菲菲的舅父。

「不錯，」那人說，「你的情報來源也不錯，但是沒有用的，你不會找到我，而且，你也應該知道，這個電話的來源是查不到的！」

「你把嬋絲捉走了嗎？」司馬洛問。

「是的，」那人坦白地承認，「而且，我正打算動手術，把她改變成爲你所講的傀儡了！」

司馬洛又深吸了一口氣，很費力才忍得住不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來。他說：「嬋絲跟你並沒有什麼過不去呀！」

「不錯，」莊倫說，「但你和我過不去。但當然，解鈴還是繫鈴人，你害了她，你亦可以救她的！」

「怎樣救她？」司馬洛問道。

「你離開這裏，」莊倫說，「不要再管這件事。不然，過幾天，嬋絲就會變成一個傀儡，而她是會來殺你的！」

司馬洛的全身浴在冷汗中，幾乎把聽筒也揑碎了。他叫道：「你不敢的！媽的！你不敢這樣做的！」

「你敢打賭嗎？」莊倫冷笑。

「你不敢的！」司馬洛還是叫道。

「司馬洛先生，」莊倫說，「你看我不像是一個敢作敢爲的人嗎？我做過的事情，又有哪一件是普通人敢做的呢？」

司馬洛深呼吸着，答不上話來了。的確，把嬋絲變成一具行屍，在普通人而言是一件難以做到的事，在莊倫而言却不同了。相信沒有什麼事情他不敢做的。

「我不管這件事，你就保證放她嗎？」司馬洛終於問道。

「不，不是放她，」莊倫吃吃笑着，「假如放了她，你就不怕我了。我祇是保證她會安全，不會受到什麼傷害而已。」

「這樣，我不能信任你！」司馬洛說道。

「但是你却非信任我不可，」莊倫又哈哈笑起來了，「反正你是輸定的了。我要你在明天中午之前離開這裏！我會派人在機場看着你上飛機的。假如你不出現，那麼，嬋絲就會回來找你，她會殺掉你的，因爲那時她是不認識你的了！」

司馬洛又忍不住一陣發抖。假如嬋絲變成了一具行屍回來找他，那會是怎樣的局面呢？他總不忍心就此把嬋絲殺掉的。但，假如不殺她，那她又會企圖殺他了。

「呃——莊倫，你得多給我一點時間，」司馬洛拖延着說，「最好我們見面談談！」

「你想我派個代表帶着炸彈來見你嗎？」莊倫又哈哈大笑起來了，「不，司馬洛，我們用不着見面了，總之，明天中午之前你要在機場出現，登上飛機，我不管你坐哪一架飛機和飛到什麼地方去，總之你要離開，話已說完了！」

跟着，電話就這樣掛斷了。

「喂！喂！」司馬洛大叫着，但沒有用，他怎樣叫喊都是無法把電話續回的。

他感到十分寒冷了，莊倫的話使他愈想就愈心寒。假如他走了的話嬋絲就眞的會安全，那反而好一點。但他知道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情的。與惡人不能講信用，守信祇是善人做的事。嬋絲已經落在他的手中了，無論如何，她都是會遭毒手的。他必須在嬋絲遭毒手之前把莊倫找到，而他已沒有很多時間了，他祇有到明天中午的時間：十來個鐘頭。

身上也滿是冷汗了。他能在這幾個鐘頭之內找到莊倫？一點把握也沒有。他在屋中走來走去，好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浪費了十分鐘時間，最後開門下樓而去，再上了他的車子。開着車子，不羈地在街上飛馳了幾個圈，沒有發現有人跟踪，這都不是使他開心的現象。

他反而希望有人跟踪他，這樣就可以讓他捉住一兩個來出氣。

終於，他把車子再駛回大街上，向警察總部馳回去。當他到達的時間，他以爲老頭子一定是已經走了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守門的警察告訴他，老頭子還沒有走。

司馬洛匆匆乘升降機上樓，到了老頭子的寫字間。老頭子正跟探長及幾個探員在研究地圖，神色非常愼重。

「你來得正好，」老頭子看見他，便鬆了一口氣說：「我們正找你呢。」

「我知道。」司馬洛隨口回答。

「你怎麼知道的？」老頭子奇怪地看着他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是一種預感告訴我的。」

「唔，你來得正好，」老頭子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榕樹林中的大屋子！」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癱軟地在沙發上倒下來，用手帕抹着額上的汗：「那就好了！」

既然找到了地方，那麼這十幾小時的時間也許够用了。

「怎麼了？」老頭子反問，「發生了什麼？你的樣子好像有點不對。」

司馬洛閉着眼睛躺在那裏，告訴了他嬋絲的事情。老頭子深吸了一口氣：「我的天，司馬洛，你現在打算怎辦？」

「我打算盡這十幾個鐘頭找到嬋絲！」司馬洛說，「這是唯一的辦法了！」

「榕樹大屋有三個地方，」老頭子指出，「我們還不能斷定是那一個地方！」

「不要打草驚蛇，」司馬洛說，「讓我去看看好了！」

「一個人？」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即使我們斷定了那裏是莊倫的屋子，我們也還得斷定嬋絲是在那裏才行！不然，嬋絲就會有危險了！」

老頭子搖着頭，嘆口氣：「現在我後悔把一個女孩子帶進來了！」

「女人做這種事情，到底是不大適合的，」司馬洛說，「但，這三個是什麼地

方呢？」

「到這邊來看看吧。」老頭子帶司馬洛來到地圖的面前。那是一幅放大了的全市街道圖，其上已插了好幾枝旗子。老頭子指指那些旗子：「就是這三個地方。這裏是榕樹很多的，是此地唯一的榕樹林，榕樹林中間有一間很大的古老別墅。這兩間則是周圍有相當多大榕樹的，也是很大的古老別墅。這三個都可能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洛文死前說什麼？」司馬洛問：「很多榕樹，好像海一樣，似乎應該是第一個地方了。讓我去試試！」

× × ×

那間屋子周圍的榕樹林果然密得像海一樣。司馬洛終於通過了樹林而看到屋子了。這時，他就相信這屋子一定是他要找的了。這個環境，和洛文死時所說的完全符合。洛文雖然說得很簡單，但是那句話充份表現了這個地方的環境。微風一吹，那些榕樹動起來，果然就像是海浪在波動着一樣。

那間屋子是很古老的，有一座很大的花園，花園的外牆已經長了青苔，而且有很多裂紋。是那種很古老的牆，牆上有着很複雜的雕花。這種牆壁，在現代是已成絕响的，再沒有人有時間去做這些雕花的工作。

這圍牆不很高，大約祇有十呎。

司馬洛的身上，現在又是已經換上了夜行衣了，就像上次進入喬堅醫生家裏的時候一樣，腕上仍有那很奇怪的腕錶。他把腕錶扭動了一下，對裏面低聲說道：「現在我要進去了！留心着！」

這腕錶一如上次，是他與外面聯絡的工具。現在遠遠的林中已經佈滿了警察，嚴密地把這座屋子包圍起來，人要逃出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頭子的聲音從錶內傳出來，應着：「不要硬來，有什麼不對就叫喊好了！」

「放心吧。」司馬洛說。

司馬洛扭熄了腕錶，走到花園圍牆的腳下，從腰間摸出一隻很小的長方形盒子，就像一隻打火機似的。他從這東西的頂上拉出了一根細細的電綫。這電綫雖然幼細，但是却相當硬挺。他把這細綫拉出了大約四五呎，舉高，細綫的綫頭便搭到了圍牆的頂上。他看看那隻「打火機」。那上面是有一片小小的紅色玻璃的，他發覺紅色玻璃之內並沒有亮燈。那也即是說，牆頭並沒有通電之類了。假如有電的話，那麼紅玻璃之內是會亮起燈來的。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把那細綫和「打火機」收回了。

他輕輕一躍，扳住了牆頭，然後騰身而上，上了去。園內也是有很多大榕樹的，樹蔭使得園中遍地黑暗。司馬洛向黑暗中小心地注視了一番，看不見有人。完全沒有人。屋子裏也是烏燈黑火的，但這却並非不吉之兆。假如這是莊倫的屋子，那就應該是這樣的了。

他輕輕躍下花園的草地上，小心地前進，逼近屋子。那屋子是很大的，完全沒有燈光。當他到達了第一隻窗子的前面時，他才知道這祇是一種錯覺。其實屋中並非完全沒有燈光，而祇是所有窗子都給用黑色的厚窗簾在內遮住了。

他的心一陣跳。這可是一個好現象。假如不是屋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物的話，又何必用黑窗簾遮起來呢？在窗前，他便可以隱隱察覺到簾內是有燈光的，不過看不見簾內的情形。

司馬洛貼耳在窗上聽聽，一點聲音都聽不到。假如窗內有人的話，這些人暫時一定並沒有什麼活動。於是他伸手到頭上，從頭髮裏面拉出一片薄薄的金屬。那是一條鋒利的薄刀刀鋒，是用軟鋼打造成的，一件很好用的武器，除了在近距離有殺傷作用之外，必要時也可以作爲飛刀投擲。但現在司馬洛並不是要用這條刀鋒去殺人。他祇是把它伸出去，在那黑色的厚窗簾上輕輕揩了一下。

那窗簾雖然是用很厚的料子製成，但在刀鋒輕揩之下，便馬上裂開了一條縫了。司馬洛仍用這刀鋒伸進裂縫間，把裂縫挑開一點。

他現在可以看到裏面是一間很大的廳子，大部份仍是普通客廳的擺設，祇有一角落裏却是擺設成一半辦公室一半實驗室似的。那裏有一張寫字桌，而桌後是一座金屬的櫃子，其上有許多紅紅綠綠的小燈及錶面的，似乎是一座電腦之類。

司馬洛通過窗簾上的破口小心地看了好一陣，仍然看不出那究竟是一副什麼儀器，於是他從哪窗口退開，繞着屋子的外牆而行，繞到屋角去，因爲他可以從屋角那個窗口進去，看清楚那是一副什麼儀器的。

司馬洛太注重上面了，所以並沒有留心下面。當他在走着時，他的腳忽然踢了一條細細的黑綫。那條黑綫是橫在草地上面大約四吋高的，很幼很幼，在黑夜裏，即使用電筒也不容易發現的。事實上，即使在白天也未必就可以看到吧。而且，這黑綫是很脆弱的，司馬洛的腳一碰上去，它便斷掉了，而斷了之後，也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起碼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這時，在樓上，有一個人正在要沿着樓梯走下來，忽然，一陣軋軋的電鈴聲使他止步了。他皺着眉頭想了一想，便轉身回到樓上去。

屋外的司馬洛仍然絲毫猜不到有這樣一件事，他繼續走着，到了屋角，再用他那刀鋒把黑色的窗簾剖開一綫，向內窺望一下，斷定沒有人了，便迅速騰身上了窗口，推開窗簾，跳進了窗內。

他站在寫字桌那副儀器之間，小心地研究着，但是摸不着頭腦。這東西既像一副電腦，又像一副測心機，其上有兩個圓形的鏡面，鏡面上有些指示度數的黑綫，很像醫生用以量度病人心臟跳動的那種儀器，但是，測心機却沒那許多附屬零件。

這究竟是什麼呢？

司馬洛終於放棄了這儀器，而轉向那張寫字桌。也許那裏的文件可以告訴他一點什麼吧？

寫字桌的抽屜是鎖上了的。

這桌上的文件並不能告訴他什麼，因爲那祇是一些成藥的宣傳目錄而已。司馬洛把這一叠文件翻了一遍，便放棄了。他以快速的手勢拔出槍來，放了一响。槍聲

被滅音器局限着，祇是柔和的「撲」一聲，跟着司馬洛就躲到那座儀器的後面去了。二秒鐘之後，一個人打滾着滾下樓梯，就是剛才那個想下樓而折回樓上的人。他手中的槍與他一起滾下來了。

司馬洛快步跑到他的身邊。很可惜，這人已經死掉了。這人在樓上企圖暗算他，他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就祇好開殺戒而已。

司馬洛再抬頭望望樓上，不再看見有人，並沒有聽見聲音，似乎樓上就祇有這一個人。這人解决了之後，就再也沒有別人抵抗了。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他現在是祇有兩條路可走的，一是到地下室去，另一就是到樓上去。他遲疑了一下，終於決定到地下室裏去探一探。因爲，一間屋子裏假如是有什麼秘密的話，通常都是收藏在地下室裏的。而且，這地下室的門現在開着，司馬洛可以看到除了那度木門之外，還有一度鋼門，就像裏面是一座銀庫似的。假如沒有重要的東西在裏面，又怎會有一度鋼門在那裏呢？

這打開着的鋼門裏面透出着微弱的燈光。

司馬洛先把槍在腰間插好了，跑回樓梯腳下，執着那屍體的雙腳，把它拖到沙發前面，塞進沙發底下。那人流血不多，收藏起來倒是不難的。

跟着，司馬洛便踏進地下室的門裏，輕着腳步走下樓梯。

轉了一個角，他便看見了下面的情形，知道他的確是找對了地方。那是一間很大的實驗室，整座地下室都打通了，來容納這座實驗室的。其中的複雜儀器多得難以勝數，看上去，就使司馬洛想起一艘潛艇的內部。比較突出之處就是，沿着牆壁有一列十二隻金屬的櫃子，形狀有點像棺材，但都是豎直着的。

接着一個人從一堆儀器後面轉出來了。這個人就是嬋絲。

嬋絲的眼神很奇怪，呆呆的，就像她的智力已完全沒有了。她的手中拿着一把刀子。

司馬洛看着時，嬋絲把刀子揮動了兩下，作襲擊狀。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了。

嬋絲這是幹什麼？他幾乎要大聲叫起來問她了。但他沒有機會這樣問，嬋絲急步向他奔跑而來了，舉着刀子就要向他刺下。

司馬洛是應該大聲喝她停手的，但在現時的形勢之下他却不敢做聲，而嬋絲已來到面前了。

他祇能小跳閃開，刀子「霍」的在臉旁掠過去了。

司馬洛在她能再度進攻之前回身就跑，繞向另一座儀器的後面。

那度鋼門「鏗」一聲關上了。

司馬洛繞到了那座儀器後面，便看見了莊倫。一個乾瘦的老頭兒，正在一堆儀器的後面，控制着那些按鈕。

司馬洛舉起槍，喝道：「好了，莊倫，你已經完了！」

莊倫轉向他，吃吃笑着：「司馬洛，我早已看到你進來了，我全間屋子都是電眼！」

嬋絲也跟着轉到了那座儀器後面，又舉起手中的刀子要刺下來。司馬洛又退後一步，大聲叫：「嬋絲，不要！」

但是嬋絲完全沒有表示認識他，仍然舞動着刀子向他進攻。司馬洛祇能節節後退。

莊倫在那座儀器後面格格地怪笑着：「司馬洛，她不會認得你的！她已經完全受了我的控制！」

於是司馬洛就知道嬋絲是已經被莊倫變成了傀儡了。他的胃裏發緊，好像腸臟全部打了結似的。他再閃過了嬋絲一刀，輕推一下她的腰，使她仆開了，然後朝莊倫的方向放了一槍。莊倫的作爲，使他憤怒得近乎瘋狂了。現在，他祇是想把莊倫一槍打死。

但是子彈在中途却被一件無形的物體所阻，「轟」的一聲彈開了，於是司馬洛這才知道，原來莊倫是正給一堵玻璃牆保護着，而且那還是避彈玻璃。

莊倫又格格地笑着：「司馬洛，你是過不來的！你既不能離開這地下室，也不能過來找我！你必須在這裏與你的女朋友來一次生死決鬥。殺掉她吧！不然她就殺你了！她不會認識你的！」

司馬洛咬緊牙齒，再向莊倫放了兩槍，但是子彈仍然被玻璃牆所擋。司馬洛連忙一跳而前，發覺那牆壁是既厚且穩，根本撼不動的。

莊倫吃吃笑：「你還是不要白費氣力了，司馬洛，當我做實驗的時候，我就是用這玻璃門保護着自己，它當然是很可靠的，不然的話我可能已經給那些傀儡們殺死了。」

嬋絲又來了，刀子又刺下來，司馬洛連忙側身避開。刀子刺在玻璃牆上，滑開了，司馬洛退後，滿頭大汗地叫着：「嬋絲，嬋絲，你不認得我嗎？」

嬋絲的臉上是一副咆哮的表情，她又舉起了刀子，這一次，司馬洛接住了她持刀的手腕，扭到她的背後去，把她控制住了，嬋絲極力掙扎着。

「殺她吧。」莊倫哈哈大笑着慫恿，「她不會屈服的，現在她是祇聽我的指揮了。」

司馬洛一推推開了嬋絲，使她仆倒地上，自己便躲到一副儀器的後面去了。

司馬洛一向是一個非常鎮定的人，但這一次他的心也不免慌亂起來了，嬋絲的受害，本已够使他心焦的了，而且，他不單止要逃避嬋絲的進攻，還要想辦法捉住那個可望而不可及的莊倫。

他躲在那個嬋絲看不到他的角落裏，扭開腕錶，說：「進來吧，我們已經找對了地方。」

「你沒有甚麼吧？」老頭子的聲音關心地問道。

「情形不大好。」司馬洛說：「我被困在地下室裏，嬋絲在這裏，那傢伙也在這裏，你們快點下來。」

「好的。」老頭子答應，「我們馬上就下來。」

「司馬洛。」嬋絲尖叫道：「我要殺你。」

司馬洛躲在原處沒有動，嬋絲一時找

不到他，而莊倫也看不到他！

莊倫吃吃笑着，聲音又傳過來：「司馬洛，你知道我是怎麼弄的嗎？我這裏的一切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我操縱一個人，就像無線電操縱一架無人駕駛的飛機一樣，我的傀儡想的是我所想的，他們所見的，都可以在我這座電視機上顯示出來。我的命令可以用電波傳達。事實上，我可以佔據了他們的精神，我可以代入他們，但他們死的時候，我又可以替出。」

司馬洛一陣毛骨悚然，莊倫這一番自白，是他早已猜到了的，不過一直不敢相信而已，想不到竟然是眞有其事，既然如此，嬋絲的精神也是已被他代入了，雖然動的是嬋絲的肉體，然而發號施令的却是莊倫。

嬋絲又轉過來了，終於看到了司馬洛。她一揮刀子，又急步衝前，這一次，司馬洛却已經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他既不躲閃，也不殺她，祇是再度一手執住她持刀的手腕，輕輕向旁邊一拖，然後另外一隻手掌便劈在她的頸背上。

不管是誰在主宰她的精神，嬋絲到底就是嬋絲，她是受不起這一掌的，因此，在一陣劇震之下，她便暈過去了。司馬洛接住她，把她輕輕在地上放下。

「莊倫！」司馬洛冷笑道：「現在我既不必殺她又不必急於躲避，我就可以集中精神對付你了，假如你有路逃走的話，你最好快點逃，因爲我身上是携着炸藥的，你這玻璃的牆壁未必會受得起一炸。」

莊倫冷笑，不過那却是對自己不大有信心的冷笑了。「你在說謊，司馬洛。」他叫道。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祇是找到了那玻璃牆，便蹲下來，向牆脚摸索，很快便找到了一條縫隙。

那是牆脚與地面之間的一條縫隙，而這亦即是說，玻璃是從天花板降下來的，不能完全貼地。

司馬洛跟着就從袋裏掏出一件奇怪的東西。那是一條較粗的綫，就像一隻普通用以細紮小包裹的橡皮圈差不多。他把這粗綫塞進了玻璃與地面之間的縫隙裏，然後退後，退到一堆儀器的後面。

「莊倫，你準備逃走吧。」司馬洛咬着牙齒叫道。

莊倫還在茫茫然看着時，司馬洛便瞄準那根粗綫，扳動槍機，放了兩槍。那根粗綫原來乃是一根炸藥綫，司馬洛既敢大胆隻身潛進這裏面來，他當然是早有準備的，他的身上有着各種離奇古怪的武器，而炸藥還不是最厲害的一種呢！那炸藥中了槍，便爆炸了，轟隆一聲，白烟瀰漫。司馬洛早已伏在地上，用兩手緊緊掩着耳朶了，當爆炸的聲音過去，而白烟開始消散時，他看見那度玻璃牆上已出現了一條大裂縫，由天花板一直伸到地面，這裂縫相當寬闊，一隻手指可以伸得進去的。

司馬洛一跳起來，衝過白烟，嗆咳着到達了那裂縫的前面，現在他祇要把槍咀伸進裂縫中，就可以射中莊倫了。

但莊倫却已經蹲下去了，司馬洛祇得見他在那儀器下面露出的鞋尖，他扳了兩次槍機，但沒有用，槍彈都射中了那儀器的金屬部份而彈開了。而跟着，後面就傳來一種奇異的金屬撞擊之聲，使他起了一陣毛骨悚然之感。

「看看後面吧，司馬洛。」莊倫在他躲着的那地方叫道。

司馬洛回頭看看，全身都浴在冷汗之中了，那些鋼櫃，現在已經打開了，他剛才感覺到這些鋼櫃就像是棺材一樣，原來那感覺是沒有錯的，這鋼櫃眞的是用作棺材差不多的用途，不過裏面裝的不是死屍，而是行屍。

十二隻鋼櫃裏面有八隻是有人的，一打開，裏面的人就跳出來了，無疑地是八個已經給莊倫變成了傀儡的打手，這八個傀儡是絕對服從莊倫指揮的，肯爲莊倫拚命的，司馬洛怎樣抵敵呢？雖然那個人的手上沒有槍，他也不容易把他們一一殺死的，他的槍中的子彈很有限。而殺人亦不是一件他樂意做的事情。

莊倫又在那邊哈哈大笑了。「司馬洛，你試試把他們都打暈吧，試試吧！」

那八個打手一踏出了他們容身的鋼櫃，便各自找尋障碍物，躲起來了，的確，司馬洛要開槍射他們也是不容易的。

「莊倫，你還是投降吧。」司馬洛說：「這裏已經被包圍了，你即使殺了我，也是逃不了的。」

「即使逃不了，我也要殺你。」莊倫咬着牙，「因爲是你破壞我的計劃，這完全是你的責任。」

「這樣對你沒有好處的。」司馬洛叫道。

莊倫又是一陣大笑，那是帶點淒涼意味的大笑，就像他仍然痛惜自己的失敗似的！

「司馬洛，別孩子氣吧。」他說：「現在還是講好處的時候嗎？正如你所說的，我已經完了，一切都完了，因此我要的不是好處，我祇是要復仇，朋友，你活着進來，但我可以保證，你是不能活着出去的。」

「莊倫！」司馬洛異常鎮定地說着，又探手進衣袋裏拿東西了，這一次，他拿出來的是一些很像中國式的爆竹的東西，一排紅色的，上面一條短短圓圓的東西，「你可知道你的傀儡也會害怕的嗎？」

「甚麼？」莊倫莫明其妙地問。

這一次，輪到司馬洛吃吃笑起來。

「可能你自己也做夢都想不到吧，莊倫，你的傀儡是有缺點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怕火，給火一燒，本性就回來了。」

「你在說謊。」莊倫叫道：「這是不可能的。」但他顯然已大爲震驚。

「試試就知道了。」司馬洛說：「記得洛文嗎？那個你派來用車撞我的人，他的車子着了火，就是火使他回復了本性，不然的話，我也不可能找到這裏來的。」

「我要殺死你，司馬洛。」莊倫吼道：「我要殺死你。」

「你不是正在這樣做了嗎？」司馬洛吃吃笑，「但是很可惜，你的傀儡已快要不聽你的指揮了。」

「我不相信。」莊倫喝叫道：「我不相信。」

「我們現在試一試好了。」司馬洛說，他的語氣雖然是胸有成竹似的，其實自

己也是並沒有很大信心，那些傀儡怕火，這個也祇是推論而已，假如不是事實，那他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跟着，試驗的機會就來了，一個傀儡繞過一堆儀器，要向他撲過來，司馬洛拔下了一隻「爆竹」，向他一丟。「爆竹」在他的身上炸開成爲了一團火，那人的衣服也跟着燃着了，他發出一聲使人毛骨悚然的尖叫，連忙向地上一滾，一連滾了幾滾，身上的火終於熄了，他才鬆了一口氣，坐起來，但身上已灼傷了好幾個地方。

司馬洛小心地注視着他的反應。他看見這人的神態忽然呆木下來了，就像正在從夢中醒來似的，也許是正在從被控制的境界中醒來。

「唏！」司馬洛低聲說：「聽得見我說話嗎？」

那人迷惘地看了他一會，終於舐舐咀道：「我——在那裏？這是甚麼地方？」

「你自己不知道？」司馬洛問着，自己也興奮得血脈沸騰起來了。

他的腦筋飛快地轉動着，不錯，火使這人回復本性了，但怎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使人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明白司馬洛是帮他，而莊倫是害他的呢？一個記憶一片空白的人，一時間是不容易接受這故事的，而且這些人又不是善男信女，假如有甚麼懷疑的話，還是會先向司馬洛動手的。

但在司馬洛未能開口之前，第二個傀儡又來到了，這個傀儡喝一聲，一掌向司馬洛劈過來，司馬洛一閃，那手掌便劈中了他身邊的一架金屬儀器，鏗然一聲。這人並沒有如司馬洛所料一般叫起痛來，他是把手掌抽回了，又向司馬洛撲過來，司馬洛忽然認得了這人的樣子，這人就是湯頓，最後一個給菲菲誘入彀中的打手，而湯頓的手之所以不痛，就是因爲他是苦練過空手道的，假如那儀器是木頭的話，很可能已經破裂在他的掌下了。

司馬洛叫道：「湯頓，不要，湯頓，你不認得我嗎？」

湯頓的回答是另一掌又劈在儀器上，「鏗」一聲，就像是用斧頭劈下去似的。

「看着吧。」司馬洛對第一個清醒着的打手叫着，便拔下一隻「爆竹」，向湯頓一丟。爆竹又爆成火球，使湯頓的衣服和頭髮都着起火來了，湯頓又是尖叫着向地下一滾，狠狠地把身上的火滾熄，但已經灼傷了好幾個地方，然後他就呆住了，一副如夢初醒的表情。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他。

當湯頓抬起頭來時，司馬洛便說：「看着我吧，湯頓！」

湯頓迷惘地望向他：「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

「湯頓！」司馬洛急急地說：「我沒有時間解釋了，所以你得相信我，金生那件案子你記得的吧？很好，現在你就是差不多做了金生的替身了——」

「別相信他！」莊倫在那邊吼道，「把他殺掉！」

又一個傀儡出現了。這一次，司馬洛不等他動手就先丟過去一隻爆竹。那個傀儡的反應也是一樣的。當他呆着的時候，司馬洛又繼續對湯頓說：「你明白嗎？金生實在是許多替身，在幕後操縱的就是那個人，他利用菲菲取得了你們的信心，然後就用迷藥迷了你們，記得嗎？菲菲給你喝了那杯東西後你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湯頓皺着眉頭，回憶着。

「你就是給他們帶到這裏來！」司馬洛說，「他們準備替你施手術改容的，使你的面貌變成金生一樣，就用你去冒充金生，去送死，這就是金生死了又能再度出現的秘密。」

湯頓迷惘地看着司馬洛，很難接受司馬洛的話。事實上，他仍然有一種身在夢中的感覺。

「不要聽他！」莊倫在那邊咆哮道：「殺掉他，殺掉他！」

「我是來救你們的，」司馬洛比他更大聲地叫。「現在我給困住了，他叫你們來殺我，幸而他的法術還有一個漏洞，那就是被他操縱的人是受不住火燒，經過火焰一灼，本性就回來了，你不明白嗎？」

湯頓還是半信半疑的，他跟那第三個打手一樣，對司馬洛的解釋不大明瞭。那第三個在給司馬洛用火一燒之後，也在地上滾動而把火撲滅了，而他亦已恢復了本性。但是那個最先醒過來的打手則增加了信心，因爲他是看着湯頓經過火燒之後就如夢初醒地恢復過來的，而事實上，他自己亦有同樣的經驗。

「現在我記得了，」他恍然大悟地說，「菲菲，我也是喝了菲菲的一杯東西之後便什麼都不知道的，但等一等，我還記得一點，是的，那老頭子，」他向莊倫一指，「他把我縛在一張床上，打了許多針，而菲菲一直都在帮着他，菲菲，我還以爲她眞是對我好的！」

這個人的記憶力倒很好，雖然是在被控制了之後的事情，他還是記得相當清楚，這種事情是因人而異的，有些人的意志力比較强，所以就仍然記得了。

「菲菲？」湯頓皺着眉看着他：「你也是菲菲？」

「是的，我也是菲菲。」那人說。

湯頓沉默着，過了一會，他的頭慢慢轉過來，望着玻璃牆那邊，眼中充滿了狠毒的光芒。而這時，餘下的五個傀儡忽然也出現了，他們已經把司馬洛包圍住。

「帮手！」司馬洛叫道：「但不要殺死他們，不要殺死他們！」

「殺死他，」莊倫又在玻璃牆的另一邊瘋狂地咆哮。

那五個傀儡一撲而前，湯頓和那另一個清醒了的每人都扭住一個糾纏起來，司馬洛連忙丟出他的「爆竹」，一面躲閃。

他不想殺死這些人。

這場混亂的戰爭繼續了大約十五分鐘，便結束了。這時，每一個傀儡都已受了「火的洗禮」，而如夢初醒地呆在那裏。

司馬洛費盡唇舌向他們解釋，湯頓與另兩個打手也帮着咀。

在玻璃牆的另一邊，莊倫則叫嚣着跳來跳去，喝令他們不要相信，但祇是收到相反的效果。他愈叫，他們便愈相信了。

最後，大家都轉過來，仇視地瞪着莊倫，莊倫開始慌張了，他好像一隻老鼠似的躲回了他那堆儀器的後面去。

「莊倫！」司馬洛命令，「把這地下室的門打開！」

莊倫沒有反應。

司馬洛隱隱聽見有人在外面敲撞那度門。是警務處長帶來的大隊警察了。

「莊倫！」司馬洛叫道：「你聽見沒有，若你不開了那門我就把你這度玻璃牆炸破，讓你這八位朋友衝進來，你這樣對付他們，你知道他們會怎樣處置你嗎？」

司馬洛這個恐嚇果然是有效的，莊倫雖然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但那時他是準備與司馬洛同歸於盡的，但現在司馬洛已經贏了，不會跟他一齊死，他就不想死了。

於是，一陣隆隆的聲音，那度鋼門又打開了。外面警察好像潮水一般湧進來，於是莊倫的威風至此便結束了。

× × ×

嬋絲醒過來的時候，就像是在沉睡中醒過來似的。她張開眼睛，看見司馬洛坐在她的面前，而她是正躺在一張床上。

「這……這是什麼地方？」嬋絲問。

「這就是莊倫的屋子的樓上……」司馬洛說。

「莊倫……」嬋絲迷惘地說：「誰是莊倫，誰……？」

「你忘記了嗎？」司馬洛說，「他就是製造金生的人！」

「但他——他已經把我變成了——他說的！我這是做夢嗎？」嬋絲說。

「你並沒有做夢，」司馬洛說，「他已經把你變成了一個傀儡了。」

「那麼——那麼——」嬋絲戰慄地。

「不過不要緊，」司馬洛說，「你現在又變回原樣了。」

「你——已把他捉到了？」嬋絲問。

「是的，」司馬洛安慰地輕撫着她的頭髮，「他已經給捉了起來，以後，他也不會再做什麼害人的事情了。」

「但你怎樣把我變回的？」嬋絲問：「假如他已經把我變成了……」

「你別急！」司馬洛說，「你聽我說。」他把攻入這裏的經過對她說了出來。

嬋絲聽得直瞪着眼睛：「那麼，你也是用火燒我了？」

「是的，」司馬洛說，「火是唯一的方法了，這是無意中發現的，記得嗎？」

嬋絲連忙推開被子看看自己的身子，却看不見她的身上有什麼地方是給火灼傷的。起碼衣服都沒有給燒過。

「我爲你動過腦筋了，」司馬洛說，「你的身體是那麼美麗，不論在哪一個部份留下疤痕都是不好的，但是，假如不用火的話，又不能使你醒過來，所以我就想起了那些嬰兒們怎樣種牛痘。」

「我的脚底？」嬋絲問。

她也知道，有些人不想在牛痘發起來之後留下疤痕，影响美觀，就把牛痘種在脚底下這個不重要的地方。

「是的，」司馬洛說，「正是這樣，我不過用打火機一弄，你就醒過來了。」

「但……但以後會不會有影响？」嬋絲問。「我的意思是，我們以前所見的金生，他們都是充滿臭氣的，他們的身體已經腐爛了的！腐爛了的東西怎能還原？」

司馬洛的臉色也忽然變得有點不自然了，顯然，這亦是他所担心的一個問題。

「我們正在盤問莊倫，原來他實在並不是那樣一個硬漢，我看他是會把一切都招供出來的，目前我先送你到醫院中去，作一次澈底的檢驗，假如醫生沒有查出什麼不對，那就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對了。」他挽着她的手，「來吧，我現在就送你去。」

她跟着司馬洛出去，看見樓下的大廳中已經滿佈警探，正在忙碌地搜查以及搜集資料了，他們出到園中的時候已經有一架直升機在那裏等着。這間屋子，大概是許久以來第一次有這麼熱鬧的日子。

司馬洛把嬋絲扶上了直升機，直升機開動，把他們直送到醫院去了。

× × ×

替嬋絲檢驗的是一羣最好的醫生，這不單對她是如此，其他那八個曾經成爲傀儡的行屍亦是受到同樣的待遇，因爲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案子，受到各方面的重視，而醫學界們對這件事亦是非常感興趣。

嬋絲懷着忐忑的心情接受了很長時間的全身檢驗，而當她接受檢驗完畢的時候，已經是早上了。

終於，她由一位主任醫生那裏得到最後的判斷。醫生說：「在醫學上而言，我們並沒有發現你有什麼不妥，全部機能都是正常的，祇是脚底上有點灼傷，但這灼傷並不嚴重。」

「那麼其他八個人呢？」嬋絲說。

「到目前爲止還沒發現他們有什麼不妥，」醫生說，「而我相信可能結果也是不會發現有什麼不妥，當然，你和他們都需要留在這裏接受一段時間的觀察，以便澈底肯定。現在請你到病房去休息吧！」

嬋絲給護士帶領到一間病房去，護士給她服了一些鎮靜的藥片，她睡着了，而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張開眼睛，又是司馬洛坐在她的前面，司馬洛的神色是憔悴的，不過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

嬋絲伸出手去按着司馬洛的手，說：「你像很疲倦的樣子。」

司馬洛微笑：「我到現在還沒有時間睡過覺，不過不要緊，我很高興醫生的診斷給你的評分很高。」

「不錯，」嬋絲說，「醫生也對我講過了，不過不知道莊倫那邊給我的評分又是如何呢？」

司馬洛聳聳肩：「他都招供了，而看來他說的是眞話。他這把戲是用藥物，催眠術以及傳心術等等。混合而弄出來的，至於從前那些金生身上的臭味，乃是因爲給他注射了一種特殊的藥物，這種藥物的目的根本就是要使他們的身體腐爛，因爲他們都是給派出去做的都是敢死的工作，早已準備了犧牲的，當他們活着的時候，他們體內的機能仍然能够與這種腐爛性的藥物抵抗着，不過也是在逐步失敗着的。他們一死，這些藥物便完全佔了上風，於是他們就連骨也腐蝕了，化爲清水，但你以及這八個打手，他還不準備派你們出去做什麼敢死的工作，不打算犧牲你們，所以你們是沒有腐爛的危險的！」

「謝謝天，」嬋絲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閉上了眼睛，一時有點半暈眩的感覺。

「謝謝天！」司馬洛微笑，「你不應該謝謝我嗎？」

「那你要我怎樣謝你呢？」嬋絲又張開眼睛來，含情地看着他。

「讓我們到外面去散一個步好了，」

司馬洛說，「既然你已經沒有危險，那你就應該可以放心到外面去走走了。」

「但是我的脚——」嬋絲說。

「哦，你的脚，」司馬洛說，「不要緊，我可以叫他們給你弄一張輪椅的。」

「就像個殘廢人！」嬋絲委屈地說。

司馬洛吃吃笑：「暫時就扮演一下殘廢的人角色好了，有我在這裏怕什麼。」

「既然沒有危險了，」嬋絲說，「那我們何必還要留在這裏呢？讓我離開不是更好了嗎？我們可以回家，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回到我們住的那個地方去！」

「暫時還不行，」司馬洛說，「雖然我不相信莊倫的招供是謊話，但我仍然贊成醫生所講的，讓你留在這裏，接受一個時期的觀察。」

「那沒辦法，」嬋絲聳聳肩，「我祇好跟你出去散散步，這是唯一的娛樂。」

「這並不是唯一的娛樂，」司馬洛說，「你的房間裏還有一架電視機呢？」

「看電視並不是我心目中認爲理想的娛樂，」嬋絲說，「而且，這個時期，亦沒有什麼電視節目可看的！」

「你的心目中似乎另有一種娛樂呢？」司馬洛說。

「不錯。」嬋絲說，「可惜我心目中這種娛樂節目不適宜在病房中進行的！」

司馬洛笑道：「這個嗎？我認爲你可以不必担心，我們以後機會還多着呢！」

「那你去找輪椅吧。」嬋絲說。

× × ×

十天之後，嬋絲就可以得到她心目中的最高度娛樂了。因爲她已經離開了醫院，回到了司馬洛新居之中，當他們興盡而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的時候，司馬洛注意到她不斷把脚舉起來又放下。

「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奇異地道：「這是一種健身運動嗎？」

「不，」嬋絲說，「我祇是照照鏡子，看看自己脚底下的疤痕吧了。」

「我講過了，」司馬洛說，「那疤痕一點也不顯眼，而且比起那幾個人來，簡直是天淵之別，他們一身都是疤痕呢。」

「對了，」嬋絲說，「既然我也可以離開醫院，那他們也不一定需要留在醫院了，你們把他們怎樣處置呢？」

「讓他們走，」司馬洛說，「他們現在都已經走了。」

「讓他們走？」嬋絲詫異地說。

「這有什麼不行？」司馬洛說，「他們雖非善類，但這次他們也是受害人，他們並不是犯了什麼罪，難道我們起訴他們嗎？這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是不是？」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嬋絲問道。

「這件事情並不是就這樣結束了，」司馬洛說，「莊倫雖然已經給捉住了，但是非非却逃脫了，很可惜我進去的時候非非並不在那裏面，自然，當莊倫給捉了起來之後，非非就再也不出現了。」

「那不是便宜了非非？」嬋絲說。

「莊倫是最重要的，」司馬洛說，「非非不會有什麼作爲的，不過，非非亦不會逃得掉，因爲有八個男人正在找她！」

「那八個傀儡包括湯頓？」嬋絲問。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出去了，自然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找非非了。」

「你們都找不到非非，」嬋絲說，「難道他們就找得到嗎？」

「這一點，我對他們却是頗有信心的，」司馬洛說，「你得明白，他們都不是普通的人，他們找人都有他們一套辦法的，非非一定逃不了。事實上，我爲她不久之將來的命運發抖了。」

「可憐的人。」嬋絲也同情地說。

「一點也不可憐，」司馬洛說，「跟湯頓一樣，你想一想她害過多少人吧！」

「不錯，」嬋絲說，「她也的確害過了不少人了，女人而有這麼可怕的心腸，眞是難以想像。」

「女人的心腸是難測的，」司馬洛說，「誰猜得透她們呢？」

「我也一樣？」嬋絲問。

「是的，你也一樣，」司馬洛說，「因你也是女人，不過你的難測則是善良的難測，不如她們那樣，是邪惡的難測。」

「我們在浪費時間了，」嬋絲的手在他身上動着，「讓我們再來吧。」

「眞是難測！」司馬洛苦笑。

× × ×

三個月後，黃昏，在一座大城市的繁盛住宅區，非非正在回家，她現在是全個寫字間女職員的打扮，還抱着一疊文件，她進入升降機，按了十二樓的那隻按鈕。

升降機裏面是另外還有六七個人一起的，都是同一座大厦的住客，非非隱居到這座大城市來，以爲她是很安全了，因爲這裏地方是那麼大，人口是那麼密，住在同一座大厦裏的人，也往往兩三年沒有機會碰面一次的，更別說要找人了。

升降機到了十二樓，門打開了，非非冷酷地踏出去，對升降機內二個對她目不轉睛的男人一點都不理睬，他們都表示失望，其實却不知道，這是他們的運氣了。

回到她的所居住的那個單位，非非用門匙開了門，她的對頭人就出現在她的面前，兩個男人，湯頓和另外一個曾經被她變成傀儡的男人。他們安詳地坐在廳中的沙發上等着她。非非呆在門口。

「進來吧，非非！」湯頓柔聲地說。

非非考慮了一下，知道沒有機會走脫，便踏進屋中，關上門。

這之後發生了什麼就沒有人知道了。非非沒有叫喊，也沒有槍聲從門裏面透出。大約十分鐘之後，湯頓和那人便出來了，一言不發的離開。在他們離開之後大約十分鐘，便有一點鮮血從門下流出來了。

× × ×

另一方面，莊倫却並沒有被判死刑，而是給送進精神病院，不管輿論是如何批評，法庭認爲莊倫是一個瘋狂的人，他的犯罪是不由自主的，是由他的狂性所驅使，而不是自主的，所以應該送進精神病院。而精神醫生也是作了同樣的診斷，認爲莊倫是個狂人。但精神病院裏似乎是也有一些並不太狂的人的，因爲，在非非死後大約一個星期，莊倫也死掉了。他全身都是傷痕，給發現在洗手間裏，似乎是給嚴刑逼供過，顯然那些狂人之中亦有不少是想知道他的秘密的。然而可以肯定的就是，殺他的人，也是枉殺了，莊倫的秘密是逼不出來的，他那些催眠術再加上傳心術都是天賦的，根本無法傳授別人。（完）



傳奇中的傳奇
詭計連環故事

七星燈

●文／杜飛
●圖／海虹

一

不管是武林大豪，或者江湖梟雄，一提到白七的名字，雖不至於魂飛天外，最少也會乍然變色。六年來，白七作了六條命案，被殺者都是江湖道上名號響叮噹的人物，六年來，白七的名號一年比一年響亮。相傳，白七宣稱此生只作七件案子就要金盆洗手，退隱林泉，最後這一年就令許多道上的大人物憂心忡忡了。

人生在世難免會開罪人，甚至有些人會在不知不覺中樹敵，如果對方是個心胸狹窄的小人，只要籌措一筆鉅金到白七那兒，那麼，你的性命就操在白七手裏了。

難道別人就無法防範嗎？的確難以防範，因爲沒有人見過白七的模樣，不知他的年歲，不知他的面貌，不知他的行踪……那麼，委託他殺人的僱主又是如何找到他的呢？原來這門行業中有許多「眼綫」，先找到他們，他們可以找到白七，白七將委託人的背景，以及仇敵之間的過節調查得一淸二楚之後，白七就會和僱主見面了，雙方見面只爲了一件事，當面交錢，這是無法假手第三人的。

二

一乘軟轎，兩匹快馬，靜悄悄的在山道上前進着。其實，這兩匹快馬已經不够快，爲了配合那乘軟轎的前進速度，牠們只是踏着小碎步，連黃泥土的路面上的塵土都揚不起來。

人生的路途本來就很漫長，不必操之過急，不管他們前進的速度是多麼緩慢，總會到達目的地的。

他們的目的地是一座山莊。

這座山莊倚山來建，並不十分廣闊，這個山莊有個特色，就是它的色調幾乎完全以白色爲主體，在青色山脈的襯托下，再加上夕陽餘暉的照射，顯得鮮明而又瑰麗。山莊的主人一定是個孤絕棄世的人，這從山莊建造的地勢上就可以看出來，山莊的背後是絕壁，兩側則是懸崖，正面剛好有一道塹溝，溝上搭了一座長約二十尺，寬約二尺的軟橋，車馬均需在塹溝這邊停住，人再步行過橋。車棚、馬廐都建造在塹溝的這邊。

來到軟橋的前面，才發現山莊的大門前有一樣特殊的裝飾，在一個雕刻非常精細的坐獅像上插了七根紅漆木桿子，每一根桿子的頂端都掛了一盞星狀的油紙燈籠，每一盞燈籠上都寫着不同的姓氏……不！桿子是七根，沒錯，燈籠却只有六盞，其中一根桿子是空着的。

這兩匹馬和這乘軟轎剛在軟橋前停下，山莊的大門就開了，出來兩個精壯的漢子。他們的皮膚都很黑，但他們的衣服却都是雪白的。

兩匹快馬上的人早就下了馬，其中一個巳健步通過了搖搖幌幌的軟橋，向那兩個白衣精壯漢子低語了幾句，然後他們三個人一起走了過來。

那兩個白衣漢子沒說過一句話，他們接替了原先扛抬軟轎的轎伕，將軟轎抬進了莊子，當他們穩定地走過那座軟橋時，可以看出他們的武功底子相當深。

兩匹快馬，以及馬上人，還有那兩個轎伕，都留在山莊外面了，這乘軟轎可以直進山莊，可見轎中人必定具有很特殊的身份。

一進山莊大門，就是偌大的廣場，沒有一株花，却擺滿了石頭，石担子等等練功夫的器具，還有練槍的靶子；在另一邊設有繩橋、獨木橋、吊環、槓子……等等，那是用來練身手的。由此可見，主人是個尚武者。

軟轎通過偌大的廣場，登上七層石階，在大廳的門口處停了下來。到現在爲止，除了那兩個扛抬軟轎的白衣漢子之外，莊子裏還沒有出現第三個人。

那兩個白衣漢子一左一右地掀起了轎簾。

轎中人終於亮相了，這個千嬌百媚的年輕女人，年齡絕不超過二十五歲，姿色不惡、不俗，穿戴華麗那是不必去形容了，値得一提的是她的鎭定與從容，她約略地向四週打量了幾眼，然後深深吸了一口

氣，山中清新的空氣似乎使她精神一振。

那兩個白衣漢子放下轎簾，彎腰作出肅客的姿態，那年輕女人也就從容地走進了那間大廳。

大廳陳設相當講究，傢俱都是紅木的，壁上字畫琳瑯滿目，幾件古玩擺設，也都是上上之品。

廳中無人。

這年輕女人曼聲問道：「白爺呢？」

「請夫人稍坐！」其中一個漢子恭聲回答，然後雙掌輕輕一拍。

立刻有一個丫環飛步而進，手托茶盤，奉茶待客。這山莊巳出現了兩男一女，都是下人，但他們都是彬彬有禮，顯示他們曾經受過相當的調教。

當那個丫環和那兩個白衣壯漢退去之後，主人立刻就出現了；女客在非常留意的情況下，竟然沒看清楚他是從那裏進來的。

主人約莫三十剛冒頂，剛經修剃的面頰顯得有些發青，他穿着一件雪白毫無摺痕的長衫，再加上他臉上永遠浮着令人賞心悅目的微笑，任何人一見他之後都會毫無疑問地給他一個「溫文雅儒」的褒評。

「白爺嗎？」女客似乎有些意外。

她應該意外，她歷時三個月，經過難以計算的轉折，又跑了三百多里路，並不是爲了會晤這個文質彬彬的白衫文士，是要會晤聞名江湖道上的殺手白七呀！

「在下白七。」的確是白七，溫文雅儒的外表正好是他最佳的掩護。「夫人！咱們還是趕緊談正事吧！你們還要在天色黑盡之前通過那條崎嶇不平的山道。」

「白爺！該談的早就經過中間人傳過話了，聽說有一件事白爺要當面問我，我也正好有幾件事要當面請教白爺的，所以就……」

「夫人！咱們長話短敍、節省時間……首先我要問一件事，那個人是誰？」

「白爺！我巳經敎中間人傳過話了，你要三萬大洋，我付給你六萬，條件就是白爺不得事先查問那人，你們見面，由我安排。」

「夫人！這對我來說，是件非常危險的事。」

「可是，價錢也很高。」

「夫人！我答應接下這筆買賣，並不是因爲妳肯出雙倍的價錢，而是覺得我在殺手生涯中從來沒像這般捉迷藏似的買賣，倒也蠻有趣……不過，我要問問，那個人有該殺的理由嗎？」

「白爺！這倒是新鮮事兒，」女的口氣有些鄙夷的味道：「一個專爲錢而殺人的殺手，也會問問那個被殺的人有沒有被殺的理由。」

「我並不完全是爲錢而殺人。」

「替天行道？」

「夫人！請別挖苦我，在出手的那一瞬間，不但手上需要力量，心中也需要力量。」

「白爺！過去你巳經放倒了六個人，其中四個是惡名昭彰的黑道梟雄，沒說話，該殺，而另外兩個人也都有該殺的理由嗎？」

「夫人是說無雲法師和淸河縣的崔文浩？」

「是的。」

「如果夫人能保證守密，我倒可以談談他們兩個人。」

「好！我保證守口如瓶。」

「先說無雲法師，他不守淸規，是個花和尚，而且還豢養打手……是當地善男信女集資委託我將他放了血……」

「崔文浩呢？」

「爲富不仁。」

「爲富？不仁？這話確實嗎？」

「他幹過一任淸河縣的縣太爺，那一任縣太爺不刮個三、五百萬的油水？他卸任後生活也過得挺愜意的，黃河決堤、四鄉八鎭的人都捐欵修堤，他捐了五塊大洋，道上的兄弟向他借錢，他以『兩袖淸風』四個字就回答了。道上的兄弟當然不舒服，把他擄了去，想不到他的家人搬來了偵緝隊，逮了三個人，兩個殺了頭，一個如今還關在黑牢裏，那筆買賣我只收半價，因爲我也算是道上的。」

「白爺倒很够義氣。」

「夫人！妳該回我一句話啦！」

「好吧，我簡單地說：那個人心狠手辣，人性絕滅，你說這樣的人該死嗎？」

「如果眞是那樣，他的確該死。」

「那就行了。」女的掏摸出一個桑皮紙的封套，放在白七的面前。「這裏面有十二張面額五千大洋的莊票，是山西太原府『泰順錢莊』的票子，是你指定的錢莊，請你點收。」

「謝啦！」

「白爺！有件事我要順便請教你，山莊門口有七根桿子，那上面掛着星狀的燈籠……」

「哦！那是爲死鬼吊掛的招魂燈，我並不想寃魂纏身，夜夜作噩夢呀！」

「白爺！桿子上還缺一盞燈。」

「是的，這筆買賣作完後，七盞燈就掛滿了，我也就金盆洗手退隱不出了。」

「好！」女的站了起來。「告辭了！九月初九、午時、朱馬店辛家酒樓見面，請記住。」

「準時到！」

當女客出門的時候，白七算算日子，今兒初六，還有三天，三天以後，他就是一個山林隱士了。

三

九月初九，朱馬店。

這天是重陽節，可是這個在豫東平原上的重鎭却無『高』可『登』，因此，這個節日對朱馬店的人們來說，並不十分重要。

不過，九月初九這一天對某些人還是很重要的，譬如說白七吧！他之所以能在黑道揚名，能够活到現在，就是因爲他小心謹愼，從不鹵莽。這一次他雖然有些兒『藝高人胆大』，却是由於作了精確的判斷，那位女僱主不可能與江湖道沾邊，那麼，對象就不是江湖人，再從她所說的『心狠手辣、人性絕滅』八個字來估計，對方可能是個負心漢、薄情郎；這種人對付女人可能有一套，對付他這個殺手却一點門兒也沒有。儘管如此，他還是作了最妥善的安排，袖筒有刀，靴筒有刀，在後頸下端一個小皮囊中還藏了一把小型白朗寧手槍，那支手槍化費了白七一筆爲數不少



女僱主乘坐軟轎直進山莊。

的錢，還害他化費了將近半年的時間來練射，而他一次都沒有用過，他喜歡悄沒聲地作完他的買賣。

白七喜歡白色，可是他今天身上却找不到一絲白色，這正是他的高明狡猾處；即使是有人見過他之後再向第三者描述他，那第三者也無法一眼就將白七認出來。

午時，是酒樓最擁擠的時刻，白七眞不明白那位女客何以在這個時候約他在這種地方見面，不過，這也有好處，人多，他就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辛家酒樓是上下兩層，立秋之後，涮鍋子就上市了，這家專賣羊肉的酒樓除了涮鍋子之外，也賣羊肉餡兒餅。羊肉包子之類的，上門的食客可眞不少。

白七在二樓一個角落裏找到了一副單座，他很喜歡這個位置，因爲他可以一掃全塲，而別人却不一定會注意到他。

叫了一盤羊羔、一碗羊雜湯，四個餡餅兒，外加四两二鍋頭，慢條斯理地喝了起來。白七並不拿杯，拿杯誤事的例子他看得太多。微醺不但是一種享受，在對敵時也會讓敵人產生『對方不過是一個醉鬼』的錯覺。

當白七喝到第二杯酒的時候，那位女僱主來了，她的打扮和白七在三天前見面時又不同了，她的眉毛畫得細細長長的，鬢邊還插了一朶絲緞作的花兒。那年頭，這種打扮的女人多半是風塵中打滾的。白七不禁暗暗奇怪：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還是她故意作這樣的打扮。這樣一個女人怎會一出手就是六萬塊大洋？她這一輩子也沒法子賺這筆錢呀？

最令白七感到訝異的，是她沒跟白七招呼，一個人在另一副單座上坐了下來。

這內中當然有原因，白七也就不便主動去和她打招呼了。

女人叫了一碗羊雜麵，小二給她送麵的時候，她向店小二低語了幾句，只見店小二點點頭。然後，那店小二又幌幌悠悠地到了白七的面前。

「爺們！酒够麼？」

「够了！」

一個小紙團很技巧地塞進白七的手掌心，白七等店小二離去後輕咳了幾聲，又掏出一塊手絹來掩嘴，藉這個動作展示了那個小紙團。

紙上寫着娟秀的字：

『東頭，吳記酒坊，飯後見。』

白七將紙團包進手絹中，放入了衣袋裏。

這位女僱主很神秘，但也很謹愼，這很對白七的胃口：也使得白七逐漸有了安全感。安全感對於一個江湖殺手來說，是很重要的。白七的食慾不禁大振，眼面前的東西一會兒就風捲殘葉般光了。

四

吳記酒坊的二鍋頭是有名的，店堂裏設了幾副座頭，如果客人帶菜來，他們也接待。剛從蒸鍋倒出來的酒，燙燙的，顯得格外香。

白七來的時候，那位女僱主已經在座了。

她笑瞇瞇地迎上去：「爺，沒想到在這兒遇上您了，我可得好好陪您喝幾杯……小二！打一斤二鍋頭，再麻煩你去辛家酒樓切一斤白肉，賞錢多給！」

「行！」店小二吆喝了一聲。

看樣子，她在這家酒坊很熟。

二人在一副座頭上坐了下來。

「白爺！以往，你都用什麼武器來對付敵人？」

「各種武器。」

「能够說詳細一點嗎？」

「刀、繩、或拳脚。」

「如果我要這個人死後七孔流血，該用什麼武器？」

「用毒。」

「那就用毒藥去對付他。」

「夫人！如果用毒，妳又何必化六萬塊大洋來找我？妳自己也行。」

「他不會吃喝我給他預備的任何食物與飲料。」

白七現在並沒有用耳朶，却在用眼睛，他要仔細觀察，這個女人到底有沒有在玩花樣。

「這裏每到晚上就有流動的粉頭來串塲子，她們爲客人侑酒，也可能陪客人去客棧……那傢伙每晚都來，有了三分酒意之後就喜歡和陌生的酒客搭訕，你就有機會下手。」

「夫人！請注意一件事情：我是殺手，不是陰謀小人。」

「白爺，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你已經收了我的錢，而且答應一切由我安排；除非你寧願作一個背信的人，當然你也要退還我那十二張莊票。」

白七楞住了，他似乎沒想到這個年輕的女人會如此棘手。

「好！妳先說說妳的主意吧！」

她拿出一塊白色的手帕交給白七。

「這幹什麼？」白七訝異地問。

「這塊手帕浸過最烈的毒藥，當他和你搭訕之後，一定會與你同桌共飲，你就叫店家重整杯盤，再打一壺酒來，你用這塊手帕爲他擦拭酒杯，你明白了嗎？手帕上的劇毒會沾上他的酒杯，同一個壺中倒出來的酒，他中毒死了，你却安然無恙，

侑酒的粉頭也沒事……懂了麼？」

這個安排的確很妙，白七心裏想。如果他還要從事殺手生涯，這女人倒是個很會出詭主意的好帮手。

「晚上妳會在這兒嗎？」

「在。」

「幹嗎？」

「侑酒。」

「那傢伙與妳有什麼深仇大恨？」

「他是女人最最痛恨的那種男人。」

白七暗自得意，因爲他的判斷並沒有錯。

「好！夫人！我按照妳的安排去作。不過，我要先說一句，如果他今晚沒來，或者他來了沒答理我，或者他喝下了酒沒有死，都不干我的事。我拍拍屁股走路，妳以後也別再找我，當然我也不會退回那十二張莊票。」

「就這麼說！」女人很爽氣地答應。

「一言爲定？」

「當然，我是很乾脆的。」

「晚上見。」

五

上燈時，吳記酒坊果然十分熱鬧，鶯燕穿梭，笑語頻頻，氣氛顯得格外樂和。白七進門就看見他的女僱主坐在那兒，有客人過去跟她搭訕，她總是搖搖頭，然後一個微笑，輕輕的說聲：「我在等人。」

白七帶來一包滷菜，找到了座位坐了下來，有粉頭過去搭訕，他也留了下來。

當白七喝光了四两小壺之後，來了一個相貌不惡的年輕人，在那位女僱主的目光暗示下，白七知道他所要下手的對象來了。

那年輕人一進門就嚷了起來：「白蘭花！好久不見了嘛！怎麼？妳又出來混啦！過來，陪小爺喝幾杯，只要小爺高興，賞妳個塊兒八毛的，够妳吃喝十天、半月的。」

「你滾到一邊去吧！」女的惡狠狠地說：「我寧可陪盡天下的男人，就是不陪你。」

「放心！」那年輕人也尖酸刻薄地說：「天下女人死絕了，我也不找妳。」

他大概是個闊公子，他的話聲還沒落，就有好幾個粉頭簇擁過去。而他的目光却落在白七的身上，人也走了過去。

「這位大爺！不常見啊！」

「路過。」

「那敢情好，一個人喝酒最沒有意思，咱們併個桌子，吃喝全由小弟作東。」

白七眞沒想到會那麼順利，他心裏暗想：你這小子自己要往鬼門關上闖，老子就送你一程吧！

二人互道名姓，又說了些寒暄的話，白七豪情地叫了小二重整杯盤，當然又叫了一壺新酒。他完全照着女僱主的安排去作，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用那塊雪白的手帕爲對方擦拭酒杯。

他用力地擦拭，重覆了好幾遍，唯恐毒藥沾得不够似的。

酒斟上，二人相互敬酒、相互乾杯。白七早就拿定了主意，當對方往後一倒，背脊還沒着地之前，他就撒腿走人，絕不多留一眨眼的時間。

二人一連喝了三杯，白七突然發現那位女僱主對他陰陰地笑，那種笑令人感到背脊上涼颼颼的，再看看對面那個年輕人，也在對他陰森森地笑。

他們在笑什麼呢？爲什麼笑得那樣陰沉？

他突然發覺他的手足在麻痺，緊接着，腑內的肚腸也在强烈的抽搐。那位年輕漂亮的女僱主的面孔也在模糊、變化；一張面孔變成了兩張，三張……六張，都像以往被他殺死的那六個人。

在他意識還淸醒的那一瞬間，他就在想不透他是中了一個什麼樣兒的詭計，在座的好幾個粉頭不是喝了同一只壺中倒出來的酒嗎？

有許多毒藥，需要兩種東西混合起來才會產生毒性。譬如說甲魚與莧菜、桂花與鯉魚，……他原先喝的那壺酒中滲有某一種毒藥，第二壺酒中又滲入了另一種毒藥，只喝任何一壺酒都無害，兩壺酒的藥性在很短的時間內混合在一起，就會產生强烈的毒性。至於那塊手帕只是一塊雪白的手帕，上面什麼也沒有。

至於那位年輕人，當然也是那位年輕漂亮的女僱主所安排的。

六

當晚，山莊前那根空着的桿子頂端掛上了第七盞星狀的燈籠，因爲是加工趕製的，還來不及上桐油，那只是一盞白紙燈籠。燈籠上也沒有寫姓氏，其實，也不用寫什麼，一盞『白』色的星狀燈籠，又是第『七』盞，代表誰那還不明顯嗎？

這一晚，有一個人必定非常愉快。

那就是山西太原府泰順錢莊的少東，因爲從此以後少奶奶就會安安心心地待在錢莊裏了，父仇不報，她是永遠難安的。同時，也可慰岳丈崔文浩的在天之靈。

至於那十二張莊票，面額六萬大洋是不會來兌現的，白七如今置身的那個世界用的是冥幣，不用大洋。也許他還要賺進一筆錢，因爲白七的錢存在這兒，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他的愛妻才有法子搭上了白七這條綫。

（本文轉載時報週刊）

下期預告

傳奇中的傳奇
詭計連環故事

猛虎過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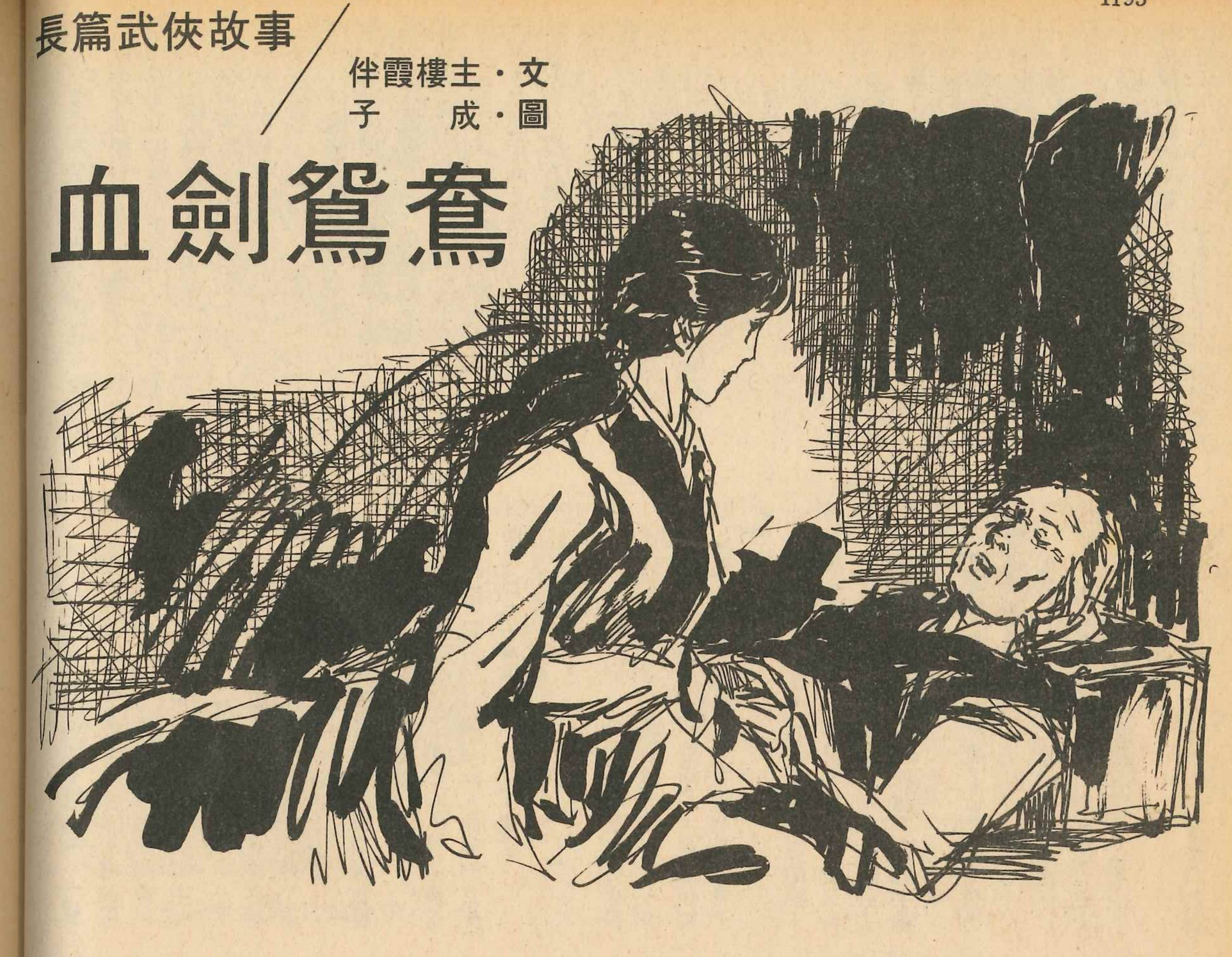
杜飛著

一個江湖術士在變戲法，他將兩塊大洋放在桌上，其間保持一段距離，然後又用兩只碗將大洋覆蓋，輕輕吆喝一聲，當他再將覆蓋的碗揭起時，原先分別放在兩處的大洋已經跑到一起去了。有人問起這套戲法叫做什麼名兒，他說：這叫做………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血劍鴛鴦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霖，鳳嬌和呂苗子三人走到鎮上，想尋個客棧住下，但各家客棧都不願給他們居住，一個店夥指示他們往南二十多里地小鎮找宿處，他們繼續往南，走至樹林處忽見終南劍客和人屠戶相鬥，甘霖等人趁機走開……鳳嬌找個隱蔽之處將血劍藏在衣底，此時人屠戶和湘江一判突然出現，甘霖心知敵不過，只好跟人屠戶回莊，半夜鳳嬌找到人屠戶莊上來，早有人屠戶的女兒屠鳳在莊外等候，屠鳳以眞誠相待，鳳嬌也心知他們父女不會有危險，故鎭定跟她入莊，不久甘霖和鳳嬌逃出莊外繼續趕路……

隻身懷血劍　巧遇女高人

人屠戶倒愕然了，道：「這麼說，你是眞捨不得她了，丫頭，那好辦，你何不跟了去，說是陪她走一遭也可，去玩兒也好，不過，今晚讓她們先上路，你隨後跟去便是。」

屠鳳歡喜地說道：「爹，我眞想出去走走，你不知道……」她嘆了口氣，才又說道：「我眞悶得慌，好，爹，我們一言為定。」

人屠戶道：「天不早了，月已偏了西，最多半個時辰，她爹就會來了，你可別關窗。」

屠鳳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爹，你在他們酒裏下了藥吧？」

人屠戶道：「那還用說麼，不過你放心，那不過是教他們熟睡一覺吧了。你快回去吧，記住，別讓她知道你是醒着，等他們上了路，你也跟隨前去，中午時候，你繞道趕去望城等候，就能等到他們了，快去快去，記住了，你就說是捨不得她，隨後追了去的。」

屠鳳好不歡喜，鳳嬌却趕忙溜回樓上，仍然面朝裏，躺在床上。

她聽到屠鳳回樓了，果然沒關窗。現在，躺到她身邊來了，但可不再摟住她，去那床頭，蜷着身子躺下了。

鳳嬌不敢動彈，心下可越來越疑，她爹怎會知她已進了莊，又住在這樓中，這不是奇怪麼？

那料不到半個時辰，便聽到了擊掌的聲音，自窗下傳來，他父女倒也不曾約定以擊掌為號，但這是她爹麼，在這人屠戶的巢穴中，豈敢發出這麼大的聲音？

忽聽窗外有人低聲呼喚道：「鳳兒，你在裏面麼，快，快起來。」

鳳嬌那還再遲疑，明知屠鳳在裝睡，可就不怕驚醒她了，翻落床下，抓起枕下的寶劍。

「鳳兒，鳳兒。」窗外又傳來低聲呼喚，鳳嬌已到了窗前，但那伸出去推窗的手，却停在空中，奇怪，這聲音怎麼有異？不，是叫鳳兒的聲音才有點奇，因為這鳳兒之稱，只有她爹才這麼叫的，從小兒就這麼叫，那也必是在他充滿仁愛，語調中滿含着親暱，要不，就叫丫頭了，這呼聲今晚可有些特別？

是了，這是她爹低聲呼喚之故，是以一楞之後，立即推窗而出，只見她爹在前，一招手，轉身就走，自從進得這莊來，除了那兩個侍女，她就沒再見過人了，現下夜更深，不見有人，那更不以為異了，她爹在前，好像路徑甚熟，行來腳下毫不遲疑，鳳嬌不禁又疑惑了，便是人屠戶對她爹和呂苗子以客人相待，豈能許他們出房來行走，而且只一會功夫，她跟踵來了，眼見兩人醉倒了，又豈能出來探查路徑？而這裏處處樓台亭閣，假山流泉，地方是不大，但極難辨識路徑。

但前面又分明是他爹，那衣衫，那背上的長劍，和那頭上的髮髻，都是一模一樣。

鳳嬌心下雖疑，但腳下可不敢停，她爹早到了牆下，騰身一躍而過。

鳳嬌可怔住了，這牆並不高，一躍而過，倒也不難，難道洪湖數日，她爹的輕身功夫也增長了這許多，竟連腰也不挫一下，便輕易越過了？

她跟着一躍而過，再也忍不住，叫道：「爹，你等一等，哎呀，呂叔叔呢？」

她不但越來越覺可疑，而且豈有丟下呂苗子走的，她爹站住了，站在樹下，月已不明，樹下更暗了，現在面對着面了，當眞好笑得緊，她豈有把她的爹也認錯了的，那樹下雖然暗，但也能辨識得清楚，鳳嬌鬆了口氣，想到她竟疑心不是她爹，眞好笑，而且噗哧一聲。

她爹繃着臉，道：「你這丫頭笑甚麼？快走，好不容易脫了身，難道要等人家追來。」

她爹的嗓子怎麼有些沙啞了？往常低聲說話，也不像這調門兒？

鳳嬌又一怔，她爹却似有所覺，切齒道：「你也不用等你的叔叔了，那呂苗子竟瞧不出我的眼色，不知那酒菜裏有古怪，吃喝得多了些，只怕等到天明也不會醒來。我雖然喝得少些，你聽，我這聲音不是仍沒復原麼。」

原來是這麼回事，鳳嬌吁了口氣，心想，不怪爹臉色陰沉，繃得緊緊的，那必是藥力未退，反倒安慰她爹，說：「不過，呂叔叔可不要緊。」當下把偷聽到人屠戶的談話說了，道：「爹，原來那郞岱土司並不是眞要奪取血劍，劍雖然也要，但人更重要，那用心倒與季公子不謀而合，却瞞不過這屠人戶，爹，敢情這屠人戶也別具用心，和那郞岱土司互相勾結，可又互相利用……」

她爹怎麼啦？鳳嬌不自覺退了一半，她爹的雙目中，竟會發射出一道可怕的寒光，那可是要內功極高的人才能辨得到的，但她爹……

她爹似有所覺，把頭掉開去了，道：「丫頭，你倒知道得不少啊？」

鳳嬌得意地一揚眉兒，心下一得意，那心上的疑團頓又烟銷雲散，道：「我是聽來的，爹，你記得先前在江邊麼？就有那麼巧，人屠戶的把那左近搜遍了，我却恰巧溜回那土堆，因是他們剛剛搜查過，是以誰也沒注意，嘻……」

她只笑了半聲，皆因她爹只啊了半聲，跟着是一聲：「哼！」說：「原來妳在那土堆後。」

鳳嬌道：「是啊，我在那土堆後，躺在那土溝裏，爹，你記得那土堆吧，別說樹木了，連草也沒有，誰會想到上面能躲藏着人。我啊，就躺在那裏，瞧他們把你和苗子叔叔帶走了，也把他們的話聽得明明白白，所以苗子叔叔雖然沒醒來，那人屠戶也不會難為他的，爹，你也不用太過躭心，我不是苗子叔叔，是我們。」

她爺愕然道：「妳……妳……妳在說甚麼呢？」

鳳嬌道：「我是說，我不用怕了，原來那人屠戶早知你要來帶我逃走，爹，甚麼我們不用逃，儘管大搖大擺的走，適才為何一人也見不到？原來他就是讓我們逃走，那人屠戶有個女兒，單名也是個鳳字，還要到前面與我們會合哩。」

「好丫頭！」

鳳嬌又吃了一驚，皆因她爹目中又有寒光暴射，只不過一閃而逝。

鳳嬌走近前一步，對她爹瞧了瞧，又望望天上那偏西了的月亮，是了，月光斜照，正照落在她爹的面上，她爹一側面，便對正了月光，却是她爹有意又似無意，都避過那月光。當眞她今晚是怎麼哩，忑也多疑，怎倒對她爹會生起疑來？

鳳嬌覺得好笑，可又得意，道：「爹不許我跟你來，瞧，要不是我，別說爹你了，便那龍江釣叟和小寶的爺爺，都蒙在鼓裏，好，我們走下去吧，現下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呂叔叔留在這裏，那人屠戶必不會虧待他的。」

她當下走下去了，但只走得幾步，忽然又停步回身，說：「爹，這條道你走過沒有，走望城，這方向不錯吧？」

「望城！」她爹一怔，道：「好丫頭，看來你甚麼全知道了。」

鳳嬌把眼兒睜得更大了，說道：「爹，我知道甚麼？」

怎生她爹顯得有些慌張，道：「你說走望城，必有緣故，我正要問你，為何要走望城？」

鳳嬌又笑了，道：「那望城一者是必經之路，二來麼，嘻，那位鳳姑娘在那裏和我們會合。爹，你不知我有多高興，鳳姑娘，就是人屠戶的女兒，眞怪，她爹是那麼可怕的，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他那女兒可眞好，她眞心對我好。」

她爺道：「那麼你呢？是否也眞對她好？」

鳳嬌道：「我也喜歡她，不僅是有了她作伴兒，也不是有了她作伴，在這三湘之地行走，我們誰也不怕了。」

她爹道：「好好，最好最好，呵……」分明他打哈哈，但立即把那哈哈嚥了回去，道：「如此，快走吧，快走吧，我是因你有了伴兒，故爾高興，走吧，這條大道正是去望城，快走。」

當眞月亮已擱在山頭了，那南方的山頭不高，月亮眼看就要落了。

鳳嬌眞希望即刻見到屠鳳，二者先前的疑心仍未盡除，她可不是疑心別的，而要知道爹的輕功是否眞在那幾日中大增了，是以有心一試。

這鳳嬌在小巧輕功上，本就強過她爹

，再加洪湖數日，得小寶陪她練，加上龍江釣叟的指點，雖不能說輕功一日千里，已倍增了，但也增進了不少，她一挫腰，奔了下去，先還不敢太快了，總拿眼角來瞄着身後，待見她爹身若流水行雲，衣袂飄飄，無論她跑得多快，總不離她身後兩步，登時好奇更加好勝，如飛奔了下去，連頭也不回，回頭豈能快得了，祇見那道傍的樹木打身邊如飛掠過，貫耳的夜風發出銳嘯，奔了約有兩盞茶功夫，鳳嬌的心下却在歡笑，哈，現在還會不把她爹拋後得老遠麼。不，不能拋後太遠了，得等一等。

笑在她臉上像花一般綻開了，得意也在心上開了花，那料她驀可裏挫腰一滑步，收住勢子，啊呀！一回身，陡地眼前一黑，一個高大的身影向她直壓下來，也一聲啊，那黑影一錯步，再旋身，站定了，竟然是她爹！

鳳嬌拍了拍胸脯兒，說：「爹，嗳呀，你嚇了我一跳，你……」

她爹說：「嘿！妳這丫頭淘氣，幾乎撞上你了，走得好好的，誰教你陡然收勢呢。」

鳳嬌又一聲啊，說：「爹，你你……你怎麼連嗓音也變啦？」

先前還是低沉些，現下聽來，壓根兒就不是她爹的聲音，這是怎麼回事？她的眼睛睜大了。

只見她爹一怔，那聲調又低沉了，道：「胡說，啊，不，是了，必是我喝了人屠戶下了藥物的酒，也許……或者，丫頭，有時人傷風感冒，也會變了嗓音的，是不是，也許那藥作怪。」

原來如此，這把聲可不又是她爹了，鳳嬌說：「爹，眞料不到，你半步也沒落後，我還以爲你落後老遠了。」

她爹打了個哈哈，說：「原來你是試我的功夫，哼！你這丫頭的功夫是誰教的，平日讓着你，直不識害羞，竟以爲自己勝得過爹，快走吧，天快亮了。」

當眞她的劍術輕功都是爹教的，倒會不及她了麼，她爹從小兒給她過招，就常常輸個一招半式給她，後來大了，才懂得原來爹不過是哄她高興，她小時眞信了，那興趣也就更高了，她常纏着鏢行裏鏢師夥計過招，人家不也總讓着她，總會輸個一招半式給她麼？

鳳嬌道：「爹，原來你一直在騙我，還以爲……」

她爹又一聲哈哈，說：「還以爲你眞勝過爹了，丫頭，豈不知武功練到老，學到老，你要想勝得過我，還得苦練個十年八載，快走吧，你不是說人家在望城等你麼？」

鳳嬌啊了一聲，轉身又跑了，但她跑得雖快，仍然直到太陽昇起老高了，才得見望城的城垣，道上行人多了，鳳嬌睜大眼睛，直往人叢中望，這是難怪她的，從小沒了娘，甚至長大在男人堆中，連一個女伴兒也沒有，偏那屠鳳雖生長在魔窟中，却溫柔慈愛得像個仙女，有生以來，只有她侍候爹和叔叔的飲食，但昨晚可初嚐到屠鳳的侍候，只有昨晚，也只有這個屠鳳。

她現下眞巴不得立即見到屠鳳。

明知屠鳳不會等候在道上，也還未到城門口，她却焦急得心跳，她會來麼？恨不得即刻請到她，道上一羣羣的行人，那出城與進城的行人結伴而行，她就在行中穿行，那還回頭去望她爹。

現下她大放寬心，湘江這兩個惡魔，豈僅不會難爲她父女，更會暗中保護他們，面厲害的對頭又被那季公子和小寶引到湖上去了，她還躭心甚麼，眞是萬萬想不到，她竟會和人屠戶這個邪惡之徒的女兒投了緣。

進了城，驀見人影一幌，人阻住去路，啊！鳳嬌退得快，但是搶出更快，是屠鳳。

屠鳳說：「好啊，你一聲不响就溜走了，我可把妳捉住了，害得我好找。」

鳳嬌滿心歡喜，那眉兒挑了挑，說：「姊姊，別做戲啦，害得我好找是眞，打從路上，我就盼啊望啊，可找到妳啦。」

「你！」屠鳳愕然，望望她，又望她身後，鳳嬌嘻嘻笑道：「姊姊，雖然你和你爹商量計謀，我可眞高興，我可有了伴兒，來，姊姊，見過我爹，啊！」

她牽着屠鳳的手，一回身，她爹不過剛剛趕到，但鳳嬌瞧着就是一怔，她爹的嗓音變了些不說了，怎麼連面色也變了，虛虛的？是了，這是人屠戶在酒裏下了藥物之故，不過，她爹分明步下更快了，看來眞是不要緊的。

屠鳳道：「老人家，請，我已備下酒食，兩位吃了，我們就上路。」

那店中無人客，晨早那會有人客，但屠鳳却在暗角擺了酒食，鳳嬌會着了她，這麼說，昨晚暗中聽到的一切，是眞的了，這何等美妙，她爹提起人屠戶來就怕的，不料人屠戶倒暗中保護她父女，那魔頭別有用心，那是將來的人，將來把血劍的主人找到之後，才會有事，那可不再是他們的事了，她眞高興，更高興有了屠鳳作伴，是以，她雖然感到爹有些不對勁，也就忽略了，反正人屠戶不會傷害她爹，過幾日，一定會好的，而且有了屠鳳在一道，她爹總是有意又似無意地躲着她們，坐時側過身去，走路便落在後面。

走了兩日，她爹的臉色並無一些兒轉變，倒像原本就是臉色帶青的，見得多，也就不以爲怪了，那把聲變得有些兒沙啞，她也聽慣了。

有屠鳳帶路，人家是三湘土生土長，又有她爹同行，自是不用她去理走那條道兒，連方向她也不去辨，只不過三湘是魚米鄉，偏是行經之地，越來逼粥涼，第三日上，走到天色黑下來，前不巴村，後不巴店，他爹往常總落在後面的，這時却走在前頭，連番上高處眺望。鳳嬌道：「姊姊，可是我們把路走岔了，爲什麼走來走去，老是找不到宿處的。」

屠鳳忽地一搖手，示意她噤聲，鳳嬌一怔，皆因她爹在一個山坡上打手式，她不明白，屠鳳倒明白了，道：「小妹子，你等一等，不可離開了，來，坐在這樹下，我去去就來。」

屠鳳匆匆趕了去，只見她爹倒翻過山坡，不見了，那屠鳳的身影也飛掠過去，兩人瞬已消逝於蒼茫的夜色中。

夜色已四合，連天邊的晚霞也由絢爛

而烏黑了，烏黑的雲層正向中天推山倒海般推湧而來，不好，要下雨了，她爹和屠鳳却不見回來。不行，得找個躲雨的地方，而且，難道前面有警？她豈能不管，不料她往前尋去，啊喲，一個踉蹌，腳下被甚麼絆了一下，若非她現下腳下的功夫已非昔比，幾乎栽倒了。

那荒野之中，荒徑少人行，豈無亂石，何況她心急天色又黑，頭也不回，跑了下去，啊喲，跑不出十來丈，腳下又一絆，可是她奔跑得太急之故，那身子竟撲出七八尺遠，一交跌倒。

不不，這不是石頭，她被絆的，不是腳，而是腳脛，鳳嬌一躍而起，啊呀！

是一個人，路上正有一個人坐起身來，怒道：「你這丫頭眞瞎了眼，連人也認不出來啦。」

怎麼說連人認不出來了？不過她心急沒見到罷了，哼，鳳嬌有些惱怒，道：「你這人怎麼跑到路上來睡覺，你你……」

她可不是傻丫頭，這荒山野徑，連人家也不見有，怎會有這麼個人躺在路上睡覺，何況又絆倒了她！

鳳嬌說着，已走到兩步，啊！登時又驚又喜，說：「老爺子，原來是你！」

是那個老化子，小寶的爺爺，錯非是他，換了別人豈能輕易絆得倒她，不用說，先前也是被他絆了一下，想想他這身法多快，她已够快了，他却絆了她又趕到前頭，她竟連人影也沒瞧見。

她奇而不驚，想想小寶是何等身手，不過是十來歲的孩子吧了，這老爺子武功還了得。

那老花子坐了起來，說：「你這丫頭原來眼沒瞎，哼！」

原來他說連人也認不出來，是這個意思，鳳嬌又說道：「老爺子，你不講理，你坐起來了，這天色再黑些，我也認得出來。」

那老化子說道：「只怕未必吧。哼，我也不和你多說了，丫頭，你若眞瞎了眼，那可好了，記住了，今晚你無論聽到甚麼，見到甚麼，你不但要裝瞎，最好裝成像個死人一樣，你原就是個該死的丫頭，哼！」

鳳嬌一怔，原來這小寶的爺爺眞跟隨在後面，必然沒離他們左近，那麼，這幾日的經歷，必然也知道了，但裝瞎，裝死人，這，這是甚麼意思？別是老花子和她玩笑吧？

不，這老花子連哼了幾聲，話說得快如連珠，那雙眼睛更向前面瞄，便是她爹和屠鳳去的方向，不不，自然不是怕她爹，不過是不願被屠鳳瞧見吧了，難道今晚有事故，有厲害的對頭攔截？

鳳嬌倒也不惱只有驚疑，說道：「老爺子，我怎麼該死啦，不過……不過……」忽然想到這老花子實在用不着怕屠鳳的，是了，他必是不知人屠戶其實在暗中保護她，屠鳳便是爲了這緣故，才派來和她作伴的，正要說明，那老花子啊喲一聲：說：「我得溜，丫頭，別說你見過我了，記着任誰也別說，你這瞎了眼的丫頭，裝瞎，還得裝死，記住了。」

必是屠鳳回來了，但她不見那去路上有人，回頭却已不見了老花子，哈，原來他轉到她身後了，就在她這麼一回頭的瞬間，身後已現出一人，必是他。

但鳳嬌瞧清楚了，竟會是她爹，咦，這怎麼回事，登時怔住了，那去路適才分明沒人，又空曠，並沒樹木遮掩，怎麼她爹陡然出現在身後，難道她會不知爹的功夫如何，絕不會强過她，尤其是這小巧輕功，除非這些日子增長了數倍，這！這怎麼可能？

但現下在她面前的眞是她爹，鳳嬌揉了揉眼睛，一些兒也不假，眞是她爹！

她的眼睛睜大了，越睜越大，難道老花子說的不假，她眞瞎了眼？眞好笑，她看得清清楚楚，看見她爹一拂袖，再又一拂袖，眨眨間，已繞着她轉了一轉，而且是老大一個圈子。

一瞬之間，已把那方圓十丈之內，搜了一遍，現下又站在她面前了，說道：「奇怪，我好像見到有人在這裏，像在和你說話，怎麼不見人了？」

她見到人了，像在和她說話，却沒聽到，那自是在老遠見到的了，這會是她爹麼？相隔老遠，眨眼已到了面前，陡然間，她心中一動，難道這人並不是她爹，難道老花子罵他瞎了眼，不是玩笑，眞是話中有因？

鳳嬌不自覺退了一步，心上昇起一陣驚恐。本來有甚麼連她爹也隱瞞的，因是也記起老花子的話來，老花子要她對誰也別說。

她沒說，而她也驚疑的目瞪口呆。

她爹像是瞧出她的神情有異，一怔之下，笑道：「你這丫頭怎麼失魂落魄，瞧你，連我來到你身後，你也沒發覺，適才敢是我眼花了，其實沒人，你……怎麼啦，爲何不說話，可是傻啦？」

鳳嬌鬆了一口氣，這可又是她爹了，他話說得慢些，可又像了。

忽然問，鳳嬌撲嗤一聲，她爹說：「無端端的，你這丫頭笑甚麼？」

眞笑死人，連相依爲命，從沒離開過膝下的爹也懷疑起來，說出來豈不笑死人，那老花子沒正經，眞會玩笑，忙道：「爹，沒甚麼，我笑你這裏分明沒人，怎會眼花了，這曠野中，連人家也沒有，那會有人來，嗳呀，當眞前面有宿處麼？爹，你瞧，那烏雲蓋過來，好快啊，要是下起雨來，那末怎好，咦，鳳姊姊呢？怎生還沒回來？」

她爹說道：「正是要下雨了，那妳快走吧，前面有間大屋，像是荒廢了的，她去查看去了，就在那裏等候，走吧，隨我來。」

她爹又打前走了，鳳嬌不自覺又留了神，目光不離她爹腳下，可不是懷疑面前這人不是她爹，而是倒要瞧個明白，爹的輕身功夫是否眞的一日千里，陡然增了無數倍。

可不是奇怪麼，她輕易地就跟上了，鳳嬌揉了揉眼，又揉了揉，一些兒也不見有何奇異，却是她低着頭，不轉眼盯着她爹的腳下，有兩次她爹突然慢下來，她幾乎撞到他背上。

要是說出來，說給別人聽了，眞要笑死人，她爹倒是假的了，不錯，是瘦了些

，那花白的鬚髯顯得多些長些，但常言說得好，馬瘦毛長，就是因爲瘦，才顯得長了，這一路南來，躭驚害怕，連眼睛也不敢多閉一下，她爹實是太辛苦了，豈會不瘦。

鳳嬌吁了口氣，就在那瞬間，她爹停下步來了，道：「就是那間大屋了，你見到麼？」

鳳嬌望了望，說：「在那裏啊？」

何曾見有屋來？這一帶已不似洞庭湖左近，山多而且更高，人烟也稀少了，到處都見莽莽叢林，又沒燈光，便有屋也見不到。

她爹向左面山脚邊一指，道：「這天色太黑了，不怪你看不見，必是她沒找到燈火，這雨快落下來了，你去吧，我還得在這左近搜查一下，今晚不知怎麼的，我總覺有些古怪。」

鳳嬌忽然心中一動，那心兒也劇跳起來，說道：「爹，我們已走了好幾天啦，也該近沅江了，小寶和他爹打水路來，也該到了，會不會……會不會……」

不料她爹哼了一聲，冷冷的說道：「該到啦，我們快去，快去，」又是霍地一拂衫袖，登時去得無影無踪。

她爹剛才怎說？有些古怪，可是發現了那老花子，豈僅發現，他分明已見到小寶的爺爺和她在一起說話兒，可也不是甚麼古怪的事啊？

她本要喚住她爹，把小寶的爺爺現身之事相告的，却見她爹一拂袖，身形頓杳，那心下並未消除的疑團頓又擴大開來，終於張大的咀，並未發出呼喚，那耳邊像又響起了老花子的聲音：「你這個瞎了眼的丫頭。」

「我瞎了眼？我……」鳳嬌楞在那黑夜的山坡上，呆住了，難道老花子這話是有爲而發？這人並不是爹？但這怎麼可能啊？

却是這麼一來，對這個爹也越來越疑，皆因打從那晚起，可疑的怪異之處眞太多了，只不過屠鳳伴住她，有了屠鳳在身邊，她把爹疏遠了，何況一想到對她爹也生疑，太以不成話，便沒往下想，也就不仔細去想。

她正要好好地想一想，不料那林邊大屋之處，驀見有火光一閃，但一閃而熄，若非她凝視着那林邊，幾乎發覺不出！

是江湖中人用的火摺子，便她身邊也有，那火光雖然微弱，但也看得清楚，果然那裏有一間大屋，半隱在林中。

必是屠鳳用火光來召喚她，鳳嬌急忙奔了過去，但那火光再沒有出現了，到了屋前，總算模糊可見那屋眞不小，不下數十間房屋，門樓倒塌了，兩邊的廂房只賸了頹垣，那院中遍地瓦礫，鳳嬌的脚踏上去，便發出吱吱的聲響，不時也發出那瓦片碎裂的聲響，她可不敢往裏走了，不自覺退了出去。

就在這瞬間，只見台階上現出個人影，驀然一見，倒嚇了她一跳，像是那人原本就站在台階上的。不，那不是屠鳳，若是她，早該見到她，出聲呼喚了，必然也不是原本就站在那裏的，若是，當然也已見到她了。

這是甚麼人，黑夜中看來，像幽靈一樣，她不自覺縮身在那半截門柱，斜擱在門檻之上，恰好擋住了她的身子。

就在這瞬間，遠處天際發出一道電閃，跟着傳了雷聲隱隱，敢情南方的春雷也動得早，却是那微弱的閃光，令她看出階上原來是個女子，而且不是屠鳳，長長的頭髮披在肩後，在遒勁的風裏飄揚，難怪先前不易看出了，原來那女子一身黑衣。

正因夜黑，衣也黑，那女子抬起頭來，那面龐反倒容易看出來了，好白的一張臉。

鳳嬌打了個寒顫，這雷電下的荒野破屋，陡然現出個長髮披肩的女子，像幽靈一樣陡然出現在台階上，她如何會不驚。

原來那女子抬頭向閃電的天上望，在說了，是在自言自語，道：「原來是風作怪，哼，我還以爲有人來。」

那風更勁了，吹得瓦礫上發出連串聲響，那風勁得連細小些的瓦片也滾動起來了。

鳳嬌心下一驚。「還道再有人來？」這是怎說，難道屠鳳已被她見到了？

這女子若早在這裏，見到屠鳳那有何奇，當然會見到的，却是那女子一哼，令她驚嚇，雖然看不清她的衣着，但就憑她這語氣，分明就不是鄉野的普通婦女。難道屠鳳已落入她手中？

不，不可能，這三湘是人屠戶的地頭，誰敢難爲他的女兒，何況屠鳳也有一身了得的武功。

那女子已轉身了，鳳嬌只不過見到那面部的白影隱了去，才知她走了。果然，那屋傍發出兩聲輕響，不是瓦片被勁風吹動發出來的聲響，而是碎裂的聲響，必是被那女子踏碎的。

遠去了，一聲，又一聲瓦片碎裂的聲響，漸漸就更遠了。

鳳嬌不敢跟進去，遍地的瓦片，輕身功夫再高的人行走在上面，也難免要發出聲響的。

這女子的話令她警覺了，當下退後，繞到屋後，驀見斷垣中透出了燈光，原來屋後有個園子，和前面大是不同，園中近對面坡下之處，有幾間房屋不但完好，那園子也收拾得極是整齊，那花樹也顯然經常修剪的。

燈光便是從那房屋的窗戶中透出，而且不僅是一面窗戶中有燈光，而是從三間房屋中透出來，那坡上古樹參天，難怪先前不見了。

忽聽屋中有人說道：「瑛姑，是你麼？爲何不進來。」

是一個老婦的蒼老聲音，話聲才落，只見一個女子分花拂枝，走到門前，鳳嬌看清了，正是先前所見那個女子，好清麗的一張臉兒，只見太蒼白了，那長髮直披到腰間，幸而風被山林擋住了，是以那長髮只微微飄拂，只見她應聲道：「佬佬，是我。」

這黑衣女子却不進屋，轉過身去，緩緩掃了一眼，鳳嬌登時心中一凜，皆因這女子的目光中，似有一道寒芒，她從龍江釣叟和小寶的爺爺目中，也不是輕易見到的，果然不出所料，這女子有一身功夫。

先前她還只是小心，無所懼的，現下可不敢大意了，她背上藏着武林中人爭奪的血

劍，在未明這女子是甚麼人之前，那敢不小心。

屋中那蒼老的聲音又在說了，道：「可還有人來麼？可找出這姑娘的來歷了麼？你可會問過她？」

那女子道：「她被我點了穴道，我想查看一下是不是還有人來，是以還沒問過她。」

屋裏聲音又道：「我看那姑娘雖然有一身功夫，倒不像是壞人，而且年紀也輕，你還是先放了她吧，要不然，時間久了，她就難免內臟受傷了。唉……」

那女子應了聲是，說道：「佬佬，我不過小心些，你知道，我不得不小心，前幾天我已發現了可疑的人在山上現身，今晚她突然摸了來，我是怕來的不僅她一人，所以……」

屋中那蒼老的聲音又說了，未說先嘆了口氣，才道：「我不是怪你，瑛姑，其實也到時候了，你該回去了……」怎麼又嘆了口氣？鳳嬌小心翼翼，順着那園子的短牆，溜了過去，現下相距那房屋只有兩丈遠近，那半塌的短牆上長滿了草，更不怕被那女子發現，她也聽得更清楚了，只聽那屋中人又說道：「只怪我死又死不了，把你絆住在這裏，人老了，早晚也是死，我又不是不能動彈，瑛姑，我倒盼望這姑娘是和你有關，爲你而來。」

一聲咿呀，那女子推門進了屋，鳳嬌忽然心中一動，飄過短牆，這面屋後的窗上有微光，忙掩了過去，原來那窗上不是掛的窗紗，而是布幔，鳳嬌從那微微幌動的布幔邊上，向裏一瞧，登時縮頭不迭，心上也一陣劇跳，皆因屋中靠牆的床上，半躺着一個老婦，那老婆婆怕不有七八十歲了，不但滿頭白髮，而且瘦得形如骷髏，可不是作怪麼，她自信沒發出一點聲響來，不料她向裏瞄，那老婆婆有了警覺，立即也轉面向窗，像是已發現了她！

不，那老婆婆分明兩眼成了兩個深洞，是個瞎眼婆婆，她這是怎麼啦，連一個瞎眼的婆婆她也怕了？

鳳嬌再又湊上窗去，向裏瞧了瞧，那老婆婆可不是轉過面去了，心想：大凡瞎了眼的人，那耳朵也比常人倍常聰靈，只怕眞的聽到聲響了，但這裏雖然背風，山上的風聲可大了，不信她準知窗外有人。

只見那長髮披肩的女子掀簾而入，原來這是裏間，鳳嬌倒搶在她前面了。

鳳嬌連大氣也不敢出，皆因這女子進入房來，連那黑衫也沒擺動一下，難怪黑夜中，看來更像幽靈了，分明連風聲也沒帶出，但床上的老婆婆却知她進了屋，道：「瑛姑，你怎不聽話。還沒解開那姑娘的穴道。」

那瑛姑道：「佬佬，我總覺這姑娘來得古怪，前面是人人害怕的鬼屋，這左近的人，連在白天也不敢走近，可見這姑娘不是這近處的人，而且這裏又不當大道，左近又無鎭市，怎麼會在夜裏闖到這裏來呢。」

那佬佬道：「我雖然看不見，但聽那姑娘一出聲，亦知她心地好，自從我瞎了眼後，我已習慣從人聲去辨識那人是善是惡了，她若不是有一身功夫，又豈會有這樣的胆色。」

瑛姑道：「佬佬，說出來你也許不信，那姑娘不但有一身功夫，而且內功也不弱，但是看起來不過才二十來歲！佬佬你想……」

那佬佬突然笑了，說道：「瑛姑，你今年是多大的歲數了？你的內功可也不弱啊？」

那瑛姑的唇邊也綻出了一絲笑意，不，只是一抹，她唇邊殘留下來的，只是凄涼的苦笑。說道：「我可不同了，誰有我這樣的機緣，得到佬佬你傾囊傳授，這多年來，又沒間斷過，當今天下，像佬佬的功力到了化境的，能有幾人。」

那佬佬嘆口氣，說道：「你錯了，不過你不出去江湖上行走，不知罷了，其實當年和我齊名的，就不下四人，若然他們仍活在世上，那內家功力就絕對不會低於我。」

瑛姑道：「佬佬，你不過怕那姑娘受傷罷了，你放心，她雖被我舉手就點了穴道，但她體內有股立生的反彈之力，不傷了她，不用解，三個時辰之內，那穴道也會自解的。」

那佬佬一怔，說道：「你怎麼不早說，我說呢，你的心地善良，不是那種心狠手辣的人，何況又是對付一個不相識的姑娘。」

瑛姑道：「其實，我也並不想點倒她的，不過是想試試她是否有一身功夫，待覺出她有一身內家功力，這才手下加了勁，把她點倒。佬佬，若我猜得不錯，待會必有人來，我是回來說一聲，還得出巡查，佬佬，我不是怕有人敢來侵犯你，不過這裏亮着燈，總是不大好。」

那佬佬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好吧，我這個瞎眼的老婆子，原不用燈的，你熄了吧，據你這一說，只怕你我隱身在此，眞的被人探出來了，你去巡查一下也好。」

瑛姑右手一揮，那本來如豆的油燈，登時熄了。屋中再無聲息，知道這瑛姑出屋了，鳳嬌忙伏下身去，她一低頭，才知道那雨已疏落的開始下了，頸中感到那冰涼的雨點，但鳳嬌仍不敢大意，待到觀察了四圍環境，仍等了一會，才敢向後面飄退！

那後面是無燈火的小屋，鳳嬌倒不是爲了躲雨，而是想到屠鳳，這兩人所說的被點了穴道的姑娘，必是屠鳳了，這裏只得三間房屋，不用說，屠鳳必在那屋中，雖然那佬佬和瑛姑不是惡人，那佬佬看來心腸更慈祥，但她豈能不管，現在眞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正可趁那瑛姑出去巡查了，解救屠鳳要緊，即使她不會點穴功夫，解不了穴道，至少見了也可放心。

不料她才溜到那窗下，啊喲！驀聽篤的一聲響，從身後傳來，鳳嬌滑步，急旋身，駭然竟是那佬佬扶着枴杖，站在她身後，她雖沒被嚇得魂飛魄散，但也被嚇到渾身癱軟了，把口張得大大的，木無表情的站着。

不，只怕不是發現了她，是爲屠鳳而來的吧？幸好，她雖驚極，却沒有發出聲來。

最令她驚駭的是……這老婦不但瞎了眼，而且顯然又老又病得像快死了，瘦得

像個骷髏，剛才還躺在床上的，怎麼出來得這麼快？

黑夜之中，微弱的燈光也照射不到，因是驀然見她出現在身後，更似有若鬼魔一般。

她是爲屠鳳而來的吧？屠鳳早來此了地，這兩個女子看起來武功高不可測，豈會沒發現她，鳳嬌不但不敢動彈，甚至還摒住了呼吸，但左近都不見人，只有風吹草動。

那佬佬又道：「姑娘，出來吧，你……是誰家的姑娘？看來你也有一身功夫的呢。」

鳳嬌倒吸了口涼氣，是她，這佬佬沒眼，看來比有眼的還要厲害，不過，那顫抖的話聲，透着慈祥，雖然沒眼，但那臉却對着她藏身之處，她還能躲得過麼？不由她不站起身來。

但這佬佬發現她藏身之處也罷了，怎麼連她是一個姑娘，竟也曉得。

就在這瞬間，風聲颯然，那佬佬霍地一旋身，道：「休要難爲她，這姑娘已被你嚇壞了，好生問她。」

原來是瑛姑來了，她在那佬佬的肩後陡然現出身來，說：「她！不是先前那一個？」

佬佬說：「自然不是，她還是一個小姑娘。」

顯然這佬佬是怕瑛姑不看清人，立即出手，那旋轉過去的身子，已把瑛姑攔住了。

瑛姑哼了一聲，若然仍是像初見時一般，只能看得出一個黑影，鳳嬌倒也不十分害怕，現下，窗上有光透出，那光又照不到瑛姑身上，她那慘白的臉色倒更白了，由於髮黑衣黑，是以只在黑暗中浮現出一張慘白的臉，偏是那慘白的臉上，却又有一雙發光的眼睛，鳳嬌明知她是人，也不禁打了個冷戰！

不，這瑛姑適才在燈光之下，鳳嬌已看得清清楚楚，雖然冷冷地，但只令人在清麗的感覺中，有些兒楚楚可憐，一點也不令人害怕的。

瑛姑向她走過來了，鳳嬌不自覺的退了一步，啊！身後是牆，已退無可退。

不怕，鳳嬌在心下對自己說，爲何要怕她，我，不怕。

瑛姑說：「你，是誰，那兒來的？」

佬佬倒先接口說了，道：「別難爲她，我聽得出來，她是個好人家的姑娘。來，姑娘，到我這裏來。」

那話聲友善而又慈祥，但鳳嬌驀地吸了一口氣，皆因那佬佬招手，她竟然感到一股無形的吸力，吸引她向前走去，這麼一個友善而又慈祥的佬佬，又顯然在維護她，爲何要怕她。

不是怕，鳳嬌只是太驚奇，雖然她明白這佬佬手上發出來的力道，是一種奇妙的內家功夫，但也太令她驚奇了，這樣一個老婆婆，竟會有這麼奇妙的功夫。

她走近老婆婆身邊去，不是由於那股無形吸力之故，因爲那力道不大，却是那友善與慈祥更吸引她。

佬佬說：「來，姑娘，我聽得出，你是個天眞的姑娘，來，跟我到屋裏。」

她聽得出，難道邪惡與善良，也能聽得出來的？鳳嬌也不出聲，一句話也沒說過？

瑛姑道：「佬佬，你……唉……你總是……」

佬佬道：「瑛姑，我聽得出來，她不像先前那一個，你沒聽到麼，她呼吸一陣陣急促，顯然她害怕。你當然聽不出來的，一個有視覺的人，就不會善用她的聽覺了，來，姑娘，別怕。」

怕這麼個慈祥的婆婆？不，她不怕，而且因爲更驚奇，也更加好奇了，而且鳳嬌立即有了主意，她得替屠鳳和她那即會前來的爹會合，免得生出誤會來。

「佬佬。」鳳嬌怯生生地叫了一聲，說：「我們不過是錯過了宿頭，想來找個過夜的地方。而且又下雨了。」

是下雨了，雖然有閃電，也隱隱有雷聲，不過只撒了一陣大顆大顆的雨點，現下倒更稀落。

佬佬慈祥的說：「正是，就快有大雨了，快跟我進來。」

鳳嬌不自覺伸手相扶，道：「佬佬，我扶你進去。」

那佬佬把臉轉向瑛姑，道：「你看出了麼，却是那女人竟然脫了身，被她走脫了，你還得再去搜查一下。不過要記住了，沒查明白之前，不要難爲人家，唉，看來這裏是再不能住下去了。好，姑娘，你扶我進去。」

鳳嬌見瑛姑應了聲，「是」，立即走了，這才把那佬佬扶進房去，其實人家那要她扶，那腳上像長了眼睛，倒是佬佬帶動她，那窗下屋側，並非行走之地，反是鳳嬌一腳高，一腳低，被佬佬帶着走。

原來前面是個明間，後面依着山坡，是兩個暗間，這老婦住的是右面一間，裏面的陳設簡樸得很，先前鳳嬌已見到了！

老婦說：「來，姑娘，坐到床邊。唉！」她嘆了口氣，搖搖頭，說道：「我老了，這一身老骨頭也不聽使喚了，我還是躺下吧。」

鳳嬌扶她靠在床上，眞聽話，隨在床邊坐下來，說眞的，鳳嬌驀然一見這老婦，眞嚇了一大跳，但現下却一點兒也不怕了，因爲那是遠看，現在近在燈光之下，啊！這是一張多慈祥的臉，那堆纍的縐紋裏，也滿含着慈祥，燈光下的白髮更如銀絲一般。

老婦說：「姑娘，告訴我，你姓甚麼，爲何到這裏來，先前來的那女人，可是你一道的麼？」

鳳嬌說：「是我的鳳姊姊。」

老婦道：「是了，她比你要年長得多，要不然，也不會有一身好功夫，你們是錯過了宿頭？還有人麼？」

鳳嬌說道：「佬佬，我不瞞你，我爹是保鏢的，我們從開封府來，要到苗疆去的。」

老婦點了點頭，但又搖了搖頭，道：「你們兩個姑娘竟也保鏢？這裏雖也近着苗疆，可不是大道啊，怎生會走到這裏來呢？」

鳳嬌道：「還有我爹，也該來了。佬佬，我眞不瞞你，我們雖然保着鏢，可沒打着鏢局子的旗號。」

她說着，那一雙眼睛却瞬也不瞬地望

着這老婦，不，先前已聽得明白，人家在這裏隱居了十多年，雖是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可不能算是江湖中人，江湖中人可是在江湖上行走的，她又沒說出是保的血劍，那怕甚麼。

老婦又點了點頭，道：「那就是了，你們保的原來是暗鏢，不怪走到這偏僻的路上來了。姑娘，你還沒告訴我，你姓甚麼？那先前來的一個女子，不是你家裏的人罷？不用奇怪，我雖然瞎了眼，但從你們兩人的步下音響，就知不是練的同一門派的功夫。」

她竟能從步音辨別得出功夫不同來，鳳嬌能不驚奇，忙道：「我姓甘。」

心想，也有些慚愧，雙鳳劍在江湖上有的聲名，在武林中可就是微末之技了，不料老婦道：「那麼，你爹叫甘霖，你……是封二娘的孫女？」

鳳嬌才驚訝問，右臂一緊，已被老婦抓住了，那額上登時見了汗，雖然盡力忍受，右臂亦痛得像要折斷了。老婦啊了一聲，忙放開手，道：「我忘了你功力太淺，我……一時間……」

鳳嬌道：「佬佬，原來你認識我祖母，你眞認得我祖母麼？」

老婦的話聲又顫抖起來，但就在這瞬間，那佝僂的上身突然一挺，迅速的轉過臉去，喝道：「是誰？」

那雨不知何時下大了，窗外只有風聲，雨聲，鳳嬌一怔，只見那老婦把眉頭皺了皺，又轉臉向她了，道：「那麼，我們不是外人了，好好，孩子，快去把你爹找來，說我要見他。啊！不，你不是說他隨後就來麼，這雨下大了，還是等他來吧，你快去把窗打開了，他見到燈光，自然會尋來的。」

那雨不但大，而且風狂雨暴，鳳嬌走去把窗打開，不料風雨撲面而來，屋中的油燈也登時熄滅，鳳嬌感到一陣窒息，忙又把窗關上了。

那老婦道：「你把那布幔拉開就是了。燈熄啦，得等瑛姑回來。唉，姑娘，你知道，我是用不着燈的人，到我這裏來，我還有話問你。」

鳳嬌道：「佬佬，我有摺子。」她多希望即刻把她爹引來，原來這佬佬也認得她祖母，她爹也一定知道這佬佬是甚麼人了。

老婦道：「我忘了，你們出來走鏢，身上一定帶着火摺子的，當年你祖母也總帶在身邊，好，你把燈點上吧。」

鳳嬌把火摺子幌燃了，才知那燈盞裏的油已乾了，道：「佬佬，你們的油呢，在那裏，燈盞裏沒油啦。」

老婦嘆了口氣，說道：「沒油了麼，那燈盞裏是最後一滴油了，可憐的瑛姑，這些年可也苦够她了。」

鳳嬌早在屋外便已看得明白，雖然裏面收拾得乾乾淨淨，那簡陋的用具已顯得破舊，其實不用想，住到人家的廢園裏來，其清苦可知。

雨嘩啦嘩啦打在房頂上，狂風撼搖着窗戶，鳳嬌把火摺子熄了，只一會功夫，那火摺子已燃了一大半，糟，她爹必是在前面躲雨，一時不會前來，沒有燈火，也不能引得他們前來。

鳳嬌忽然心中一動，急道：「佬佬，你說，這瑛姑不識我爹，要是在黑夜中碰上了，會不會……會不會……」

老婦道：「我知你躭心甚麼，姑娘，瑛姑豈會不分皂白的，既然你是封三娘的孫女，我也不瞞你，瑛姑住到這裏來，是不願見外人，也是在躲避人家追踪，但她可不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唉……」

她怎麼又嘆息？鳳嬌不便問，那老婦倒又說了，道：「她要是心狠手辣些，倒好了，也不吃這麼多苦頭了，你們來得好，好極啦。」

鳳嬌道：「佬佬，你說甚麼？」

老婦又是未說，先又嘆了口氣，才道：「這瑛姑早該走了，她有大事要辦，偏我拖住了她，姑娘，不是我要留下她，我是要她走的，是我不爭氣，她不忍心丟下我這個瞎眼的老婆子，你們來了，好極了，姑娘，你爹今年已該是近六十歲的人了吧。」

老婦的話聲雖然仍有些顫抖，但越說越快，驟然喜極又興奮。

鳳嬌却更是驚喜，又好奇，一個瞎了眼，行將就木的老婆婆，竟然仍有這麼好的身手，眞令人難以相信，但她親眼見了，豈會不信，她爹在那裏，她爹來了，就會知道這佬佬是甚麼人了。

窗在搖撼，那門更是拍拍作聲，她總以爲是爹來了，不，爹怎會知道這裏有房屋，她會在這屋中。

不過是風把門吹得拍拍作響罷了，因是背風之故，才發出那不斷的聲響來。鳳嬌道：「佬佬，我爹不過五十多歲，連頭髮也還沒花白。」要是屠鳳在，那就好了，她可以去找她爹，當眞那屠鳳呢？既然這佬佬和她家有淵源，她可以問了，倒休要生出誤會來。

問道：「佬佬，先我來的，原來是一個姑娘，我聽你們說，必是已見過了，她人呢？你們沒難爲她吧？」

老婦啊了一聲，說：「瞧，我一高興，倒忘了問你啦，那女子當眞是甚麼人，她那一身功夫，可比你強了，分明不是你們一家子的人？」

鳳嬌道：「佬佬，你……你眞能憑聲響就能辨得出功夫來？她果然不是我家的人，不過，不過麼，那鳳姐姐爲人可最好，她可不是壞人，佬佬，你們沒有難爲她吧？」

老婦說道：「沒有弄清楚來人之前，我豈會難爲她，你叫她鳳姐姐，那麼，年紀不過比你大些罷了，她那身手竟也不弱，我出去得雖快，仍被她走脫了，瑛姑也只見到她的人影，她可是你們找來的帮手麼？」

原來那瑛姑也沒看清屠鳳的人影，那時天色也已黑下來了，這裏又到處是半塌的屋子。屠鳳的功夫强過她，自是容易躲藏脫身的，却也奇怪，屠鳳不是來尋宿處麼，又爲何要躲。

鳳嬌心下在想，隨道：「佬佬，說是，也不是，佬佬，我眞不知怎麼對你說，希望這雨快些停了就好，怎麼連這位……這位瑛姑也不回來，佬佬，你說，她要是碰上我爹，眞不會誤會麼？她是你的徒弟吧，那身手眞好。」

不料話聲才落，身後有人接了口，說道：「姑娘，你過獎了，我倒是要拜佬佬爲師的，可惜佬佬却不肯收我。」

鳳嬌啊了一聲，一跳到了老婦的身邊去。

老婦道：「休要嚇壞了她，姑娘，你明白了吧，我婆婆別說瞎了眼，便是眼沒瞎，也不配作她的師傅，適才連我也沒發覺她進了屋。」

是瑛姑，屋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能聞聲，連人影也見不到，但鳳嬌雖然一聽就知是她，也不免嚇了一跳。

那瑛姑道：「佬佬，不過是風大雨大，我趁那門開闔之際，溜了進來，你和姑娘談得正起勁，是我不敢打擾你們罷了，佬佬，你這些年把一身功夫傳授給我，比我師傅教我的更多，你雖不許我拜師，我就不拜好了，姑娘，你可曾明白爲甚麼嗎？是因爲佬佬對我恩重於師，甚至重於我親娘，姑娘，我知你是家傳武學，你會不會拜你爹爲師。」

那佬佬顫聲道：「你言重了，我老婆子這些年受你照顧，拖累了你，負你也太多了。」

瑛姑柔聲道：「佬佬，你又來了，啊，燈熄了，想是沒油了，我想不到今晚用得着燈，要不然就去獵隻小猪來……」

老婦說道：「不，你不是說那山猪下了一窩小猪麼，怪可憐的，瑛姑，妳別殺牠。」

瑛姑道：「我不是說那一隻。」

老婦顫聲道：「你別瞞我，你說過，山後的山猪被你殺光了，就剩下這麼一隻。瑛姑，我寧願你去找些野菜來充飢。」

鳳嬌不自覺半扶半挽着老婦胳膊，瘦得眞是一層皮包着骨頭，這佬佬多慈祥啊，顯然要不去獵野獸，她就食無肉，也沒燈油了。

但那老婦仁慈得不忍殺死生了小猪的山猪，不，瑛姑也是一般仁慈，這佬佬怎會曉得，自然是瑛姑告訴她的，自然也是狠不起心腸來。

那瑛姑又說了，道：「佬佬，我說的眞不是那一隻，後山又竄來了幾隻，別是雪峯山上又有人出沒吧。」

是啊，那是雪峯山，今日老遠就見無盡的崇山峻嶺，看來眞是高與天齊，雲霧繞着那些高峯，像環帶一般，峯頂上白雪皚皚，映着那晴朗的藍天，眞美極了，屠鳳說那就是雪峯山，山那邊就是芷江，再下去就是洪江，也就接近苗疆了。

自然沒有鳳嬌插咀的份兒，雪峯山，誰上那麼高，山頂又是皚皚白雪的雪峯山，上去做甚麼？

瑛姑又說道：「眞的，佬佬若不是天色晚了，又要下雨了，我已經去捉一隻來了。」

老婦喃喃地說道：「山上又有人出沒麼，不會是獵戶，洪江的獵戶不會跑到這邊來，要獵獸，山裏多的是，瑛姑，你眞該去查看一下。」

瑛姑道：「我會去的，佬佬，明兒天亮了，要是雨也停了，我就會去的。」

那老婦伸手撫摩着鳳嬌的肩頭，說道：「姑娘，你可眞來得不巧，我們甚麼也沒得給你吃的，這些年，我和瑛姑簡直成了野人了，全靠她去山裏找野味，地裏找些野菜來過日子，她又捨不得遠離我，難得獵到一兩隻從山裏竄下來野獸，那皮毛也換不了多少錢來。」

鳳嬌忙道：「佬佬，我帶着有乾糧，你可需要吃些麼。」

老婦道：「你留着吧，要過雪峯山，可有兩三日少見人烟，看來你爹對這一帶熟悉。你留着自用吧。」

鳳嬌却早把包袱解了下來，那手觸着血劍，不禁心中一動，這佬佬要再問起他們保的甚麼鏢，要不要說出來？

當下取了塊乾糧塞在老婦手中，說：「這乾糧可沒乾透，也不太硬，嚐嚐，我啊，倒眞想就地獵些野味兒，才不要吃這乾糧哩。」

瑛姑道：「多謝姑娘，佬佬，你就吃一塊吧，那水壺裏有水。」

鳳嬌從她的話聲，才知道瑛姑已在身邊的床前了，雖然是風雨之夜，但人到了身邊，她竟也不覺，不由她不心中一凜，眞料不到在這山野廢園之中，竟會有這樣的不尋常人物，尤其一個是瞎了眼的老婆婆。

那雨爲何還不停止，風沒先前那麼狂，雨也沒那麼暴了，屠鳳和她爹在那裏啊？眞怪，憑這瑛姑一身功夫，她爹若來了，豈會發現不出來的，難道沒來，啊！

除非有了意外，這裏是左近唯一可遮蔽風雨之處，豈會不來。

老婦在津津有味地嚼着乾糧，大概很久沒有嘗過這樣美味的食物了，嘆了口氣，道：「這乾糧是甚麼做的，眞好吃。」

那是屠鳳昨天夜裏做的有肉餡兒的餅，聞着就有香味兒，而且做了不少，她也幫手做了些，眞想不到屠鳳生長在這樣的人家，竟會做出這樣美味的餅來，道：「佬佬，這是鳳姐姐做的，就是先我來的那位姐姐。」

老婦似有所悟的，停止了咀嚼那乾糧，說道：「對了，你還沒告訴我，她是甚麼人的姑娘，看來她的功夫也是家學淵深吧。」

鳳嬌迅速想：「聽這佬佬說來，她和瑛姑和外界隔絕多年來，那人屠戶雖然橫行三湘，這兩人既然住在這裏，必也和人屠戶沒過節，想來告訴她也不要緊。」

鳳嬌當下說道：「佬佬，這鳳姐姐可是個好人，但提起她爹，可眞教人害怕，在這三湘一帶，可大大有名。」

那瑛姑忽然插咀道：「我已猜出來了，她姓屠吧？人家叫她爹做人屠戶。」

鳳嬌一怔，道：「你！你曉得？」

瑛姑不屑的哼了一聲，道：「那魔鬼惡名在外，與湘江一判狠狽爲奸，三湘一帶若不是已歸順了他們，誰還能躭得住，你你……竟會與她女兒在一起。」

那老婦早不咀嚼了，她的聲調也嚴厲起來，道：「甚麼，她是人屠戶的女兒！哼！」

鳳嬌慌了，忙道：「佬佬，但鳳姐姐眞是個好人，雖然她爹別有用心，命她陪同我，但她眞心待我好。佬佬，想必你知道她爹慣會下毒害人吧，但你放心，這餡兒餅裏可沒毒的。」

老婦道：「擒住她，務必要查問明白，休放走她。」

鳳嬌道：「佬佬，你……你說甚麼？啊……」

她明白了，那瑛姑已出去了，這佬佬是在對出去的瑛姑說話，鳳嬌登時大急，道：「佬佬，鳳姐姐眞是個好人，雖然她爹命她來陪同我們，但我知道，對我們可沒歹意的……」

不料話聲未落，驀聽嘩啦一聲響，是窗格斷裂落地的聲響，那風雨登時從破洞中狂湧進來，雨點竟打在鳳嬌臉上了，也在鳳嬌愕然而驚的瞬間，似乎聽得窗外唳了一聲，跟着是一聲遠去的狂笑！

「佬佬！佬佬！」鳳嬌叫道。伸手一摸，果然床上早已沒人了，鳳嬌駭然，倒也不是因爲這佬佬出去了她亦不知，而是那笑聲，像是……啊！是他！是人屠戶！

人屠戶豈會不暗隨在她們身後，她早曉得的，但驀然聞聲，也不免心悸。

必是這佬佬發現來到窗外的人屠戶，眞不料那麼一小塊乾糧，竟有這麼大的力道！這麼大的風聲雨聲，她怎會發現得出窗外有人？

「佬佬，佬佬？」鳳嬌明知老婦已不在床上，八成兒已追出去了，但仍然不自覺呼叫，她實在惶急，又驚懼，不自覺連聲呼叫起來。

不料床上忽然有了聲音，是那老婦的聲音，怎麼……分明適才床上沒人啊？

只聽那老婦顫聲，啊！是氣喘令她聲音發顫，說道：「姑娘……您把床下那箱裏衣衫拿一件來給我。」

那麼，她眞出去過了，又回來了，必是她的衣衫濕了。鳳嬌摸着木箱，取出一件衣衫來，果然那衣衫肩腰以上半濕了，奇怪，怎麼她的下裳未濕？

那佬佬，摸索着換了衫，道：「你奇怪我怎會只有上身水濕麼？姑娘，你不知道，我用這根杖代步，別以爲我看不見，其實這樣的黑夜，有腿的人也不比我強多少，何況我知道甚麼地方可以擋雨，但在雨水中，上半身可躲不了雨。」

鳳嬌啊了一聲，在雨中穿行而只濕上半身，那要多快才行！

其實鳳嬌並不再吃驚，老婦一去一來，雖然她是在分神之下，但總是在她身邊的，她不也沒覺出來麼。

鳳嬌道：「佬佬……好像……那是人屠戶的聲音，我聽得出來。」

老婦哼了聲，說道：「我就知是他，別人豈能逃得出我的手去，哼哼，他這胆子倒不小。」

鳳嬌道：「佬佬，那人屠戶知道你在這這裏麼？也知道佬佬是甚麼人？」

她感到老婦在搖頭，不，是隱約見到，原來那驟雨小了，天空烏黑的雲層撤開了些，屋中有了微弱的光，隱約可見床桌了，那老婦蒼蒼白髮，也更易看得出來。

老婦又哼了一聲，說道：「我也曾警告過這魔頭，不准過資水半步，敢踏入這雪峯山區，我就要打斷他的腿，哼，敢是欺我老了，眼瞎啦，他是作夢……」

鳳嬌叫道：「佬佬！佬佬，你是怎麼啦！」

那老婦說着，原本已有些顫抖的聲調，忽然顫抖得更厲害了，而且突然向鳳嬌背上抓去！

鳳嬌大吃一驚，啊呀！身子一倒，只覺肩背上一陣劇痛，她本能地想到血劍，她要保護血劍，側身一滾，滾落床下，忙不迭一手撐地，一躍而起，落地已在屋中央了，啊！

鳳嬌魂飛魄散，那肩上更是火辣辣的痛，才知包袱被老婦抓去了，因是她斜肩纏在肩上，被她硬生生抓落，那會不痛得她肩背如裂！

鳳嬌嚇壞了，難道這老婦這一陣所說全是假，也要爭奪血劍！

她身形尚未站穩，早又疾退一步！

只因這番，有分教：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却不費功夫。

× × ×

却說鳳嬌魂散魄飛，老婦出其不意，把她背上的包袱硬生生抓落了，她顧不得疼痛，伸手一摸，總算鬆了口氣，那血劍仍在衣底，緊緊纏在背心上，連外面的衣衫也被她抓裂！

鳳嬌說道：「佬佬……佬　……你你……啊！」

嘩的一聲，老婦把她的包袱撕裂了，她這是做甚麼？

呼的一聲，一團黑黑的東西被她擲出窗外，落下怕不在五六丈外，因爲那落地的聲響不大。

她雖然驚極，但仍然看得出那床上的白影，是那老婦的蒼蒼白髮，分明沒離開床。

那麼，她不是搶奪血劍了，但爲何搶拿她的包袱？擲出窗外的又是甚麼？

忽然間，鳳嬌打了個抖顫，她那包袱中有兩樣東西，才能擲出這麼遠，一包是銀子，但不會是銀子，那聲響不對，此外就是那包乾糧了，啊呀！莫非……莫非那乾糧……

毒！那乾糧中有毒！想到毒，鳳嬌登時連心頭也涼了，適才這佬佬最後那幾句話有異，那聲調抖顫得出奇的厲害，她却吃了那乾糧，莫非已中了毒！

一定是，是以她一發覺，立即把包袱搶過去，把那乾糧擲出窗外去了。

「佬佬！佬佬。」

鳳嬌又驚恐！又躭心，那老婦在床上却動也不動，也不言語，是了，她在行功，盼她中毒不多，也不深，她不是只咬了一口，肉餡也吃下不多麼？人屠戶來到窗外，幸是那魔頭來到，她手中別無他物，是以就把那肉餅擲出了。

「佬佬！佬佬！」鳳嬌叫道：「不是我，我不知道，眞不曉得，哎呀！我一直把鳳姐姐當作好人，難道她要毒害我！佬佬，佬佬，可是那餅裏有……」

老婦突然吐了口長氣，道：「好個人屠戶，竟然想暗算我，好好……」

鳳嬌怯生生問道：「佬佬，你沒事了麼？」

老婦乾笑了一聲，說道：「姑娘，我知道不關你的事，你一說起那餅是那魔頭的女兒所做，我就起了疑，沒再說了，而且也驚覺出那餡裏有着苦澀的味來，不過仍然吃下了些，不過，哼！憑他也暗算不了我。」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旭光指點古浪要正式投帖桑家堡拜見桑九娘，並要求進住該[illegible]之南樓。古浪別了金旭光出來，却找不到童石紅，便逕自返回旅店，也不見童石紅，雖然担憂，但爲一見桑九娘，只得留書然後逕往桑家堡，終於桑魯歌來迎，聲言桑九娘他往，古浪無奈，要求住進桑家堡等候桑九娘歸來，並要求住在南樓，桑魯歌只得帶領古浪前去南樓，浦兒在南樓迎賓，招呼古浪，桑魯歌走後，古浪叫浦兒引導，在南樓觀望景物……

古浪點點頭，依然一言不發，神遊在這片景色之中，看來如同痴呆一般。

過了半晌，古浪仍是不言不動，浦兒忍不住了，說道：「古少俠，我們到那邊看看吧！」

古浪搖搖頭，低聲道：「好好，稍等一下……」

等到他目光把這一帶每一個角度都遊遍之後，這才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說道：「上天造物眞個是神奇啊！」

浦兒笑道：「我們轉着看看吧！」

古浪這才驚覺過來，笑道：「啊呀，我都忘了小兄弟你了，眞是罪過。」

浦兒笑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一直從早看到晚呢！」

寒夜履深谷　遙窺桑九娘

古浪依依不捨的轉到了南邊，只見青山翠谷，叠叠層層，羊腸小道，蜿蜒如蛇，偶有幾個樵子，担柴提斧，山路朗朗，再加上天邊的幾陣寒鴉，另成一片奇景。

古浪感嘆道：「這裏眞是勝地，『移步換景』用在這裏，誠然不虛！」

等到古浪轉過一遍，有如神遊了一陣仙境，他又停在了東廊。

浦兒看出了古浪獨愛這寒山遠水，大江東去的奇景，他竟擺了桌椅，並把古浪的茶端來。

古浪好不高興，笑道：「有勞小兄弟了。」

浦兒笑了笑，一言不發，古浪伸手握住了他的膀子，只覺得堅硬如鐵，不禁笑道：「浦兒弟，你必然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吧！」

浦兒笑道：「我學過幾年的粗功夫，要是與你們比起來，可就差遠了。」

古浪搖頭道：「不見得吧！」

浦兒一笑，不再說話，古浪細細的打量他，見他雖然黑了些，但是品貌，骨骼無一不是上乘，心中詫異，忖道：「他怎麼會在此做起小厮來？」

古浪本來想問他，但是轉念一想，事不關己，又何必多問，何況就是問，他也未必肯說。

浦兒坐在古浪對面，一直觀察着他，目中也透出一種好奇的神色。

古浪忖道：「我何不探問一下桑家堡的事？」

想到這裏，含笑說道：「浦兒弟，你的功夫是誰教給你的？」

提到練功夫，浦兒的興趣很濃，他舔了一下嘴唇說道：「我師父就住在桑家堡，但是他不准我說出他的名字。」

古浪忖道：「如此看來，桑家堡的能人不少呢！」

想到這裏，浦兒問道：「你的師父是誰？」

古浪笑道：「我的師父有好幾個，最早的師父已經死了……」

說到這裏，浦兒好似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提高聲音道：「對了，他們說你的第二個師父最厲害？」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不知道他說的是哈門陀，還是阿難子？」

想着便問道：「你說的是誰？」

浦兒睜大眼睛道：「阿難子啊！」

古浪笑道：「你也知道他老人家？」

浦兒挺了一下胸，說道：「我怎麼不知道，他是『春秋筆』主，江湖上沒有人不知道的。」

古浪忖道：「看來這小童知道的倒不少！」

浦兒又接着說道：「你能够得到他的傳授，武功一定很高吧！」

古浪苦笑，搖了搖頭，說道：「不見得，我的武功很平常呢！」

這時，他想到自己雖然有幸拜在天下奇人阿難子的手下，但是由於相遇太晚，未能得到阿難子的一身絕學，等於入了寶山，空手而回，眞個是生平的一大憾事！

二人正在談話之際，浦兒雙眉微皺，說道：「咦——這時會有誰來？」

古浪也覺得，小樓之上發出了輕微的聲響，知道是有人來了。

古浪笑道：「或許是桑魯歌吧！」

浦兒搖了搖頭，說道：「不會，他才回去不久……」

他說着站了起來，準備去查看，却聽得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浦兒，是我！」

古浪聞言心中一驚，原來那聲音正是桑燕的聲音。

他心中忖道：「這個姑娘，莫非又是要來纏我？」

浦兒似乎也感到有些意外，說道：「姑娘！這麼晚了你還來這兒幹嗎？」

隨見走廊一端，轉出了桑燕，她穿着一件淺藍色的衫裙，長髮垂在肩後，用一塊白色的絲絹包紮着，顯得風韻冷煞，儀態萬千。

她欸欸的走過來，說道：「怎麼，我不能來麼？」

浦兒怔了一下，說道：「不是這麼說，九娘曾經關照過我……」

才說到這裏，桑燕忙打斷他的話，說道：「別說了，你來，我有話告訴你！」

浦兒好似有些不樂意，緩緩的走了過去，桑燕立時把他拉向一旁，嘰哩咕嚕的說了起來。

浦兒只是一個勁兒搖頭，桑燕則好似在與她商量，說好話似的。

古浪把頭偏過一旁，欣賞景色，顯示出並不注意他們講什麼，心中却想道：「看來『南樓』是歸浦兒掌管，任何人來此，都要先得到他的同意呢！」

他們二人嘰咕了半天，才聽浦兒道：「好，要是九娘怪起來，可沒我的事！」

說完之後這才轉身向後走去。

桑燕便緩緩向古浪走來，古浪本來想不理睬她，可是轉念想道：「我一個男子漢，何必與她們女人嘔氣？」

想到這裏，便站了起來，向桑燕拱了一下手，含氣說道：「桑姑娘，妳好？」

桑燕淺淺一笑，點頭道：「很好！」

她說着坐了下來，神色顯得有些不自然，古浪面對着她，也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二人沉默一陣，桑燕先打破沉寂，說道：「聽說是你自己選在『南樓』的？」

古浪點點頭，說道：「是的，姑娘有何見教麼？」

桑燕並未回答他的話，反問道：「你是怎麼知道我們有座『南樓』的？」

古浪含混說道：「我在四川境內住過很久，早就聽說『南樓』景色，今天能在此作客，眞是平生快事！」

桑燕並未深問下去，笑了笑，目光投向了遠處。

二人又沉默下來，古浪看得出，這個姑娘有着滿腹心事，却又說不出口，而自己實在沒有什麼與她談的，忖道：「這個姑娘必定要提到石紅……」

念頭尚未轉完，桑燕已經說道：「童姑娘呢？」

古浪心中好笑，答道：「她暫時離開這裏了。」

桑燕站起，走向一旁，扶欄遠眺，用着一種異常的口吻說道：「你們這一陣，不是一直在一起麼？」

古浪聽出他話中有話，但也不加理會，點頭道：「是的！我們一直都在一起，當我剛到『青海』時，我就認識她！」

桑燕霍然回過了身子，雙目如電，盯視着古浪，面上有一種怨憤之色。

古浪倒被她嚇了一跳，忖道：「這個姑娘眞是太任性了！」

桑燕瞪着古浪，良久才道：「你告訴我哥哥，說你們早就訂過親了，這是眞的麼？」

古浪很是不悅，本想損他幾句，可是想到自己犯不着與她發生衝突，忍下了怒火，笑道：「是的！這是不久的事。」

桑燕顯得更是憤怒，她滿面漲得通紅，雙目似要射出火來。

古浪他厭惡的忖道：「她也未免太忘形了！」

但是，意外的，桑燕却把怒火壓了下去，換上了一臉不可理解的笑容，說道：「你可知道童石紅到那裏去了？」

古浪聞言一驚，自從童石紅入桑家堡之後，就失去了踪跡，此事古浪一直放心不下的！

聽桑燕這麼一說，古浪更是滿腹疑雲，强自鎮定着，說道：「她沒有告訴我，難道妳知道？」

桑燕似有深意的一笑，故意拖長了聲音說道：「我麼？我怎麼會知道？」

古浪心中很是憤怒，雖然疑心桑燕的心意，但是他絕不願追問，冷冷道：「管他到那裏去，我現在自己的事還沒辦完，辦完之後再說！」

桑燕笑了起來，說道：「你眞的放得下心麼？」

古浪大怒，冷笑道：「那是我的事，不勞你費心，也許你知道的比我多，既然不準備告訴我，就不必再提，我絕不會希望妳告訴我些什麼！」

古浪的話，說得桑燕臉色一變，她輕輕的咬着咀唇，說道：「好！你狠，我走了！」

說罷跺脚而去，疾如飛弩！

古浪望着她的背影，很快的消失在山樓之上，心頭如蒙上了一層陰影，感到非常煩惱。

他細思桑燕方才的話，好似童石紅有什麼失閃似的！

想到這裏，古浪不禁一陣心驚，忖道：「啊！莫非石紅那天陷在桑家堡內？」

這時古浪再也坐不住了，他在走廊之上，來回踱步，忖思桑燕的言中之意。

古浪愈想愈覺得可疑，因爲童石紅絕不可能不辭而別，更何況她的衣物還留在

「青山店」中。

「那麼，她眞的是被囚在桑家堡中不成？

古浪這麼想着，心裏非常浮燥，也更增加他對桑燕的怨恨。

他忖道：「想不到桑燕貌美如花，却是個這麼無恥之人，如此看來，桑家堡的人在江湖之中，也只是空担了俠義之名而已！」

古浪越想越氣，他大聲叫道：「浦兒！浦兒！……」

浦兒很快的由一間房間中鑽了出來，滿面詫異的問道：「古少俠，什麼事？」

古浪氣憤冲冲的大聲說道：「桑魯歌呢？

浦兒回答說：「他不是走了嗎？」

古浪接道：「快把他找來，我有話告訴他！」

浦兒皺了一下眉頭，說道：「這麼大一片桑家堡，我到那裏去找他？」

古浪皺着眉頭，思索一下，說道：「好！那麼我自己去找他！」

說着便要離去，浦兒却把他攔了下來說道：「算了吧！這麼大的地方，你初來怎麼會找得到他？還是等他來吧！」

古浪把他推開，說道：「不行！我有要緊的事非要找着他不可！」

浦兒說道：「你不要忙，不要忙，我有辦法。」

說罷之後，轉身飛奔而去，古浪不知他故弄些什麼玄虛，只得恨恨的等着他。

不一會兒的工夫，浦兒又跑了回來，手中拿着一隻雪白的鴿子，笑道：「這是最好的辦法！」

古浪問道：「哦！這隻鴿子管什麼用麼？」

浦兒扭眼一瞪，說道：「我養的鴿子不管用？你等着看吧。」

說罷之後把手一鬆，那隻矯健的白鴿振翅而飛，拍拍作响。

古浪及浦兒抬頭望時，那隻白鴿已飛出了十餘丈高，却突然斜着向右方落了下去。

浦兒大感意外，叫道：「白兒！飛呀：飛呀！」

但是那隻鴿子，却是怎麼也飛不上來，越發的沉了下去。

古浪及浦兒都知道事情不對了，浦兒大聲的罵道：「他媽的！那個龜兒子開玩笑……」

才罵到這裏，便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叱喝叫道：「小王八旦！你胆子越來越大了！」

此言一出，浦兒及古浪都驚喜交集，原來那聲音正是金旭光的聲音。

浦兒的臉嚇白了一半，伸了伸舌頭，低聲道：「糟了！我罵錯了！他是我師父呀！」

古浪一驚說道：「啊！原來你是他徒弟！」

話才說完，便見十餘丈外的大樹之上站起了一個白髮老者，那隻白鴿子正落在他的掌心中。

浦兒連忙叫道：「師父，對不起，我不知道是你……」

金旭光哼了一聲說道：「哼！大胆奴才，少時再算帳！」說罷之後，只見他的身軀一幌，偌大一個身子，如同一隻怪鳥般，破空而來。

才一眨眼的工夫，已然落到了小樓之上，恰似一片落葉，連一點聲息也未有發出。

古浪好不駭然，忖道：「看他的工夫，不在哈門陀之下呢！」

金旭光把鴿子的條子取下丟掉，右手向上一送，口中喝道：「回去睡覺吧！」

那隻白鴿立時振翅高飛，發出一陣咕咕的叫聲，很快的消失了。

古浪連忙趨前施禮，說道：「金老，您好！」

浦兒睜大了一雙眼睛，指着古浪說道：「咦？你認識我師父？」

金旭光已擺了一下手，說道：「給我送盃茶來！」

他說着坐在了椅子上，笑道：「古浪，你也坐下！」

古浪坐下之後，金旭光笑道：「我早就要來，路上看見桑丫頭，所以避開了去，她可是又來糾纏你？」

古浪苦笑道：「這次倒好些，總算沒有動手。」

金旭光笑了笑，又道：「你們剛才的談話我都聽到了，這個姑娘也是的，被她姑婆寵得變了樣……」

說到這裏，浦兒正送了茶來，金旭光停住，對浦兒說道：「好了！你到一邊去，有事我會叫你！」

浦兒不樂意的說道：「我們是師徒，還有什麼可避諱的……」

話未說完，金旭光正色叱道：「滾開！剛才的帳還沒算呢！」

古浪却忍不住笑了起來，浦兒一溜烟似的，跑回了房間。

金旭光這才說道：「我想你放這鴿子出去，定是要尋桑魯歌來。」

古浪點頭道：「是的，我有急事要問他……」

金旭光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知道，你是要問童姑娘的下落！」

古浪奇怪的問道：「是的，你怎麼知道？」

金旭光一笑，道：「我昨天晚上見了她！」

古浪大喜，忙問道：「她在那裏？」

金旭光道：「她在『桑家堡』內！」

古浪笑道：「她一定是看了我留的字條子，不知道他們是否也把她安排在『南樓』？」

金旭光笑道：「安排倒是早就安排了，可惜不在南樓！」

古浪聽他話中有話，疑惑的問道：「你是說——她早已在桑家堡內？」

金旭光點點頭，說道：「不錯，她現在可沒有你這麼舒服！」

才說到這裏，古浪已倏然站了起來，說道：「那麼石紅是被他們囚禁着了？」

金旭光說道：「不要急！她只是被軟禁着，除了不能自由活動之外，一切都很舒服的。」

古浪怒火冲天，咬牙道：「好！好！姓桑的，你實在太欺人了！」

金旭光却道：「這事其過在你，你們

黑夜探戶，自落人手，他們把童姑娘另案辦理，不與你扯在一起，就是你見了他們，也是無話可說的！」

古浪思忖一陣，問道：「他們囚禁了石紅，到底是何用意？」

金旭光緩緩道：「你坐下來，我們慢慢談！」

雖然古浪滿臉怒火，也只好坐了下來，懊惱不置，說道：「眞想不到桑家堡空有俠義之名！」

等古浪的怒火略消之後，金旭光才道：「你此來是爲了接承『春秋筆』的大業，敢莫爲了這點小事就想大亂章法麼？」

古浪被他說得臉上一紅，低聲道：「我只是氣他們有些仗勢欺人！」

金旭光笑道：「童姑娘的事好辦，現在只談你的事吧！」

古浪問道：「他們說九娘出去了，我想一定是謊言，不知他們何故出此？」

金旭光道：「來此就不能講理了。」

才說到這裏，突然叱聲喝道：「什麼人？」

古浪非常詫異，順着金旭光的目光向前望去，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這多年了，你的精神還是十分健旺！」

古浪聞言大驚，原來這聲音正是他日夜掛念的丁訝所發。

金旭光也哈哈笑了起來，說道：「唔——眞個是天外高人，快來，快來！你不知我老金是如何想你！」

丁訝搖搖幌幌的由走廊的盡頭出現，這些日子不見，他似乎顯得更消瘦了。

古浪早已迎了過來，笑道：「丁老！你怎麼現在才來？」

丁訝笑道：「你也不過才到，我來得還算晚麼？」

這時金旭光已叫道：「浦兒！快來拜見高人！」

話還沒說完，浦兒早已推門進來，無限好奇的打量着這滿臉病容的高人。

金旭光似乎很興奮，說道：「快來拜見丁師爺！」

浦兒施了一個禮，說道：「你老就是『揚沙掌』的鼻祖麼？」

古浪忖道：「這孩子知道的居然比我還多！」

丁訝含笑扶着他的膀子，說道：「那是少年時代的事，你怎麼會知道？」

浦兒笑道：「是我師父告訴我的。」

丁訝把浦兒詳細看了看，轉臉對金旭光笑道：「老朋友，恭喜你得此佳徒，一身奇技不怕沒有傳人了！」

金旭光高興得呵呵大笑道：「好說！好說！」

浦兒早已搬來椅子，端上香茶，丁訝喝了一大口熱茶，笑道：「這南樓景色還是依然，可是我却更衰老了！」

言下唏噓不已！

金旭光道：「我知道你還要來，却不知道你是那一年來，害得我每年秋天都在盼望你呢！」

丁訝歎了一口氣，說道：「唉——九娘還是那麼怪麼？」

金旭光哼了一聲，說道：「哼！更怪了，連我都有三年沒有見着她一面了。」

丁訝接道：「我也就此一次，見得着見不着都是這一次，以後再也沒有這精神了！」

古浪雖然有滿腹的心事要與丁訝暢談，可是見到他們兩個老人，久別相逢，自己也不好插嘴。

所幸丁訝立時轉過了臉，對古浪道：「古浪！你這一路情形我都知道，料不到因爲桑燕的事，九娘竟連面都不肯見！」

古浪接道：「我不管！一定要見着她，那怕在這裏住上十年也行！」

金旭光笑道：「十年？怕你等得她等不得了！」

古浪皺着眉頭笑道：「丁老，現在我該怎麼辦？」

丁訝笑道：「金老要你住在『南樓』必然有他的高見，你爲何問起我來了？」

金旭光接道：「九娘並未出山，她最近定了一個規矩，凡是外來要見她的人，必須要在她不備之時，竊取她一件東西，她才接見。」

丁訝笑道：「以她那身功夫，天下有幾個人可以在她身上竊取東西？」

金旭光笑道：「你可以呀！」

丁訝一笑不語，金旭光又指着說道：「一般外人別說取她身上的東西，就連她的影子也找不着，這桑家堡如此之大，就算給你一年時間，恐怕也尋不着她。」

古浪不禁皺了眉頭說道：「那……見不得她，如何偷她東西呢？」

金旭光笑道：「所以我把你安排在南樓呀！」

古浪聽得有些糊裏糊塗，金旭光又道：「桑家堡內美麗非常，各處有各處的奇妙，但是却無一處比得上『南樓』。」

丁訝點點頭，說道：「我明白了！」

古浪急道：「可是我一點也不明白，金老，你快說吧！」

金旭光笑道：「九娘近來極少外出，可是『南樓』却是她每日必來之處。」

古浪聞言，驚喜交集，說道：「那……今天她來過沒有？」

金旭光搖頭道：「她每天夜晚及凌晨來此，白天是不出來的。」

古浪顯得很緊張，說道：「那——她今天會不會來？」

金旭光道：「一定會來，不過你不可操之太切，一切我與丁老爲你安排。」

古浪輕輕的點頭，金旭光又道：「她身上飾物極少，沒有隨手携帶之物，除了頭上有根翠針……」

古浪頹喪道：「誰能從她頭上取過東西來呢？」

金旭光笑道：「說的是啊！恐怕連丁老也沒有把握吧！」

丁訝笑着搖頭道：「不行！不行！我這些年來體弱多病，氣也虛了，那還有這等境界？」

古浪不禁皺眉頭道：「連你老人家也如此，我更不成了！」

金旭光道：「你不要急啊！我自會爲你設法啊。」

說到這裏，丁訝打斷他的話道：「她現在不掛『鳳尾』麼？」

古浪一怔，忖道：「什麼叫鳳尾？」

金旭光已笑道：「你說得不錯，她還是老樣子。」

丁訝撫掌笑道：「我明白了，你定是要在她『鳳尾』上弄手脚！」

金旭光也笑了起來，說道：「可不是，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古浪弄得莫明其妙，急問道：「你們到底說些什麼呀！什麼『鳳尾』『鳳尾』的？」

丁訝接過了他的話道：「九娘此人怪異的很，自她成名江湖之後，自己便設計了一套奇特的服裝，數十年來沒有換過樣子。」

古浪略爲所悟，說道：「那麼這衣服一定是很長了？」

丁訝點頭道：「不錯！才開始的時候，她那衣服，裙後拖有十條彩帶長達丈餘，快行起來，隨風飄搖，極是美觀，所以江湖上稱她爲『千尾鳳』。」

古浪自語道：「千尾鳳！好雅的名字呀……」

丁訝繼續道：「後來她年紀大了以後，愛美之心不如從前，嫌彩帶太麻煩，才減少成爲五條，一直到現在。」

金旭光接道：「現在又改了，只有三條啦！」

古浪思忖一下道：「可是她彩帶上有飾物？」

金旭光笑道：「這一次算你猜對了，她的飾物極多，但是現在也減少了，不過每條帶子上，也有三樣飾物？」

丁訝接道：「現在唯一可想的辦法，就是你要在彩帶上取下飾物來。」

古浪覺得這麼總算容易多了，但是金旭光又接着道：「你也別以爲太容易了！像她這種人物，你略爲一碰她便知道，所以沒有我們帮助，你還是不能到手的。」

古浪心中暗驚，忖道：「想不到她竟有這麼大的功夫，豈不成了神仙麼？」

金旭光又道：「這桑家堡內，除了桑氏兄妹外，能够接近九娘的，只有我這個黑小子了！」

他說着指了指浦兒。

古浪這才知道桑九娘是這麼一個怪異和少見的人物。

金旭光望了浦兒一眼，浦兒笑了笑，露出了一嘴雪白整齊的牙齒，說道：「看來要我帮忙了……」

話未說完，金旭光瞪了他一眼，叱道：「你少臭美，用不用得着你，還不一定呢。」

說着，轉臉對古浪道：「方才我已經說過，九娘每日夜晚及凌晨必來南樓，現在由於你住在此地，或許頭幾日不會來，但是她酷愛此處景色，蹩不了多久就會來的……」

古浪打斷了他們的話問道：「她每次來，都是到『南樓』來麼？」

金旭光微笑着搖了搖頭，說道：「不一定，她有時會立在懸崖半腰，觀賞雲霧之姿，有時會站在樹帽子上等待日出，有時又……總之，她武功極高，什麼怪花樣都有。」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如果她是這麼怪異的話，要想見她就更不容易了。」

金旭光又接着說道：「浦兒這孩子，由於天賦特異，人又天眞，所以一般老人都很喜歡他，九娘雖然怪僻，但到底也是人，對浦兒極是喜愛，必要的時候，只有借重他了。」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九娘既然對浦兒弟如此重愛，我不願意爲了我的事情使他感到爲難，我一定要憑自己的力量辦成！」

古浪這番話倒是出乎金旭光意料之外，不由把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注視着古浪。

丁訝在旁笑道：「這孩子你尚不了解他，不要見怪，要不是他有這股豪氣，阿難子焉會看重他，以『春秋筆』相授？」

金旭光仍然有些不悅，說道：「年青人有豪氣自然是好，可是他如今遭遇的對手，是何等人物？若是一味逞强，誤了大事，豈不有負阿難子之托？」

古浪陪笑道：「晚輩自然盡力而爲，但我認爲這『春秋筆』並非是關乎晚輩一人之事，不但與九娘有關，也關係着江湖正邪兩派甚大，我不明白九娘爲什麼要刁難！」

說到後來，古浪不禁有些激憤。

金旭光拍了一下腿道：「就是因爲這個關係，我們才出面相助，否則我又何必管這閒事？」

丁訝笑道：「其實九娘脾氣雖怪，並不是不知是非的人，只是她不願意這麼輕易的見人而已……」

金旭光正要說話，丁訝搖手止住了他，笑道：「金老，阿難子要你相助，並非光指九娘而言啊！」

金旭光雙目一閃，說道：「怎麼？還要對付什麼人物？」

丁訝笑道：「自然還有人，並且這些人物還是驚天動地的人物，如今都來到了『黃角椏』。」

金旭光的精神可大了，催道：「是些什麼人物？快說！」

看他那麼情急的樣子，好似悶得太久了，恨不得找些人來打架似的。

丁訝自然看得出他的心情，笑道：「放心，這一次準能讓你過癮，我先說幾個人物，看你還記不記得……谷小頁，石懷沙……」

金旭光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啊！這兩個老兒早巳敗在我手上，算不得什麼人物！」

丁訝笑了笑，接着說道：「還有別人呢！我剛才說的那兩個老頭兒，都巳經死了！」

金旭光雙目眨了眨，說道：「巳經死了，還提他作甚？」

丁訝道：「現在把沒死的人告訴你吧，巳經到了這裏的，有莫文形，況紅居，琴子南……」

聽到這些名字後，金旭光輕輕啊了一聲，說道：「啊！這三個人物比較厲害些，那琴子南更是扎手。不過你放心交給我們師徒就行啦！」

丁訝點頭，說道：「還有一個人物更是厲害……」

才說到這裏，浦兒插口道：「難道他還會比琴子南厲害？」

古浪心中很是詫異，忖道：「他小小年紀！怎麼會對江湖上的人如此熟悉？」

想着便說道：「當然，此人比琴子南

厲害多了！」

浦兒雙目一閃，急問道：「是誰？」

丁訝笑道：「小兄弟，此人你是不知道的。」

金旭光在一旁急了，催道：「你們怎麼儘說廢話，到底是誰？他不知道難道我還知道麼？」

丁訝笑道：「你自然是知道的了，此人就是哈門陀！」

此言一出，金旭光大爲驚訝，說道：「啊！竟會是他！」

由他的表情看來，足見哈門陀是個非凡的人物，浦兒問道：「哈門陀是誰？」

金旭光不答他的話，反問丁訝道：「他已經跟到黃角椏來了麼？」

丁訝點頭道：「就在附近，這個老兒最爲扎手……」

才說到這裏，浦兒不服氣的說道：「他到底怎麼厲害？難道我們還對付不了他麼？」

他一雙俊目睜得大大的，一派豪氣，眞個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丁訝拍拍他的頭，笑道：「哈門陀還是交給我吧！你們爺倆對付其他三個就行了！」

浦兒很驚訝的眨了眨眼睛，望着金旭光，顯得非常詫異，那意思是說：「哈門陀這麼厲害？連你也應付不了麼？」

丁訝看出了浦兒的心意，笑道：「並不是說你師爺對付不了他，只是你師爺與他有些交情，在這種情形下，不便出面罷了。」

金旭光點點頭，說道：「哈老兒是個怪人，但是與我還有一段交情，所以此事由丁老去應付最好，其他三人就交給咱們爹倆辦吧！」

古浪聞言很是感激，稱謝道：「只怪晚輩自己不小心，引來這麼多强敵，如果不是兩位前輩仗義，晚輩眞不知道怎麼應付！」

金旭光笑道：「別說這些，你自己好好的想法子接近九娘就是了。」

丁訝站了起來，說道：「老金，咱們該走了。」

古浪趕忙問道：「丁老，既然九娘每天都到『南樓』來，你何不住在這裏見她一面？」

古浪的話似乎刺痛了丁訝，只見他苦笑道：「孩子，我的事你不用操心了，我雖然能够見着她，可是她若是一言不發，仍是無濟於事。」

說到這裏回過了頭，對金旭光道：「走吧！我依到你那邊再好好聊聊！」

金旭光笑道：「對！我還藏着好酒，咱們老哥倆，十年不見，少不得要痛飲一番！」

古浪問道：「丁老，你什麼時候再來呢？」

丁訝笑道：「放心，我每天都會來一趟。」

這時金旭光也把浦兒拉向一旁，低聲的囑咐了一陣，然後兩個老人下樓而去，很快的就消失了。

古浪發着怔，尋思應該用什麼方法，才能得桑九娘的接納？又想到桑燕和童石紅，不禁一陣心煩，忍不住長嘆一聲。

一旁的浦兒笑了起來，問道：「何事發嘆？」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很多事，一時也說不清。」

浦兒接口道：「反正現在沒有事，你何不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我也可見機行事！」

古浪想了想，覺得他沒有什麼信不過，便把自己赴青海「達木寺」，以及以後發生的事，大略的告訴了浦兒。

浦兒輕噓了一聲，說道：「唔——好熱鬧，可惜沒有趕上，如此看來，桑姑娘一眼看見你就有心了！」

提起桑燕，古浪就覺心煩，搖頭道：「不要提她了！我心裏煩得很！」

浦兒笑道：「那是自然，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會煩！」

古浪雖然憂心忡忡，聞言也不禁被他逗笑了，說道：「你還早呢！還得有幾年才嚐得到這種滋味！」

二人談笑了一陣，古浪心中悶氣漸舒，這才知道，浦兒原來是孤兒，係桑九娘在錢塘江發現帶回來的。

最初僅傳他桑家的基本功夫，因浦兒天資極高，進步甚速，所以深得桑九娘的歡心。於是，便把桑門本派的心法，悉數傳給了他，直到最近幾年，桑九娘由於年歲太大，才停止傳授。

但是浦兒却立時得到了金旭光的歡心，收爲再傳弟子，所以別看他小小年紀，巳經學成了兩派絕技，而這兩派也正都是江湖中一流的功夫。

古浪很是感慨，點頭道：「你小小年紀，就有這等造詣，相形之下，眞是令我慚愧！」

浦兒大笑道：「你才不過大我四歲，便是老了不成？我還羨慕你呢，二十出頭就作了『春秋筆』主，成了武林的泰山北斗，比我强太多了！」

不久，天近黃昏，雲霧漸濃，整個的南樓，幾乎被雲霧所籠罩，雖然寒風陣陣，却是吹他不散。

浦兒燃起了廊上的兩盞白油燈，濃霧之中，光華如銀，極是美觀。

古浪望着這一片奇景，不禁忘記了心中的煩惱，發起怔來。

浦兒，連催了他好幾次，古浪才入房用飯，飯後二人繼續閒聊。

古浪問道：「浦兒弟，你是住在那裏的？」

浦兒指了一下道：「就在隔室，有什麼事你招呼我一聲就行了。」

古浪笑道：「你何不搬過來睡，我們也好聊天。」

浦兒拍了一下腿，說道：「好主意！好主意！」

不一會的工夫，他就抱了毯子過來。

夜來天氣酷寒，二人雖是練武之人，也覺着不勝其寒，於是披着毯子，喝着熱茶，天南地北的扯着，倒也別有樂趣。

他們一直聊到二更才睡。

高處寒重，古浪半夜被冷風吹醒，他爬了起來，見窗戶大開着，刺入的寒風，陣陣的刮了過來。

他轉頭看了看，見浦兒裹着一張毛毯，睡得是甚香甜，不時發出鼾聲。

古浪心中忖道：「眞是有福之人。」

他輕輕的下了牀，走到窗前，抬頭望時，天不過四更左右，由於寒風凌厲，吹得左近的樹木，發出一陣陣的呼嘯。

古浪輕輕的將窗戶拉上，由於這一陣寒風猛吹，古浪不禁睡意全消。

他端起桌上的茶盃，飲了幾口冷茶，更是透心之凉，忖道：「這裏要比平地冷很多呢！」

他推開了房門，繞到避風之處小解一回，正要回房，突聽遠處傳來一聲低嘆。

夜深人靜，天風冷冷，那聲低嘆猶如來自鬼域，深沉悲凄，令人毛骨慄然。

古浪不禁嚇了一大跳，輕輕的搓着自己的小臂，忖道：「這等絕地，有什麼人深夜悲嘆？……」

念頭尚未轉完，又是一聲低嘆！

這一次聽得更眞切，古浪如觸急電一般，不由全身微微一顫。

他腦際飛快的閃過一個念頭，忖道：「莫非是桑九娘？……」

保護脊椎練軟功

小雲

有些人看見人體的生理掛圖，就覺得驚奇，很是担心自己的脊椎骨，因爲整個身體的體重，總是超過百磅，上半截的體重包括頭顱骨，胸骨以及肌肉，佔了全部體重百份之六十過外，僅憑一條細少的脊椎骨支持，實在是很危險的，隨時會折斷，故此，活到中年，要非常小心走動，好像每分鐘都有可能使脊椎骨壓斷或者傾斜，再進一步，就幻想到拗曲脊椎骨或跌斷之後所發生的悲劇，因此眉心緊皺。

在事實上，除非有意外的事情發生，很少人會扭歪或折斷脊椎骨的，因爲靠近脊椎骨的肌肉相當結實，而且是旋轉的形態，叫做斜紋肌，一共有六條斜紋肌，分別由背脊伸展到前方去，好像一隻手似的把胸骨托住，那樣做減輕脊椎骨的負担，另一方面，脊椎骨非常堅實，簡直可以說它承受壓力的程度僅次於鋼鐵，這樣結實的骨質，加上了肌肉的帮忙，相信不易扭曲或折斷的，故此不必担心，到了中年，行動就要比較小心，千萬不要跌倒，因爲骨頭已經硬化，眞的有可能跌斷。

活到晚年，多數是脊椎稍爲有些彎曲的，特別是坐着工作的人，彎曲性更强，微微彎曲，仍然不會損害健康的，故此不必担心，所需注意的是這一點，行走之際，應該盡量使脊椎伸直，不要俯伏下來，否則，很容易就失去重心，萬一傾跌，不是玩的。

胖子特別容易失去重心，如果工作疲勞，已經覺得頭暈眼花，突然從坐的姿勢站起來，或者從床上一躍而起，有些脚步浮浮，走到電話機的前面，希望聽電話，在這短短的幾步，就有可能滑脚跌倒，原因是他無法保持重心，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青年的身上，如果活到晚年，即是說超過六十五歲過外，體型發胖，而且有了高血壓，那就認眞要當心。

此外，心臟衰弱的人，或者貧血，腦袋有時會忽然缺少血液供應，覺得暈一暈，那樣子也有可能跌倒，不管怎樣子的傾跌，都是危險的，有些人在蔴雀枱上面搓蔴雀，忽然吃了一舖滿貫，哈哈大笑，那時跌了一隻牌落地，他想俯身檢起來，不料身子一側，無法拉平，連人帶椅跌到地上去，頭顱撞着地板，就此發生昏迷，必須立刻施救，否則，有可能爆血管，就算不是頭顱碰着地板，扭歪了脊椎骨，亦有可慮。

另一種情況，家庭主婦站着抹窗，伸到較高的地方去，忽然之間失去重心，搖搖欲倒，她抓住窗上的窗花，雖然不會跌下來，但却扭了一扭，只是這麼一扭，扭傷了脊椎骨，使它變歪，就會壓着神經，幾乎是很難治癒，總之，在動作之際，就要注意到這一點，可能扭歪或折斷脊椎骨的，不容輕視。

上述的情況分別解釋脊椎骨的重要，一個人活到五十五歲過外，已經進入中年的全盛期，由那個階段開始，骨頭必然逐漸變脆，實在不宜再作任何一種劇烈運動了，如果年富力强之際，硬功方面非常出色，也要改變主意，練習軟功，預防脊椎骨受壓。

中國的功夫最低限度分硬功和軟功，指此而言，軟功方面包括八段錦，易筋經以及太極拳八卦掌等，這一類功夫保護脊椎，並且使脊椎之旁的肌肉保持彈力，足以托起上半身的體重，那是很合理的，反之，一向練習拳脚，發展體力，硬功極精，忽然停頓下來，仍有可慮。

武林高手認爲接近花甲之年或者超過六十歲的老翁，活到中年與晚年之間，一旦作戰，就要盡量保護自己的脊椎骨，除了注意它，絕對不能捱打，還要盡量保持發力打人的時候不要傾斜，更加不宜跟對方糾纏在一起，雙雙倒地，倘若違反了這幾項原則，往往發生悲劇，傷了別人，同時傷害自己。

中國傳統性的看法有這麼一句：「活到五十五，不要打沙包，」就是預防打沙包的時候過份使勁，給强大的震盪力傷了脊椎骨，茫無所知。

此外，沙包是會滾動的，一旦打沙包以致身體傾斜過甚，拳頭由沙包之旁滑開，收不住脚，可能整個人飛撲到前面去，那是很危險的，中年人絕對不適宜跌，在不留心的時候滑脚跌倒，更加可慮。

一句話說，保護脊椎是很重要的，中年過外就要化硬功爲軟功，能够在四十歲過外，開始練軟功，那就更妙。

想到這裏，他不禁又是緊張，又是高興，沿着走廊，輕輕的往前移動。

這時除了風聲和樹濤外，四下寧靜如死，古浪聆聽了一陣，忽告斷絕。

他不禁深深的懊悔，忖道：「金老曾經告訴過我，九娘深夜會來此地，我怎麼不早注意呢？」

他暗恨自己大意，又等了半盞茶的時間，那嘆息之聲，却是不再出現。

古浪感到很失望，忖道：「空山渺渺，我往那裏去尋她？——」

才想到這裏，突然聽得有人在後行動，因爲這地方也是竹籐混合編成，有人行動，立時可以覺查出來。

古浪心中一驚，急忙回頭，見是浦兒搖搖幌幌的走來，在廊邊向下解了一泡小便。

古浪也不叫他，浦兒小解之後，睡意略消，看見了古浪說道：「不要講話！」

浦兒抱着背膀，湊到了古浪跟前，低聲道：「怎麼回事？」

古浪低聲回答道：「我剛才聽見兩聲嘆息之聲，很是可怕，不知道是誰？」

浦兒聞言微微一笑，說道：「你跟我來！」

說着拉住古浪的手，向後轉來，古浪很是詫異，但是知道浦兒如此動作必有道理，便緊緊的跟着他。

浦兒一直到了小樓之東，才放開了手，低聲道：「我帶你去看！」

古浪聞言又驚又喜，問道：「到底是誰？」

浦兒含笑不答，有一種天機不可洩漏的味道，使得古浪越發感覺到詫異。

浦兒蹲下了身子，在甬道的竹欄旁，雙手一陣摸索，古浪低聲道：「你在作什麼？」

浦兒揚起了臉，答道：「你馬上就知道了！」

古浪低頭看時，見浦兒由一枝粗大的樹幹上，放下了一根很粗的長繩。

他笑着對古浪道：「我們到下面去玩玩！」

古浪略一打量，如果順着這條繩索垂下去，便是萬丈深淵。

心中忖道：「這下面必定有落脚之處的……」

一念未畢，浦兒已經說道：「你跟着我，這條繩子够結實，可以承得起我們兩個！」

說着他已然由欄杆下鑽了出去，雙手拉着繩子，仰頭道：「照這樣跟着我下來，到了下面不要講話！」

古浪也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笑道：「我知道了，你快下去吧！」

浦兒點點頭，身子向下墜去，古浪等他墜下一段距離之後，立時接了上去。

寒風冷厲，吹得二人澈骨寒凉，黑暗之中，向那萬丈深淵墜去，更有一種陰森森的恐怖感覺，當風力增强時，三人的身子，便隨着那根繩索，不住的來回擺盪，益發感到驚心動魄。

澗內一片黑暗，一任古浪運盡目力，也不過只看出了兩三尺遠，忖道：「若是沒有浦兒在前，我還眞不敢來呢？」

這時浦兒已是一言不發，雙手交錯，很迅速的向下落去。

古浪極力的打量着四週的地形，雖然夜黑如墨，但是他們仍然可以看出三尺左右，他發覺身旁不遠，就是那一塊塊突出的嶙石，水濕淋淋，寒氣逼人。

這時浦兒突然向右一閃，人已脫繩而去，落在一丈以外。

古浪雖然看不見是什麼地方，但知道浦兒必然地勢極熟，所以也學着他的樣，提了一口氣，身子輕如鴻毛一般，盪了過來。

他落下之時，恰在浦兒身旁，見原是一塊突出的大石，由於水氣濕重，甚是滑濘。

古浪把身子站好之後，正想向左跨出幾步，但他才一舉足時，浦兒突然拉住了他，低聲道：「小心！」

古浪再低頭一看，不禁嚇出一身冷汗，忖道：「好險！」

原來他們所立身之處，不過是一塊七尺見方的大石，大石邊緣便是萬丈深淵。

古浪好不驚駭，想到剛才自己放心大胆的縱過來，若是少有偏差，豈不葬身谷底？

想到這裏，不禁瞪了浦兒一眼，低聲道：「好險！你剛才怎麼不說？」

浦兒却笑了起來，說道：「反正你跟着我就沒錯，剛才若是告訴了你，或許你就不敢過來了。」

古浪氣笑不得，說道：「好了！現在我們作什麼？」

浦兒笑道：「你不是要尋那嘆息之人麼？」

古浪四下望了望，說道：「怎麼，那人可是在這裏？」

浦兒一屁股坐在那水濕濕的石頭上，說道：「你等着瞧吧，坐下來歇歇！」

古浪低頭看看那水濕泥濘的石頭，不願意坐下，但是浦兒却道：「這有什麼關係，我能坐，你就能坐，一個大男人怕什麼？」

古浪氣笑不得，只得坐在了他的身旁，搖頭道：「與你們孩子在一起，眞是沒得話說。」

二人低聲的閒聊着，過了半盞茶的時間，仍是毫無動靜。

寒風越來越大，一股股的冷氣，由四面八方襲了過來，使人有些耐不住。

古浪輕輕的搓着手，低聲道：「怎麼還沒有動靜？」

浦兒答道：「快了，不要說話！」

古浪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只得耐着心，一言不發，靜靜的等候。

片刻之後，仍是沒有一絲異狀，古浪實在有些不耐煩了，正要開口，浦兒突然輕輕的拉了他的衣袖一下，低聲道：「你看！」

古浪心中一驚，抬目望去，一望之下，不禁大爲震動，心頭亂跳。

原來在這時對面懸崖上，站着一個錦衣的白髮老婆婆。

由於她手中提了一盞昏黃的小風燈，所以古浪能够把她打量得很清楚。

只見他白髮如雪，捲成髮髻，穿着一件織錦長衣，並有三根極長的絲帶綴在身後，恰似三條鳳尾，在夜風之中，不住的

飄搖。

她的面孔很清秀，並沒有很多的皺紋，但是燈光之下，却現出可怕的慘白色。

古浪大爲震動，忖道：「啊！這就是桑九娘——」

浦兒已然伏在他耳旁，低聲道：「這就是九娘，剛才嘆息之人就是她！」

古浪輕輕的點頭，目光緊盯在桑九娘的身上。

他目睹着這個神奇的人，心中有一種莫明的敬仰。

桑九娘在他的心目中，似乎是一個神化的人物。

良久，桑九娘站在那裏，不言不動，寒風吹動她手上的小風燈和身上的衣服，在靜夜之中，發出忽忽的聲響。

古浪凝視良久，才低頭對浦兒道：「難道九娘不會發現我們？」

浦兒搖了搖頭，說道：「大概不會，我選的這塊地方隱密得很！」

古浪覺着很詫異，問道：「你好好的找這麼一塊絕地來觀察桑九娘，可是有什麼用意？」

古浪問過之後，浦兒遲疑了一下才道：「我想她時常到這裏來，必有緣故，說不定在練什麼厲害的功夫，所以才找了這麼塊地方——」

古浪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是想在這裏偷學幾招？」

浦兒點點頭，說道：「不錯，像她們這種人物，只要能偷學上一招半式，這一生就受用不盡了！」

古浪又問道：「你這塊地方找了多久了？」

浦兒道：「一年多了！」

古浪笑道：「你一定學了不少的絕技吧！」

浦兒却搖了搖頭，苦笑道：「誰知這一年多來，她不是嘆氣就是作詩，連一招半式也沒有練！」

古浪笑道：「你只要耐心等下去，總有一天可以如願的。」

浦兒搖頭不語。

在他們二人談話之際，那桑九娘仍是不言不動，靜立在岩石之上，雙目望着深沉陰霾的天空，似在沉思又似在幻想。

古浪望了她半晌，低聲道：「眞是個奇怪的老婆婆！」

浦兒接口道：「人老了，就會變得怪裏怪氣，像我師父就是這個樣子。」

這時桑九娘身軀稍微移動一下，把手中的小風燈，插在了岩石之間，然後雙手下垂，緩緩的走了幾步。

古浪低聲道：「她總算移動了！」

一語未落，桑九娘發出了一聲低而深沉的嘆息，入耳悽凉！

這一聲嘆息，猶如來自萬里天庭，空空渺渺，又如來自地獄中心，深沉悠長，使人不敢卒聽！

古浪與浦兒對了一下目光，彼此誰也不曾說話，很快的又把目光轉回到桑九娘的身上。

這個奇怪的老婆婆，臨淵深嘆，由於她年紀太大，所以她的嘆息之中，恨事獨多，聽來令人悲切。

桑九娘嘆息過一聲之後，良久，她才用着低沉而又沙啞的聲音說道：「已是風燭殘年，却是不能安心自理，莫非這也是因果不成？」

她語聲低沉，音調淒凉，聽來很是不適。

古浪思忖道：「看來她是很不快樂的哩……」

一念未畢，桑九娘又自語道：「言牙，言牙，既是無緣，何苦相見？」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果然，她與丁老有一段戀情，雖然未能接合，到了晚年仍然傷情！」

這時浦兒低聲的說道：「我老聽見她說過這個人，這言牙不知是何人物？」

古浪低聲道：「就是丁訝，言牙是他的號！」

浦兒睜大了一雙眼睛，低聲道：「啊！就是丁老——原來他們還有這麼一段往事！」

這時桑九娘又開始低語了，她低的聲音，陣陣傳了過來：「——楊子江風浪依舊，錢塘江夜潮不改——峨嵋金頂，日月光華，岳陽酒樓，烟雨濛濛……往事猶在，華年已逝，此恨悠悠，言牙呀……」

她似在追憶以往與愛人的遊踪，充滿了懷念與悲切之情。

這種話，出自如此一個老婆婆之口，使人聽來有一種怪異的感覺！

浦兒自語道：「他們年青的時候，倒玩了不少地方！」

古浪聞言想笑，但是望見了桑九娘的神情，却是笑不出來，忖道：「眞是人生恨事多！如此看來，桑九娘也是深切的懷念着丁老，却又處處躲避着他……」

方想到這裏，又聽桑九娘低吟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她方吟到這裏，突然一聲尖叫：「什麼人？」

古浪及浦兒同時大吃一驚，以爲自己的行藏敗露了，很是驚慌。

但見桑九娘衣袖一拂，那盞小燈，已被她取到手中，身形一幌，如同鬼魅一般凌空而起，極快的消失了！

浦兒低聲道：「她看見我們了，糟糕！以後再見她可就不容易！」

古浪道：「眞是個奇怪的女人！」

一語未畢，便聽桑九娘的喝叱之聲，遙遙傳了下來，喝道：「大胆畜牲！」

浦兒慌忙道：「啊！她沒有看見我們，而是來了外人，我們快去看！」

話才說完已然騰身而起，飛出一丈餘遠，伸手抓住了那根垂下的長繩。

他是走慣了這條路的，所以毫無困難，古浪却有些担心，因爲他根本就看不見那根繩子。

浦兒知道古浪的困難，說道：「你過來扶我的膀子就行了！」

古浪提一口氣，身輕如燕，向浦兒飛越過去，伸手抱住了浦兒的身子，差點滑了下去，慌忙用力，才把身子穩住，已然嚇出一身冷汗！

浦兒被他用力一墜，也嚇了一跳，吐舌道：「乖乖，好重……」

他們二人飛快的向上攀去，耳旁聽得桑九娘的喝叱之聲隱隱傳過來。

（未完）


新

夢